武俠世界

福俠艷姬（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憶文・著

一個身懷絕學，頭腦鈍純的青年。突然奉師命下山，尋找師姐，順道行俠，解危救世，誰料一入江湖屢逢奇遇，福人命大，使到武林黑白兩道高手啼笑皆非……趣事頻生。實在是一篇開心解悶精神食糧……。



$5.00

第28年
4

編者話 我們每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都有不同的題材，類別繁多，今期刊出一部倫理俠情故事┕福俠艷姬┑，內容妙趣，莊諧並重。閱後保証令你啼笑皆非，叙述一個頭腦單純、身懷絕學的青年，突然奉師命下山尋找師姐，順道行俠，救世解危，詎料他一入江湖，屢遭奇遇，趣事頻生，乍驚乍喜，無所適從，引來了一連串令你捧腹大笑的趣事，到頭來……？這是一篇別開生面開心解悶故事，閱後保証令你滿意，敬請先睹爲快。

☆ ☆ ☆

四大名捕故事┕易水寒┑與司馬洛故事┕雌雄盜┑今期終結，情節發展各有精采高潮，引人入勝，不容錯過。下期馮嘉另一故事┕黑太陽┑及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四┕青龍山┑相繼刊出，敬請留意。

☆ ☆ ☆

下期選刊一篇有血有淚有情有義巨型小說刊出。┕江湖浪子┑內容非同凡响。不但表露出人間的悲歡離合、襯托出世間喜怒哀樂，更揭開江湖上的眞僞善惡，剖析黑白兩道的眞理與邪惡，題材中肯正確，警世惕人，由新進作家黃蜂執筆，敬希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 4 期
（總號 139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憶文・文 可飛・圖

福俠艷姬

拜別恩師 行俠仗義

九華山為皖南勝地，峯嶺綿延，氣勢渾雄，深谷絕巔，終年雲氣蒸騰，山巒僻靜之處，多隱居着異士奇人。

朝霞初現，旭日將昇，林立的羣峯，若隱若現，盡在飄渺氤氳之中。

排雲嶺，跡邊九華絕巔，向陽一面，一道山花相夾的小徑，隱約可見，蜿蜒上升，直達一座蒼古洞府前的石坪邊緣。

石坪不大，也有十丈方圓，左側有一古松，松下置有石桌石櫈，顯然經過人工琢磨，個個光滑如鏡。

隨着朝霞射天，金光耀眼，石坪上的氤氳雲氣中，不時出現一閃一閃的刺目寒電。

凝目細看，石坪上正有一個身穿寶藍布衣的青年在那裏舞劍。

寶藍布衣青年看來年約十八九歲，生得濃眉大眼，方庭圓顎，相貌老誠敦厚，身體十分結實，他手中的劍正飛舞的奇快如電。

只見他揮劍中，身體突然騰起，一連七八個凌空飛旋，匹練翻滾，寒電打閃，發出了懾人的「咻咻」嘯聲，籠在他四週的雲氣，立向四外飛騰消散。

倏的寒光收斂，藍衣青年已停身收了劍勢。

也就在藍衣青年停身橫劍的同時，雲氣飄渺的洞口前，安詳的走出一位花白鬍鬚的灰袍老人來。

灰袍老人濃眉如帚，眼如銅鈴，雙目啓闔間，精光電射，足證他的功力深厚驚人。

藍衣青年一見灰袍老人，立即叩劍躬身，恭謹的說道：「虎兒叩見師父。」

說着，屈膝跪了下去。

灰袍老人並沒有像往常一樣命令藍衣青年站起來，他右手捋着灰花鬍鬚，先讚許的點了點頭，才欣慰的說：「虎兒，為師看了你這最後一招『威震八荒』，感到十分高興滿意，覺得你可以下山了。」

被稱為「虎兒」的藍布青年聽得神色一驚，慌的急忙道：「師父，虎兒不要下山，虎兒要在山上伺候您老人家……」

話未說完，灰袍老人已沉聲道：「胡說，難怪你師母一直就喊你傻小子，你說的這些話就全是傻話，為師這些年悉心傳授你『金剛掌、羅漢拳、霹靂快腿閃電劍』，祇是要你陪着師父老死在這座山上的嗎？」

藍衣青年不由蹙眉問：「虎兒下了山做什麼呢？」

灰袍老人立即呵斥道：「混帳！當然是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扶助弱小，剷除強梁呀！」

藍衣青年卻為難的說：「可是，虎兒下了山，誰來伺候你老人家？」

灰袍老人毫不遲疑的說：「當然由你師母來伺候候我。」

藍衣青年卻道：「可是，這些年來，虎兒從來沒見師母來看過您老人家。」

灰袍老人神色一陣黯然，但仍強自正色道：「你師母的武功比為師高超，輕功更是宇內第一，她悄悄前來看師父，你那裏會知道。」

藍衣青年楞楞的聽着，憨厚的臉上一片茫然，他不由迷惑的自語道：「眞奇怪呀？前天為什麼還問俺，那老鬼坐關了沒有？」

自語未完，灰袍老人已沉聲呵斥道：「虎兒，你怎可這麼說？」

藍衣青年神色一驚，急定心神，趕緊解釋道：「不是虎兒這麼說，是師母這麼說。」

灰袍老人聽得一瞪眼，但旋即無可奈何的說：「好了，咱們不談她了。我問你，為師平素告誡你行道江湖應該注意的事項，你都記牢了沒有？」

藍衣青年急忙正色頷首道：「虎兒都已記牢了。」

灰袍老人立即肅容問：「其中要你特別注意特別記在心裏的是什麼？」

藍衣青年正色道：「世間惟婦人與小人最難養也，宜遠遠避之！」

灰袍老人滿意的「唔」了一聲道：「記住，最毒莫過婦人心。」

說此一頓，繼續問道：「還有呢？」

藍衣青年背誦道：「人無信不立，唯重言諾者，方能成為大英豪。」

灰袍老人頷首讚了聲好，又道：「為師坐關時刻已到，你現在收拾一下就可下山了，走時不必再來辭別了！」

藍衣青年一聽，急忙向前跪行兩步，同時急呼道：「師父！師父！」

但灰袍老人頭也沒回直向洞內走去。

藍衣青年楞楞的望着灰袍老人，直到他的身影完全在洞內消失，他才無奈的站起來，提劍走向古松後面的石板小屋前。

他知道師父的脾氣和個性，「令出如山，千軍難撼」，已決定的事很難再改。

走進石板屋內，先將劍身插進放在石桌上的劍鞘內，並用衣袖擦了一下鞘面上的三個金字——華天虎。

「華天虎」是他的名字，他每天拿起劍鞘，都會習慣性的擦拭一下他的名字。

一會，華天虎一手握着劍鞘，一手提着小包袱，由石板小屋內走出來。

他神情黯然的走到洞口前，雖然灰袍老人已告訴他不必再辭行了，但他仍跪在地上向內叩了三叩。

他站起身來，又依戀着的看了四週一眼，才繞過洞府右側的崖邊，快步奔向了嶺後。

嶺後雜花遍地、植滿修竹古松，一條卵石小徑，直通深處的幾座石牆茅屋前。

華天虎知道那些松竹和亂石都含有奇玄陣勢，如果不按照指定的這條小徑走，就會迷失在裏面，永遠別想再走出來。

他一直相信師姐絕不會騙他，所以也一直沒有冒險進去試一試。

走完小徑，是一片各種奇花盛開的小花園，只見一個身穿藍布上衣黑長裙的老婦人，正盤膝坐在正中茅屋前的空地上，閉目趺坐，運功調息。

華天虎見師母正在打坐，灰花的頭髮梳理得又平整又光順，滿佈皺紋的老臉，在太陽的映照下，顯得格外紅潤。

師母正在運功，他當然不敢走過去，立即停止了腳步。

也就在他停止腳步的同時，盤坐的老婦人，突然睜開了眼睛。

華天虎見師母已睜開了眼睛，立即舉步向前走去。

灰髮老婦人先是一楞，接着沉聲問：「傻小子，怎麼同事，幹嘛手裏提着個小包袱？」

華天虎見問，急上數步，噗的一聲跪在地上，同時黯然道：「師父命令虎兒下山行道江湖，虎兒特來叩別師母……」

話未說完，灰髮老婦人已沉聲道：「這個老糊塗，五種藥材已找到了四種，現在就只差一支『千年人參』了……」

華天虎急忙道：「因為師父已經坐關，所以才命虎兒下山。」

灰髮老婦人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關切的問道：「你是說，你師父已悟透了『玄天奇功』？」

華天虎楞楞的望着灰髮老婦人，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灰髮老婦人恍然想起，華天虎智能不足，有些痴傻，有關「玄天奇功」的事，在他未恢復智能前，未必肯對他說。

是以，只得改口問：「你下山之後，準備到那一帶行俠？」

華天虎立即道：「師父常說，五嶽三山，海角天涯……」

話剛開口，灰髮老婦人已呵斥道：「胡說，你怎可聽他的話，你師姐已經下山為你找『千年人參』去了，一旦她找回來，我馬上就要為你伐髓洗腦，恢復你的智能，如果你天涯海角的胡亂跑，我到那裏去找你。」

華天虎不由憨聲問：「那你老人家說，虎兒該去那裏行俠。」

灰髮老婦人略微沉吟道：「就在江浙豫皖幾個省份內轉，有事你師姐也好很快的找到你……」

華天虎的目光突然一亮問：「師母，師姐什麼時候回山？」

灰髮老婦人被問得一楞，道：「怎麼，你小子找她有事情？」

華天虎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這些年來，俺一直還沒看過師姐長得什麼樣子，她會答應俺，等俺藝滿下山，她一定摘下面紗來讓俺看……」

灰髮老婦人蹙眉問道：「你小子可是喜歡她？」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點點頭，「嗯」了一聲，一張臉也跟着脹得通紅。

灰髮老婦人却正色問：「若是你師姐的臉上又疤又麻又眼瞎呢……」

華天虎一聽，急忙正色分辯道：「不，師姐的兩眼又明亮又大……」

灰髮老婦人沉聲解釋道：「我是說，你師姐的臉上萬一又疤又麻呢……」

華天虎雙眉緊蹙，既迷惑又不以為然的說：「怎麼會呢？師姐的前額那麼白嫩圓潤……」

灰髮老婦人立即斥罵道：「你真是個沒有頭腦的小子，如果你師姐的臉上不疤不麻，她幹嘛每天在臉上掛一層銀紗？」

華天虎聽得一楞，心想：是呀！她的臉上為什麼經常都掛上一層銀紗呢？

繼而一想，師姐那麼善良，對他華天虎那麼好，臉上絕不可能又疤又麻的！

心念間，灰髮老婦人已繼續沉聲問：「如果你師姐的臉上又疤又麻，你小子是不是就不喜歡她了？」

華天虎急忙一定心神，脫口急聲道：「當然喜歡，當然喜歡。」

灰髮老婦人竟哼聲問：「你知道什麼是疤？什麼是麻？」

華天虎被問得一楞，想了想才憨聲道：「就是臉上有很多很多的小疤嘛！」

灰髮老婦人冷冷一笑道：「你們男人，就是沒有一個好東西，見異思遷，喜新厭舊，你這時說的好聽，到了山下遇到了那些妖艷風騷的野丫頭，馬上就把你師姐忘了！」

華天虎一聽，急忙正色分辯道：「俺絕對不會忘記，師姐待俺那麼好，師母，俺可以對天發誓，俺……」

俺字才自出口，灰髮老婦人已怒喝道：「好了，好了！我最討厭跪在地上發誓的男人，須知有時候，事情的發展是由不得你的！」

華天虎見師母生氣了，當然不敢再開口說什麼，他只是楞楞的望着灰髮老婦人，乍然間還不能體會出她話中的涵意和哲理。

灰髮老婦人呵斥完畢，又揮手無可奈何的說：「既然你師父要你下山，那你就走吧！」

華天虎却蹙眉為難的說：「可是……師姐……」

灰髮老婦人却說道：「她下山為你找『千年人參』去了，還不知那一天才能回來！」

華天虎不由憂急的說：「這樣一來，在路上碰見了她，如果她換套新衣又不帶面紗，虎兒還不是不認識她？」

灰髮老婦人立即呵斥道：「說你是傻小子，你師父那老東西他還不服氣，你不認得你師姐，你師姐可認得你呀！」

華天虎聽得精神一振，脫口興奮的說：「對對，還是你老人家聰明，師姐碰見俺，一定先喊俺虎弟弟！」

說罷，繼續興奮的說：「師母，太陽已經老高了，虎兒真的要走了。」

說着，叩頭站起身來。

灰髮老婦人一見，緊繃的老臉上，神情稍見緩和的說：「你先到山下轉幾圈，等你的師姐找到了『千年人參』，我再派人找你回來。」

華天虎再度恭聲應了聲是，轉身就要走去。

但是，灰髮老婦人却又沉聲道：「慢

着！」

華天虎趕緊回身恭聲問：「師母還有什麼吩咐？」

灰髮老婦人道：「我問你，世間什麼人最美好，心地最善良？」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正色道：「當然是女人！」

灰髮老婦人滿意的「嗯」了一聲，頷首道：「記住師母這句話沒有錯。碰見女孩子，不可隨便碰人家，須知男女授受不親，你碰了人家就要娶人家！」

華天虎對這件事已聽師母說過不少次了，是以，急忙恭聲應了聲是。

灰髮老婦人繼續說：「所謂好男不和女鬥，好鷄不和狗鬥，遇到女孩子，總要禮讓三分，男人要有男人的涵養，俠士要有俠士的氣度……」

華天虎對這些話也聽了不止一次，因而趕緊道：「是的，虎兒記牢了！」

灰髮老婦人贊了聲好，道：「那就下山吧！」

華天虎恭聲應是，抱拳躬身，大步向園外走去。

走出松竹石陣，就沿着後山小徑向山下走去。

他由後山小徑下山，下意識中仍希望能在半路上碰見師姐回來，也好一睹她的廬山真面目。

但是，他失望了，穿林，越谷，目光一直注視着前途，莫說身穿紫衣，面罩銀紗的師姐，就連樵夫獵戶也沒碰見一個。

出了山口，遠村近鎮，田野碧綠，道路錯綜交叉，商旅行人車馬，他這時恍然懍悟到，下了九華山，就算進入了江湖。

師父常對他說，江湖詭詐，十分險惡，由於他的頭腦單純，必須格外小心，時時提高警惕。

他自己不認為頭腦單純，師姐也從來沒有說過他呆笨。

尤其師父教授給他的武功劍術，他不但學會了，而且還時常受到師父的贊譽。

正因為這樣，所以對師母稱呼他「傻小子」，他心裏一直很不服氣。

只是，師姐經常下山為他尋找稀世珍藥，令他不敢向師母反駁，萬一他的頭腦真的有毛病呢？

心念間，驀然傳來一聲嬌叱和怒喝。

華天虎神色一驚，急定心神，發現官道上的行人，一致轉首向左側望去。

他轉首向左一看，心頭立時升起一股怒火。

只見七八丈外的一片草地上，一男一女正打得激烈。

男的三十五六歲，身穿綠衣，背繫寶劍，女的年約十八九歲，背插單刀，穿紅緞勁衣，生得柳眉杏眼，櫻口桃腮，白白的皮膚蘋果臉，十分標緻，她被綠衣青年奮力劈出的一掌，一連震退了七八步。

但是，綠衣青年並沒有因而停手，反而一揮右掌，繼續向紅衣少女攻出。

華天虎一見，義憤倏起，脫口大喝道：「住手！」

綠衣青年聞聲一驚，果然刹住了身勢，但却目光炯炯，滿面怒容的向官道上望來。

官道上的行人原就沒有人停止觀看，這時一見華天虎多事，反而加快了步子，深怕受到波及。

但是，有幾個身携兵器的勁衣大漢，却聞聲走了過來。

由於綠衣青年轉首望來，華天虎才發現綠衣青年生了一張慘白臉，小眼睛，勾型鼻子薄嘴唇，兩腮瘦削的已陷了進去。

他記得師父曾說過，行走江湖，不可以貌取人，醜人未必是歹徒，却有不少相貌堂堂而內心險惡的偽君子。

是以，雖然不太喜歡綠衣青年，却也未存厭惡之感。

綠衣青年見官道上只有華天虎一人站在那兒望着他，不由怒聲問：「大喝住手的可是你小子？」

華天虎見綠衣青年和師母一樣，開口就是小子，心中更加有氣，不由怒聲問：「你是什麼東西也喊俺小子？」

綠衣青年早就看出華天虎有些楞楞的不像個聰明人，因而輕蔑的傲然哂笑道：「少爺乃名滿豫皖的公孫楚，人稱『草上飛』……」

華天虎立即哼聲道：「原來是條蛇，難怪和女人打架……」

綠衣青年怒聲問：「和女人打架又怎樣？」

華天虎沉聲道：「男人要有男人的涵養，俠士要有俠士的氣度……」

紅衣少女一聽立即清脆的贊了聲好！

華天虎見紅衣少女贊他，心裏突然升起一股暖流，因而繼續道：「俗語說的好『好男不和女鬥，好鷄不跟狗鬥』。」

豈知，剛讚了聲好的紅衣少女，竟瞪起一雙大眼睛，不高興的道：「嗨！你可要把話說清楚，誰是鷄？誰是狗？」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自覺自語道：「是呀！是男人是狗呢？還是女人是狗？」

紅衣少女也看出華天虎缺幾個心眼了，不由笑問：「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華天虎見紅衣少女一笑，露出一排編貝牙齒，不但臉蛋兒好看，心裏也覺得極為舒泰，因而道：「聽俺師母說的！」

話一出口，不但紅衣少女掩口笑了，就是圍過來看熱鬧的幾個勁衣大漢，也同時笑了。華天虎被笑的雙頰一陣發熱，斷定自己準是說錯話了。

綠衣青年公孫楚，忍笑問道：「你師母是誰？」

華天虎本來不想回答，但自己已說出了師母，只得道：「俺師母是郁天香。」

「郁天香」三字一出口，附近圍觀的幾個勁衣大漢，俱都脫口發出一聲輕啊！

紅衣少女聽得神色一驚，綠衣青年公孫楚面色也頓時一變！

但他看了華天虎的衣著和呆相，又不由失聲一笑道：「你說昔年的女煞星是你師母，那麼『天下第一劍』魏獅虎就是你的師父了？」

華天虎立即道：「俺師父不准俺在別人面前說出他老人家的名字！」

綠衣青年公孫楚任怎麼看也不相信當年著名的「神仙俠侶」會收這麼一個呆頭呆腦的徒弟，因而不自覺的說：「再怎麼說，當年『天下第一劍』和輕功冠宇內的『玉女煞星』會收你這二楞子做徒弟？」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

：「你方才喊俺小子俺原諒了你，現在你又喊俺二楞子，看俺不揍癟了你！」

說話間，逕向綠衣青年公孫楚奔去。

公孫楚見華天虎沒有身形一閃就到了他的面前，更加不相信黃天虎是「神仙俠侶」兩人調教出來的徒弟。

是以，冷冷一笑道：「你想揍癟我？好！我也正想掂掂你的份量！」

量字方自出口，黃天虎已奔至面前，一式「羅漢拳」中的「直搗洪門」，呼的的一聲搗向了公孫楚的前胸。

公孫楚見黃天虎左手拿着寶劍，只能右手出拳，而他的劍繫在背後，兩手空空，當然更沒將華天虎放在心上。

是以，一見華天虎的拳直搗過來，退步側身，準備左掌一格，右掌猛劈而出。

豈知，就在他退步尚未側胸的同時，「蓬」的一聲渾身一震，華天虎的一拳正搗在他的前胸肩窩上。一股渾猛勁力撞過來，使他不由自主的上身後仰。他心中一驚，腳跟疾蹬，準備挺身仰縱。

但是，華天虎的右掌順勢變了「金剛掌」，擰腕一翻，正巧打在他的下顎上，叭的一聲脆響，兩腳離地，身不由己的向地上倒去。

也就在他仰面下倒的同時，華天虎飛起一腿，「蓬」的一聲又踢在他屁股上。

只見公孫楚的瘦削身體，翻翻滾滾，挾着一聲嘷叫，直向數丈以外飛去。

華天虎雖然一連施展了拳掌腿三種招式，但由於一氣呵成，看來就像一個招式一般。

這時，不但紅衣少女瞪大了一雙明亮大眼睛張着小嘴楞了，就是幾個看熱鬧的勁衣大漢也都呆了！

蓬的一聲，塵土激揚，公孫楚的身體着實跌在數丈外的田地裏。

公孫楚也算是小有名氣的人物，爲了挽回一些顏面，挺身躍了起來。

華天虎則哼聲道：「俺今天是第一天下山，你又與俺無仇無怨，所以俺用的都是『柔』勁兒！」

公孫楚一聽，急忙暗自行功，內腑果然沒有受傷，胆氣一壯，仗着自己的「草上飛」輕功跑的快，立即恨聲道：「你少在那裏神氣，也算少爺今天小看了你，一時大意輕敵，快報出你的字號來！」

華天虎道：「俺剛剛下山，還沒闖出什麼字號！你就記住俺叫華天虎好了。」

公孫楚恨恨的咬牙喝了聲「好」，同時憤聲道：「華天虎，你給我等着，這筆賬我一定向你討回來，還要加上利息！」

說罷轉身，直奔正西。

華天虎毅然頷首道：「好！俺等着你。不過，俺也奉勸你，人世間最美好最善良的人，就是女人，以後少欺負她們……」

話未說完，公孫楚早已竄進數十丈外的樹林裏！

紅衣少女却興奮的歡聲叫好道：「這話我贊成！」

成字出口，人已飛身縱到了華天虎的身旁邊，繼續興奮的說：「走，到鎭上吃飯去，我請你！」說話之間，伸手就去握華天虎的左臂。

華天虎急忙撤臂一閃，同時急聲道：「別碰俺別碰俺，男女授受不親，妳碰了俺俺就得娶妳！」

紅衣少女先是一呆，這麼近的距離她居然沒有握住華天虎的臂！

繼而一聽，嬌靨頓時通紅，所幸看熱鬧的幾個勁衣大漢已轉身走，而官道上也正好沒人，否則，她眞會羞得無地自容。

但是，她打從心眼裏就喜歡這個身材健壯的憨實青年，加之他又有這麼好的武功，只得羞紅着嬌靨，嗔聲道：「那有你說的那麼嚴重，碰一碰你的臂就一定要你娶我？」

華天虎正色道：「這是俺師母說的，不可隨便碰女孩子，碰了人家就要娶人家做老婆！」

紅衣少女心中一動，急忙道：「是呀！是我碰你，又不是你碰我，你碰了我，就非得娶我不可，知道了吧？」

華天虎迷惑的皺皺眉頭道：「是這樣嗎？」

紅衣小女毫不遲疑的說：「當然是這樣！走吧！咱們到鎭上吃飯去！」

說罷，當先向官道上走去，但沒有拉華天虎的手。

華天虎突然想起師父的話，站在原地並沒有動。

紅衣少女看得一楞，不由回身迷惑的問：「華天虎，你……」

話剛開口，華天虎「嗨」一聲不高興的說：「俺的名字妳怎麼可以隨便喊？」

紅衣少女知道華天虎缺幾個心眼，只得含笑道：「那我就喊你華大俠好了。」

華天虎急忙搖頭道：「不行不行，俺今天才剛剛做了一件英雄救美，路見不平的事，還不能稱爲華大俠！」

紅衣少女一聽，心裏不禁有氣，不由沉聲道：「喊你華天虎，你說不可隨便喊你的名字，喊你華大俠，你又說還沒有這個資格，那你想叫我喊你什麼？」

華天虎想了想道：「妳可以喊俺華壯士！」

紅衣少女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強自含笑道：「好！我就喊你華壯士，走吧！」

說着，肅手指着官道盡頭，七八里外的大鎭。

豈知華天虎依然搖頭，蹙眉爲難的說：「俺師父的誡條說，俺不能跟你走！」

紅衣少女氣得咬了咬牙，但仍耐着性子問：「你師父怎麼說？」

華天虎只得背誦道：「世間惟婦人與小人最難養也，宜遠避之……」

話未說完，紅衣少女已氣得瞋目怒斥道：「一丘之貉，沒有一個好東西，我今天非殺了你不可！」

怒斥聲中，飛身前撲，玉腕一翻，寒光電閃，背後的單刀已撤出來，照準華天虎的當頭就劈。

華天虎自覺是好男，當然不會和女門，爲了「遠避之」，旋身疾走，如箭飛馳，同時大聲道：「妳何必生這麼大的氣，俺還有『最毒莫過婦人心』沒有說哩！」

說話之間，業已到了數十丈外。

紅衣少女知道追不上他，不由怒聲道：「華天虎，你給我等着瞧，下次再碰見姑娘我，非剝了你的皮不可！」

華天虎那裏相信還有再碰見的時候，立即大聲道：「俺天涯海角，到處行俠，妳別想再見到俺啦！」

話未說完，眼前一暗，涼風襲面，同時有一陣濃醇酒香撲入鼻內。

就在他聞到酒香的同時，右腳突然被人家勾絆了一下。

華天虎由於正在說話，目光仍望着草地上的紅衣少女，加之絆他的力道又相當大，絆得他一聲輕哼，身形前衝，猛向地上栽去。他心中一驚，雙臂疾振，猛的一個「雲裏翻身」，輕飄飄的落在地上。

定睛一看，這才發現他已進入了林內，剛剛絆了他一腳的，當然是樹根。

但是，低頭一看，方才逃進林來的綠衣青年公孫楚，正神情痛苦的伏在不遠處的地上。

只見他閉嘴咬牙，滿臉大汗，目光驚懼的望着他。

正待問公孫楚爲何伏在地上，身後「嗤」的傳來一聲喝酒乾杯聲。

華天虎聞聲回頭，只見一個蒼髮蓬散，鬍鬚糾纏，穿着一襲油膩舊長衫的老人，身體倚在林邊的一株大樹根上，正捧着一個大酒葫蘆向剛喝乾的大酒杯裏倒酒。

一看那個大酒葫蘆，華天虎恍然想起一人，立即興奮的歡聲問：「嗨，你可是被人家喊『大酒缸』的那位前輩？」

蓬髮老人放下大酒葫蘆，翻起一雙醉濛濛的大眼睛，咬字不清的沉聲道：「混小子，要不是你後面還加了個『前輩』，我老人家今天非揍你一頓不可，這『大酒缸』也是你小子喊的嗎？」

華天虎爲難的說：「可是，俺師父只告訴俺你叫『大酒缸』，俺師父也不知道你老人家姓甚名誰？」

蓬髮老人「大酒缸」「嗯」了一聲道：「這話倒是眞的！」

說此一頓，接着又問：「怎麼？你師父那老小子還沒死呀？」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你不可以咒罵俺師父！」

「大酒缸」道：「你眞是個混小子，越罵越不死，越咒越命長嘛！我問你，你師父死了沒有？」

華天虎急忙搖頭道：「沒有！」

「大酒缸」正色道：「是不是？越罵越不會死……」

華天虎依然沉聲道：「俺還是不喜歡人家說俺師父死！」

「大酒缸」贊許的點頭，道：「你這混小子雖然呆頭楞腦……」

華天虎更加不高興的說：「俺也不喜歡人家說俺混小子！」

「大酒缸」聽得一楞，不由「噢！」了一聲道：「先不說你得罪了刁婆婆的寶貝女兒藥小倩，今後別想再有安靜日子過，就是你方才莽莽撞撞的衝進來，早就沒有命了……」

華天虎根本不去想刁婆婆的女兒是誰，只想到剛才差點兒被絆了一腳，因而沉聲道：「要不是前輩你的腿絆俺，俺怎會差點兒跌一跤？」

「大酒缸」兩眼一瞪道：「跌一跤最多頭上起個大包，中了『蛇頭鏢』，馬上就得向閻王那兒報到！」

華天虎楞楞的望着「大酒缸」，弄不清他在說什麼？

「大酒缸」向着地上的公孫楚一呶嘴，道：「你看看他小子的手裏是什麼？」

華天虎恍然想起公孫楚，回頭一看，只見伏在地上的公孫楚神情更加痛苦了。

再看他的右手中，正有三個藍光湛湛，形如蛇頭的暗器，嘴部十分尖銳，顯然就是「大酒缸」說的「蛇頭鏢」。

一看淬毒暗器，華天虎頓時大怒，不由怒斥道：「俺和你何怨何仇，你竟想下毒手要俺的命？」

想是氣極了，命字出口，飛起一腿，「蓬」的一聲將公孫楚踢到了三四丈外。

公孫楚「咚」的一聲摔在地上，不由「哎喲」了一聲，依然伏在地上沒有動。

端起大酒杯的「大酒缸」，淡然道：「你小子不過去補他一劍？」

伏在地上的公孫楚一聽，大驚失色，魂飛天外，嘷叫一聲「老前輩饒命呀」，翻身爬起，一溜烟的逃向林外。

華天虎看得一楞，不由迷惑的說：「他方才爲什麼不跑？」

「大酒缸」立即沒有好氣的說：「方才你沒有踢他一腳呀！」

華天虎一聽，恍然似有所悟，八成是「大酒缸」點了公孫楚的穴道，正巧被他一腳踢開了。

想想沒有「大酒缸」點倒公孫楚的後果，雖然中鏢後仍可以殺死公孫楚，但自己也沒命了。

心念及此，立即向着「大酒缸」，抱拳恭聲道：「多謝前輩救了俺！」

說罷，雙膝跪地，叩了一叩！

「大酒缸」高興的一笑道：「你小子總算不傻，還知道我老人家救了你，過來，陪我老人家喝兩杯！」

華天虎起身走過去道：「俺只能喝一點點兒！」

「大酒缸」爽快的說：「能喝多少算多少，喏！現成的大餅鹵肉，你也用不着到鎭上去打尖了。」

說着，在寬大的長衫下拿出一個油紙包來，順手將它打開。

華天虎一看，果然又有大餅又有鹵肉，不由嘿嘿一笑，跟着坐了下去。

「大酒缸」端起酒杯向前一送道：「喏，你喝酒杯裏的，我喝酒葫蘆裏的。」

華天虎接過酒杯一看，其大如碗，晶瑩透明，上面鐫刻着山水文字，看來非玉非石，不知是用什麼做的，但他知道，「大酒缸」前輩用的東西，絕非凡品。

不過，看了滿滿的一杯酒却蹙眉道：「這麼多，俺一定會喝醉……」

話未說完，先喝了一口。

「大酒缸」立即道：「沒關係，我老人家送給你一粒解酒丸，只要你在喝酒前先服一粒，保你千杯不醉！」

說着，已在懷裏掏出一個白玉瓶來，順手交給了華天虎。

華天虎聽了當然高興，接過玉瓶來就放進了懷裏。

「大酒缸」看得一楞，不由問：「你小子不先服一粒？」

華天虎一笑道：「不用了，你老人家的酒俺嚐過了，濃醇可口，甜甜的，難怪你老人家整天也喝不醉！」

說着，「嗤」的一聲又喝了一口。

「大酒缸」似笑非笑的「噢？」了一聲，又給了華天虎一塊鹵肉，道：「聽你小子說，你今天才剛剛下山？」

華天虎得意的一笑道：「是呀，俺師母常說俺有福氣，您看，俺一下山就碰見了您！又有吃的，又有喝的。」

「大酒缸」却搖搖頭說道：「我老人家認爲正好相反，你一下山就惹了個大麻煩。」

華天虎一楞問：「什麽大麻煩？」

「大酒缸」道：「你得罪了刁婆婆的寶貝女兒棄小倩……」

華天虎恍然想起，急忙看向數十丈外官道旁的草地上，當然早已沒有了紅衣女棄小倩，因而一指道：「您說的是方才那個穿紅衣的小姑娘呀？」

「大酒缸」正色道：「是呀，就她一個就够你瞧的了！」

華天虎毫不介意的說：「不碍事，俺每天都不住同一家客棧，她永遠也找不到俺！」

「大酒缸」一聽，不由感慨的搖了搖頭道：「你這麽笨的頭腦，你師父也敢讓你下山！」

華天虎「嗤」的一聲先把剩下的半杯酒喝乾，立即道：「俺師父說，只要俺凡事機警，遇到了問題多用點兒腦筋，不佔便宜……不喜歡……女人……不驕……傲……有……禮……貌……」

「大酒缸」一看，不由含笑問：「混小子，怎麽了？」

華天虎已閉上眼睛斜躺在地上，但仍知道回答道：「俺……好睏……只想……睡覺……」

「大酒缸」見華天虎不說話了，不由含笑道：「混小子，混小子？」

華天虎再沒有回應，顯然已醉的睡着了。

「大酒缸」含笑哼聲地說道：「又喝我的酒，又吃我的肉，還說不佔人家的便宜！」

× × ×

不知過了多久！

斜躺在地上的華天虎，緩緩的睜開了眼睛。

涼風徐吹，眼前一片漆黑。

華天虎心中一驚，翻身坐起，同時惶聲道：「俺的娘，這是什麽地方？」

定睛一看，眼前都是樹木，回頭再看身後，滿天繁星，一片田野，立時得起了和「大酒缸」喝酒的事，原來他仍躺在老地方。

「大酒缸」不見了，但附近仍殘留着他葫蘆裏那種濃醇酒香。

華天虎看看夜空，似是剛剛起更，因爲正北七八里外的大鎭上，仍然有點點燈光。

他並不覺得有酒醉後的頭痛不舒服，相反的，還覺得神清氣爽，渾身舒泰，不過，喝醉了酒總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

尤其，倒在樹林裏一睡就是大半天，這要是遇到壞人，那裏還有小命在？

心念及此，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戰，拿起寶劍，急忙站起身來。

也就在他站起身來的同時，正北黑暗中，突然傳來一聲驚恐嗥叫。

華天虎覺得這聲音十分驚懼可怖，好似有人正要掰人的命！

他無暇去想後果，只想到師父的教條「救人要緊」，展開身法，飛身向嗥叫處馳去。

也許是睡了一大覺，飛馳的身形不但輕靈，速度也較他在山上快捷了不少。

僅僅兩個起落，已看到前面一片墳地上，正有兩個人默不作聲的夾攻一個人。

凝目一看，看的特別清楚，一個紅鬚紅髮身穿鮮紅水火袍的瘦高道人，和一個身穿黑衣的年輕女人，正狠命的夾攻一個身穿灰僧袍的和尚。

身穿黑緞勁衣的年輕女人，看來二十八九歲，身材健美，十分狐媚，左右各佩一個鏢囊，似乎未携兵刄。

灰袍僧人生得修眉細目，白白的皮膚，大約三十多歲，頦下無鬚，如果穿上俗裝，倒是一個俊美人物。

只見踉蹌斜傾的灰袍僧人，趁勢前縱，奮力飛馳，正向着這面亡命逃來。

紅袍道人和黑衣女人立即飛身疾追，各揮雙掌，猛劈灰袍僧人的後背。

灰袍僧人的身法不如黑衣女人的快捷，顯然已負了內傷。

只見黑衣女子一撲已到了僧人身後，同時切齒恨聲道：「悟行賊禿，你就認命吧！」

吧字出口，和紅袍道人同時攻出的一掌，已狠狠的擊向了灰袍僧人的肩背。

華天虎看得大吃一驚，脫口大喝道：「住手！」

大喝聲中，猛的一個飛撲，身影一閃已到了近前。

由於灰袍僧人深知紅袍道人的掌力厲害，是以，扭腰塌肩，竭力避開。

正因爲灰袍僧人的閃躲飛撲時，華天虎正巧迎上紅袍道人，是以，右腕一繞，翻掌格向了紅袍道人的小臂。

掌臂相迎，悶哼一聲，紅袍道人身形搖晃，竟被華天虎順勢格出的一掌，撥退了七八步。

但是，黑衣女子的一掌，却「蓬」的一聲擊在了灰袍僧人的後背上。

灰袍僧人被震得嗥叫一聲，「哇」的吐出一口鮮血，身形仆地，向前連滾，直向一座墳頭前滾去。

華天虎深怕黑衣女子飛過去補僧人一脚，左手劍鞘順勢點向了她的面門。

黑衣女子的確有意跟過去殺了灰袍僧人，沒想到華天虎的劍鞘點來，只得飛身斜退，同時怒罵道：「無知小輩，你是什麽人，敢管姑奶奶的閑事。」

華天虎沉聲道：「妳不要問俺是誰，你們兩個打一個就是不對，女人打和尚，更是天下奇聞……」

黑衣女子立即怒聲道：「姑奶奶不但要打他，我還要殺他……」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殺人，那更不行……」

揉了揉左小臂的紅袍道人却突然厲喝道：「道爺先殺了你。」

厲喝聲中，飛身撲到，右掌一揚，呼的一聲劈過來。

華天虎見紅袍道人神情如狂，咬牙切齒，看樣子恨不得一口將他吃下去，心中

一驚，趕緊出掌相迎。

蜷臥地上的灰袍僧人一見，脫口阻止道：「施主接不得——」

華天虎大驚，知道紅袍道人必有雄厚掌力。

但是，收掌已經不及，只得奮力迎了過去。

只聽「蓬」的一聲，紅袍道人竟像被踢中的皮球，咕嚕咕嚕向後滾個不停，滿口鮮血，「哇哇」狂吐！

華天虎一看，頓時楞了！

直到紅袍道人滾到六七丈外，渾身是血，仰面躺在地上，他才飛身奔了過去。

也看呆了的灰袍僧人担心紅袍道人垂死反撲，急忙大聲道：「施主小心——」

就在「小心」兩字出口的同時，突然撤出一柄匕首的黑衣女子，也正飛撲向華天虎的背後。

華天虎聞聲知警，點足旋身，手中劍寒光電閃，劍刄「沙」的一聲斬下了俯身刺空的黑衣女子的髮髻。

黑衣女子大吃一驚，魂飛天外，尖嗥一聲，滾身斜縱，披散着頭髮狂馳如飛，直向燈火點點的大鎭前馳去。

華天虎仍担心紅袍道人的傷勢，並未追趕，哼了一聲，任由黑衣女子逃走。

正待俯身察看紅袍道人的傷勢，灰袍僧人已宣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神力，『火道人』已西赴極樂了！」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急忙低頭察看，只見渾身是血的紅袍道人，右臂已被震斷數截，七孔流血，張大了嘴巴，已經氣絕！

由於紅袍道人已死，而且是死在他的掌下，華天虎不但心驚自己殺了人，同時也懷疑紅袍道人的右臂是不是豆腐做的。

華天虎正在驚惶疑惑，灰袍僧人已看出華天虎的驚恐神情，因而說道：「施主不必愧疚，『火道人』是惡貫滿盈，死有餘辜……」

華天虎橫劍回身問：「你該不是因爲他們要殺你才說他壞吧？」

已經盤坐地上的灰袍僧人立即道：「施主可到附近鄉鎭去打聽一下，提起『火道人』來，沒有人不恨之入骨，罵不絕口的！」

華天虎聽說紅袍道人是個壞人，立時安心了不少，但他仍關切的問：「他怎麽個壞法？」

灰袍僧人道：「他仗着一身高強武功，兩隻摧碑鐵掌……」

華天虎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你說他有兩隻摧碑鐵掌？」

灰袍僧人正色地說道：「是呀，所以施主和他對掌時，貧僧就曾經向你提出警告……」

華天虎却迷惑的說：「他有那麽厲害的掌力，爲什麽對俺不使出來呢？」

灰袍僧人立即道：「你看他咬牙切齒的樣子，他還會對你客氣，只是施主神力驚人，他敵不過你罷了。」

華天虎依然迷惑地說：「你說俺神力驚人？」

灰袍僧人再度正色道：「是呀，要不，施主怎會一掌斃了他？」

華天虎看看「火道人」的屍體，的確被他一掌擊斃，不由自語道：「眞奇怪，俺那來這麽大的力氣？」

灰袍僧人當然也看出華天虎的頭腦有些簡單，但他是救命大恩人，只得提醒道：「那施主一定有了奇遇。」

華天虎道：「俺今天早晨才下山，那有什麽奇遇？」

說此一頓，目光一亮，又急聲道：「俺想起來了。俺中午碰見了『大酒缸』前輩，喝了他一杯酒，睡了大半天……」

話未說完，灰袍巳正色說道：「這就對了，傳說『大酒缸』前輩，身懷稀世珍品『冰菓瓊漿』，功能祛毒輕身，增長功力……」

華天虎道：「俺只吃了他一塊鹵肉，喝了一杯甜酒，連大餅都沒吃……」

灰袍僧人一笑道：「施主可用那塊斷碑試試掌力。」

說着，用手指了指華天虎身側不遠的一塊殘碑！

華天虎看那塊斷碑有小磨盤那麽大，立即搖頭道：「這麽大一塊，俺怎能擊得開？」

灰袍僧人慫恿道：「施主可以試試看，擊不開也無所謂，但你心裏一定要想着它會粉碎紛飛！」

華天虎也覺得有試一試的必要，是以，頷首贊好，收劍入鞘，挫臂控掌運氣。

也就在他心念方動的同時，丹田內的眞氣澎湃，功力像電流般通向了右臂，迫得他大喝一聲，右掌猛地劈出！

「轟」的一聲大响，碎石四射，劃空帶嘯，青烟飛旋激繞，那塊斷碑，果然不見了，下陷的土坑內僅殘留了少許碎石粉屑！

華天虎完全呆了，因爲，他的右掌至少距離斷碑還有三尺以上的距離。

但是，灰袍僧人並不感到意外，同時也斷定，在華天虎睡了大半天的時間內，「大酒缸」一定以自己的眞力爲華天虎推宮過穴，並將靈氣歸納入華天虎的丹田內，只是華天虎自己不知道罷了。

華天虎雖然不知，但多少也想到了是怎麽回事，不由興奮的望着灰袍僧人，嘆聲道：「俺知道了，這一定是『大酒缸』前輩在俺身上攪了鬼！」

灰袍僧人合什道了聲佛號道：「善哉！善哉！萬望施主以此神力，行俠濟世，上體天德，不可恣意殺人……」

華天虎一聽「殺人」，立時想起了被他擊斃的「火道人」，不由凝重的問：「他眞的是個壞人嗎？」

灰袍僧人立即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施主又是貧僧的救命恩人，貧僧怎敢矇騙施主你，僅他和女淫賊鬼混在一起，就足以證明他是個不守清規的出家人了。」

華天虎蹙眉問道：「哦？你說誰是女淫賊！」

灰袍僧人道：「就是剛剛被施主斬掉髮髻，亡命逃走的黑衣女子。」

華天虎一聽，不由懊惱的說：「俺師父說，萬惡淫爲首，遇到了採花賊和淫娃，絕不能讓他們活下去……」

話未說完，灰袍僧人已黯然嘆了口氣道：「施主說的不錯，貧僧就被那女淫賊『九尾狐娘』害慘了。」

華天虎「噢！」了一聲問：「她怎樣害你？」

灰袍僧人繼續道：「貧僧『悟行』，乃池州『大佛寺』晉雲法師的弟子，只因那女淫賊貪夜走入貧僧的房舍糾纏，因被師父發現，一怒之下將貧僧逐出寺來，女淫賊惱羞成怒，又聯合了『火道人』追殺我……」

華天虎一聽，不由憤聲道：「這樣說來，更不能讓她活了，你先在這兒等着，俺現在就去鎮上將她捉回來！」

說話之間，轉身就想馳去。

灰袍僧人「悟行」急忙道：「施主遇到她時，千萬注意她的迷香彈、迷魂帕，還有毒釘毒蒺藜！」

華天虎道：「你放心，俺不會讓她有出手的機會！」

話未說完，業已飛身向大鎮前馳去。

由於大鎮上仍有不少燈光，顯然酒樓茶館和飯舖仍在作生意。

七八里地，瞬間已到了鎮前。

華天虎這時才發覺到，他的輕功的確進步了不少。

對那位「大酒缸」前輩，心中當然十定感激，同時也希望能再碰到那位老人家，一方面要好好叩謝他，當然也希望再喝他幾杯！

心念間，已穿過一排大樹，進入了一條巷道內。

兩邊人家，大門緊閉，院內一片漆黑，鄉下人就寢的早，想必已經入睡。

就在這時，頭上嗖的一聲飛過去一道人影。

華天虎抬頭一看，恍惚是個身穿黑衣的人，身材纖細，很可能是個女子。

一想到可能是個女子，華天虎立時想起了「九尾狐娘」，雖然心裏也在問「會這麽巧嗎」，但仍一點足，飛身縱上了房面。

舉目一看，不由暗呼了一聲「好快」，因爲就這眨眼之間的工夫，那女子已馳出了七八個房面。

那女子雖然也穿着一身黑衣，但她頭上高挽着髮髻，顯然不是女淫賊「九尾狐娘」。

但起更才不久，即在房面上飛馳，只怕非偷即盜，說不定也是一個女淫賊呢。

心念及此，決心跟踪下去，也許又意外的爲武林除去一個壞人。

於是，飛身追去，下脚極輕，居然毫無一絲聲音，這也是他在山上苦練輕功時所沒有的情形。

他這時候的心裏有着無比的高興，不但有了雄厚的內力，還有了輕靈的輕功，難怪師父說，你下山走趟江湖，不但可以增加你的閱歷經驗，同時還會增長你的功力。

心念間，發現那黑衣女子已奔向了數十丈外的一座巨宅前。

巨宅內的建築華麗，崇樓高閣，畫棟飛簷，雖然有幾處仍亮着燈光，但以較後最高樓上的燈光最明亮。

只見前面的黑衣少女，迅速飛身進入巨宅，就在那座明亮高樓的附近，一閃而沒！

華天虎一見，不由懊惱的自語道：「原來是回家的！」

說話間，也在巨宅外面的一株高聳枯樹上停下來。

但是，前面纖影一閃，那黑衣女子已飛身縱上了明亮燈光的第三樓。

緊接着，纖影一閃，極機警的隱在了樓柱旁的暗陰下，並側首將耳朵貼在了落地花窗上。

華天虎一看，立即在心裏呼了聲「女賊」！

暗呼聲中，飛身縱上了巨宅牆頭，踏着房面向那座高樓前欺進。

到達近前，才發現高樓的四週仍圍有高牆，顯然是座秘密獨院。

他記得師父曾說過，有錢人家都在宅中建有「藏寶閣」或「聚寶樓」，而且機關密佈。

一想到機關，他立時提高了警惕。

他站在院牆上向下看，發現地面舖滿了方磚。

這時，他覺得他眞該多用點腦筋了，不能一下去就引得飛刀飛箭由四面八方射出來。

他抬頭看看高樓的簷角，記得那女子就是由這個位置縱上去的，他也決心由樓角縱上去。

心念已定，立即縱落院中。

由於沒有聽到異樣聲音，心中暗暗高興，足尖一點，直飛三樓的飛簷上。

他知道那女子就在樓欄內的柱影下，爲免被她發現，迅即伏在瓦面上。

但是，抬頭一看，那裏還有那女子的人影？

他悄悄站起身來，暗暗提氣，飛身越過欄干，輕飄飄的落在樓窗前，也學着那女子，迅即隱在暗影下。

只聽一個蒼勁聲音在埋怨道：「妳怎的這麽晚才來？酒菜都涼了！」

華天虎湊近窗縫一聞，果然有一絲酒香，想到自己還沒吃晚飯，肚子立時有了幾分餓意。

只聽一個女子清脆嬌滴的嗲聲說道：「爲了今晚來陪你，特別睡足了一個下午覺……」

蒼勁聲音哈哈一笑，連聲贊好道：「那就快去換一套花梢的衣服來，別老是像個送殯的寡婦……」

話聲甫落，那女子已嗔聲道：「你總愛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害得人家差點兒丟了小命……」

蒼勁聲音吃驚的「噢！」了一聲問：「怎麽回事？」

那女子嬌聲道：「等我換件衣服，在臉上擦些粉再和你講！」

樓內一靜，再沒有了聲音！

華天虎雖然聽到了裏面的對話，但沒有放在心裏，他關切的仍是那個飛上樓來的黑衣女子。

他悄悄沿着樓廊向另一面繞去，希望在另一面發現那個穿黑衣的女賊。

剛繞過另一面的樓柱，驀然發現明亮的窗紙上有一道裂縫。

華天虎本來不準備向內察看，但既然窗紙上有道裂縫，加之心裏又有些好奇，立即將眼睛湊了過去。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個穿着敞胸緞袍的

老人！

老人的頭髮蓬散，鬍子垂在胸前，下身穿着寬鬆綢褲，赤脚盤坐在絨絨的地毡上。

老人面前一張矮脚方桌，上面擺了七八道菜餚和兩把高腰酒壺，兩副象牙筷子，一對白玉酒杯。

方桌的對面是折叠整齊的錦被，上面放了一對絲緞綉花鴛鴦枕，而枕頭的旁邊却豎了一把外罩皮鞘的厚背大砍刀。

除此，樓內再沒有什麽了。

左側的內室門上垂着繡簾，那個去換衣服的女子，想必就在簾裏面。

華天虎並不知道這是老人專供享樂的場所，也不懂這裏另有一種情調。

就在這時，內室門簾一掀，赫然出現了一個胸罩紅緞綉花兜肚，下着粉色綢褲，肩披細紗，下面也光着脚丫子的狐媚女子。

狐媚女子花信年華，白白的皮膚瓜子臉，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斜看老人，鮮紅的唇角掛着挑逗的微笑，俏生生的站在門簾下。

華天虎何曾見過這種場面，只覺得心頭狂跳臉發燒，眼睛也跟着直了。

蓬髮老人也瞪大了兩眼哈哈一笑道：「我的心肝寶貝，快過來讓我抱抱！」

狐媚女子一聽，嗲嗲的「嗯」了一聲，急步奔了過來，立即撲進了那老人的懷裏。

蓬髮老人更加快意的哈哈一笑，兩臂一張，立即將狐媚女子的嬌軀緊緊摟住。

狐媚女子却嗲聲譏諷道：「羞不羞，你這麽老，人家這麽小……」

蓬髮老人佯裝生氣的正色道：「誰敢說老夫老？」

狐媚女子一扭老人的鬍子道：「還說不老，鬍子都白了！」

蓬髮老人自我解嘲的一笑，說道：「上邊的鬍子是老了，可是下邊的寶刀可沒老哇……」

話未說完，狐媚女子已舉起纖纖玉手在老人的臉上擰了一下，同時羞罵道：「老不正經！」

華天虎可不知道老人說的「寶刀」是指的什麽，本能的看了一眼豎在枕邊的那把厚背大砍刀。

一看到那一柄大砍刀，警惕立生，發覺自己已犯了武林大忌，應該迅即離開此地。

心念間，却聽到那老人愉快的說：「來，老夫先敬妳一杯，安定一下情緒，老夫看得出來，妳眼神裏仍然留有一絲餘悸呢！」

華天虎已離開了窗口，却聽那女子不高興的說：「哎！不提還好，提起來就有氣，好端端的冒出一個混小子來，看樣子比我小了好幾歲，居然打姑奶奶我的主意來……」

「姑奶奶」這三個字一入華天虎的耳朵，心中一動，覺得有些耳熟！

心動間，那老人已酸溜溜的說：「比妳小的小伙子那不更好？」

那女子哼聲道：「好什麽？呆頭呆腦，十足的傻小子……」

華天虎一聽「呆頭呆腦，傻小子」，業已確定了狐媚女子就是「九尾狐娘」。

是以，轉身回頭，立即將眼睛湊近窗紙裂縫前。

回頭察看間，已聽裏面的老人淡然含笑着道：「一個呆頭呆腦的傻小子，妳怕什麽？」

只見那老人說話間，伸手在「九尾狐娘」的滑膩香肩上安慰的拍了兩下。

但是，「九尾狐娘」却驚悸的坐直上身，正色說道：「他『刷』的一劍，差一點兒沒有砍下我的腦袋來，你說我怎能不怕？」

說着，舉手扭下了頭頂上的假髮髻，繼續緊張的說：「喏，你看，髮髻都被他斬掉了！」

老人看的神色一驚，尚未開口說什麽，怒火倏起的華天虎已大喝道：「果然是妳這女淫賊！」

大喝聲中，右臂業已揮出，「轟」的一聲大響，應聲將落地花窗震開了。

「九尾狐娘」一聲尖叫，挺身躍了起來。

驟吃一驚的老人一個翻滾已到了枕邊，伸手握住了大砍刀！

「九尾狐娘」一看是華天虎，不由驚的尖聲叫道：「就是他，他就是那個傻小子！」

已經挺身躍起的老人橫刀一指華天虎，瞋目怒喝道：「何方小子，胆大包天，居然敢侵入老夫的宅院，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華天虎跨步走進了樓內道：「火道人和她在一起，他不是好人，你和她在一起，想必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不過，俺只捉女淫賊，俺絕不殺你！」

老人一聽華天虎的話意，確信「九尾狐娘」說的不假，這小子的確有些傻！

是以，心中一動，轉首望着「九尾狐娘」，怒喝道：「好個小賤人，天天騙我，原來妳一直在和那個不守清規的『火道人』鬼混……」

說話之間，不停的暗施眼神！

「九虎狐娘」是何等人物，一看老人眼神，立即哀聲道：「你不要聽他胡說，我和『火道人』是無意間碰上的……」

老人佯裝不信，怒聲大喝道：「閉上你的嘴巴吧！這位少俠他還會瞎話？」

說罷回頭，望着華天虎一肅手，指着「九尾狐娘」憤聲說道：「少俠要想捉人，請！」

華天虎不疑有他，握劍抱拳沉聲道：「謝了，老英雄！」

那邊渾身顫抖的「九尾狐娘」却楚楚可憐的望着提刀老人，哭聲哀求道：「老爺子，你要救救我，我下次不敢了！」

提刀老人依然憤怒的怒聲道：「少嚕嗦，沒有下次了！」

說話之間，發現華天虎站在那兒沒有要捉人的意思，先是一楞，接着催促道：「楞着什麽？快捉呀！再不捉她跑啦！」

豈知，華天虎竟愁眉苦臉的說：「她身上不穿衣服只披了紗……」

提刀老人立即正色沉聲道：「那怕什麽？就拿劍鞘先把她點倒好啦！」

華天虎聽得目光一亮，深覺有理，再不遲疑，飛身就向「九尾狐娘」撲去。

「九尾狐娘」是劍下遊魂，雖然有提刀老人站在旁邊，依然驚得尖叫一聲，飛身撲向了內室門簾！

華天虎這時的輕功是何等火候，一閃已到了「九尾狐娘」的身後。

由於「九尾狐娘」僅前胸上罩了件兜肚，雖然伸手就可以抓住，但是他仍舉起左手劍鞘，點向了「九尾狐娘」的「酥麻穴」。

提刀老人沒想到華天虎的身法如此敏捷，心中一驚，大喝一聲，手中大砍刀霍的一聲斬向了華天虎的腰。

華天虎一見，頓時大怒，喝了一聲「找死」，出劍如電，寒光一暗，提刀老人立時發出一聲刺耳慘叫，整條右臂和半個腦袋，隨着激濺的鮮血墜在地毯上。

但是，就在華天虎出劍的一刹那，亡命尖叫的「九尾狐娘」已飛身撲進了門簾內！

華天虎一心想將她捉回去交給「悟行」，想也沒想，揮劍斬落了門簾，也飛身追了進去。

雙腳落地，竟然踏空，「啊！」了一聲，身形已向下墜去。

華天虎心知中計，但已無力振臂飛升，而另一面的大翻板，也呼的一聲翻了過來。

縮身一角的「九尾狐娘」，一見華天虎掉進了翻板陷阱裏，心裏當然高興！

正待飛身縱出去察看提刀老人的傷勢，樓下小院中已有了叱喝人聲。

「九尾狐娘」神色一驚，知道護院武師們已聞聲趕來，看看自己半裸的身體，那裏還敢再呆下去？

她知道穿衣已經不及，點足縱至床前，拿起衣物鏢囊縱出了室外。

一看老人少了半個腦袋，業已氣絕身死，又不自覺的冷哼譏聲道：「他是『天下第一快劍』魏獅虎的徒弟，你和他動刀，還不是找死？」

說話之間，抱着自己的衣物已縱出了樓外欄台。

也就在她縱出樓外踏上欄干的同時，樓下院中已響起一片叱喝道：「大家快看，跑了！是個女的，還沒穿好衣服……」

「九尾狐娘」一聽，心中又急又驚又怒，想到自己衣着不整，無法向那些武師解釋清楚。

當然，翻板陷阱裏掉進了華天虎，因而也無法告訴，飛身縱落在就近的房面上，直向正北黑暗中馳去。

風聲颯然，人影閃動，一連就縱上來七八個大漢，一式勁衣，分別提着各式兵器。

幾人一看老人已死，又紛紛驚的吆喝道：「啊呀不好，那女賊把老爺子殺了，我們快追！」

吆喝聲中，又紛紛追了出去。

他們雖然看到內室門帘被斬斷了，却沒誰想到有人已掉進了翻板陷阱裏。

技遜一籌　充當總管

華天虎身形下墜之際，心中電光石火般想起了師父的告誡禁忌——翻板陷阱下，多置有尖刀尖叉，索網飛爪，甚至是毒蛇和猛獸！

心念電閃，凝目下看，發現脚下隱約有一道寒光橫置，兩隻明亮眼睛上看！

也就在他發現的一刹那，閃電下墜的身形已到了那道寒光處，而他一雙脚也正巧踏在那道橫置的寒光上。

凝目一看，原來是一杯柳葉鋼刀。

鋼刀被下面的人雙手橫舉着，由於那人有一頭秀髮，顯然是個女子。

華天虎左手握着劍鞘右手握着劍，藉着刀劍之光凝目一看，不由脫口發出一聲輕啊！

因爲，站在下面舉刀托着他的女子，竟然是中午在官道上救助過的紅衣美麗少女——刁婆婆的寶兒女兒——葉小倩！

華天虎吃了一驚，暗叫一聲老天，這眞是寃家路窄，怎的在這兒碰上了！

紅衣美麗少女葉小倩，藉着刀劍之光也看清了是華天虎。

只見她嬌靨一沉，怒哼一聲，雙手托着的單刀似乎要撤出去砍他的雙脚。

華天虎大吃一驚，騰身上縱！

由於葉小倩奮力抽刀，他無法縱得太高，約在一丈處，眞力巳竭，身形閃電下瀉！

華天虎業巳看清下面阱底狹小，最多只能容納兩個人，根本無他落脚的地方。

心中一急，兩腿突分，雙脚分別叉在阱壁上，才算刹住了下墜的身勢。

下面的葉小倩仰首上看，面現得色，冷冷一笑道：「華天虎，現在你可跑不了吧？」

說着，手中的單刀尚向上面指了指。

華天虎緊蹙眉頭，目光直盯着葉小倩的刀尖，只得道：「俺又沒有說要跑！」

話雖如此，依然昂首向上看了一眼。

只見上面一片漆黑，根本沒有一絲光綫，而最令華天虎懊惱的是，越向上阱形圓徑越大，根本不可能以雙脚交替着升上去。

葉小倩冷冷一笑道：「你死了那條心吧！能上去我還在這兒呆到現在？」

華天虎一聽，不由迷惑的問：「妳什麼時候掉下來的？爲什麼不跑呢？」

葉小倩立即沒好氣的說：「廢話，能跑我不早跑啦？得跑的出去呀！」

華天虎只得道：「俺師父說……」

話剛開口，葉小倩巳嗔聲道：「不要談你師父，談起他我就有氣！」

華天虎怯怯的說：「俺師父又沒得罪妳，妳爲什麼要生他的氣？」

葉小倩立即沉聲問：「我問你，今天中午你說的那些話是誰教你的？」

華天虎當然不敢說，只得楞楞的問：「那些話？」

葉小倩氣得玉牙一咬，恨聲道：「好！你少給我裝糊塗！」

華天虎只得正色道：「俺眞的忘了，妳說說看！」

葉小倩冷冷一笑，就用手中刀向上一抬道：「你下來，我告訴你！」

華天虎一看葉小倩動刀，只得搖頭道：「俺不下來，你會剝俺的皮！」

葉小倩幾乎想笑出來，但她忍住了，哼了一聲，譏聲道：「看你呆頭呆腦的，記性倒好！」

華天虎立即提高一些聲音道：「妳要殺俺嘛！俺當然記得！」

葉小倩氣得一瞪杏眼，沉聲問：「你到底下來不下來？」

華天虎立即道：「妳要先向天發誓，俺才敢下去！」

這等於要葉小倩向他低頭，她當然不會答應。

只見葉小倩哼聲道：「我才不發誓呢！不下來是不是？那你就呆在上面吧！」

說着，將單刀向地上一插，竟坐在了地上，同時，白了一眼華天虎，繼續哼聲道：「我看你在上面還能夠挺多久？」

華天虎一看，心中更加焦急，因爲葉小倩一坐下，兩腿一伸，他連落脚的地方都沒有了。

正在暗自焦急，下面的葉小倩突然抬頭問：「有什麼吃的沒有？」

一聽說吃的，華天虎的腸胃立時響了兩下，只得道：「俺的肚子還在唱空城計呢！」

葉小倩一聽，氣得立時轉過頭去。

華天虎不自覺的問：「妳身上有吃的東西？」

葉小倩立即抬頭沒好氣的說：「我身上有吃的東西還問你？」

華天虎一聽，自然不敢吭聲了！

不過，他「沙」的一聲將劍收進了劍鞘內。

劍一入鞘，光綫立時變得漆黑。

但是，他仍能隱約看到下面葉小倩的身影，和她那雙明亮大眼睛。

葉小倩突然迷惑的問：「你怎的會跑到『喪門刀』的家裏來？」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誰是『喪門刀』？」

葉小倩也不由一楞問：「怎麼？你不是來找上面那個糟老頭子的呀？」

華天虎蹙眉道：「妳說的是被俺砍掉半個腦袋的那一個呀？」

葉小倩神色一驚，不由吃驚的說：「你把『喪門刀』給殺啦？」

華天虎理直氣壯的說：「我捉女淫賊，他在一旁偷襲我……」

葉小倩蹙眉問：「那個女淫賊？」

華天虎道：「就是那個『九尾狐娘』嘛！」

葉小倩聽得大吃一驚，不由焦急的問：「那個狐狸精動你的腦筋啦？」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動我的什麼腦筋？」

話一出口，葉小倩已經有些後悔了，這時再經華天虎一問，嬌靨頓時通紅。

她知道華天虎憨厚純樸，還不懂這些雙關語意，只得改口問：「我是說，你爲什麼要捉『九尾狐娘』？」

華天虎道：「她把池州大佛寺的『悟行』大師害慘了……」

葉小倩立即不以爲然的說：「她把『悟行』害慘了，干你什麼事？」

華天虎正色地回答道：「悟行的師父把他趕出寺來，害得他無家可歸，到處流浪……」

葉小倩立即哼道：「和尚本來就沒有家嘛，他當然要四處流浪。」

說此一頓，突然又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我們不談他了。我問你，『九尾狐娘』呢？」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說：「跑啦！」

葉小倩不由懊惱的「哎呀」一聲，警告道：「你今天放走了『九尾狐娘』，今後別想再有好日子過了……」

華天虎立即蹙眉憨聲道：「可是，有人警告俺，得罪了妳葉小倩才別想有安靜日子過呢？」

葉小倩聽了並沒有發脾氣，反而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

華天虎看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妳笑什麼？俺說的不對嗎？」

葉小倩忍笑正色道：「對呀！所以你今後最好別招惹我！」

說此一頓，突然又迷惑的問：「奇怪？你怎的知道我叫葉小倩？」

華天虎毫未思索道：「是那位背着大酒葫蘆的『大酒缸』前輩……」

剛提到「大酒缸」三字，下面的葉小倩突然怒聲道：「你怎會遇上了他？他是我娘的死對頭啦！」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那俺怎麼知道？俺本來不想碰見妳的，可是，偏偏碰見了……」

話未說完，下面的葉小倩已氣得呼的一聲站起來，舉手一指，切齒恨聲地說道：「原來你也這麼討厭我？好！你給我下來！」

華天虎神色一驚，急忙道：「俺從來沒說討厭妳，妳不要生氣嘛！」

葉小倩聽了，綻靨笑了，同時，愉快的問：「這麼說，你是喜歡我了！」

華天虎自飲了「大酒缸」那杯酒後，不但武功增長了不少，心眼兒似乎也增多了幾個。

他知道不能說不喜歡，可是，說喜歡又怕惹來更多的麻煩！

就在他蹙眉苦思，在不知如何說才好之際，下面的葉小倩巳忍不住沉聲問道：「我問你的話，你爲什麼不答呀？你快說呀？」

華天虎只得愁眉苦臉的說：「這種話……妳叫俺怎麼說嘛！」

葉小倩一聽，「噗哧」一聲笑了，同時羞笑道：「這有什麼害臊的？喜歡就喜歡，人家就喜歡你！」

嘴裏雖然說不害臊，但自己却羞赧的低下了頭，兩手也不自覺的搓揉着衣角。

但是，華天虎聽了可嚇壞了，心想：娶了妳做老婆那還得了，俺師姐該多好！

心念間，下面的葉小倩巳抬起頭來，輕柔的說：「下來吧！天虎哥……」

「天虎哥」一出口，華天虎驚得心頭猛的一震，兩腿一軟，脚再也叉立不穩了，「哎呀」了一聲，身體直向阱底墜下。

仰面上看的葉小倩也驚的「啊！」了一聲，急忙閃躲。

也就在她驚啊出口的同時，華天虎的身體巳「呼」的一聲墜下來。

阱底就那麼大個地方，即使葉小倩竭力閃躲，華天虎仍然「蓬」的撞在了她身上。

華天虎雙脚一踏實地面，身形趕緊後退，背部緊緊的貼在阱壁上，張大了兩眼望着面前的葉小倩。

葉小倩被撞得雖然有些眼冒金星，心坎裏卻也有一點奇妙感覺！

這時見華天虎緊張的望着她不敢說話，只得嗔聲問：「怎麼回事？叫你下來你也得輕輕下來呀……」

華天虎見葉小倩沒有發脾氣，心裏安定了不少，只得歉聲道：「對不起！俺碰到了妳！」

葉小倩聽得心中一動，頓時想起華天虎中午對她說的話！

是以，冷冷一笑，道：「你碰了我，就這麼簡簡單單的說一句『對不起』就算啦？」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那……那該怎麼辦？難不成還要俺給你磕頭呀？」

葉小倩冷哼一聲，慢條斯理的問：「我問你，你下山的時候，你師母怎麼對你說的？」

華天虎一聽，不由大吃一驚，立時想起了師母的話——不可隨便碰女孩子，碰了人家就要娶人家做老婆！

葉小倩見華天虎嚇傻了，不由得意的哂然一笑，問道：「現在你總該沒話說了吧？」

華天虎愈想愈懊惱，只得憨聲道：「妳不是說碰一碰沒關係嘛？」

葉小倩聽得一楞，頓時大怒，切齒怒喝道：「你……」

你字出口，倏舉玉手，呼的一聲摑向了華天虎的面門。

華天虎大吃一驚，「啊！」了一聲，身形本能的向後猛力躲去。

豈知，撞力過猛，身後阱壁竟「轟」的一聲崩開了！

華天虎身形後倒，業已失去重心，一個向後翻滾，挺身已到了兩丈以外，面前就是一道落地花窗。

葉小倩完全驚呆了！

但她看到外面是一間大房間，三面落地花窗上均有微弱燈光。

一看到落地花窗和燈光，立時恍然大悟，原來阱底就是「喪門刀」三樓的一樓下面。

也就在她恍然大悟的同時，急定心神的華天虎，「轟」的一聲揮臂擊碎了落地花窗，緊跟着，飛身縱了出去。

葉小倩心中一驚，脫口急叱道：「不要跑！」

急叱聲中，拔出了插在地上的單刀，點足縱出，一個箭步已穿出了樓窗外。

舉目一看，僅看到小院外的房面上，華天虎的身影一閃，立時不見。

葉小倩深知華天虎的輕功高超，自然担心他跑了，是以，急得急呼一聲「等等我」，飛身縱下院牆，直向飛縱在房面上的華天虎追去。

華天虎那裏會等葉小倩？回頭一看她追來，反而加速了身法直奔鎮外。

鎮外一片平坦田野，在晴朗夜空的繁星輝映下，景物隱約可見。

華天虎頻頻回頭，雖見葉小倩手提單刀，緊追不捨，但距離已越追越遠。

由於距離越拉越遠，華天虎心裏當然高興，他知道，這一次甩掉了葉小倩，今後絕對不能再和她見面，再碰見了她，非被她剁成肉醬活剝了皮不可。

正在暗自高興，驀聞身後的葉小倩急呼道：「娘！截住他，不要讓他跑了！」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趕緊遊目察看四野。

因為，葉小倩她娘是「武林六大奇人」中的刁婆婆，武功奇高，個性古怪，連師父師母都說過，這個刁婆婆招惹不得。

驚急間遊目一看，四野一片寧靜，莫說飛馳的人影，連一絲衣袂破風之聲也沒有。

雖然四野沒有任何異樣動靜，但身後的葉小倩依然連聲急呼道：「娘！截住他！截住他！」

華天虎知道葉小倩追他不上，故意吆喝她娘來嚇唬他，心裏一高興，不由得意的哈哈一笑道：「葉姑娘，請回吧，莫說喊娘，就是喊爹也追不上了！」

了字方自出口，身後突然傳來一陣衣袂破風聲！

華天虎心中一驚，急忙回頭！

驀見一道灰白身影，挾着一點球大亮光，呼的一聲已到了近前！

這身法太快了，他還沒有看清對方是男是女，一聲冷哼，一輪杖影，挾着一道亮光，「霍」的一聲已橫掃過來。

華天虎大吃一驚，嗥叫一聲，雙肩微晃，身影騰空而起，逕向斜橫裏落去。

但是，就在他雙脚將要落地之際，一輪杖影又呼的一聲向他的脚踝打來。

只聽追來的葉小倩卻急呼道：「娘，不要打斷了他的腿，他是您女婿……」

急呼聲中，華天虎已右脚一點左脚面，雙臂一振，硬將身形又升高了八寸。

那輪杖影和那點亮光，就在他的脚掌下掃了過去。

華天虎雙脚落地，急忙察看，發現一個手拿鐵拐杖，身穿銀灰衣的老婆婆，正站在三丈以外，瞪着一雙烱烱眼睛驚異的望着他。

只見老婆婆的桃形臉上並沒有多少皺紋，但在她的左頰上却有一道刀疤，頭髮已全白了。

她手中的鐵拐杖烏黑發亮，一顆鴿卵大的夜明珠嵌在杖頭上，毫光閃閃，耀眼生花。

華天虎一看杖頭上的那顆夜明珠，立時恍然大悟，他方才遊目察看時，似曾發現西北黑暗中有一點亮光似是向這邊移動，原來就是她向這面馳來。

當然，她的女兒葉小倩，一看到那點亮光馳來，自然會發出歡呼。

也就在他打量刁婆婆的同時，葉小倩已呼的一聲追了上來。

葉小倩一到近前，立即高興的歡聲道：「娘！眞多虧您老人家及時趕來，否則，一定被他跑掉了！」

刁婆婆見葉小倩手中提着刀，不由沉聲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小子是誰？」

口裏問着話，目光仍烱烱的打量着華天虎。

葉小倩急忙道：「他叫華天虎，他師父是『天下第一快劍』，他師娘是……」

是字方自出口，刁婆婆已怒叱道：「不要提他師娘！」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暗呼糟糕，聽口氣，刁婆婆和他師母八成有芥蒂。

只見刁婆婆瞪着他「唔！」了一聲，沉聲道：「難怪你小子能躲過我老人家兩拐杖，原來你是魏獅虎的徒弟……」

葉小倩急忙在一旁贊聲道：「娘，他不但三招兩式打跑了『草上飛』公孫楚，還出手一劍砍掉了『喪門刀』的半個腦袋呢！」

刁婆婆神色一驚，道：「這兩人都是附近百里的難惹人物，你們兩人怎會和他們發生了衝突？」

華天虎一聽「你們兩人」，不由急聲道：「老前輩，請妳別把俺和妳的寶貝女兒扯在一起……」

葉小倩急忙解釋道：「你想脫掉關係？門都沒有！方才我們兩人不是還在一起？你還把我摟進你懷裏……」

刁婆婆一聽，頓時大怒，雙眉一剔，瞋目怒喝道：「好小子，你敢佔我女兒的便宜！」

怒喝聲中，飛身前撲，手中鐵拐杖呼的一聲搗向了華天虎的小腿。

華天虎神色一驚，旋身跨步，同時急聲道：「前輩妳別聽她的，俺只是碰了一下她的奶子……」

刁婆婆一聽，更加怒不可抑，手中鐵拐杖反臂一掄，再向華天虎打去，同時怒喝道：「你小子好大的胆子，那地方怎能碰得？」

華天虎又驚又急，只得一面閃躲一面急聲解釋道：「那地方就那麼一點點兒，根本沒落脚的地方，再有本事的人也難免會碰上的！」

刁婆婆聽得雖然有些莫名其妙，但仍掄杖猛打，同時怒喝道：「好個混賬小子，女孩子的胸部本來就小，那能放得下你那兩隻臭腳？」

葉小倩一聽，不由又急又氣的一跺脚道：「娘！您想到那裏去了，他說的是陷阱底下……」

刁婆婆聽得一楞，急忙停止了攻擊問：「妳說什麼？陷阱？」

葉小倩只得沒好氣的說：「是呀！我們兩個都掉進了『喪門刀』家中的翻板陷阱裏了……」

華天虎急忙辯白道：「是她先掉進去，俺後掉進去，可不是一起掉進去！」

葉小倩生氣的嗔聲道：「不管怎麼說，是你先碰了我，你先碰我，你就得要娶我……」

刁婆婆業已看得出，華天虎雖然相貌敦厚，是個誠實小伙子，但根據他的談吐神情，顯然有些愚笨。

這時見葉小倩要嫁給他，神色一驚，不由急聲道：「嗨！傻丫頭，這小子呆頭呆腦……」

話剛開口，葉小倩已經倔強的說：「人家就喜歡他呆頭呆腦的樣子嘛！」

刁婆婆心中一急，脫口怒斥道：「胡說，多少英俊小伙子妳不要，偏偏喜歡這麼個傻小子！」

葉小倩輕蔑的哼聲道：「英俊小伙子有什麼用？武功平庸，草包一個……」

刁婆婆不由一指華天虎，更加生氣的說：「那總比一個二楞子好吧？」

華天虎最氣別人說他呆頭呆腦是個傻小子。

這時見刁婆婆連二楞子也說出來了，心中更加惱火。

由於對方是前輩，又是『武林六奇』中的人物，只得強捺怒火，垂劍抱拳恭聲道：「多謝前輩救了俺！」

俺字出口，倏然轉身，點足向北面馳去！

刁婆婆聽得一楞，乍然鬧不清華天虎的話是什麼意思？

但是，葉小倩卻悽聲急呼道：「天虎哥，你不能丟下我不管了！」

刁婆婆一看，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小子正愁沒法甩掉女兒葉小倩，所以才說救了他。

這時一見女兒的急切神情，知道不能讓這小子跑了，否則，自己倔強任性的寶貝女兒，一定和她鬧個沒完。

是以，提杖飛撲，閃身截在華天虎身前，同時怒叱道：「你小子給我站住！」

怒叱聲中，一式「左右逢源」，先打向華天虎的左側，接着搗向了華天虎的身右邊。

華天虎身形一旋，差一點兒被搗在大腿上，神色一驚，點足後退，同時沉聲道：「老前輩……」

話剛開口，刁婆婆已怒叱道：「什麼老前輩，要喊丈母娘！」

華天虎愁眉苦臉的說：「俺是個孤兒，俺既沒有爹也沒有娘！」

刁婆婆立即道：「沒關係，我老婆子收你做乾兒子，你和倩兒成了親，我既是你的母親也是你的丈母娘！」

華天虎依然愁眉苦臉的說：「可是，俺和葉姑娘今天才第一次見面……」

刁婆婆立即斥罵道：「混賬小子，這就叫一見鍾情！」

華天虎楞問：「什麼叫一見鍾情？」

刁婆婆被問得不由一楞道：「一見鍾情就是第一眼看見你就喜歡上你了！」

華天虎蹙眉為難的說：「可是，俺不喜歡她啊！」

刁婆婆一聽，不由氣得一指一旁流淚的葉小倩，怒聲道：「這麼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你還不喜歡，你喜歡什麼？你喜歡天仙？」

華天虎聽了，雙唇牽動，愁眉苦臉，看看葉小倩的一雙明亮大眼睛中，淚水汪汪，實在可憐，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刁婆婆在旁卻氣呼呼的繼續說道：「告訴你小子，別看我老人家臉上有一道刀疤，當年我也是一個出了名的大美人，那個見了我不贊譽我是美姬，仙姬，麗姬，艷姬……」

華天虎一直看着葉小倩，根本沒聽刁婆婆說了些什麼。

這時候一聽刁婆婆說了許多「鷄」，肚子正餓的冒火，脫口憨聲道：「俺喜歡吃烤鷄！」

刁婆婆聽得一楞，不由氣得咬牙切齒，猛的伸手拉住了葉小倩的手，同時怒聲道：「走！我絕不容許妳給我找個這樣的傻女婿！」

說話之間，已拉着葉小倩直向正東馳去。

葉小倩連聲喊娘，並頻頻回頭看一眼發楞的華天虎。

刁婆婆是何等身手，眨眼工夫已消失在夜色裏，但她拐杖上的那顆夜明珠，仍閃着毫光，像掠地流星般向東射去。

華天虎楞楞的望着那點亮光，直到現在還沒弄懂刁婆婆爲什麽突然把她的寶貝女兒拉走了。

刁婆婆母女雖然走了，他立時想起了仍等在墓地的「悟行和尚」，雖然沒有捉住女淫賊，但仍應回去告訴他一聲。

於是，飛身疾馳，穿越大鎮，直奔七八里地外的墓地。

到達墓地一看，那裏還有「悟行」的影子？連「火道人」的屍體也不見了。

抬頭看看夜空，業已二更過半，他突然担心起來，不知道這時候還能不能找到客棧？

× × ×

丘陵茂林，涼風徐吹，正是趕路的好時刻。

一條小徑，蜿蜒起伏在丘陵茂林中。

華天虎提着劍，正一個人走在這條落葉滿地的小徑上。

這是一條通向池州最捷近的道路，由於丘陵起伏，茂林濃密，鮮少有人敢走。

華天虎心急早一刻趕到池州，所以他揀了這條最近的小路，這也是昨夜店夥特別告訴他的。

他前去池州的主要目的是去大佛寺。

他要爲「悟行」和尚平反冤屈，他要告訴「悟行」和尚的師父，「悟行」是冤枉的。

他匆匆的邁着大步前進，目光直視着前面濃蔭蔽日的前途，心裏仍想着昨夜發生的事。

這時他已想通了幾件事：

首先是女淫賊「九尾狐娘」，她原本就是「喪門刀」的情婦，昨晚她不便蓬頭散髮的去見「喪門刀」，特的又梳上一個假髮髻。

其次是葉小倩何以會先他掉進了「喪門刀」家的翻板陷阱裏？葉小倩沒有說，他也沒有問，還有，他根據「喪門刀」的老不正經，八成是被誘進了陷阱。

有關「悟行」沒有在墓地等他同去，當然是時間太久了，至於「火道人」的屍體，也許「悟行」心腸慈悲，就地將他埋了……

心裏正在想着事情，眼裏突然看到一片花花綠綠的奇景。

華天虎心中一驚，急定心神，只見前面那片奇景，正是一羣身穿五顏六色的少女。

那些身穿各種不同顏色勁衣的少女，大都十八二十一二歲，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每個人的背後都繫有兵器，凝目細看，才發現一式背劍。

這些少女，分成雁行站立，個個靨含嬌笑，俱都目光柔和的注定他瞧，似乎早已等在那兒看熱鬧。

在那些少女的中央後方，停放着一頂紅錦緞織金花的彩穗大轎，由於那轎門上懸掛着漆金竹簾，看不見裏面是否坐着有人。

只見那些背劍少女，一看到華天虎匆匆走去，有的掩口輕笑，有的交耳私議，似乎對華天虎的出現感到新奇，又似乎早在她們意料中的事。

但是，那位身材肥胖，濃眉大眼厚嘴唇，而又站在轎門口的黑衣少女却鈴眼一瞪，怒吼一聲道：「不要笑，說不定不是他！」

另一個掩口而笑的綠衣少女立即道：「就是嘛！專管咱們的大總管，怎麽會是他？」

穿紅衣的少女立即不高興的說道：「看他那副呆頭呆腦的樣子，我才不要他管呢……」

話未說完，高大肥胖厚嘴唇的黑衣少女，再度怒吼道：「不要亂講話，咱們小姐昨天夜觀星象，發現的是位『智多星』降在這座丘陵茂林裏，看他傻呼呼的樣子，當然不是他！」

豈知，他字方自出口，錦紅大轎的金漆竹簾內，竟傳出清脆嬌滴的聲音說：「就是他！」

二十多名背劍少女一聽，不由同時驚啊了一聲，俱都瞪大了美目望着華天虎，失聲說道：「他就是天上掉下來的『智多星』？」

高大肥胖的黑衣少女當然也聽得一楞，但話是轎裏的小姐說的，又不由得她不信。

就在她發楞的同時，轎裏的小姐已命令道：「烏梅，把他叫過來！」

因爲，華天虎看見二十多名少女已經擋住了他的去路，正準備走進林內繞道過去。

被稱爲「烏梅「的高大肥胖少女，震耳大喝道：「過來！」

華天虎被喝得一楞，只得止步停身問道：「妳在叫俺？」

背劍少女們一聽，俱都忍不住「格格」一笑了。

「烏梅」則瞪着華天虎，怒聲道：「那兒都是木頭，不是你是誰？」

華天虎一看氣氛不對，看樣子要想過去，八成要動手，只得正色沉聲道：「俺可要先告訴妳們，『好男不跟女鬥』，俺可不願和妳們動手……」

「烏梅」再度喝呼道：「少嚕嗦，快過來向我們小姐答話！」

華天虎聽了不禁有氣，立即沉聲道：「妳們小姐憑甚麽要俺過去答話？」

生了張瓜子臉，一身鮮紅勁衣的少女突然道：「我們小姐是出了名的再世孔明，她不但能掐會算，還會替人算命，我們小姐昨天晚上觀看星象，就知道你是位『智多星』……」

話未說完，轎內的小姐又沉聲道：「小麻雀！」

被稱爲「小麻雀」的紅衣背劍少女一聽，立時住口不說了，否則，還不知道咕咕喳喳說到甚麽時候。

但是，華天虎聽得精神一振，問：「妳說妳們的小姐能觀星象會算命？」

穿銀灰勁衣的背劍少女，急忙說道：「不信你就到轎前問一問，保證你心服口服！」

華天虎一直想揭開自己的身世之謎，很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究竟是何人，現在何處？

這時聽說轎裏的小姐能掐會算，自然也知道過去未來，是以，逕向轎前走去。

華天虎一走到轎前，立即問：「俺問妳……」

話剛開口，「烏梅」已登眼斥聲道：「你這人懂不懂禮貌？見了我家小姐，連個禮也沒行？」

華天虎也生氣的說：「她簾子也不掀開，俺怎知裏面有沒有坐人？」

「烏梅」正色道：「當然有人，你方才沒有聽到說話的聲音？」

華天虎搖頭道：「俺沒有聽到！」

話聲甫落，轎裏的小姐已溫和的說：「烏梅，隨他吧！不要爭了。」

「烏梅」不服氣的哼了一聲，沉聲道：「快把你的姓名報出來吧？」

豈知，轎內的小姐竟溫和的說：「噢！他沒有名字……」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辯駁道：「誰說俺沒有名字？俺叫華天虎！」

說着，一舉左手劍鞘，右手一指上面的三個金字，繼續道：「喏！看到了沒有，就是這三個字。」

豈知，轎內的小姐依照慢條斯理的說：「那不是你的眞名字，『華』是因爲你在九華山長大，『天』是你師母郁天香的天字，以及你師父魏獅虎的『虎』字共同合成的！」

華天虎瞪大了兩眼簡直聽呆了，不自覺的脫口大叫道：「連俺都不清楚，你怎知道？」

話聲甫落，紅衣背劍少女「小麻雀」已斥聲道：「笨！我們烏大姐方才不是已告訴你了嗎？我家小姐能掐會算，善卜過去未來，當然知道你姓甚麽叫甚麽……」

話未說完，一旁的青衣少女突然沉聲道：「慢着！我們要給他改個名字，他不能叫華天虎……」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沉聲問：「爲甚麽？」

青衣少女立即沉聲道：「我們小姐的芳名叫凌霄鳳，是在天上飛的，如果你叫天虎，也在天上跑，餓了一定會把我們小姐給吃了……」

轎裏的小姐凌霄鳳一聽，立即低斥道：「小螢，不可胡說。」

但是，其他背劍少女們却紛紛附議贊聲道：「對對對，不能讓他叫天虎……」

華天虎則氣得大聲道：「請妳們聽清楚，俺是人，俺不是眞的老虎……」

其他背劍少女們依然嚷着說：「不行，我們一定得給他改名字……」

「我們給他改名叫地虎……」

「看他呆頭呆腦的，咱們叫他傻虎好了！」

「他不是在九華山長大的嗎？咱們可以叫他華山虎……」

「木虎，石虎……啊！乾脆叫他壁虎算了……」

你一言，我一語，咕咕喳喳，頓時亂成一片！

叉着腰站在轎門口的「烏梅」，兩眼一瞪，大吼道：「閉上妳們的嘴巴，還有個完沒有？」

這聲大吼，有如春雷，二十幾名背劍少女急忙住口不說了。

「烏梅」遊目瞪了大家一眼，繼續大聲道：「他叫天虎對咱們小姐的確不利，從今以後，咱們都喊他『小虎』……」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妳們……」

但是，二十幾名背劍少女則紛紛歎聲道：「對對，咱們都喊他『小虎』……」

「小虎還沒長牙，對咱們小姐自然就不構成威脅啦！」

「還在吃奶水的小虎，當然沒有人怕啦……」

華天虎只氣得渾身顫抖，不由大吼道：「閉上妳們的嘴！」

他這聲大吼，當眞是霹靂貫頂，震耳欲聾，較之「烏梅」的吼聲，不知大了多少倍！

二十幾名背劍少女被震得嬌軀一震，不少人失聲驚啊！

「烏梅」雖然也嚇了一大跳，但她是這羣少女的領導人物，只得強自鎮定，怒聲道：「你吼甚麽吼？你的聲音大我們就怕你啦？我說的話算數，打從此刻起，你的名字就叫華小虎……」

華天虎依然怒聲道：「這名字是俺師父給俺取的……」

話剛開口，轎裏的小姐凌霄鳳已和聲說道：「好了好了，你也不必再和她們爭了……」

華天虎怒聲道：「她們改俺的名字，俺爲甚麽不爭？」

凌霄鳳繼續道：「她們看到你來都感到高興，所以才和你開了個小玩笑，你是男孩子……」

華天虎立即反駁道：「甚麽男孩子？俺是大男人……」

凌霄鳳有些無可奈何的說道：「好！你是大男人，那更該有容人的氣度和雅量呀！」

華天虎急忙道：「話是不錯，俺師母也是這樣告訴俺的，可是，她們太不講理了……」

轎裏的凌霄鳳立即道：「好了，我們不談這些了，你有甚麽問題要問我？」

華天虎正在氣頭上，搖頭沉聲道：「沒有了！俺要走了。」

說罷轉身，舉步就待在左邊的十數少女身側繞過去。

左邊的十數少女一見，紛紛移位伸手攔阻道：「嗨嗨，你已經是我們『仙姬宮』……噢……不……『飛鳳宮』的大總管了……」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道：「甚麽大總管？」

站在轎門口的「烏梅」立即沉聲道：「大總管就是專管宮中上下內外大小事情的人，當然也包括小姐身邊的這些女護衛了……」

華天虎立即不高興的說：「這與俺有甚麽關係？」

左邊的十數少女同時正色道：「你是天上掉下來的『智多星』，當然是有關係啦！」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道：「甚麽智多星？」

「烏梅」沉聲道：「智多星就是世上心眼兒最多，最聰明的人……」

華天虎立即哼聲道：「這與俺更沒有

關係，俺師父師母常說俺，人忠厚老實，就是缺少了幾個心眼子……」

話未說完，轎裏的凌霄鳳已和聲道：「不錯，你現在雖然有些呆，但只是一時靈智受到蒙蔽，服幾湯靈丹妙藥，即可治癒……」

華天虎聽得目光一亮，不由驚異的歎聲道：「妳的說法怎的和俺師母一樣？」

一身紅衣的的「小痲雀」急忙道：「笨！我方才不是說了嘛！我家小姐能掐會算，預卜未來，你這點兒小毛病，我家小姐一看就看出來了……」

華天虎聽得精神再度一振，問道：「那請問，俺爹俺娘是誰？」

凌霄鳳回答道：「這是天機！」

看到華天虎一楞的粉衣少女，急忙問：「天機你懂不懂？」

華天虎有些避疑的說：「俺師父會說過，天機不可洩漏……」

其他少女們同時頷首道：「對了，天機是不可洩漏的，洩漏了天機是要遭天譴的……」

華天虎不禁有些懊惱的說：「那俺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俺爹娘呢？」

凌霄鳳黯然說道：「只要你一心向善，多做救人濟世的事，你一定能夠見到他們！」

華天虎既焦急又關切的問：「往那個方向去找，妳總可以先告訴俺吧？」

凌霄鳳淡然道：「不能。不過，我一定能替你找到！」

華天虎不由蹙眉爲難的說：「可是，俺四海行俠，每日居無定所，即使你找到了俺爹娘，妳怎樣通知俺呢？」

轎內的凌霄鳳立即道：「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我宮裏的大總管了，每天都在我的身邊聽我指揮，替我辦事……」

華天虎不由沉聲說道：「俺奉師父之命，下山是行俠仗義的，不是前來伺候妳的……」

轎內的凌霄鳳道：「咱們『飛鳳宮』是武林新興的俠義組織，主持正義，專管武林不平之事……」

華天虎搖頭道：「這與俺沒關係．俺不去妳的什麼宮……」

話未說完，站在轎門旁的「烏梅」又怒聲道：「你不去也不行，除非你能憑本事闖過去！」

華天虎不由怒聲道：「妳們講不講理？俺又沒招妳們惹妳們……」

綠衣少女「小翠」立即沉聲道：「我們小姐夜觀星象，算準了你今天此時會經過這裏，你命中註定了担任我們『飛鳳宮』的大總管……」

華天虎怒聲道：「什麼大總管小總管，俺都不幹……」

「烏梅」再度怒聲道：「你不幹也不行，除非你能闖過去！」

華天虎不由正色怒聲道：「俺告訴妳們喲！妳們若是惹惱了俺，俺就一掌將妳們小姐的花轎劈個稀爛！」

爛字出口，倏然轉身，右腕一挫，呼的一聲劈向了道邊不遠的一塊圓石頭。

「轟」然一聲震耳大响，堅石四射，青烟旋飛，劃空帶嘯的碎石，紛紛射進了附近的樹身內！

二十多名背劍少女一看，花容大變，脫口嬌呼，不少人嚇呆了！

氣焰最盛的「烏梅」，張大了嘴巴也傻了！

華天虎見二十多名背劍少女都驚呆了，自然感到得意，不由眉梢一揚，哼聲道：「不殺而殺謂之虐，現在妳們可都看到了……」

豈知，話剛開口，轎內的凌霄鳳已輕蔑的說：「這只是苦練的硬功夫而已，說句不好聽的話，只是幾分蠻力……」

被嚇呆的二十多名背劍少女們一聽，穩定心神，精神一振，紛紛譏聲道：「是呀！幾分蠻力，這有什麼了不起！」

華天虎一聽，不由怒聲道：「妳們說是蠻力，那妳們來試試，只要妳們也能將石頭擊碎，俺就跟妳們走！」

「烏梅」、「小翠」、「小痲雀」等人一聽，立即正色問：「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正色道：「那是當然，大丈夫一言，駟馬難追，人無信不立，這是俺師父說的……」

話未說完，轎裏的凌霄鳳已淡然地道：「你師父有沒有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心頭猛的一震，不自覺的點頭怯聲道：「有，有說過，要俺勝了別人不可驕傲！」

轎內的凌霄鳳繼續問：「那你方才說的話還算不算數？」

華天虎是想到師父的告誡一時心虛，但他仍堅信轎裏的凌霄鳳是個女子，絕不可能有比他還深厚的功力。是以，毫不遲疑的頷首道：「當然算數！」

凌霄鳳毅然沉聲道：「好！你到我轎前來我指點給你！」

華天虎當然不會聽凌霄鳳的話走到轎門口去。

豈知，就在他準備說不去之際，胸部突然有一股劇大吸力，他竟然身不由己的向轎前踉蹌走去。

華天虎一看，頓時大怒，不由怒喝道：「住手，住手！妳這是什麼玩藝兒？是邪術！」

二十幾名背劍少女也都看呆了，因爲，她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們同樣的鬧不清，直垂的金漆轎簾動也沒有動，裏面的小姐也沒有伸出玉手來。

但是，站在兩三丈外的華天虎，硬是身不由己的奔到了轎門口！

華天虎心既不甘也不服氣，不由舉手一指轎簾，繼續說道：「邪術！妳這是邪術！」

話聲甫落，轎內的凌霄鳳已沉喝道：「把轎簾啓開！」

「烏梅」和另一邊的「小螢」，同時恭喏一聲，雙雙將金漆轎簾掀到了轎頂之上。

轎簾一掀開，就站在轎門前的華天虎，雙目一亮，完全看傻了。

因爲，轎裏面的凌霄鳳衣着、模樣，正如他在七八歲時就聽師母時常在口中講述的艷絕美女天仙完全一樣！

凌霄鳳膚如凝脂，貌似嫦娥，身穿淡紫綢衫，下着藕色百摺長裙，外罩紫緞金

邊無袖長襦，腰繫紫金絲鸞帶，秀髮高挽，上插金釵，一排碎玉翠花，斜綴在鬢髮邊，當眞是位下了凡塵的女天仙。

華天虎不單單因爲凌霄鳳的美艷而驚呆了，她那一雙水汪汪明亮而又清澈的鳳目，更令他看了眼熟面善。

因而，他不自禁的自語道：「妳……妳的眼……」

凌霄鳳的美艷面龐上冷若冰霜，但聽了華天虎的話也不由現出一絲驚容，沉聲問道：「我的眼睛怎樣！」

華天虎目不轉睛的盯着凌霄鳳，夢囈般的回答說：「和俺師姐的一樣！」

凌霄鳳淡然「噢！」了一聲，問：「你師姐長的可是很漂亮？」

華天虎木然搖頭道：「不，俺師姐面上有疤。」

凌霄鳳再度「噢」了一聲問：「她臉上的疤在什麼地方？」

華天虎再度搖頭道：「俺不知道，也許她是個痲子。」

凌霄鳳又再提高一些聲音問：「她的臉上到底有疤還是有痲子？」

華天虎一定神，思維似乎已跑回了現實，立即沉聲說道：「妳問俺這些幹什麼的。」

凌霄鳳正色道：「只是覺得奇怪罷了。既然是你的師姐，你們當然每天都在一起習武，何以她臉上有疤有痲子你都不清楚？」

華天虎沉聲回答道：「妳那裏知道，俺師姐的臉上，每天都蒙上一層銀紗，俺既看不到她臉上有疤，也看不到她臉上有痲……」

凌霄鳳頷首「唔」了一聲道：「這麼說來，她臉上即使沒有疤沒有痲，至少有缺陷是不會錯的。」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怒聲道：「有沒有缺陷不用妳管，妳快出來和俺比比武功，比比劍……」

凌霄鳳淡淡然問：「你不先要我算一算，你師姐的臉上有什麼缺陷？你們兩人有沒有姻緣？」

這當然是華天虎最關心的事，可是，他現在正在氣頭上，馬上就要和凌霄鳳比武比劍，心裏雖然有這個意思，却不願開口要求。

豈知，凌霄鳳竟繼續道：「不過，你也用不着担心，如果你師姐臉上有缺陷，長得很醜，我身邊的二十多個女護衛，可由你隨便挑，隨便選……」

凌霄鳳對華天虎說：「你不是姓華的……」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怒吼道：「閉上妳的嘴。」

怒吼才自出口，二十多名背劍少女同時嬌斥道：「大胆！你怎可對我家小姐大聲亂吼？」

華天虎怒哼道：「吼！吼是客氣，惹惱了俺……」

「烏梅」幾人同時怒聲問：「你還敢怎樣！」

話聲甫落，凌霄鳳已揮了個安撫手勢，同時道：「好了，我已經算出來了。」

本待怒聲說什麼的華天虎聽得精神一振，立即瞪大了眼睛望着凌霄鳳。

凌霄鳳淡然道：「也許臉上有缺陷，但不嚴重，如果能找到幾種人間罕見的珍藥，不但她臉上的缺陷能夠治好，就是你受蒙蔽的頭腦，也同時可以治好。」

話未說完，內心十分佩服的華天虎，不自覺的脫口道：「對極了，你算的和俺師母說的完全一樣……」

一身紅衣的「小痲雀」和一身綠衣的「小翠」同時道：「就是呀，所以說，我們小姐算定了你是天上掉下來的『智多星』，命中註定了要做我們『飛鳳宮』的大總管……」

華天虎一聽，立即搖頭道：「不行，俺要自由自在地到處行俠，絕不幹你們的大總管……」

「烏梅」立即道：「你不幹也不行，不幹就是違反天意，違反了天意就要遭天譴。」

凌霄鳳也正色警告道：「烏梅並沒有嚇唬你，如果你不担任本宮的大總管，上

天不但懲罰你一生不得恢復智力，同時讓你永遠不能和你師姐結爲夫妻。」

說到「結爲夫妻」時，凌霄鳳的嬌靨竟然紅了。

華天虎聽得大吃一驚，頓時楞了，不能恢復智力他並不太介意，不能和師姐結爲夫妻，對他來說，却是畢生最大的憾事和打擊。

根據凌霄鳳的卜算，樣樣精確，他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看來，他担任「飛鳳宮」的大總管是天意，也已無容置疑。

一旁的「小螢」刁鑽的問：「你是願意自由自在的到處遊俠呢？還是願意和你的師姐結爲夫妻？」

華天虎却愁眉苦臉的說道：「可是……俺是個大男人，在妳們女人的手底下作事……」

「烏梅」端然生氣的說：「你這人好沒記性，我剛才不是說了嘛，你是大總管，專管宮中所有的大小事情，也包括管教在場的這些女護衛們……」

話未說完，凌霄鳳已沉聲阻止道：「好了，不必再多費唇舌了。」

說罷，目光直盯在華天虎的愁苦臉上，繼續道：「如果和我比武你輸了，你會不會再反悔。」

華天虎自信武功劍法都要遠勝凌霄鳳一籌，因爲，師父是著名的「天下第一快劍」而師父的「金剛掌」、「羅漢拳」，更是鮮少敵手。

是以，精神一振，立即頷首興奮的說：「絕對不會後悔，只要你勝了俺，俺就當妳手下的大總管！」

說此一頓，特的又正色道：「不過，要憑眞本事硬功夫，絕對不能用邪術。」

凌霄鳳毫不遲疑的頷首道：「那是當然，一定要你輸得口服心服。」

說話之間，微一躬身已走出轎外。

「烏梅」和「小麻雀」等人一看，紛紛向四下散開。

華天虎看得一楞道：「妳就穿這麽多衣服和俺動手？」

凌霄鳳淡然道：「這樣才更能顯出我的眞本事，勝了你，你才服輸！」

華天虎充滿信心的一笑道：「希望妳待會兒輸了不要哭！」

凌霄鳳輕哼道：「你們男兒有淚不輕彈，我們女人的眼淚也並非不值錢！」

錢字出口，飛身前撲，玉掌一揮，翩然拍向了華天虎的左肩。

華天虎心中一直都有大男人的優越感，除了師母師姐，對其他女人很少看在眼裏。

這時見凌霄鳳飛身出掌，雖然覺得她身法曼妙，出掌翩翩，仍決心先讓她三招，再勝了她才會光彩。

是以，哂然微笑，斜身塌肩，足尖一點，跨步繞向凌霄鳳的身右！

豈知，就在他跨步繞走的同時，身形尚未移至應到的位置，凌霄鳳玉掌一翻已切到了他的身前。

華天虎大吃一驚，險些失聲驚呼，如不出手，必被她擊在「鳩尾穴」上。

緊急間，右掌閃電切出，逕削凌霄鳳的玉腕。

豈知，他的右掌方自切下，而兩眼一花，勁風襲面，凌霄鳳的玉掌已順勢搧向了他的面門。

華天虎再度吃了一驚，不由大喝一聲，變掌爲拳，呼的一聲搗向了凌霄鳳的酥胸。

凌霄鳳神色一驚，嬌靨緋紅，翠袖一抖，飛身退後了五步。

「烏梅」等人一見，紛紛嬌斥道：「你懂不懂武林禁忌，和女孩子交手應該禁打那些部位？」

正待飛起一腿踢向凌霄鳳小腿的華天虎，頓時被問得滿面通紅，心中一急，收勢沉聲道：「俺當然知道，可是，俺師父說，設非萬不得已，不可攻擊女子之胸部和小腿，俺現在就是萬不得已，再說，俺師母也告訴俺，凡事不可墨守成規，爲了保命，那管什麽部位？」

「烏梅」等人一聽，個個大怒，同時怒斥道：「可是，我們小姐只是和你比武，並沒有要你的命呀？」

華天虎立即正色沉聲道：「所以俺的『撩陰腿』也沒有踢出呀？」

「烏梅」「小翠」「小麻雀」等人一聽「撩陰腿」，個個羞得嬌靨緋紅。

凌霄鳳似乎覺得不能再讓華天虎說下去了，立即道：「有什麽本事你儘量施展出來，別等你輸了又要賴，反悔不幹大總管了。」

華天虎見方才一拳逼退了凌霄鳳，信心大增，更加神氣的沉聲道：「笑話，俺師父說，人無信不立，只有重言諾者始能成爲大英豪……」

凌霄鳳毅然贊了聲好，身形飛撲而出，玉掌翻飛，掌影如林，分向華天虎的全身要害拍去。

華天虎神色一驚，急忙出掌相迎。

但是，他已失去了先機，加之左手又握着劍，無法將「金剛掌」和「羅漢拳」交替互用出來，因而東避西躲，幾乎沒有還手的機會。

最令他懊惱的是，每次準備出掌出拳時，似乎都事先被凌霄鳳窺破，而在他出招之前，她已先攻向了他必保的部位，令他無法將威勢無比的拳掌發揮出來。

一連數十招下來，莫說打中凌霄鳳，就連她翩翩飄飛的鸞帶衣角都沒有碰到。

華天虎又急又怒，不由大喝道：「姑娘小心，俺可要出劍了。」

「烏梅」和「小麻雀」等一聽，紛紛反對道：「那怎麽可以，我們小姐徒手，你却用兵器。」

說話之間，凌霄鳳已飛身退開了。

華天虎聽得面孔一紅，只得不好意思的說：「俺只是說要出劍了，俺的劍可並沒有眞的出鞘呀？」

凌霄鳳急忙道：「兵器無眼，動手時終有疏神的時候，咱們這樣好了，每人一袋麻雀，解袋放出時，看誰斬殺的多，誰斬殺的多，誰就是勝利者！」

華天虎聽得精神一振，連連頷首贊聲道：「好好，俺師父是出名的，『天下第一快劍』，這一次妳是輸定了。」

「小螢」等人立即譏聲道：「師父是快劍，徒弟未必一樣的快呀！」

華天虎非常有信心，因而道：「快不快馬上就知道了，妳們快去捉麻雀吧。」

「烏梅」立即沉聲道：「不用捉，我們早已準備好了。」

說罷轉首，命令道：「把兩袋麻雀拿出來！」

左邊的十數背劍少女應喏一聲，其中兩三人已經飛步奔至轎後，提過來兩個鼓鼓的蔴布袋子。

華天虎一看，頓時楞了。

「小翠」一看華天虎的神情，急忙道：「這沒有什麽好奇怪的，我家小姐早已算準了，今天和你交手，必須準備兩袋麻雀……」

「烏梅」立即警告道：「我看你最好俯首認輸，免得殘殺這兩百隻活蹦亂跳的麻雀，再說，我家小姐如果沒有戰勝的把握，也不會準備這兩袋麻雀了。」

「小螢」在旁急忙道：「我們小姐早已算準了她今天會贏，所以才跟你比賽殺麻雀，我勸你還是認輸算了……」

一直楞楞的望着兩個蔴布袋的華天虎，急忙一定心神，沉聲道：「不，俺一定要等眞的輸了俺才認輸！」

凌霄鳳有些無可奈何的說：「好吧，你是天下第一快劍魏老前輩的高足，請你先斬第一袋的一百隻，然後以雀屍多寡計勝負……」

說話間，「小麻雀」和「小螢」已將一袋在裏面亂撞亂蹦的麻雀提過來放在華天虎的身前。

緊接着，兩人各拉兩根袋口上的活扣長索，輕巧的離開了蔴布袋，直走到兩丈以外。

華天虎右掌控勢，左手斜劍，凝神思慮，靜靜的注視着身前的蔴布袋子。

他這時只想到施展師父仗以成名的「閃電劍法」，根本沒想到蔴布袋裏究竟有多少隻麻雀，數目是不是眞如凌霄鳳說的一百隻？

就在「小螢」和「小麻雀」走至兩丈以外的同時，「烏梅」已迫不及待的朗聲喝道：「放！」

「放」字方自出口，拉在「小螢」和「小麻雀」手中的四條長索便被拉緊，蔴袋口倏的向四方張開。

也就在蔴袋口大大張開的同時，「噗噗」一聲響，黑影飛射，夾雜着麻雀驚急的「吱吱」尖叫聲，就像飛蝗般衝出了蔴袋口。

華天虎沉喝一聲，寒光電射，「嗆啷」聲中，光華大盛，隨着閃電般的耀眼劍光，血雨飛洒，碎羽飛騰，隻隻雀屍，夾着慘叫墜落在地上！

但是，「烏梅」却率領着二十幾名背劍少女，紛紛尖叫道：「飛了，飛了！」

尖叫聲中，尙兩手撲天，不停的跳躍，似乎要把飛走的麻雀捉回來。

但是，看到華天虎揮劍如閃電的凌霄鳳，立時花容大變，她似乎低估了華天虎的功力和劍術。

因爲，她聚神凝目，發現那些亡命飛出的麻雀，悉數被斬落，竟沒有一隻飛出他的劍幕。

她靜靜的站在那裏，蹙眉沉思，似乎對華天虎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大感驚異！

她看的非常清楚，華天虎手中的劍並非削鐵如泥的寶刃，但在他揮舞施展時，却能寒芒四射，暴漲盈尺，設非具有驚人內力，絕難如此！

就在她驚疑間，華天虎已停止揮劍，飛身縱向了三丈以外。

「烏梅」一見，立即吆喝道：「大家去數數看！」

一陣嬌喏，立時奔出來十多個背劍少女，妳檢雀尾她檢雀頭，頭尾合一，每十隻集成一堆，乾淨俐落，根據她們的熟練動作，她們的小姐凌霄鳳，很可能經常苦練這門功夫。

只見「烏梅」煞有介事的俯身細數，最後直身道：「一共斬死八十一隻，飛跑了十九隻！」

華天虎一聽，不由驚異的說：「怎麽會呢？」

「烏梅」、「小螢」等人同時一指地上的雀屍，沉聲道：「不信你自己數，八堆零一隻！」

華天虎一看，一些不錯，頓時無話可說。

「烏梅」立即望着穿粉紅勁衣和穿鵝黃勁衣的兩個背劍少女，吩咐道：「春紅、秋菊，你們快把這一袋麻雀拿到小姐身前去！」

「春紅」和「秋菊」恭喏一聲，提起另一袋麻雀奔向了凌霄鳳身前！

一個身穿黛綠勁衣的背劍少女，急翻玉腕，「嗆」的一聲撤出了自己的長劍，自動的奔到了凌霄鳳身前，同時恭聲道：「小姐，請用小婢的劍！」

說話之間，雙手已將劍捧上。

華天虎站在三丈以外旁觀，發現黛綠勁衣少女自動獻上的劍，雖然看來混混濛濛，但仍閃閃生輝，泛動暗光。

只見凌霄鳳神情自若，淡然含笑，微一點頭道：「好吧！用妳的劍也好！」

話雖說的自然，但當她的玉手握住劍柄時，她絕美艷麗的面龐却紅了！

華天虎心地善良，稟性敦厚，他根本沒想到凌霄鳳的劍是不是寶刃，以及他剛才是在麻雀飛出時才撤劍，而凌霄鳳却早已握好了劍！

「烏梅」更是不給華天虎思維或提出異議的時間，一見「秋菊」和「春紅」將長索拉好，立即朗聲道：「放！」

「放」字出口，蔴袋口開，「呼」的一聲，袋內的麻雀閃電般飛竄出來。

凌霄鳳早已凝功控劍，一聽喝放，立即將劍飛舞起來。

血雨飛濺，羽毛旋飛中，挾着「吱吱」慘叫聲，衝出蔴袋的麻雀，像雨點般墜落在地面上。

華天虎只看到凌霄鳳的手中劍，光芒四射，並不耀眼，當然也看到有幾隻麻雀穿過她的劍幕逃過死刦。

但是，他並沒有注意這一次蔴袋的張口，比他方才的蔴袋口小多了。

「噗噗」振翅聲停止，凌霄鳳也跟着飛身縱退至圈外。

「烏梅」揮臂喝了聲「數」，身着黛綠勁衣的少女也急忙過去取回自己的劍，「沙」的一聲收進了劍鞘內。

華天虎神情有些懊惱，看樣子非跟她們去「飛鳳宮」當大總管不可了！

因爲，他看得非常清楚，在凌霄鳳飛

舞的劍幕中．僅有十二三隻飛出．結果不用數．當然是凌霄鳳多了他幾隻！

果然，只見十多名背劍少女將雀屍一堆一堆的分開後．同時歡呼道．「小姐勝了，八十七隻！」

嬌靨緋紅的凌霄鳳立即望着華天虎，含笑道：「你的確不愧是『天下第一快劍』的高足 以我練『驚虹劍法』近二十年的根基．也不過只多你數隻而已……」

一提到「劍法」，華天虎恍然似有所悟，不由急聲道：「嗨，俺想起來了．俺看妳施展的劍法．好像和俺的『閃電劍法』一樣耶……」

凌霄鳳神色微驚，淡然一笑道：「驚虹和閃電都是以快爲主旨，招法、劍路、自然也大同小異……」

華天虎深覺有理，因而也沒有再提異議！

凌霄鳳則繼續道：「現你已是本宮聘請的大總管了……」

華天虎立即無可奈何的說：「那有什麽辦法？只好幹了！」

了字方自出口，「烏梅」等人已同時吆喝道：「嗨！現在你已是『飛鳳宮』的人了，對小姐說話時要恭謹站立，雙手拱揖，口呼宮主……」

華天虎聽得雙頰一熱，頓時大怒！

但他尚未開口，凌霄鳳已含笑揮了個寬慰手勢，道：「不用了，他是宮中的大總管，也位僅次於我一人，今後宮中一切大小事情，也是由他來做主負責，在不公開的場合，他可以喊我鳳姐姐，我也可以呼他虎弟弟……」

豈知，華天虎聽了依然怒聲道：「不！妳不能喊俺虎弟弟！」

如此一說，「烏梅」等人都楞住了。

凌霄鳳却驚異的問：「爲什麽……不能……」

華天虎立即道：「除俺師姐外，誰也不能喊俺虎弟弟！」

凌霄鳳似乎有些意外，但神色間並未感到尷尬難堪！

「烏梅」、「小麻雀」等人却紛紛指責道：「你這人好不識抬擧，我們……不，現在應該說咱們宮主特別看得起你，和你破格稱姐呼弟……」

華天虎立即抗聲道：「俺寧願她呼俺華天虎，也不願她喊俺虎弟弟！」

「小麻雀」等人立即道：「什麽華天虎，你已被改名叫華小虎了！」

華天虎雙目一瞪，正待說什麽，驀聞轎後的幾名背劍少女紛紛驚呼道：「啓稟宮主，宮中有人來了！」

如此一吆喝，所有在場的人同時向轎後遠方望去，華天虎當然也不例外。

只見林深盡頭的小徑上，一個水綠勁衣的背劍少女，正神色急切的向着這面如飛奔來！

凌霄鳳一看，不由蹙眉憂慮的說道：「恐怕是『鐵堡』那邊的情勢愈來愈危急了！」

只見水綠勁衣背劍少女，一到近前，立即抱拳恭聲道：「幽蘭參見宮主，並有緊急情況稟告！」

凌霄鳳立即沉聲道：「講！」

水綠勁衣少女「幽蘭」恭聲應是道：「啓稟宮主，『鐵堡』方面傳來通報，對方行動可能就在這個月底了！」

凌霄鳳蹙眉問：「這消息可正確？」

「幽蘭」急忙回答道：「絕對正確。因爲仇家共分三批，業已離開了他們的老巢！」

凌霄鳳神情凝重，毅然頷首道：「好！這是咱們『飛鳳宮』成立以來的第一樁救難任務，爲了將來在武林中的聲譽和地位，一定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做得有聲有色，震驚江湖！」

說此一頓，轉首望着華天虎，和聲道：「我們回宮吧，我還有好多計劃要告訴你！」

華天虎滿頭霧水，根本鬧不清是怎麽回事。

她是宮主，自己是總管，換句話說，人家是主人，自己是部屬，只得欠身應了聲是。

凌霄鳳又深深的注視了華天虎一眼，轉身走進了大轎內。

「烏梅」急忙放下金漆轎簾，八個背劍少女立即將大轎抬起來。

「小麻雀」等人見華天虎左手握着劍鞘，右手提着劍，仍楞楞的站在那兒，只得沉聲催促道：「喂！大總管，到前面去開路呀！」

華天虎一定心神，沉聲道：「爲什麽要俺開路，剛才妳們來時是誰開的路？」

「烏梅」立即沉聲道：「方才是『小桂花』、『小喇叭』她們，現在有了大總管，你有這個責任……」

話未說完，轎內的凌霄鳳已溫和的說：「烏梅，就讓他走在我的轎旁邊好了，男左女右，各佔一邊！」

「烏梅」一聽，只得不高興的一指轎門左側，沉聲道：「喏！走在宮主的左邊吧！」

華天虎一看，轎左邊也有十多個俏麗背劍少女守在那裏，自己如果走過去，那還不是走進女人堆裏？

心中一氣，不由憤憤的沉聲道：「俺還是到前面去開路好了！」

說話之間，「沙」的一聲將劍收進鞘內，憤憤的大步向前走去。

「烏梅」一見，立即望着右邊的十數背劍少女，命令道：「小桂花，小喇叭，小螢、小莉、小麻雀，妳們五人今後撥給他……」

話未說完，小桂花五人已恭聲應了個是，急步向前面快步前進的華天虎追去。

華天虎回頭一看，不由瞪着小桂花五人急聲問：「妳們來幹什麽？」

「烏梅」立即道：「今後由她們五人負責服侍你……」

華天虎一楞問：「服侍什麽？」

「烏梅」氣得提高嗓門沉聲道：「服侍你吃飯睡覺，更衣洗澡……」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慌得急忙搖手道：「不不，不行，俺洗澡要脫光了衣服的……」

原本就有幾分不高興的「小麻雀」，脫口斥聲道：「你不脫光了衣服洗，難道還穿着褲子洗……」

話未說完，突然想起了自己是個少女，嬌靨一紅，立時住口不說了。

轎內的凌霄鳳一直沒有吭聲，想必是也不便談論華天虎洗澡必須脫褲子的事。

「烏梅」氣得也不知道說什麽才好，只得憤憤的一指前面林木深處，沉聲問：「你知道咱們『飛鳳宮』位在何處？」

華天虎被問得一楞，道：「俺怎麽知道？」

「烏梅」得理不讓人的正色道：「就是呀！所以叫『小麻雀』她們跟在你身邊，隨時指給你呀！」

華天虎深覺有理，只得說道：「那就叫她們五個先走前頭，俺暫時走在她們後頭！」

話聲甫落，「小桂花」已望着「小莉」四人，催促道：「咱們先走。」

說罷，展開身法，當先向前馳去。

話是他華天虎自己說的，只得起步跟在五女身後。

凌霄鳳的大轎，在八個背劍少女的共抬下，展開身法，顫巍巍的急急跟進，直向西南奔去。

設宴接風　場面熱鬧

華天虎默默的跟着「小桂花」五人身後前進，心情已趨平靜，完全沒有了一絲怒氣。

因爲，根據種種跡象顯示，這些都是天意！

他對轎中的凌霄鳳的確由衷的佩服，她不但知道他是個檢來的孤兒，還知道他的頭腦有點兒問題，而且連他的名字知道是九華山和師父師母的名字聯合湊成的。

由於凌霄鳳能掐會算，預卜吉凶未來，他已把找尋親生父母的所有希望，都寄託在凌霄鳳的身上了。

他原本不願在凌霄鳳的手下當差使，但想一想，莫說比武輸了一籌，自己不能食言背信，萬一她替自己已找到了親生父母，而又治好了自己的腦筋，那她就是自己的大恩人。

他覺得，對這樣的大恩人，粉身碎骨都可以，何況在她手下聽差遣，替她辦些事情呢？

他記得師父曾說過，受人點滴之恩，應以湧泉報之，想到這句話，他更應該死心塌地的替凌霄鳳辦事。

尤其，聽凌霄鳳說，她的「飛鳳宮」是一個專門拯救武林災難的組織，不但救援江湖上的俠義人物，而且也要爲老百姓謀福祉！

他認爲，這樣一來，他雖然在凌霄鳳的手下作事，實際上，也照樣的行俠仗義，造福人羣。

由於他想通了這一點，不但不再懊惱，反而有些高興。

因爲，他同樣的可以行俠仗義，却不需要餐風露雨，打尖住宿，花自己的錢，一切還都要靠自己。

如今，身爲大總管，住在宮殿裏，還有那麽多少女來伺候，必然是飯來張口，大碗喝酒．任什麽事都用不着煩愁了！

他記得師母常常說：「看你小子傻呼呼的，命裏倒是滿有福氣的……」

華天虎想到得意處，不自覺的笑了！

就在他啞然微笑之際，前面的「小桂花」擧手一指恭聲道：「啓稟大總管．那片富麗堂皇宮殿就是咱們『飛鳳宮』！」

華天虎循着指向一看，只見數里以外的山坳茂林中，紅磚綠瓦，金碧輝煌，飛翹的殿脊，櫛比相連，高聳的樓閣，矗立如林，在西墜紅日的映照下，金光閃射，氣勢磅礡，是他從來沒見過的宮殿院落。

一看「飛鳳宮」這麽一大片，宮殿樓閣不下數十間，華天虎不由失聲驚叫道：「就是妳們二十幾個人：就住這麽多宮殿房舍……？」

話未說完，「小麻雀」已哼聲道：「宮裏的人還多着呢！僕婦侍女做飯的丫頭，洗衣的阿嫂，買菜的婆婆……」

華天虎不由迷惑的問：「那？……那妳們是幹什麽的？」

「小麻雀」有些得意的說：「我們是小姐的女護衛，在內宮吃飯在內宮睡，住的是樓房，蓋的是錦被，喝的是葡萄美酒，吃的是山珍海味……」

華天虎一聽「吃的是山珍海味」，不由嚥了口唾沫，關切的問：「那俺呢？」

「小麻雀」揶揄道：「你？你是大男人，當然不能和我們住在一起……」

華天虎想到師父平時的教導，立即道：「那是當然！沒有拜過花堂，不能和女人睡在一間房子裏！」

「小桂花」等人一聽，個個嬌靨通紅，俱都抿嘴笑了。

「小麻雀」突然的問道：「你洗不洗澡？」

華天虎正色道：「俺當然洗，俺一年四季練水功，幾乎天天洗……」

話未說完，前面的「小桂花」已清脆的說：「大總管，我們到了！」

華天虎一看，發現石板鋪的大道兩邊，俱是兩人合抱的大樹，前面一座漢玉石橋，直達宮門前的綠地邊緣。

宮門高大，紅磚綠瓦，一連三孔紅漆金鐶大宮門下，分別站着六個背刀大漢，一式褐色勁衣，個個身材魁梧，六人正目光烱烱，神情驚異的向這面望來。

再看左右紅磚綠瓦宮牆下，一排圓孔花磚砌成的花池中，種着各種盛開的鮮花，江池左右延伸，一眼看不到盡頭，更加證明「飛鳳宮」的範圍廣大。

通過漢玉石橋，發現石道兩邊的綠草空場，同樣的直達遠處的兩邊盡頭。

看看將到宮門前，六名背刀警衛已急步下階，個個抱拳躬身，同時恭呼道：「歡迎宮主回宮！」

華天虎以爲六名警衛是向他行禮，這時一聽，立時想起了飛轎跟在後面的凌霄鳳。

回頭一看，只見凌霄鳳的錦紅大轎，在「烏梅」等人的簇擁共抬下，正飛似的通過石橋，直向宮門前奔來。

華天虎見「小桂花」等人已肅立在宮門階前，也只得急步退至旁邊。

也就在他退至道側的同時，二十幾名背劍少女，一陣清脆吆喝，錦紅大轎已「呼」的一聲飛奔而過。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因爲，宮門雖然高大，但門檻兒也有一尺多高，一個不小心，很可能碰碎了大轎。

豈知，就在他心驚的同時，衝上門階

的背劍少女們，再度一聲清脆尖叫，「呼」的一聲將轎槓高舉起來，凌霄鳳的錦紅大轎，也「呼」的一聲飛進了宮門內。

華天虎的心雖然提到了腔口，甚至本能的閉了一下眼睛，但看到大轎飛似的安全通過，打從心眼兒裏佩服！

「小莉」見華天虎瞪大了兩眼望着宮門發呆，不由「噗哧」一笑道：「大總管，快進去吧！當心宮主找你問話！」

華天虎一定心神，頷首會意的應了聲好。

前面的「小桂花」也望着六名背刀大漢，沉聲介紹道：「這位是宮主親自請來的大總管……」

話未說完，六個魁梧背刀大漢已同時抱拳躬身道：「小的們參見大總管！」

華天虎乍然間尚不能適應，自然也不知道如何應付，但他却知道抱拳問了聲：「六位好！」

他大步走進宮門，這時「小桂花」等人却主動的跟在他的身後。

進入宮門一看，發現正中大殿尤爲高大，上有龍脊琉瓦，畫棟飛簷，正面一式金柱硃窗，殿門大開，左右側殿，階高五級，不但殿門敞開着，階上均派有背刀警衛。

再看凌霄鳳的錦紅大轎，業已停落在殿前的彫花石欄廣台上，分列台上的背刀大漢們，正紛紛躬身向着大轎行禮。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趕緊加快步子，匆匆走上了廣台。

恰在他到達的同時，「烏梅」和「小翠」已掀開了轎帘，凌霄鳳正由轎內走出來。

凌霄鳳一見華天虎，恍然似有所悟，立即向着身邊的「烏梅」施了一個眼神！

「烏梅」一見，扯開大嗓門朗聲道：「宮主有令，全宮警衛首領和侍女僕婦們聽着，晚飯後全部到殿前集合，見一見宮主親自聘請來的華大總管！」

話聲甫落，四週立時間響起了一片肥喏！

華天虎聽到殿內有女子回應，向內一看，這才發現大殿深處又燃亮了十數盞明亮宮燈，有僕婦也有侍女正在裏面走動。

打量間，凌霄鳳已望着他含笑吩咐道：「你先去休息吧！晚宴時，再派人去請你！」

華天虎一聽，立即垂劍抱拳，應了聲是。

凌霄鳳再向他親切的微一頷首，才在「烏梅」等人的簇擁下，走進大殿，逕向後宮走去。

「小桂花」一俟凌霄鳳等人進入燈火輝煌的內殿，立即催促道：「大總管，請隨小婢等來！」

說罷，沿着大殿前簷，逕向左角門走去。

華天虎沒有吭聲，舉步跟進。

「小螢」「小莉」「小喇叭」和「小痲雀」四人則跟在華天虎身後。

進入角門，又是一片石板空場，盡頭一道宮牆，隔在大殿之後，左側有座拱橋，通到遠處的一座宮門前。

華天虎見那座宮門內，似有兩進院落，最後是座富麗高閣，閣上有僕婦走動，正在燃亮閣欄上的宮燈。

正在打量間，突然聽到身後的「小喇叭」，恭聲道：「大總管，那就是你的寢宮……」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寢宮？什麼寢宮？」

「小痲雀」哼聲道：「寢宮就是你睡覺的地方，喏！看到了沒有，今晚你就睡在那座漂亮的麗閣上！」

華天虎立即懊惱的說：「俺一個人幹什麼要睡那麼大個地方……」

「小痲雀」立即道：「嫌大沒關係，可以讓給我們五個去睡……」

話未說完，一旁的「小莉」已碰了她一下，並用眼神警告她。

但是，華天虎却欣然的道：「好！沒問題，妳們五個睡閣上，俺一個人睡在地上！」

「小螢」四人一聽，俱都偷偷的掩口笑了！

登上拱形石橋，眼前看的更爲眞切，三階高的宮門上，左右各站着一名背劍少女，階前一旁的草地上，盤膝坐着一個老婆婆和一個少女。

華天虎凝目一看，脫口驚啊，大驚失色！

因爲，老婆婆正是一身銀灰衣褲，手持鐵拐杖的刁婆婆，另一個紅衣背刀少女，當然就是葉小倩。

一看是刁婆婆和葉小倩，華天虎那裏還敢繼續向前，轉身就往橋下跑去。

「小桂花」看得莫名其妙，鬧不清華天虎爲什麼上了橋回身就跑？

「小喇叭」四人則伸手拉住華天虎，同時急聲問：「怎麽回事？怎麽回事？」

華天虎已經奔回了幾步，爲了怕刁婆婆母女看見，躬腰壓低聲音問：「妳們可知道那個老太婆和小姑娘是誰？」

「小螢」四人正色道：「知道呀！她們是宮主昨晚捉住的俘虜！」

華天虎聽得渾身一哆嗦，不由震驚的說：「什麼？妳們沒有弄錯吧？」

「小莉」正色道：「怎麼會呢！她們就是小婢四人押到此地來的呀！」

華天虎不由懊惱的說：「押到這裏來幹什麼？爲什麼不押到別處去？」

「小莉」正色道：「宮主下的命令，等你今天到任後來處理呀！」

華天虎聽得一楞，立時想起了凌霄鳳預卜先知的本領，只得焦急懊惱的說：「告訴妳們，俺不能見她們呀！」

已經走回來的「小桂花」迷惑的問：「爲什麼？」

華天虎更加懊惱的說：「老婆婆的女兒要俺娶她做老婆……」

「小桂花」急忙道：「那就先把她們們母女關進水牢裏去好了……」

華天虎聽得急忙搖手，說道：「不行，不行，刁婆婆是位前輩，又和俺師父認識……」

「小喇叭」插言道：「你是大總管，你有權處置，你只要下個命令，那個敢違背你的意思？」

華天虎那相信自己會有這麽大的權勢，不由驚疑的問：「眞的？」

「小桂花」正色道：「宮主命你全權處理，你當然有這個權力！」

華天虎一聽，毅然贊好道：「那妳們去個人先把她們母女領進屋裏去！」

「小莉」搶先應是，恭聲道：「小婢這就去！」

說罷轉身，越過拱橋向刁婆婆母女身前走去。

華天虎並不怕刁婆婆厲害，而是怕葉小倩找他糾纏，想想昨天晚上在「喪門刀」家的陷阱裏，的確是他先碰了葉小倩！

他爲了看到「小莉」處置的情形，悄悄的向上走了兩步，小心的抬頭向宮門前的草地上看去。

悄悄一看，發現刁婆婆和葉小倩，正目不轉睛的望着這邊橋頭看。

刁婆婆目光烱烱，滿面怒容，葉小倩一臉幽怨，目光中充滿了期盼。

華天虎知道，必是他方才失聲驚叫，被她們母女兩人聞聲看到了。

只見「小莉」走到宮門前，她並沒有向刁婆婆和葉小倩說什麽話，竟望着恭立在門階上的兩個女警衛，對她們吩咐道：「奉大總管的命令，先把她們兩人押進去，等大總管赴過宮主的晚宴後，回來再處置……」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瞋目厲聲叱喝，道：「我正要剝了他的皮，他還敢來處置我……？」

葉小倩不由委屈的阻止道：「娘……娘……」

但是，話未說完的「小莉」却怒叱道：「不准說話！」

如此一叱喝，刁婆婆果然就不敢開口了！

門階上的一個背劍少女却望着刁婆婆母女，喝呼道：「妳們跟我來！」

說罷，當先走進了門樓內。

刁婆婆和葉小倩對看了一眼，只得恨恨的跟着走了進去。

站在橋面上的「小桂花」一看，立即望着華天虎，道：「我們也進去吧？」

華天虎仍有些忐忑不安，心裏雖然仍怕葉小倩糾纏，却不得不硬着頭皮前去。

越過拱橋，進入宮門，發現兩廂和穿廳上都已燃亮了燈，兩名僕婦和四名侍女正肅立在穿廳階上恭迎。

就在華天虎進入宮門走到院中央的同時，驀由東廂房內傳出葉小倩的凄怨呼聲道：「虎哥哥，快救救我娘和我……」

華天虎大吃一驚，一個箭步縱進了穿廳內。

却聽到刁婆婆厲聲斥道：「不要哀求他！」

但是，葉小倩却繼續凄聲道：「虎哥，她們一整天不給我們東西吃，連一口水也不給我們喝！」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瞪着「小桂花」五人，低喝道：「爲什麽不給她們飯吃？」

「小痲雀」沉聲道：「沒有你大總管的命令，誰敢給？」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立即吩咐道：「快給他們送吃的東西去！」

他沒有一般人的聰敏智慧，根本想不到個中的漏洞和不合常理，他所想到的，只是凌霄鳳的預卜先知和天意。

「小喇叭」早已望着跟進來的兩個僕婦，吩咐道：「快叫厨下準備送去！」

其中一個僕婦應了聲是，轉身走了出去。「小桂花」則肅手一指穿廳後門，道：「大總管，請！」

華天虎一楞問：「去那裏？」

「小桂花」急忙道：「到閣上看看你睡覺的地方！」

華天虎立即道：「俺說過，閣上給她們五個睡了，俺就在這兒隨便找個地方就行了！」

「小桂花」五人幾乎是同時叫道：「那怎麽成？宮主知道了不要我們的命才怪呢？」

華天虎看到刁婆婆母女受制後，心裏非常懊惱，他開始懷疑凌霄鳳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如照凌霄鳳的抱負和志向看，應該是好人，可是，她爲什麽對付六奇人物中的刁婆婆呢？

一想到刁婆婆是六奇中的人物，立時聯想到凌霄鳳的武功，她的武功當然遠勝刁婆婆母女兩人。

再想到下午在林內和她比武，所幸凌霄鳳改比快劍斬飛鳥，她僅比他多斬了幾隻，如果眞的比劍，他華天虎只怕輸的更慘，定然失盡了師父的顏面。

「小桂花」五人見華天虎默然不語，望着廳外院中直發呆，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麽？

正待說什麽，宮外驀然傳來一聲悠長厲嘯！

厲嘯方起，另一更凄厲尖銳的嘯聲緊跟着傳來！

華天虎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怎麽回事？」

花容大變的「小桂花」五人同時焦急的說：「可能是前來挑宮的？」

華天虎更加震驚的問：「妳們是說……前來鬧事的？」

「小莉」急忙領首道：「是呀，你怕見到的刁婆婆母女，就是昨夜前來鬧事被宮主擒住的！」

話聲甫落，厲嘯已到了宮前，接着是一陣哈哈厲笑！

華天虎一聽，不由焦急的說：「他們已經到了！」

「小桂花」急忙道：「你是大總管，到了就要趕快去迎敵呀？」

華天虎一定神，恍然「噢！」了一聲道：「好！那咱們快去！」

說話之間，飛身縱出了穿廳外。

也就在他縱落院中的同時，東廂房的刁婆婆已厲聲道：「來人是『東海雙魔』，去了他們會殺死你……」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本能的停步刹住了身勢。

緊跟在後的「小桂花」五人同時急聲道：「迎敵是你大總管的責任，怕死還稱什麽大男人？」

說話之間，妳推她拖，逕向院門那邊奔去。

東廂房的葉小倩也悽聲阻止道：「虎哥哥，雙魔心狠手辣，你千萬不要去，去了他們會吃了你！」

「小痲雀」早已看出華天虎已對凌霄

鳳起了疑心，鬧不清她是好人還是壞人，這時一聽葉小倩的話，立即憤聲說道：「名叫雙魔，又吃活人，這種人是好人壞人，不用說，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也分的清楚……」

話未說完，華天虎巳恍然道：「就是呀！咱們快去，俺一聽說是『雙魔』，就知道他們不是好人！」

言下之意，他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但是，東廂房銀影一閃，刁婆婆巳奔了出來，同時沉喝道：「站住！把這個穿在身上，『東海雙魔』，年巳逾百，掌力驚人，功可開碑，你去了準死無疑！」

說話之間，右手提着的一個小銀布包袱，順手擲給了華天虎。

華天虎茫然接住，鬧不清小包袱內是什麼東西。

緊跟奔出的葉小倩，含淚解釋道：「虎哥哥，那是武林至寶『天孫甲』，把它穿在身上，不但可防寶刀利劍，而且可抗鐵掌耐震力……」

話未說完，「小桂花」五人巳歡呼一聲，立即將小包袱奪過去，妳解扣子她鬆腰帶，就在「快來穿上」聲中，將華天虎的上衣脫下來！

華天虎早巳嚇得大驚失色，不由連聲急叫道：「妳們是女人，不能脫俺的衣服，俺師父說……」

說字才出口，小院中突然光華大放，一片耀眼金光。

華天虎倏然住口不說了，啊了一聲也呆了！

只見「小莉」解開的銀布小包袱中，竟是一件形如背心的金絲馬甲，看來極爲柔軟，但却金光耀眼，令人不敢直視！

刁婆婆沉聲的說道：「楞着幹什麼？還不趕快穿上，我老婆子事先要穿着『天孫甲』，也不會着了凌霄鳳那丫頭的道兒了！」

說話之間，「小桂花」五人巳七手八脚的將「天孫甲」穿在華天虎的身上！

再穿上藍布外衣，光華一暗，人人眼前一黑。

但是，手裏拿着腰帶的「小喇叭」，就在「小螢」三人匆匆結上鈕扣的同時，「咔」的一聲將腰帶咔上。

華天虎知道「天孫甲」是武林一寶，立即向着刁婆婆感激的說：「謝謝老前輩！謝謝老前輩！」

但是，「小喇叭」五人早巳推拉着他向院門外奔去。

因爲，宮門方向巳傳來暴喝厲笑和慘叫聲，顯然，「東海雙魔」巳經動手殺人了！

華天虎一聽慘叫，脫口急聲道：「咱們快走！」

走字出口，飛身巳縱出院門，凌空越過拱橋，直向大殿角門馳去。

華天虎的輕功原本不俗，飲了「大酒缸」的千年「瓊漿露」後，功力更加精進，「小桂花」五人那裏跟的上，一面嬌呼一面追。

一出大殿角門，即見兩個身穿黑袍的猙獰老人，正咬牙切齒，目光如燈的追殺宮門下的持刀警衛。

兩個猙獰老人，身法飄逸，神色怨毒，伸着彎曲如鈎的雙手，逕抓狂逃警衛的後腦，巳經有兩人倒在血泊中。

華天虎一見，頓時大怒，震耳大喝道：「兩個老鬼住手！」

「東海雙魔」聞聲刹住身勢，瞪着四隻如燈大眼睛向着華天虎望來，同時怒聲問：「你喊老子們什麼？」

華天虎撲至近前，停身怒聲道：「俺喊你們是老鬼！」

身穿黑袍的猙獰老人立即怒喝道：「你找死！」

死字出口，飛身前撲，伸出鋼鈎般的右手，逕抓華天虎的肩頭。

華天虎怒哼一聲，不閃不躲，一式「金剛掌」中的「橫斷巫山」，呼的一聲削向了「黑魔」的腕肘，下面「霹靂快腿」閃電般踢向了對方膝頭。

「黑魔」縱橫一生，殺人無數，不知敗過武林中多少頂尖高手，那會將一個又土又呆的華天虎看在眼裏？

豈知，就在他五指尚未抓實的同時，掌影一閃，勁風巳到了手腕，左膝頭也有了攻擊反應，而且有危險！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嗥叫一聲，提氣上升，右爪撤回，左掌呼的一聲劈出。

只見一道掌風，隨掌噴射而出，挾着一聲輕嘯直奔華天虎的前胸！

華天虎一經和「黑魔」動上手，早巳忘了對方是魔頭，沉哼一聲，右掌也「呼」的振腕劈出。

兩股勁力相觸，轟然一聲，破風帶嘯，身形尚在空中的「黑魔」，又繼續向後飄飛了七八步才落下地來。

「白魔」自認老哥這一掌下去，華天虎即使不死，也必嘔血不止，沒想到，那小子雙肩僅僅一晃，退都沒退半步，不由楞了！

「黑魔」落地，驚異的瞪大了眼睛望着華天虎，當然也呆了！

恰在這時，隨着一陣衣袂破風聲響，宮門口纖影一閃，同時響起一聲清脆急呼道：「師父師父，斬掉徒兒髮髻，砍掉『喪門刀』半個腦袋的，就是這小子！」

華天虎聞聲一看，竟是生相狐媚，一身黑緞勁衣的女淫賊「九尾狐娘」。

「小桂花」五人，早巳剔眉怒斥道：「什麼小子？告訴你，他是我們宮主親自請來的大總管……」

「九尾狐娘」輕蔑的撇嘴沉哼道：「大總管？簡直笑死人，就憑他呆頭呆腦的傻樣子，『歡樂仙姬』會親去請他來當總管？八成是抓來陪她晚上解悶兒的……」

話未說完，華天虎巳怒聲道：「九尾狐娘，妳少在那裏饒舌頭，俺正要活捉妳送往池州『大佛寺』去……」

「九尾狐娘」一聽得神色一驚，急忙怒斥道：「你這混小子胡說些什麼？就憑你那點能耐想活捉姑奶奶我……」

華天虎冷哼一聲道：「現在俺先捉住妳這女淫賊，然後再打跑兩個老鬼！」

話未說完，「九尾狐娘」早巳驚得怒聲叫罵，道：「放屁！你小子竟敢血口噴人……」

話剛開口，「東海雙魔」幾乎是同時怒喝問：「你小子說她是什麼？」

面色蒼白的「九尾狐娘」惶的急忙分

辯，說道：「兩位師父，千萬不要聽他胡說……」

華天虎立即道：「俺沒有胡說，是池州『大佛寺』的『悟行』和尚告訴俺的，說……」

「九尾狐娘」一聽，神色悽厲，脫口厲叱道：「混小子，姑奶奶和你拚了！」

厲叱聲中，身形疾撲，右手一抖，一塊兩尺見方的大紅綢巾，直向華天虎的當頭罩去。

「小桂花」五人一見，幾乎和那些提刀趕來的大漢警衛們，同時驚呼道：「大總管小心！」

但是，巳經遲了！

神色一驚的華天虎當然要躲，可是他竟沒有躲開，那方大綢巾正巧罩在他的頭臉上，一陣沁人香味，直撲他的鼻內！

也就在紅巾罩在華天虎頭臉上的同時，隨巾撲至的「九尾狐娘」，一聲嬌叱，寒光電閃，拔在手中的雪亮匕首巳扎向了華天虎的前心！

「小桂花」五人和所有趕來的外宮警衛們一看，再度發出一聲驚呼！

也就在驚呼出口的同時，華天虎大喝一聲，「嗆啷」聲中，寒光暴閃如電！

一聲尖銳悽厲慘叫，如電打閃的耀眼匹練巳掃過了「九尾狐娘」的胸間！

只見「九尾狐娘」的身體一分兩斷，隨着激濺的鮮血和心肝肺墜在了地上。

「東海雙魔」一見，同時厲嗥一聲，神情如狂，飛身疾撲中，伸出鋼鈎般的十指，奮不顧身的向着華天虎抓去。

担心鮮血濺到身上的華天虎，一劍斬過「九尾狐娘」身體的同時，飛身疾退，罩在他頭臉上的大紅巾，也跟着後退之勢飄落下來！

紅巾滑落，而「東海雙魔」也伸着彎曲如鈎的雙手抓到了面前！

華天虎大吃一驚，嗥叫一聲，點足再退！

就在這時，驀聞大殿方台上響起一聲緊急嬌呼道：「威震八荒！」

華天虎恍然大悟，也就在聽到「威震八荒」的同時，手中劍業巳飛舞成一座劍林光山！

恰在這時，「東海雙魔」的四掌巳各有一掌抓在了華天虎的左胸和右肩上。

相繼兩聲悽厲嗥叫，雙魔兩人飛身疾退五丈。

「黑魔」左手握着右腕，「白魔」右手握着左腕，汩汩的鮮血，逕由他們的斷腕處噴射出來。

但是，他們的兩隻斷掌，却仍緊緊的抓在華天虎的左胸和右肩上。

「東海雙魔」神色悽厲，瞋目瞪着華天虎，厲聲喝問道：「報上你小子的狗名來！」

華天虎見他一招「威震八荒」，竟然把兩個比他師父成名還早的兩個魔頭的手掌給斬下來，早巳驚呆了！

這時被雙魔厲聲一問，急定心神，正待說什麼，殿前再度響起凌霄鳳的聲音，淡然道：「他是『天下第一快劍』魏老前輩的高足，他叫華天虎，也是本宮新聘請的大總管……」

華天虎聞聲向廣台上一看，目光一亮，神情不由一呆！

因爲，艷麗絕美的凌霄鳳業巳卸掉了方才的華麗雲裳，重新換了一身粉緞及地長衫，外披一襲粉紅色錦緞鑲着白狐毛的大披風，容光煥發，唇綻微笑，正在那裏回答雙魔的問話！

「東海雙魔」痛澈心肝，那裏有心情聽凌霄鳳介紹華天虎的出身來歷和職位，不由恨聲道：「歡樂仙姬……」

話剛開口，凌霄鳳巳冷冷一笑道：「歡樂仙姬的屍骨都巳化成泥土了，你們來時沒看到宮門上巳沒有了『仙姬宮』的匾額……」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他方才進來時，的確沒看到宮門橫楣上有匾額。

但聽「黑魔」切齒厲聲道：「不管妳是誰，下次老子們再來的時候，定要喝妳你們的血，吃妳們的肉！」

說罷轉首，望着渾身顫抖的「白魔」，沉喝道：「咱們走！」

走字出口，兩人巳騰身躍起，飛身越過宮門樓脊，直向宮外馳去！

凌霄鳳業巳無心反譏，向着「烏梅」等人一揮手，同時急聲催促道：「快去後宮喊金姥姥來，他的胸骨和肩骨只怕巳被雙魔抓碎了！」

說話之間，凌空飛起，越過殿台石欄，直飛華天虎的面前。

機警的「小玲」，早巳如飛奔向了後宮。

「烏梅」等人則紛紛飛身縱落在華天虎的兩邊。

聞聲趕來的數十護宮警衛，也紛紛圍了過來。

神情惶急的凌霄鳳，飛落在華天虎的身前一看，神情不由一呆！

因爲，華天虎胸肩上的兩隻巨掌，五指雖然緊緊的抓住，但抓住的僅是華天虎的衣布，並沒有抓進肉裏，當然也沒抓碎肩骨胸骨。

凌霄鳳一看，不由望着華天虎，驚異的問：「你身上痛不痛？……」

話剛開口，發現華天虎正以炙熱的目光盯着她的嬌靨看，雙頰一紅，不由嬌叱道：「華總管！」

站立兩邊的「烏梅」等人也斥責道：「以後這樣盯着宮主，就要按在地上痛打屁股……」

華天虎神色一驚，急定心神，立即怯怯的憨聲道：「宮主的眼睛的確和俺師姐的一樣……」

凌霄鳳靨再度一紅道：「天下眼睛長得一樣的人太多了，喏！你看她們兩人的眼睛……」

說着，舉手一指兩個身穿水藍水綠勁衣的背劍少女，繼續道：「你看，她們兩人的眼睛可長得一樣？」

華天虎轉首一看，只見身穿水藍水綠勁衣的兩個背劍少女，兩人的眼睛都生有長長的睫毛，眼睛又細又長，一對瞇瞇眼，一笑巳成了一條縫，好像兩隻黑毛蟲。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只得贊同的點了點頭。

說話間，「小喇叭」和「小莉」巳將華天虎肩胸上的斷掌硬扯下來。

凌霄鳳一看，再度關切的問：「你眞

的沒有受傷?」

華天虎立即搖了搖頭。

凌霄鳳雖然寬心大放，却不自覺的說：「東海雙魔，功力奇雄，抓在你身上居然沒有受傷……」

話未說完，「小麻雀」已恍然說道：「小婢想起來了，可能是老虔婆的『天孫甲』……」

凌霄鳳神色一驚，問道：「那個老虔婆?」

「小喇叭」搶先道：「就是昨天晚上被宮主擒住的刁婆婆和葉小倩!」

說話之間，兩手已將華天虎的前襟分開，一蓬耀眼金華，立時飛射出來!

凌霄鳳驚啊一聲，神情一呆，不由驚異的問：「她們為什麼要將武林至寶『天孫甲』給他穿上?」

說話之間，目光威稜的去看「小桂花」五人。

「小桂花」五人神色一驚，只得惶聲說道：「華總管本來見了她們母女轉身就跑……」

凌霄鳳柳眉一蹙，也不由迷惑的問：「為什麼?」

華天虎蹙眉道：「因為刁婆婆硬要俺娶她女兒做老婆……」

「老婆」兩字方自出口，凌霄鳳已怒聲道：「不可以……」

華天虎驚得神情一呆，「烏梅」和「小桂花」等人也嚇得渾身一哆嗦，圍立四週的護宮警衛們當然也楞了。

凌霄鳳立時警覺自己失態，嬌靨一紅，只得放緩聲音，繼續道：「你不是已經有了一個待你不錯的師姐了嗎?」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是呀!所以俺見了她們才跑哇!」

凌霄鳳綻唇一笑，欣慰的頷首贊聲道：「好!這樣才是大豪俠，大君子。你不能因為你師姐臉上有缺陷就忘恩負義，另結新歡……」

華天虎再度正色道：「俺絕對不會!俺師母說：不能從一而終的女人固然為人所不齒，而喜新厭舊，見一愛一個的男人，更令人瞧不起!」

凌霄鳳滿面歡欣，愉快的贊好道：「希望你永遠記住你師母的這兩句話!」

華天虎趕緊應了聲是!

凌霄鳳繼續愉快的說道：「後宮為你接風的晚宴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就一起去吧!」

說罷正待轉身，不遠處已響起「小麻雀」的聲音說：「宮主，『九尾狐娘』的這條大綢巾……」

凌霄鳳回頭一看，只見「小麻雀」正俯身將地上的那方大紅綢巾撿起來，神色一驚，脫口急斥道：「快放下!」

但是，已經遲了!

只見「小麻雀」「嚶嚀」一聲，雙目闔閉，身體一扭，立時萎縮在地上。

「烏梅」等人看得神色一驚，脫口輕啊，不少人驚呼道：「迷魂帕!」

由於大紅綢巾是「迷魂帕」，再沒有人敢向前去救「小麻雀」。

凌霄鳳却驚異的望着華天虎，恍然迷惑的問：「紅巾罩在你的頭臉上，你為什麼沒有暈倒?」

華天虎乍然間忘了曾飲過「大酒缸」前輩的一杯千年「瓊漿露」，也茫然搖頭憨聲道：「俺也不知道!」

一旁的「小喇叭」急聲道：「宮主，他身上穿着武林至寶『天孫甲』，功可防火祛毒，他當然不會暈倒了!」

凌霄鳳恍然「噢」了一聲，目光却直盯在華天虎憨實敦厚的面龐上。

她原本想要華天虎馬上將「天孫甲」還給刁婆婆，免得事情愈陷愈深，糾結難分。

但是，如今「鐵堡」有難，就要派他前去敉平，工作非常危險，如果能穿着「天孫甲」前去，自然安全多了!

不過，利用什麼方法才能讓華天虎暫時不將「天孫甲」還給刁婆婆母女呢?

顯然，刁婆婆把「天孫甲」借給華天虎穿是有目的的，自然是因保住了華天虎的性命而讓他感激她們母女。

救命大德，恩同再造，如果刁婆婆以此要脅華天虎娶她的女兒，他當然不便拒絕!

凌霄鳳呆呆的想着心事，華天虎可被她的艷光照射的額角滲汗，渾身燥熱，不知道自己臉上的什麼東西長錯了地方?

就在這時，驀聞殿前有人急呼道：「金姥姥來了!金姥姥來了!」

華天虎轉首一看，只見一個身穿錦緞襖，下著黑綾裙的白髮老婆婆，神色微顯緊張的正由廣台上向下奔來。

前去喊她的「小玲」，手裏提着一個亮漆貼金藥盒，緊緊的跟在她身後。

金姥姥奔至近前，立即向着凌霄鳳，萬福行禮道：「老身金氏，參見宮主!」

凌霄鳳只得道：「大總管沒有受傷，倒是『小麻雀』暈倒了，姥姥幫她看一看吧!」

金姥姥恭聲應是，回頭瞪了「小玲」一眼，似乎怪她通報不實，害她空緊張了一場。

凌霄鳳又叮囑了幾句厚葬殉職警衛的事，才向大殿廣台走去。

「烏梅」等人雖然是凌霄鳳的貼身女護衛，但華天虎是大總管，也是她們的上司，自然要讓他走在前頭。

這時見華天虎仍站在那兒發楞，「烏梅」首先沒好氣的一甩腦袋，沉聲道：「走哇!俺的大總管!」

華天虎恍然「噢!」了一聲，逕自跟在凌霄鳳身後。

於是，「烏梅」等人簇擁着凌霄鳳和華天虎，登上殿前廣台，進入燈火業已全部大亮的大殿，出了後殿門，即是一條高出地面三尺多的石欄甬道，直達第二進大殿的殿廊下。

華天虎見第二進大殿的右左兩側，同樣的建有廡廂側殿，而且同樣的派有背刀警衛，處處燈火明亮，「飛鳳宮」中顯然住有不少人。

穿過第二進大殿，華天虎的目光倏的一亮!

只見前面一座碧磚琉瓦的宮門內，一座燈火輝煌的大殿，型式完全像一座大廳，廳後才是他來時在茂林外看到的那片崇樓高閣。

由於內宮門下和大廳階上都分別站着女警衛，而大廳內也有僕婦侍女們在走動，華天虎因而也聯想到這麼多人，一天要吃多少飯?

打量間，大家已走進宮門到達院內，同時也有一陣酒香菜味隨着夜風由大廳內送出來。

華天虎一聞到酒香菜味，飢腸頓時難耐，肚子裏竟然「吱嘍」一聲響了一下。

走在前面的凌霄鳳似乎很清楚華天虎的習慣，立即回頭親切的含笑，問：「肚子餓了是不是?」

華天虎被問得雙頰一熱，只得不好意思的點點頭道：「早餓扁了!」

如此一說，跟在身後左右的女警衛們，俱都忍不住笑了!

進入燈火明亮的大廳一看，華天虎的目光再度一亮，嘴裏的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因為，後廳業已半圓形擺好了十數張長形單桌，每張桌上均鋪有紅布，上面早已擺了杯筷和酒菜。

僕婦侍女們一見凌霄鳳進來，紛紛行禮恭呼道：「恭迎宮主!」

凌霄鳳則肅手一指身側後的華天虎，和聲道：「妳們見過華大總管!」

僕婦侍女們一聽，又紛紛向着華天虎，行禮恭聲道：「參見華大總管!」

華天虎見全宮這麼多人對他都這麼恭敬客氣，心裏當然也有幾分得意，立即煞有介事的垂劍抱拳，謙聲道：「不用客氣，今後大家天天在一起，能不行禮，最好不要行禮!」

僕婦侍女們一聽，紛紛恭聲齊應了聲是。

「烏梅」等人知道宮中禮節規定的很嚴，這時聽華天虎這麼說，不由舉目去看凌霄鳳。

凌霄鳳業已走至中央自己的席位後，並向着華天虎肅手指了指身側的一桌，道：「華總管請坐!」

華天虎應了一聲，就在緊臨凌霄鳳的一桌上坐下來。

「烏梅」等人見宮主沒有即時糾正華天虎，自然也不敢吭聲，只得各自入席。

華天虎看看自己的席桌上，金杯銀筷、高腰酒壺，四個小碟，四個大盤，還有一大碗湯!

再看看凌霄鳳的桌上，杯筷酒菜和他自己的完全一樣。

「烏梅」等人也是八個菜一碗湯，同樣的金杯銀筷，只是她們兩人併坐一桌!

恰在這時，金姥姥和「小玲」「小麻雀」也匆匆的走進廳內來。

凌霄鳳一見，立即含笑肅手道：「妳們也入座吧!」

金姥姥恭聲應是，逕自走到凌霄鳳右側的一桌上坐下，並欠身恭聲道：「回稟宮主，『小麻雀』只是中了『九尾狐娘』紅巾上的迷香，抹點藥粉在鼻孔上就醒來了!」

凌霄鳳含笑讚了聲好，一俟「小玲」和「小麻雀」入座，立即道：「大家把酒滿上!」

二十幾名背劍少女，紛紛拿起酒壺向自己的杯子裏倒酒，而凌霄鳳和華天虎，以及金姥姥三人則分別由三名俏麗侍女執壺滿上。

華天虎本來要接過酒壺說「俺自己來」，但發現凌霄鳳和對面的金姥姥都沒有動，只好欠起的屁股又坐下來。

凌霄鳳一俟滿酒的侍女們退開，立即將杯端起來，遊目含笑謙聲，道：「這席酒宴為華大總管接風而設，請大家舉起杯來，我們先敬他一杯!」

金姥姥和「烏梅」等人，紛紛將酒杯舉起來。

華天虎一看，也急忙將杯舉起來。

低頭一看，發現方才倒酒時是白色的，如今一眨眼的工夫，已變成了金紅色!

華天虎心中一驚，不由望着凌霄鳳，有些焦急的問：「請問宮主，俺這是什麼酒?……」

凌霄鳳含笑親切的說：「你那是宮中庫存二三十年的葡萄酒，香醇甘美，不過，酒量不好的人也會喝醉……」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立時想起了「大酒缸」前輩送給他的那瓶解酒藥丸。

是以，一定心神，恍然「噢!」了一聲道：「俺想起來了……」

說着，探手懷中，摸了好半天才將那個玉瓶掏出來。

凌霄鳳看得黛眉一蹙問：「你那是什麼?」

華天虎極鄭重的說：「這是『大酒缸』前輩送給俺的解酒藥丸……」

凌霄鳳聽得神色一動，不由關切的問：「他為什麼給你一瓶解酒的藥丸?」

華天虎正色道：「因為他給俺喝了一杯幾十年的好酒，俺一醉就醉好了幾個時辰……」

凌霄鳳一聽，恍然似有所悟，想到華天虎在林中一掌震碎了一方岩石，斷定他在遇到「大酒缸」時，一定有了奇遇，所以才增高到那麼雄厚的功力。

她雖然想通了這一點，却沒有點破，一俟華天虎將一顆淡黃色的藥丸放進口內，才含笑道：「現在你已有了解藥丸，可以放心大口喝了!」

豈知嘴裏含着解酒丸的華天虎竟正色道：「有了解酒藥丸俺也不能喝醉，俺師父說，酒醉誤事，且能亂性，一旦失足，遺恨終生……」

生字方自出口「骨!」的一聲，嘴裏的藥丸竟吞進了肚裏!

「烏梅」等人一直擎着酒杯，由他掏玉瓶，拔瓶塞，倒一粒藥丸在掌心，然後又放進嘴裏，還要聽他的大道理，心裏早已有些不耐。

這時見他「骨」的一聲嚥下了藥丸，看了他的滑稽相，俱都忍不住「格格」笑了。

凌霄鳳雖然覺得有趣，却沒有笑，趁機舉杯謙聲道：「我們敬你!」

金姥姥和「烏梅」等人也同時歡聲道：「我們敬華大總管!」

華天虎連聲稱謝，一仰頭，「嗤」的一聲喝了個乾。

凌霄鳳立即拿起銀筷來，謙聲道：「大家請吃菜!」

華天虎沒有拿筷子，他仍回味着這杯酒的味道!

酒味甘美醇香，似乎和「大酒缸」前

輩的酒差不多一樣，只是缺少了那種涼涼的潤喉味道！

吃了幾口菜後，凌霄鳳才放下銀箸，正色道．「沒想到對方發動的這麽快，僅僅一個多月就要血挑『鐵堡』，所幸咱們華大總管及時趕到 由他代表我去，一定能把這件事辦好……」

華天虎雖然聽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仍豪氣的說．「宮主放心，只要妳交代俺辦的事，上刀山，下油鍋，在所不辭！」

凌霄鳳一聽，立即欣慰的頷首贊了聲好，同時舉杯道．「我再敬你一杯，祝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一定把『鐵堡』的滅門血刦救平！」

華天虎聽得渾身一哆嗦，不由震驚的問．「什麽？滅門血刦？」

凌霄鳳微一頷首，說道．「不錯，這次『金刀會』發動陰謀攻勢，決心要盡屠『鐵堡』大小兩百多口，以報當年『鐵堡』老堡主刀劈他們『金刀會』老龍頭之血仇……」

華天虎聽出事態嚴重，不由緊張的問：「妳……妳是說，就俺一個人？」

凌霄鳳立即道．「不，還派『小麻雀』陪你去……」

華天虎一聽「小麻雀」，立時想起了那個一身鮮紅勁衣，背插寶劍，生得桃形臉，大眼睛，小嘴說話不停，對他華天虎最不客氣最瞧不起的刁鑽少女。

心念間，轉首一看，發現坐在對面最後一桌上的「小麻雀」正緊蹦着小臉瞪大了眼睛，緊閉着小嘴瞪着他瞧 看來滿臉的不高興！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趕緊望着凌霄鳳 惶聲說道．「啓稟宮主 俺不要人伺候！」

凌霄鳳只得放緩聲音正色道．「小麻雀是我身邊女護衛中最機警最聰明的一個，你的頭腦遲鈍，正好由她輔佐……」

華天虎不由蹙眉關切的問：「俺和『小麻雀』怎樣前去呢？」

凌霄鳳正色緩聲道．「你們要以一對小夫妻的名義混進去……」

華天虎聽得「啊！」了一聲，屁股上好似被針扎了一下，不由焦急的大聲問．「宮……宮主……妳叫她當俺的老婆呀？」

說罷，緊張的轉首看了「小麻雀」一眼，發現她巳羞紅着粉面低下了頭。

凌霄鳳正色解釋道。「這只是爲了順利進入『鐵堡』的權宜之計，你可不能當眞的？如果你欺負了她，回來一定以宮律治罪！」

華天虎急忙正色地說道．「這妳可放心，俺絕對不會，俺心裏只有俺師姐一個女人！」

說此一頓，突然又愁眉苦臉的問．「宮……宮主……萬一……萬一『小麻雀』她認了眞呢？……」

話未說完，對面的「小麻雀」羞紅着粉面，呼的一聲站起來，瞪着華天虎「呸呸呸」之後，轉身就想走出廳去。

凌霄鳳一看，立即淡然沉聲道．「坐回去！」

「小麻雀」那敢違背宮主的命令，只得滿面通紅，恨恨的瞪了華天虎一眼，又走回了原座位。

凌霄鳳見華天虎神情緊張，怯怯的望着「小麻雀」，知道他打從心眼兒裏怕她，立即寬慰的說．「這次你們兩人前去『鐵堡』成功了都有升賞，萬一失敗了，『小麻雀』首先處死，立判絞刑！」

「小麻雀」聽得渾身一哆嗦，通紅的的小臉，立時變得煞白！

豈知，華天虎竟正色道．「宮主，這樣太不公平了，成功了都有升賞，失敗了當然也該砍俺的腦袋！」

凌霄鳳被說的香腮一熱，只得頷首道：「那是當然。不過，根據我掐指預算的結果，你們此番前去，會有幾次生命的危險，但都能安然渡過，如果你和『小麻雀』不合作，很可能會死掉一個……」

華天虎不由焦急的要求，道：「宮主，那就求妳算一算，要怎樣作才不會死一個……」

凌霄鳳立即搖頭，說道．「不行！這是天機，如果洩露了，你們兩人的凶險更多！」

華天虎一聽，自然不敢再要求了。

凌霄鳳似乎怕華天虎因担心而誤事，只得正色寬慰道．「你和『小麻雀』儘管放心前去，一切我早巳有了安排，明天要金姥姥把『鐵堡』的全部情形告訴你們後，我再將你們執行的計劃和方法給你們講一遍，保證你們馬到功成！」

華天虎聽說還有步驟計劃告訴他，自然寬心了不少，因而連連頷首感激的說：「謝謝宮主，只要是爲了救好人，俺一定全力以赴！」

凌霄鳳欣然贊好，立即擧杯愉快的說：「大家盡情乾杯，准許妳們今夜喝個痛快，但是別忘了向華大總管敬酒！」

話聲甫落，「烏梅」等人立時雀躍歡呼起來。

於是，除了金姥姥外，紛紛離位向凌霄鳳和華天虎敬酒乾杯！

華天虎自認巳服了「大酒缸」前輩的解酒藥丸，絕對不會再喝醉大睡，因而也杯到酒乾！

由於華天虎是大總管，全宮大小事務他都管得着，幾個僕婦侍女們爲了向他討好，也都借花獻佛，夾在「小玲」「小螢」「小喇叭」等人都向華天虎敬酒，熱鬧非常。

說也奇怪，他華天虎本來不太會喝酒，這次飲了二三十杯，居然毫無一絲醉意「大酒缸」老前輩的「解酒藥丸」，實在神奇！

就在這時，驀聞「烏梅」焦急的說：「哎呀！不要再敬了！宮主醉了！」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急忙地站起身來。

只見「烏梅」幾人扶着凌霄鳳，正準備離席回後宮去。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非常後悔，早知她的酒量如此不濟，就該把「大酒缸」前輩贈給的解酒藥丸也給她服一粒！

凌霄鳳雖然醉了，但仍強自矜持着，望着華天虎，說道．「你能喝……你儘量喝……」

說話之間，巳被「烏梅」幾人扶着逕向後廳門走去。

華天虎忽然想起了刁婆婆母女仍被困在他的寢宮裏，急忙起身追過去問：「請請問宮主，刁老前輩和葉小倩……？」

凌霄鳳一聽，立即回頭解釋道：「她們母女巳被我用特殊手法點了穴道，沒有解穴手法，必須等到十九天之後，穴道才會自動解開……」

話未說完，「烏梅」幾人巳扶着她匆匆向後廳錦屛前走去。

華天虎追上幾步 更加焦急的問：「請問宮主 俺是否可以放了她們母女？」

凌霄鳳身形未停、僅側首警告道：「她們的穴道閉塞，業巳不能施展武功，出宮遇到了仇家就要喪命，最好得在宮裏等功力恢復後再走……」

話未說完，「烏梅」幾人巳簇擁攙扶着她轉過了大錦屛後。

華天虎心中多少有些懊惱，唯一值得寬心的是，刁婆婆母女沒有生命危險，七七四十九天後，她們會自解穴道。

「小玲」「小翠」等人見華天虎仍望着後門大錦屛發呆，紛紛擎着酒杯湧過來，同時歡聲道．「大總管，快回去坐嘛，我們還要敬你……」

華天虎那裏還有心情喝酒，立即揮手道：「謝了，俺巳經酒足飯飽，再喝俺也要醉了！」

說罷，也佯裝步履有些踉蹌，逕向廳外走去。

「小喇叭」五人是奉命服侍華天虎的人，趕緊放下酒杯跟在身後。

華天虎內心感謝刁婆婆借給他穿「天孫甲」，很想趕快把四十九天穴道自解的消息告訴她們母女，好讓她們安心，自然不希望「小喇叭」她們跟着去。

這時一見五人跟在身後，立即伸手攔阻道：「妳們喝妳們的，俺自己巳知道回去……」

話未說完，醫術精明而又老於世故的金姥姥巳恭聲道：「大總管既然准妳們多喝幾杯，妳們就不用陪他回去了，反正他也沒有喝醉！」

華天虎一聽，才恍然想起還有個金姥姥在座，又拱手打了個招呼，才拿起桌角上的寶劍走出了廳外。

× × ×

華天虎一出大廳門，立即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邁回自己的寢室，見到刁婆婆母女。

他一面匆匆前進，一面心裏在想，刁婆婆母女穴道被封閉，暫時功力不能凝聚，出了宮也是危險，倒不如先住在他的寢宮裏，等他由「鐵堡」辦事回來之後再離去。

想到刁婆婆好意借給他「天孫甲」穿，眞得要好好謝謝她們。

心裏想着心事，不覺巳穿過第二進大殿，進入側跨院，到達了自己的寢宮前。

宮門下的女警衛們，一見華天虎一個人回來，雖然感到驚異，但仍沒有忘了行禮。

華天虎微一頷首，並輕聲問．「刁老前輩她們睡了沒有？」

兩個女警衛同時恭聲道．「回稟大總管，方才還聽到她們母女談話！」

華天虎會意的「噢！」了一聲，逕向門內走去。

走到院中，發現東廂房的門關着，但仍亮着燈光，登階走至門前，立即低呼道：「老前輩，俺是華天虎！」

話聲甫落，裏面巳響起葉小倩的歡聲：「娘！是虎哥哥回來了！」

隨着脚步聲響，呀的一聲開門了。

開門的果然是神情興奮的葉小倩，刁婆婆則神情冰冷的坐在上首大椅上。

華天虎進門急上兩步，抱拳垂劍，恭聲道．「晚輩參見前輩，葉姑娘！」

說着，又向着葉小倩拱了拱手。

葉小倩看到華天虎上衣前胸上有血漬，不由失聲驚呼，叫道：「虎哥哥，你負傷了？」

華天虎一笑道．「俺穿了刁老前輩的武林至寶『天孫甲』，還怎會負傷？」

葉小倩却迷惑驚異的問：「那？那你前胸上爲什麽有血？」

華天虎解釋道：「那是因爲『東海雙魔』伸手抓俺，是俺以一招『威震八荒』斬下了他們的手掌……」

刁婆婆聽得霜眉微動，同時驚異的「噢！」了一聲！

華天虎却恍然道．「其實還是宮主算出了俺『閃電劍法』中有一招威勢無比的『威震八荒』……」

話未說完，刁婆婆巳迷惑的問：「你小子說什麽，算出了？……」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就是呀！老前輩不知道，這位凌霄鳳宮主，能掐會算，預卜先知……」

話未說完，刁婆婆巳輕蔑的哼聲道：「簡直是胡扯！」

華天虎更加鄭重的說：「俺說的是眞的，她眞的能預卜先知，當時雙魔巳抓住了俺的左胸和右肩，是她急喝一聲『威震八荒』提醒了俺……」

話未說完，眼珠一陣閃動的刁婆婆，淡然「噢？」了一聲問：「她還給你算了些什麽？」

華天虎又有些得意的說道：「她一見俺就知道俺是一個孤兒，還知道俺華天虎的名字是由九華山和俺師父的名字合拼成的……」

在江湖上打滾數十年，不知捉弄過多少人的刁婆婆，那會相信這些，不由哂然一笑道：「她還算出來，你這一輩子只能取她一個人做老婆，別的女孩子你都不能要，是不是？」

華天虎急忙搖頭道：「不是不是，她知道俺有一個師姐待俺很好……」

刁婆婆和葉小倩一聽「師姐」，神色都有些黯然，刁婆婆則冷冷笑道：「她可是說你和你師姐的八字不合，命裏犯尅，今生今世不能結爲夫妻？……」

豈知，華天虎依然搖頭道：「不不，她叫俺不要辜負了俺師姐一片痴心，只有俺師姐才是眞心愛俺的人！」

刁婆婆一聽，頓時楞了，不由茫然去看葉小倩！

葉小倩也以爲「飛鳳宮」宮主凌霄鳳，一定是喜歡憨厚樸實的華天虎，所以才將他聘進宮來任大總管之職。

這時聽說凌霄鳳不但贊成華天虎和他師姐結婚，還警告他不要辜負了他師姐對

他的一片痴心，簡直閙糊塗了？

華天虎見刁婆婆和葉小倩都楞了，爲了證明他說的不是謊話，特又加重語氣，正色說道：「老前輩，宮主算的眞靈啊！她連俺師姐臉上有缺陷她都能夠算得出來了……」

葉小倩聽得目光一亮，面現驚喜，不由急聲問：「你師姐臉上有什麽缺陷？」

華天虎立即愁眉苦臉的搖頭道：「俺也不知道！」

刁婆婆有些莫名其妙，不由怒聲道：「混賬！你自己的師姐，天天見面，天天在一起學藝，怎會她臉上有什麽缺陷你都不知道……」

華天虎急的臉通紅，也有些生氣的說道：「俺每次見到她，她的臉上都罩着厚厚的銀紗，除了兩隻眼睛，俺什麽也看不見。」

刁婆婆聽得一楞，不自覺的「噢！」了一聲！

葉小倩有些生氣的問：「你和她相處這麽多年，你都沒有問一問？」

華天虎不高興的說：「俺問過啦！她說等俺藝滿下山的時候給俺看！」

葉小倩見華天虎也不知道他師姐臉上有什麽缺陷，心裏當然有些懊惱！

看看老娘，只見她正坐在那裏緊蹙霜眉，凝目沉思，不時點一下頭。

刁婆婆一面沉思一面點頭道：「每天臉上都蒙一層紗，那一定非疤即麻……」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宮主說，俺師姐臉上的缺陷不太嚴重，只要找到稀世珍藥，她有把握把俺師姐的臉治好！」

刁婆婆淡然「噢！」了一聲，道：「這麽說，她旣是現代孔明，又是再世華陀了？」

華天虎一想到師姐臉上的缺陷能治好，心裏便有無比的高興，因而興奮的繼續道：「等俺師姐的臉治好了，她就和現在的宮主一樣美好一樣漂亮了……」

刁婆婆聽得霜眉一蹙，葉小倩却忍不住怒聲問：「爲什麽？」

華天虎正色道：「因爲俺師姐也有一雙和宮主一樣美麗明亮的大眼睛呀！」

話未說完，刁婆婆的目光却倏的一亮，立即望着華天虎，揮手說道：「好了，你快回樓睡覺去吧！我看你八成是喝醉的了！」

華天虎那裏肯承認，立即分辯道：「俺才沒有喝醉呢！倒是宮主喝醉了！」

想到凌霄鳳被扶走時說的話，立即又恍然道：「噢！老前輩，宮主說，她是用特殊手法點了妳們母女的穴道，只要過了七七四十九天，穴道自會解開！」

豈知，刁婆婆冷冷一笑道：「用不了四十九天，明天早晨我就會好！」

華天虎當然不會懷疑，因爲刁婆婆是「武林六奇」中的人物，功力深厚，當然可以運功冲穴，但他却恍然道：「噢！老前輩，您的武林至寶……」

說着，將劍夾在兩膝間就要解開腰帶脫掉「天孫甲」。

刁婆婆一見，立即斥罵道：「混頭小子，『天孫甲』已經給你穿了，還脫下來幹什麽？我老婆子留着它也沒有用……」

華天虎頭腦單純，那鬥得過老江湖刁婆婆，不由瞪大了眼睛驚喜的問：「眞的呀？老前輩！」

刁婆婆失笑斥罵道：「你眞是個混小子，它不是好好的穿在你身上嗎？」

華天虎高興極了，不由興奮的說道：「眞是太好了，過兩天俺就要去『鐵堡』了……」

刁婆婆和葉小倩同時一驚，急聲問：「你去『鐵堡』幹什麽？」

華天虎一看刁婆婆母女的震驚神色，只得道：「聽說『金刀會』要去『鐵堡』報仇……」

刁婆婆不由焦急的問：「他們雙方是血仇，你去了有什麽用？」

華天虎道：「還有『小麻雀』跟俺一塊兒去！」

刁婆婆急切的問：「小麻雀是用刀還是用劍？」

華天虎正色道：「宮主身邊的女護衛，當然用劍！」

刁婆婆不由有些生氣的說：「金刀會和『鐵堡』，雙方都是用刀的高手，你們兩個小孩子去了能辦什麽事？」

說此一頓，突然又想起什麽，望着葉小倩，吩咐道：「小倩，把妳爹得到的那本刀法秘笈交給他……」

話未說完，葉小倩已恍然「噢！」了一聲，逕在懷裏掏出來一個紅絲綢包，順手交給了華天虎。

刁婆婆則正色說道：「你先回到樓上看一看，明天我再上樓命倩兒和你一起練習……」

華天虎雖然接過了紅綢包，却仍然愁眉苦臉的說道：「俺是天下第一快劍的徒弟……」

話剛開口，刁婆婆已沉聲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果你瞭解了他們兩家的刀法底細，豈不更能應付裕如，須知一個眞正的練武人，應該精通十八般武器才是……」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興奮的說：「對，對，俺想起來了，俺師父也這麽說過！」

刁婆婆讚聲道：「好！快回到樓上好好看看！」

華天虎連聲興奮的讚好，道了聲晚安，逕自走出房來。

他心裏越想越高興，當然不會想到這是刁婆婆特設的妙計，給她女兒葉小倩一個接近他的機會。

走到正樓前，兩個僕婦和侍女早已恭謹的迎下階來。

華天虎爲了在樓上方便參閱刀法秘笈，立即沉聲道：「俺睡覺要脫了衣服睡，不能讓妳們看到俺的身體，你們待在下面，都不准上去！」

僕婦侍女們一聽，齊聲應是，俱都抿着嘴兒偷偷笑了！

華天虎一心想看刀法秘笈，進門也無心細看樓內陳設，立即向樓上奔去。

登上樓口一看，只見漆儿亮桌，富麗堂皇，在輝煌的燈光映照下，一片耀眼光亮。

他順手將劍放在桌面上，一屁股坐在錦墊大椅上。

也就在他剛剛坐在大椅上的同時，附近突然响起一聲輕柔親切而又熟悉的「虎弟弟」！

華天虎一陣驚喜，就像屁股坐在了刀子上，呼的一聲跳起來，同時呼了聲「師姐」！

但是，室門方向都「噓！」了一聲，輕聲道：「小聲點兒！」

華天虎興奮的循聲一看，只見內室門帘已被掀開，銀紗罩面，一身紫衣，僅露着兩道彎眉一雙明亮大眼睛的師姐，正俏生生的站在門帘下望着他。

他心中一陣難以抑制的高興，再度呼了聲「師姐」，飛身撲了過去。

那位身穿紫布衣褲，銀紗罩面的少女，急忙閃身，趁勢將門簾高擧起來。

華天虎撲至近前，情不自禁的伸手將師姐的一雙玉臂握住，同時急切興奮的低聲問：「師姐！妳怎的也在這裏？」

紫衣蒙紗少女，這次沒有閃躲呵斥華天虎，任由他握着自己的一雙玉臂，用手一指樓窗，說道：「喏！我是從那裏進來的！」

華天虎回頭一看，只見靠近羅帳牙床的一扇落地花窗已被打開了，因而驚異的問：「妳怎的知道俺在這裏？」

紫衣蒙紗少女愉快的說：「你們午後在林中比武斬鳥時，我正好看到……」

華天虎神色一驚，不由吃驚道：「眞的？那妳爲什麽不出來帮俺？」

紫衣蒙紗少女道：「我覺得你跟着她行道江湖很好，她也是個好人……」

一提到凌霄鳳，華天虎目光倏的一亮，脫口興奮的說：「師姐，她會算命啊，不但能知過去未來，還能預卜吉凶禍福，她算出俺是個孤兒，還說咱們一定能結爲夫妻！」

紫衣蒙紗少女似乎很注意華天虎襟縫中透出的那絲金色光華，這時一聽「一定結爲夫妻」，嬌靨一紅道：「師姐生得醜，臉上又有疤，希望你不要見了年輕貌美的女孩子就把師姐忘了……」

華天虎一聽，急得擧手指天道：「老天爺知道俺的心，如果俺忘了師姐妳，俺就……」

紫衣蒙紗少女擧手捂住華天虎的嘴，同時愉快的說：「不要發誓，我知道你不會喜歡其他女孩子……」

話未說完，目光倏的一亮，脫口低聲道：「她們回來了！」

華天虎神色一驚，果然聽到「小桂花」「小喇叭」她們的談笑聲，而且已到了院門口。

只聽紫衣蒙紗少女繼續道：「師弟，我走了，好好在這兒替她們辦事……」說話之間，她已經快步奔到了窗門口去。

華天虎緊追幾步道：「師姐，她們不會上來……」

紫衣蒙紗少女却急聲道：「她們已經上來了！」

了字出口，推了一下華天虎，「沙」的一聲將窗門關上。

緊接着，轉身飛縱，直向院外的一片精緻花圃落去。

也就在她雙脚踏實地面的同時，前面一排花樹後，緩緩走出兩個人來。

紫衣蒙紗少女一看，心頭一震，暗呼糟糕！

因爲，由花樹後走出來的兩個人，竟然是刁婆婆和葉小倩。

只見刁婆婆神色自若，老臉上掛着微笑，先拱手行禮，特別壓低聲音道：「葉刁氏，率小女倩兒，參見宮主！」

紫衣蒙紗少女神色一驚，趕緊回頭看了一眼華天虎的住樓。

所幸華天虎沒有追出來，不由低斥問：「妳們要幹什麽？」

刁婆婆淡然低聲道：「希望改派小女陪華少俠前去『鐵堡』……」

紫衣蒙紗少女憤然道：「辦不到！」

刁婆婆冷冷一笑道：「那只有請華少俠出來，讓他自己選要誰了！」

紫衣蒙紗少女目光一亮，眼神更顯緊張。

她這時絕對不能讓華天虎知道眞象，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因爲，華天虎最氣別人諷譏他傻，如果讓他知道了她就是『飛鳳宮』的宮主，他會瘋狂的離去，永遠不會再見她這個心目中最敬愛的師姐了。

心念及此，強捺上升的怒火，只得淡然道：「如果妳們不放心華少俠，可以前去在暗中保護他！」

刁婆婆是久歷風塵的老江湖，她知道，這是對方最大的讓步了，自然不敢再奢求，趕緊躬身道：「多謝宮主！」

「宮主」一聲出口，風聲颯然，抬頭再看，眼前已沒有了紫衣蒙紗少女的踪影，只見一縷淡淡輕烟，已到了後宮的宮牆前！

——完——

美蘇星球防衛戰／羅唐納·文

太空秘密武器毀滅戰

美國穿梭機「挑戰者號」升空七十多秒鐘後立即爆炸，列根總統認爲這一宗慘劇的兇手，必然是蘇聯特務，下令傾全力偵查，終於查出更大的陰謀，莫斯科當局即將派出兩種最新奇可怖的太空秘密武器向美國偷襲，列根總統下令截擊，終於展開一場天崩地裂的太空武器毀滅戰。

燃料箱首先吐出火花

一九八六年一月的下旬，美國穿梭機「挑戰者號」升空，只有一分鐘二十六秒，便即爆炸，當時在地面歡呼的羣衆還沒有散開，包括太空人的親友在內，突然一聲巨响，彷彿晴天霹靂，震耳欲聾，抬頭看時，空中的穿梭機失去了，只是留下一個巨大的火球，七個太空人連同價值十二億美元的穿梭機，化爲烏有，目睹慘劇發生的人，當堂嚇到目瞪口呆，跟着一片哭聲。

當天列根總統在電視螢幕出現，以沉痛的語聲報導這一宗慘劇，還說七個太空人都是英雄，他們確是有勇氣挑戰的，不愧是「挑戰者號」的勇士，翌日列根總統飛到德薩斯州休斯頓城太空中心參加追悼儀式，隨即組織由十多個專家結合的調查團，徹底研究挑戰者號爆炸的禍因是甚麼，最重要的是這一點，它究竟是意外爆炸事件抑或是被特務破壞。

顯然列根總統對這一次爆炸慘劇有很大的懷疑了，事實上「挑戰者號」已經延期四次，檢查得清清楚楚，認爲它很是安全，跟以前的穿梭機一樣，不可能被特務破壞，假如眞的有機會破壞它，必然是在「燃料箱」出事了，此外，假定它沒有受到特務破壞，只是意外事件，出事的地方必然是燃料箱，因爲現場爆炸的錄影帶顯示出它在爆炸之前首先在第一個燃料箱跟第二個燃料箱之間出現火花，很快那些火花就蔓延到穿梭機那邊去，爆炸的一瞬，先行看見燃料箱爆炸，然後看見穿梭機頂爆炸，有充份的證據起火的地方係燃料箱中段的外殼，絕對不是在穿梭機裏面起火的。

不管它是有人破壞抑或是燃料箱本身有問題，引致爆炸，禍苗出現在燃料箱的身上，列根總統叫承造燃料箱那一間公司的總裁柯力斯盡快作出有份量的報告，解釋第一朶火花爲甚麼在燃料箱發生，只有總統才有資格運用他的權力叫那一間公司向當局報告，其實這樣做只是表面文章而已，柯力斯當然不會承認那是他們的過失，他有許多種方法證明他的燃料箱絕對安全可靠，甚至可以公開他們製造太空燃料箱製造過程，同時公開燃料的秘密，他有胆呈上報告書，當局就沒法指控他的燃料箱不够水準。

看來這一宗爆炸慘劇難以找到結論了，列根總統有點頹喪。

慘劇發生之後的第五天，他召喚保密局長胡谷夜間進入白宮機密室，更爲深入的研究這一宗慘劇是否有人破壞。

胡谷說：「太空人死光了，穿梭機化爲烏有，只有少許碎片找出它是否有人破壞的痕跡，白費氣力，甚至派人到凌霄火箭燃料製造廠調查眞正禍苗，也是徒勞無功，我只是隱約感到它有人破壞而已，至今仍然沒有足够的證據指證誰是兇手，他憑甚麼技巧破壞它。」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胡局長，你應該明白我的苦衷，假如我不是現任的總統，我決不會插手調查這一宗慘劇，由太空總署的首腦份子負責研究它好了，可惜我是總統，我能够坐在總統的寶座上面，純粹是幾個財團支持，只是競選總統這一宗龐大的宣傳費已經是六百多萬美元，我登上了總統的座位之後，當然要想辦法酬答他們的好意，盡量發展太空科技，不惜花掉十二億美元製造穿梭機，其中有些奧妙是不能够公開的，你是保密局長，相信我沒有把它說出來，你也會想像得到。」

他偶然停下來，那一雙挺威嚴的目光，有意無意的投在胡谷的臉上，似乎想聽聽對方發表意見。

胡谷說：「總統，我所知甚微，只是知道製造穿梭機的機身由政府部門負責，火箭升空或者穿梭機升空必需的燃料箱，由商人承造，照情形看，柯力斯主持的凌霄火箭燃料製造廠，可能是當日支持你做總統的財團經營了，是也不是呢？」

列根眉頭一皺，說：「胡局長，你越來越加聰明了，我認爲這一宗慘劇十居其九有人破壞，你的想法怎樣？」

胡谷心上一悚，趕快迎合對方的口吻，說：「我也是這樣想，我正在着手展開廣泛的調查，務求緝獲兇手歸案，洗脫柯力斯那一間燃料廠的罪名。」

列根總統沉住氣說：「胡局長，請勿誤會我的意思，我並非很固執的認爲這一宗慘劇必有兇手，只是請你注意對方幾個有名氣的殺手特務而已，如果沒有兇手，就讓柯力斯負全責好了，不過，有兇手的話，你必須傾全力緝捕他，明白嗎？」

「明白了，報告總統，我完全明白。」胡谷很恭敬的說。

他離開白宮的時候，心情十分沉重，就在當晚，召集三個副局長密議，除了報告列根總統和他講的一切，還很鄭重的說：「總統雖然口口聲聲叫我不要把柯力斯主持的凌霄火箭燃料廠牽涉在這個漩渦之內，其實他的眞意就是叫我想盡辦法捉拿兇手，所謂兇手，其實是特務殺手，除非我是一頭呆鳥，否則，我應該懂得怎樣做，我已經充份明白總統的意思，你們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呢？」

「別人不知道怎樣想，至於我，我認爲徹底明白你的意思了，亦可以說我直接瞭解總統的心理，爲了使柯力斯卸罪，他一定要你抓住蘇聯的特務殺手，硬說他佈局行兇，並且製造證據。」首席副局長雷鵬振振有詞的說。

「你呢？杜魯門先生，你的意思怎樣？」胡谷向第二名副局長說。

身材瘦削的一個中年人，想了想，說：「胡局長，我有另外一個想法，我認爲這一宗慘劇的確係特務殺手破壞，不必僞造證據，只要我們傾全力緝兇，他無法遁形。」

第三個副局長羅拔臣，突然開口，說：「我認爲我們尚未瞭解這件事情的眞相之前，不宜輕舉妄動，最好我們先行偵查柯力斯的燃料製造廠，看看它是否有漏洞，再行定奪。」

「你是否懷疑柯力斯本人呢？抑或懷疑他的手下有些人是蘇聯特務呢？」胡谷說時，向他盯了一眼。

胡谷是相當健碩的人，接近大胖子．羅拔臣只是小胖子，比較他矮了些，故此看來仍是相當胖．照理胖子的思想相當遲

鈍，他却剛剛相反，他的思想十分敏銳，往往一句話就刺中一件事情的核心，一擊即中，那時他又發揮凌厲無比的觀察力以及推理的能力了，他毫不考慮的說：「我之所以懷疑燃料廠裏面的人有可疑之處，因爲這一宗太空慘劇起火的地方正是燃料箱，無可諱言的禍魁就是它。即使沒有特務行爲，仍是應該由柯力斯負責，何况這件事情纏上了他，叫人不能不懷疑他是潛伏份子呢？我認爲目前最重要的行徑就是展開最愼密的調查，先行調查柯力斯本人，然後調查該廠最重要的技師。」

胡谷突然開口：「羅拔臣先生，你是否說柯力斯本人亦有可疑之處呢？」

「是的，我負責秘密調查美國政壇上面的重要份子，如果有一個人除了在政壇上面十分重要之外，還在工業方面有很崇高的地位，此外，他的工業品跟國防部有關，那就更加重要，列入我的調查名單之內，不管他是否可疑，因此之故，柯力斯多次到歐洲西德歌麗古堡豪賭輸了巨欵這種行徑，早已被我們獲悉，他無法動用公欵，輸了三億美元之巨仍然坐得十分穩定的，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有一宗很大的橫財，輸了算數。我沒有肯定的說他是蘇聯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的特務，只是說他形跡可疑，如果沒有發生穿梭機爆炸的慘劇，我不會把他的名字提供出來，作爲研究的對象，既然那一宗慘劇牽涉到燃料箱，他是燃料箱的最後一個監督，我就不能不很率直的說他係可疑人物，非展開全面性的調查不可。請你們注意這一點，我說的全面性調查，不單是調查他，還要調查燃料廠裏面每一個專業的技師。」

羅拔臣說了一番話之後，很冷靜的坐下來，看看各人對他所講的話有些甚麼反應。

沉默了一會，胡谷終於開口：「羅拔臣先生所講的話，確有價值．既然這一宗慘劇的核心是燃料箱冒出火花來，我們的確需要調查整個燃料廠是否有特務滲入，希望你們三位盡量拋開一切成見，分別從幾個角度調查它，我說的角度是三方面的，一方面是工廠的設備以及原料是否有問題，另一方面是每一個部門的技師是否有問題，此外，幾個高層人士的私生活，是否有可疑之處，最好你們在一週之內把所有調查得來的資料向我報告；沒有最確實的證據之前，我們絕對不能够對柯力斯先生採取任何行動。」

「是的，我明白局長的意思，決不會出錯。」羅拔臣說。

羅拔臣奉命調查這一宗慘劇的眞相，回到他的辦公室，默默地思索，他決心採取另外一條路綫搜索隱藏在暗處的惡魔，儘管現在已是黑夜，他仍要召喚金巴蒙，這傢伙是他旗下一個最得力的助手，如果不是重要關頭，決不會搬動這一隻棋子。

金巴蒙奉召，進入保密局的副局長室，只有兩人密談，羅拔臣把他奉命調查七個太空人在挑戰者號爆炸全部喪生的慘劇講述之後，說：「金巴蒙，我的腦海中有一個印象是早已確定的，誰也沒法改變它，由於這件事情屬於高度秘密，故此我找你研究進行的路綫，這個印象十分簡單，我認爲它一定是蘇聯特務幹的，你着手調查它之前，亦係先要在腦海中放下這個念頭，才不會走錯路。」

金巴蒙很率直的說：「關於這一宗史無前例的太空慘劇，有兩種觀感，一種觀感是眞眞正正由一個蘇聯特務負責進行太空爆破的勾當，另外一個觀感，有些不同，既然華盛頓太空總署的專家沒法找出挑戰者號爆炸的原因，不妨把這一宗慘劇的禍魁放在莫斯科當局身上．硬說蘇聯特務頭子派人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使柯力斯不再受到輿論的指責，由於這兩個觀點最終的目的是抓住蘇聯派遣到美國活動的特務殺手，我打算親入虎穴，把兇手找出來。」

「哦？你認爲眞正的兇手會是甚麼人呢？」

「眞正的兇手必然是榜上有名的蘇聯特務，假如眞有其人，被我揪出來，有足够的證據去證實他蓄意破壞．再好也沒有了。反過來說，即使我沒有辦法找到那個人，我仍有辦法威脅一個眞正是蘇聯特務的人，由他招供。」

羅拔臣聽了，眼睛一亮，說：「你怎能找到這樣子的一個人呢？」

金巴蒙說：「副局長，如果你翻閱魔門的檔案，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好的，今晚我相當疲倦，明天我必然抽空閱讀它，閱讀了一遍之後，我再打電話召你到來談談。」最後，副局長羅拔臣說。

翌日的晚上，時間比較早些．羅拔臣邀請金巴蒙到一間充滿神秘氣氛的「赤道餐廳」吃晚餐．隨意談談，金巴蒙落坐後，邊吃邊談，同時喝杯紅酒。

羅拔臣說：「金巴蒙，我已經把魔門的檔案細心閱讀了三遍，明白你的意思，你似乎想利用邪教的力量逼一個地區性的邪教首腦協助你辦事，他本人是蘇聯派到美國活動的特務，你始終沒有揭發他的身份，有一次，他被當地警探包圍，九死一生，你還救他脫險，現時你打算利用他協助進行深入調查，假如你需要一個屬於蘇聯特務首腦當中的一個，挺身而出，承認由他爆破，並且提供證據，他肯担任這個任務，你的意見大致如此，是不是呢？」

「是的，我的想法被副局長猜中了，我幹甚麼事情都瞞不過你，你眞是厲害！」金巴蒙說。

「你別睹說一頓好嗎？有一件事情我自問沒法猜得中，就算邪教地區性的首腦叫做沙佛祭司那一個人，並非忘恩負義之輩，他係蘇聯特務當中的中堅份子，怎會依照你的計劃行事呢？」

「副局長，你有所不知了，迷信宗教的心理，比較政治信仰更強，他就肯幫忙我。」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肯帮你忙，你就可以運用權力使邪教份子在美國加倍活躍呢？」

「是的，你說對了。」

「金巴蒙，你自己很清楚，你沒有這種權力。」

「雖然我沒有這種權力，副局長，你有這種權力。」

「好的，就算我答應你，他也肯傾全力合作，但是，你們怎樣可以說服全世界

的人都相信沙佛是爆破『挑戰者號』的兇手呢？」

「我們可以製造證據。」

「現時我們逐漸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核心了，我想知道你怎樣製造證據。」

金巴蒙想了想，說：「現時太空總署還沒有正式發出挑戰者號怎樣爆炸的消息，我當然沒法製造證據，在一個月內，相信他們一定可以查出它爲甚麼爆炸；只要那個消息刊登在報紙上面，我就可以製造證據，使它跟專家說的爆炸過程脗合。」

「你可否更加具體的加以解釋呢？」

「當然可以，較早的時期，由於挑戰者號有些火光在幾個燃料箱的外殼透出來，太空總署的專家憑着千份之一秒的錄影帶推測它是貯放三十八萬磅液態氫洩漏的，因爲錄影帶的火光正是在液態氫氣燃料箱外殼出現，後來另外一個專家反駁，由於氫氣燃燒之後它的火光是青色的，從錄影帶看出來的火花是橙紅色，懷疑那一點火從固體燃料的箱內洩出，不過它噴射到隣近的氫氣燃料箱外殼而已，這個推測比較接近事實，因爲固體燃料箱所貯放的是酒精，從錄影帶上面看出來的一朵火花，跟酒精燃燒的顏色相同，不過，它仍然未能解釋那些火花爲甚麼不是立刻使穿梭機爆炸，從穿梭機中部以下燒起，一直燒到穿梭機頂，然後爆炸，發生一個巨大的火球，其實爆炸的力量從氧氣發生，因爲氧氣見火立刻燃燒，那個巨大火球肯定是液態氧氣箱所貯的氧氣突然起火燃燒了，現時還沒法證實這三種假想當中那一種是事實，故此我不能夠做出蘇聯特務行兇的證據，至於我沒有潛入柯力斯液態燃料製造廠調查，因爲它只是供應液態氫以及液態氧，並非供應固體酒精，此外，製造穿梭機又是另外一間廠，太過複雜了，我無法分身到三個地方展開深入調查，故此我寧願向魔門那裏調查。」

「很好，你自管自的進行調查好了，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一向喜歡獨斷獨行，就由你單獨出擊好了。」

說完，兩個人互相各說一句「晚安」，便即分手。

魔門這一件案透露蘇聯特務跟邪教份子結合，地方背景正是美國十分繁榮的加州。

金巴蒙闖入邪教禁地

簡單的說，蘇聯特務利用金錢的力量吸收美國原有的邪教份子，包括金牛教、拜月教以及魔鬼教等，加上了根本沒有宗教觀念的嬉皮士，結聚爲一個整體，稱做魔門教，祭司正是莫斯科派來的人，它逐漸發展，兩三年前，曾經被加州軍警包圍他們結聚在一起的禁地，加以拘捕，罪名是叛國罪加上了妖言惑衆，蓄意破壞社會道德家庭觀念，因此它暫時銷聲匿跡，隨後死灰復燃。

金巴蒙所找的祭司沙佛，就是加州綠樹區的一名首腦份子，金巴蒙打定主意前往加州綠樹區找他。兩個人是多年老友，沙佛祭司表示歡迎，當晚就設宴欵待。

沙佛祭司以前是蘇聯的殺手特務，有如生龍活虎，他變成了祭司之後，體力差得多了，仍是豪氣十足，晚晚喝酒，盡歡而散，他熱情欵待金巴蒙，無微不至，除了烈酒烤肉，還有美女作伴。

那些酒是很有份量的，杯酒動春心，金巴蒙看見身邊的「麗娜」曲綫玲瓏，不由自主的吻了吻她，怎料一吻動情，給她纏住走進了客房，任意享受。

「金巴蒙先生，你的酒量太好了，眞的是千杯不醉，不過，一次過喝進太多的酒，始終是不妙的，最好喝一杯菓什解酒，你的意思怎樣？」

「好的，我也想喝杯橙汁。」金巴蒙漫不經心的說。

她替他倒了一大杯橙汁送上。

金巴蒙一口氣喝乾了它，果然覺得舒服了些。

本來喝了一杯菓汁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菓汁裏有藥，不單是有一種藥，而是有兩種藥，一種藥是有深度的寧靜劑，喝了它很快就覺得頭昏眼花，迷迷惘惘，跌進夢鄉，却又不是酣睡。

第二種藥是由招供丸溶化製成的招供菓汁，喝了它就會失去了控制力，有問必答，甚麼秘密也沒法隱瞞。

那兩種藥物混和在一起，溶化在菓汁裏，金巴蒙被美色所誘，一時不慎，喝乾了它，任由別人擺佈，茫無所知，到了他覺醒，他只是記得起夜半覺醒曾經擁抱她交歡，此外，他的腦袋一片空白。

沙佛祭司帶他到綠樹谷遊覽，欣賞古蹟名勝，稍爲有點疲倦，坐在高崖之上的亭子裏面休息，對他說道：「金巴蒙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同時也是我的知己，如果你發生困難，需要甚麼人拔刀相助的話，請勿擺在心裏，爽爽快快的把它說出來。」

「沒有甚麼，我只是路經此地，順便看看你，僅此而已，不要多疑。」

「金巴蒙先生，你這一次到訪，不會是隨意逛逛那麼簡單吧？」

「我不會騙你，眞的是這樣簡單。」

金巴蒙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發覺對方的臉色有些變化，索性反問一句：「沙佛祭司，是否你得到秘密情報，懷疑我此行另有所圖呢？」

「我的確有這種懷疑，因爲我接獲秘密情報。」

「誰向你說我的壞話呢？是否麗娜小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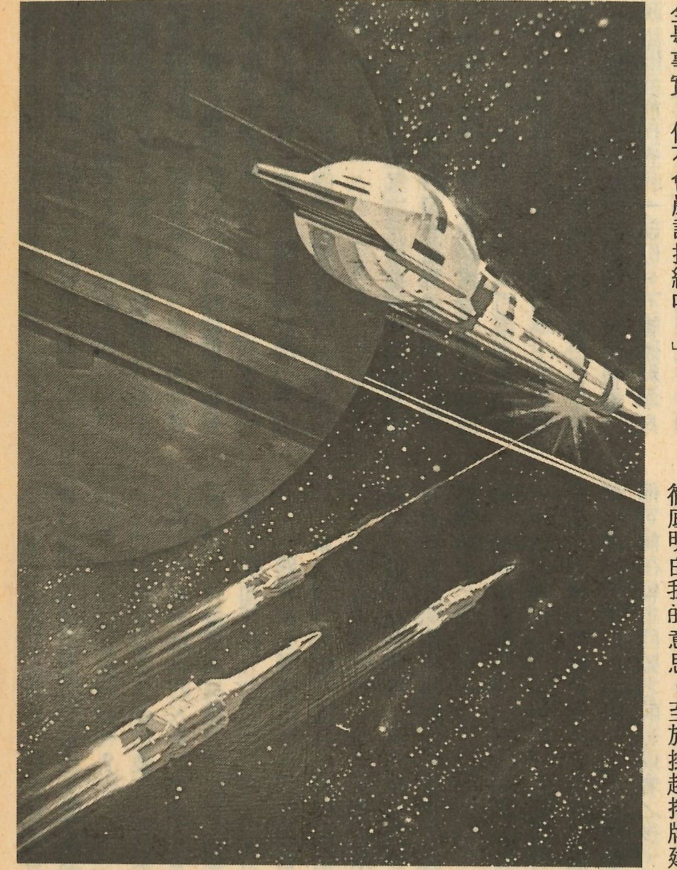
「是的，你今次駕臨，只是接觸過她一個，如果有人告密，當然是她了，不過，你獲悉她向我告密，請你息怒，她效忠於我，當然是一切不會隱瞞。」

「她對你說了一些甚麼？」金巴蒙微有怒意。

「麗娜小姐沒有說甚麼，她只是把你此行的計劃向我透露而已，其實那些計劃你遲早也會對我說知，由她說出來，沒有分別。」

「好吧，她說我有甚麼計劃呢？快點說。」

沙佛祭司想了想，說：「她說你此行只是想找一個人向警方招供，承認他是謀殺七個太空人爆炸挑戰者號穿梭機的兇手，最好透過我把兇手找出來，假如沒有兇手，由我挺身而出，自認受到莫斯科的指



太空爭霸，蚊式戰機圍攻蘇聯大頭鷹戰機，雙方攻擊得十分激烈。

揮，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如果你不答應呢？」

「如果我不肯合作，那就算了，你可以找另外一個人，反過來說，我要是答應，警方就讓我展開全面攻勢，推行魔門教，此行，你還答應我受審的一天，只判終身的監禁，決不會宣判死刑，後來我入了獄，但負責幫忙我越獄，把我送回綠樹谷，在我這方面說，等於做了一個短期旅行，至於魔門教，得益甚大，最低限度有五千萬美元的捐欵，還可以很順利的在加州掛起招牌，吸收新的信徒，因爲美國宗教自由。」

「眞是有趣，假如眞有其事，她說的全是事實，你不會嚴詞拒絕吧。」

「我當然不會嚴詞拒絕，如果我答應你，仍是有條件的，區區的幾千萬元，我不在乎，最重要的是我們魔門教的任何活動，警方不能夠干涉。」

「好，我答應你，儘管如此，我仍想知道你所說的活動是甚麼。」

「就算我不說出來，你也明白，我們的經費是有人捐助，付出鈔票的人，十居其九是中年人，他們無力振作，渴望找機會一振雄風，我在綠樹谷召開魔門幹部大會，讓裸女在火光前面跳舞，給他們喝催情酒，他們然後有勁，事後慨然解囊，只有這個方法才可以使他們願意捐欵，如果警方掃蕩我們的舞會，那就完了，希望你徹底明白我的意思，至於掛起招牌建立魔門教，其實不是犯法的，印度的摩門教也能夠在美國立脚，有例可援，我們應該落地生根。」

金巴蒙聽了，順水推舟，說：「一言爲定，我先行設法滿足你的願望，正式設立教會，另一方面，每週准許你們召開一次高級幹部會議，其實是無遮大會，你看見我說的一切兌現，你才担任我說的那個角色，如此交換，好不好？」

「好，任何一天，你得到警方同意，由我領導進行各種活動，事成之後，我就扮演你說的角色，承認一切爆炸穿梭機的罪名。」

金巴蒙完成了任務，立刻乘搭航機回到華盛頓，本來他打算在綠樹谷多住幾天，到了時機成熟，然後跟沙佛祭司商量，料不到對方比他更加敏捷，居然利用招供丸使他說出心裏的秘密，妙不可言。

不管怎樣，他總算是完成任務了，列根總統獲悉他找到了一個邪教祭司兼蘇聯特務承担一切罪名，相當高興，頻頻稱讚他，可是，叫沙佛祭司承担甚麼罪名呢？這個問題，仍有相當障碍。

列根總統說：「太空總署的人，已經傾全力找尋穿梭機爆炸的眞正禍苗，可惜他們至今仍然沒有成就，即使有人肯招供，自稱是兇手，也要得到那一次大爆炸的禍苗是些甚麼，才可以編造一篇精彩的故事，實情如此，我們仍要守候一段時間，才可以辦妥這件事。」

金巴蒙想了想，說：「總統，據我所知，保密局的局長胡谷一定派人潛入柯力斯的火箭燃料製造廠，秘密偵查液態燃料箱是否有些地方特別脆弱，升空不久，它就爆裂，有一朵火花飛出來，那些特務有沒有向你報告呢？」

「他們並非我直接派出的，故此沒有向我報告，不過，他們已經向胡局長報告，故此我也略爲知情，現時我就把胡局長的報告書拿出來，給你看看。」

列根總統很快就把那一份長達一百四十二頁的報告書從抽屜拿出來，放在枱面，讓他閱讀。

報告書以及錄音帶

那一份報告書分幾部份寫出來，第一部份是關於燃料箱以及燃料本身的，第二部份直接調查廠長柯力斯以及廠內高級職員的行動，第三部份是關於固體燃料的一部份，每一部份都有總結。

第一部份的總結這樣寫下來：「我們派出去潛伏偵查所得到的結果是很正確的，外傳液態燃料箱有裂縫，火花外洩，引起爆炸，這種推測是不合理的，因爲液態氫或者液態氧只要有少許火花，就立刻爆炸，決不會只是透出火光，此外，灌入液態氫或者液態氧之前，貯放它的圓筒，稱做燃料箱，必然先行經過最後一次檢驗，用X光照射過，只要不够厚的一處外殼，也可以檢查出來，更加不會出現裂縫，檢查之後，交由電腦操作，穿梭機本身固然有幾部份是由電腦獨立控制，即使是燃料箱，也用電腦獨立控制，燃料本身貯藏量太多或太少或者過熱，引致它膨脹，都由一個電腦單獨控制，燃料箱本身會不會因

爲過熱或者飛行太快影響到它局部變質，有可能爆炸，都由獨立的電腦控制，另外有一個電腦單獨控制燃料推出去的情況是否順利，換言之，每個燃料箱都有三個獨立電腦控制，三個電腦加在一起，由總電腦控制，稍爲有甚麽不對電腦就提出警告，既然穿梭機在升空之前四次受到電腦的報告，認爲它不安全，延期四次然後升空，可見升空之前的燃料箱本身沒有危機潛伏。

「至於液態氫以及液態氧，製造過程以及把它輸入燃料箱的過程俱是用機械人操作的，它決不會受賄賂或者受到外來的壓力，存心破壞，故此亦無可疑，縱使那些液態燃料的品質並不符合標準，充其量穿梭機在太空無法繼續飛行，逼於停下來，這種現象也不會使它爆炸，歸納報導，我認爲液態供應的一部份，不管燃料本身抑或貯放它的燃料箱都是不成問題的，如果那一次大爆炸由於整個穿梭機體系發生問題，跟柯力斯燃料廠無關。」

金巴蒙閱讀一遍之後，臉露微笑，對列根總統說：「總統這一份報告書寫得很精彩，胡局長是自己人，果然句句有力，不同凡响，把柯力斯的嫌疑洗脫得乾乾淨淨。」

列根總統向他瞪了一眼，說：「金巴蒙，看來你有些誤會了，他說的全是事實，我沒有授意叫他替柯力斯洗脫罪名，報告書必須照實際情況來寫，假如它眞的有些地方對柯力斯廠長不利，然後商量補救辦法，現時似乎不需要替他想辦法補救了，他沒有任何可疑之處。」

金巴蒙說：「總統，你不是說過，他曾經輸了幾億美元的巨欵嗎，難道這件事情也不會使他受到嫌疑嗎？」

列根總統說：「金巴蒙，你又誤會了，指出他輸掉巨欵的人是副局長不是我，現時請你閱讀胡局長報告書的第二部份，你看了便知其詳。」

他跟着細心閱讀另外一部份報告書。

第二部份的報告書是針對個人活動展開全面調查寫下來的，特別是柯力斯的調查，更爲深入，不過，該項報告書仍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替他洗脫任何罪名，洗得乾乾淨淨。

胡局長在第二部份報告書總結的一段，作如此判斷：「我們沒有多方面的調查之前，對柯力斯廠長輸掉三億美元這件事情，覺得相當驚人，由此進一步的推想到他可能在輸去巨欵之前，或者之後，接受蘇聯的賄賂，換言之，懷疑蘇聯派人收買他，特別是女間諜，更加容易收買一個有地位而又喜歡酒色的男人，不過事實證明一切，柯力斯的嫌疑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他並非好色之徒，是一個受過高級教育的男人，有極強的自制力，至於他喜歡賭博，與生俱來，因爲他的長輩甚至祖父那一代都是很出色的賭徒，可以說他是賭博的世家子弟，他甚麽都賭，曾經在巴黎歡樂馬場一天之內贏過三千五百萬美元，因此我們不能說他到秘密賭場賭博是使他墮落的途徑，外傳他輸掉三億美元，只是計算他輸錢許多次的總和，沒有計算他贏錢的一天，故此那些數字不能作準，最爲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那些秘密賭場全部設在歐洲，六部份是法國，包括巴黎馬賽里昂等地，它是法國賭博集團開設的，有許多股東，柯力斯家族係最大的股東，實情如此，柯力斯本人可能是湊趣到那邊玩玩，希望發生帶頭作用，使人覺得那些賭場有上層社會的豪客入內賭博，一定是很公正的地方，放心落注。綜合上述各點，我認爲柯力斯係正人君子，決不會接受蘇聯的賄賂。」

另外幾頁是關於燃料廠其他高級職員各種活動的，胡局長認爲他們全部沒有可疑。

最後，關於固體燃料箱的報告，它並非柯力斯液體燃料廠供應的，係製造穿梭機工場附屬的一環，經過多次明查暗訪之後，它也是沒有可疑之處，此外，還因它在穿梭機的製造工場製造，太空總署自行控制它，我們不便向每一個部門偵查，事實上穿梭機的構造十分複雜，不懂得太空飛行物體構造的人，即使混入工場之內，查無可查。

全部報告書閱讀之後，金巴蒙笑了笑，說：「這一份報告書的確是很費力寫下來的，可以說是胡谷盡了做局長的責任，不過，沒有結論的一宗空中大爆炸慘劇，我憑甚麽叫沙佛祭司承担破壞的罪名呢？這個局勢眞的相當複雜！」

列根總統說：「金巴蒙，你還沒有知道杜魯門副局長展開調查之後所得到的收獲呢？如果你懂得它，恐怕你覺得這個局勢比你所想像的更加複雜。」

「他查到一些甚麽？」

「並非他親自查探出來的，由他手下一個得力的助手雷耀調查得到，你懂得雷耀這個人嗎？」

「頗有所知，聽說他以前是兩面人，一向活躍在美蘇兩個特務陣營之間，後來，他在莫斯科犯了錯誤，知道莫斯科當局想抓他槍斃，趕快逃出來，此後他就一心一意投靠美國保密局了，他綽號俄國通，可能是事實，派他調查蘇聯特務的行踪是最適合的，他查到了一些甚麽？」

列根總統很鄭重的說道：「他不單是查出這一宗大爆炸慘劇由蘇聯一手造成，還知道蘇聯派出來的太空特務採用甚麽辦法使『挑戰者號』升空一分鐘多些，立刻爆炸。」

「如果眞是有其事，那一份報告書就十分精采了，你有沒有收到這一份報告書呢？」

「我沒有收到這一份報告書，但却收到一份用錄音帶代替文字的報告書。保密局的副局長杜魯門習慣了採取這個方法向我報告的，現時我扭開它，讓你聽一聽他講些甚麽。」

說完，列根總統扭開錄音機。

錄音機開始轉動，吐露出來的語聲果然是杜魯門副局長的口音。

他這樣說：「對於這一宗穿梭機爆炸慘劇，我一直都有一個奇異的感覺，以爲它必然是蘇聯特務幹的，他使用的爆炸方法，十分神秘，外間的人沒法想像得到，爲了徹底查探它，我派出雷耀這個特務殺手直接進行刺探的勾當。

「所謂直接刺探，那是直接跟蘇聯特務交易，這樣做十分危險，派雷耀出馬，

更加危險，因爲他是蘇聯投靠美國的人，我在他出動之前曾經跟他商量過，他對我說知，所有俄國人都是追求實際利益的，包括特務在內，如果他們認爲殺了我們毫無好處，不會動手，我相信他所言屬實，於是讓他出動。

「他果然單刀赴會，依照以前的方式出動，走到紐約的大街等候心目中想見的人，那種見面方式是很出奇的，不必指定見甚麽人，只是站在大街的一角，上半身插了兩朵花，分別插在左胸右胸頂端，便即有人跟你接洽，說到這裏，我要抽出點時間報導蘇聯高級特務在紐約見面的方式了，它相當有趣，他們是以本身號碼加上月份和日期計算出來的，到時那個人站在某一間商店的戶外，自然有人跟他交談。

「舉例言之，有一個蘇聯特務本身的密碼是二十一，失去聯絡，那一天是七月十三日，他就把二十一加七再加十三，變成四十一，他就在紐約四十一街第四十一號的店外徘徊，如果那個地方是酒吧或餐廳，他可以走過去吃點東西，或者喝杯酒，他的身上有兩朵花插在左右兩邊的襟頭，那是很罕見的，決不會弄錯，何況對方跟他見面還有密碼在口中吐露呢？更加不會弄錯了，很容易他就被那個陌生人帶入紐約的巢穴之內。

「雷耀憑着這一招跟蘇聯特務取得聯絡，紐約的蘇聯特務頭子叫做史賓納，發覺他是莫斯科當局通緝的人，大感詫異，依照常情常理判斷，沒有一個人願意自投羅網，顯然他此行是有作用的了，說不定他奉了美國保密局之命而來，故此史賓納沒有拘捕他，還很客氣的欵待他，問他想要些甚麽，到時他很坦白的說出此行的使命就是想找尋爆炸穿梭機的兇手，假如對方有辦法引導那個人歸案，美當局肯付出很大的代價，包括交換俘虜或者一億元的巨欵。

「雷耀在出動之前已經很精細的計算過，認爲這個計劃大概可以行得通，然後那麽大胆說出來，此外，他還在說話當中暗示那一宗巨欵可以在不公開的情況之下撥充蘇聯特務在美國活動的經費，給對方考慮，換言之，它可以全部送入史賓納的袋子裏面，作爲一項高級的禮物。另一方面，他還以私人身份對史賓納說知，一個特務工作人員最有價值的一段時間就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沒有任務在身，平平無奇，只是很普通的一個人，反之他完成了任務之後，失去利用價值，也是微不足道。

「他說的這番話等於暗示給史賓納知道，如果史賓納想奪得一億美元，作爲私人的財產，眼前就是一個絕妙的機會，犧牲一個特務，不算甚麽，橫豎投身特務的人已經拚了一條性命不要。

「雷耀身入虎穴，說得那麽率直，對他來說，無異是一種賭博，假如對方翻臉無情，罵他是奸細，他就完了，不過，他如果交運，對方可能接納他提出來的條件，那時對方不單是不會殺他，還把他看做上賓。

「雷耀的運氣不錯，史賓納跟他單獨在地窖之內的機密室交談，談了一會，很爽快的告訴他，願意接受他提出來的條件，不想全部沒收一億美元，只收一半，另外一半，叫他交給莫斯科當局，作爲討價還價的本錢，至於拘捕兇手，沒有這種權力，不過，仍可想辦法查探誰幹的勾當以及兇手運用甚麽方法使穿梭機升空即爆，跟着他叫雷耀立刻離去，三日後再來，仍然採用那個古怪的方法見面。

「雷耀很輕鬆的離開那個巢穴，爲了保存雙方的友誼，他沒有把那個巢穴的地點說出來。三天後，他帶來了口訊，對方要求德國在三年之內破獲的東德間諜十一個人，全部由西柏林監獄提出來，跟一個人交換，地點是東西德交界的格連尼克橋，他立刻報告上峯，答應或不答應，打電話到一間酒店通知。

「那一間酒店當然是他們的機關了，照雷耀報告，他通知酒店的公關主任只是說了一句：我們要求預先定下蜜月房間第一百號，便是答應對方的要求，反之，只說一句：預定的蜜月房間第一百號取消，憑着這句話，傳達他的態度，如是者接洽了三次，終於達成雙方的要求，由於史賓納很堅決的講述他無法交出兇手，只能交出令到穿梭機爆炸的一種有效方式，我們削減他應得的賄賂，只是一千萬美元，並非公開，一切談妥，是否如期進行呢？仍待總統作出最後決定。」

杜魯門副局長所講的話，到此爲止，宣告結束。

美蘇特務一決雌雄

列根總統向金巴蒙望了一眼，說：「蒙巴金，你足智多謀，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金巴蒙說：「假如我們答應對方的要求，他沒有兇手交出來，到時他交出甚麽東西呢？」

「他會交出一個盒子，打開了它，便是爆破穿梭機的東西。」

「這樣子交換倒是很有趣的，我們打算把甚麽俘虜送還他們呢？」

「那些人是潛伏在西柏林的東德間諜，其實他們只是政府機關之內的公務員，沒有多大作爲，照我看，莫斯科當局這樣做無非想鞏固軍心，令到所有特務發生錯覺，認爲當局關心他們。」

「是的，那是他們應有的想法，跟我們無關，不必理會它，我想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假如他們收了十多個由我們釋放的東德間諜，我們所得到的是一個空盒，到時怎樣辦呢？」

「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因爲史賓納答應過，我們先行收到盒子，做過科學實驗，證實它有效，然後付欵一千萬美元給他。」

「那樣安排倒是很合理的，萬一我們食言，收了盒子不交錢，史賓納又怎樣辦呢？」

「到時他就把雷耀帶到格連尼克橋頭槍斃，說他叛國，他們以爲我們不想把雷耀犧牲，因爲雷耀喪生令到我們丟臉，此外，給他一千萬美元，站在美國的立場，這個數字微乎其微。」

「照情形看，對方打算在交換當中把雷耀拘捕了，對方怎樣向我們解釋呢？」

「對方認爲我們釋放的十一個東德間

課，可能吃了慢性發作的毒藥，三日不死，然後把雷耀釋放。」

「這個鬼主意當然是史賓納想出來的，難得東德的特務頭子接受，好了，閒話休提，現時我可以把我個人的意見說出來，我認為這個交易不錯。坦白點說，我本人對於這一次穿梭機大爆炸慘劇也是有很大懷疑的，我認為它很可能是蘇聯間諜暗中破壞。我們不能夠純粹依照太空總署專家的見解評論一件事，有時對方的科技超勝我們，可以使用一個有效而又相當新穎的方法令到一件升空物體爆炸，沒有痕跡可尋。」

「我也是這樣想，拘捕十一個東德間諜不過擺擺樣子，他們全是垃圾，釋放他們，對德國無損，對美國更加沒有損害，值得這樣做。」

最後，列根總統作出了決定，立即下令保密局長胡谷依照對方所安排的日期進行。

這一宗東德間諜跟爆破穿梭機的化學方程式交換，初時只是秘密進行，後來，不知道怎樣子洩漏出來，有些記者獲悉，帶了攝影機到橋上拍照，刊登在當地報紙上面，事情鬧大了，幸而此事發生在東德與西德之間，對美國的影响不大。

被西德釋放的十一個東德間諜，只有十一個，臨時却有十二個，多了一個人，他就是雷耀。由於雷耀只是留在東德保華利亞的一個大城之內只有三天，便即送還，他以貴賓姿態出現，有酒飲，有肉吃，還有歌舞欣賞，他玩得很開心，甚麼時候釋放呢？毫不在乎，反而列根總統這邊十分焦躁，因為他們必須在三晝夜之內做一個科學實驗去證實穿梭機如何爆炸。

那個鋼盒之內所放置的只是兩個扁瓶，瓶內所貯的只是透明液體，望之如水，另外有一張紙解釋它怎樣運用，不過，那張紙很鄭重的聲明，瓶內的神秘藥水只能使用一次，不能偷取一部份，否則，試驗失敗，概不負責。

至於那些透明如水的東西，是一種含有高度燃燒力的膠質，單是一種膠質，不會燃燒，必須兩種膠質相遇，才會發生火花，由於甲種瓶子所貯的膠質碰上了攝氏五千度過外的高熱它就溶化，貼住一件飛行物體的外殼流下來，乙瓶的透明膠質不會溶化，因此之故，甲瓶的膠質溶化之後作網形瀉下，必有少許跟乙瓶膠質接觸，吐出火花，穿梭機的飛行速度每秒鐘達到二萬呎過外，每一處的外殼都是極容易燃燒的，只要星星之火，即可使它爆炸，所差異的只是時間問題，它可能升空一分鐘過外立刻爆炸，亦有可能升空之後二十分鐘才爆炸，火花燃燒到穿梭機頂端的發電機，登時三大燃料箱一齊爆炸，穿梭機變成巨大的火球。

末了，那張紙還說這種膠質無法使用X光或者任何方法偵查出來，它從玻璃瓶傾下，很快就乾透，只是一塊薄膜，由於它透明，肉眼看不出來。

最後，紙上寫下了這麼一句：「蘇聯特務無孔不入，膠質爆炸品可以放在美國任何一種飛行物體之上，包括各種太空戰機。」

那句話含有恐嚇的成份；不過，膠質爆炸品如果生效，那種威脅確是很嚴重的，絕對不能輕視。

太空總署的工場很大，其中包括了一座飛行物體燃料試驗廠，在兩日之內，負責那個部門的勞主任巳經製成了跟挑戰者號穿梭機幾個燃料箱外殼完全相同的東西，放在一座噴火升空的鋼架上面，作出一切應有準備，然後依照那張紙所寫的爆破序程進行。

列根總統也在場觀看，他始終不相信那兩瓶膠水有那麼大的作用，能把堅實的燃料箱外殼炸毀。他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理觀看那個實驗，想不到假設的穿梭機噴火升空之後，只是一分鐘多些，立刻爆炸，事後把最快速的錄影帶以千分之一秒那麼慢的速度放映出來，很清楚的看見那一朵火花在固體燃料箱出現之後，向液態氫的燃料箱噴射，沒法使它燃燒，自動折回，繞了一個彎，改向液態氧的燃料箱伸展，從低處升到高處，終於接觸穿梭機頂上的蓄電池，立刻爆炸，經過情形，跟挑戰者號的爆炸相似。列根總統也看呆了。

在旁的專家雅迪博士加以解釋：「雖然這一次作為試驗之用的穿梭機只是原物的二十份之一，所貯的液態燃料少而又少，可是，它能夠爆炸，即可證實這種原理是可以相信，挑戰者號確是如此爆炸，肯定是蘇聯特務在固體燃料箱的外殼做了手脚，那種膠質爆炸品十分厲害，立刻要想辦法對付它，雖然我們不懂得製造它，仍可想辦法對付它的，最低限度，在穿梭機頂端的蓄電池部份加了一層很厚的石綿罩，就有可能預防火花升到上面去。」

列根總統搖了搖頭，說：「穿梭機任何一處外殼出現火花，總是很危險的，沒有徹底預防火花出現之前，不能夠再讓穿梭機升空。」

胡局長也在場觀看，沒有人靠近列根總統的時候，他湊近一點，說：「總統，要不要付欵贖同我們派出去的雷耀這個特務呢？」

「好吧！付欵給他！還有一點，那些鈔票上面不必作出任何花樣，企圖把使用它購物的人拘捕，對方十分狡猾，隨時可以把那些鈔票送到南美洲的賭場換過普通美鈔。」

列根總統很快就作出決定，胡谷奉命而行，有了鈔票，東德方面放人，雷耀很冷靜的被人護送到格連尼亞橋頭，緩步走向西柏林那邊，自然有人接應。

相當奇怪，他剛剛置身於鐵橋的另外一邊，踏進車廂，立刻叫司機盡快把他送到西德靠近橋頭任何一間醫院，入院後，吐露了他的身份，請求院長用一個瓷盆承受他的糞便，此外，他還要求院長給他吃瀉藥。

院長明白他的意思，一定是他吃了含有密碼而又不能夠消化的東西，便允許他的要求，他很快就瀉下了一堆糞，再從糞中檢出一粒很細的金屬丸，外殼係鋁質製造。

他很興奮，說：「這一粒金屬丸十分寶貴，洗淨之後，仍然由我保管，我要把它帶回華盛頓。」

院長笑了笑，說：「它是你的東西，你當然有權把它帶走，為了避免不必要的

麻煩，我不想把這件事情報告西柏林當局，你有沒有人接應呢？」

「我當然有人接應，乘搭華盛頓派來的專機返美，多謝你關心。」

雷耀很興奮的說。

當天的晚上，他真的由美國海外情報局的工作人員護送，離開醫院，乘坐專機返美，在華盛頓機場降落。

走出機場，他改乘有避彈玻璃裝置的專車回到保密局，謁見胡局長。

他是副局長杜魯門的人，胡局長立刻打電話找到杜魯門，叫他立刻到保密局總部，研究雷耀所得到的資料。

雷耀說道：「我啓程之前，已經知道我此行當作是抵押品了，想不到我還有另外一個任務，傳達消息，我在保華利亞區之內，到處走動，形如遊客，我知道，在我的背後一定有東德的特務工作人員監視，另一方面，我却奉命跟自己人接觸，從對方取得情報，那是很困難的，一連兩個晝夜，我都沒有接觸到任何人，直到我被看做抵押品的第三天晚上，我才遇見他，那時我在一個大餐廳進食，剛剛坐下，他就來了，坐在我的前面。我初時不以為意，他向侍役要了一碟炸牛肉丸以及一杯甜酒，我也沒有注意他，直到他開口跟我交談，不管他說些甚麼，每句話都有月亮這個字，我才確定他是我此行想見的人，趕快在我的談話中句句包括太陽，借此證明我的身份。

「他看見我巳經會意，低聲對我說知，那一間餐廳最有名氣的一種肉類食物是炸牛肉丸，隨碟奉送一杯免費供應的甜酒，也是很可口的，不妨喝乾它。

「說完，他站起來，付賬走開，沒有別的話對我說知。

「我不是傻瓜，他怎會無緣無故向我推薦炸牛肉丸呢？顯然那個地方的侍役當中有些人是美國或西德潛伏的特務，情報就在炸牛肉丸之內，我向附近的侍役打量數眼，發覺有一個侍役很恭敬的站在身邊，等候我的吩咐，不久之後，炸牛肉丸送上來，我利用甜酒掩飾，把八粒炸牛肉丸全部沒有咀嚼就吞入肚內，我自問做得很好，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初時我只是感覺到那杯甜酒可以掩飾我吞肉丸的舉動，想不到它另有作用，吃了它可以出現大便秘結，使肚裏的食物暫時有一兩天留下來，不管它留在大腸或小腸，俱是有利的，我必須帶走它，進入西德境內，我的小腹隱隱作痛，我知道肚裏有些十分堅實的東西留下來，想快叫司機把我送進醫院，吃瀉藥，把它弄出來，它是一粒用鉛製造外殼的小丸，大概它的外層有一層炸牛肉包裹，牛肉被我消化，故此它很清楚的顯露出來。鉛質小丸我巳經帶來，請你們叫專家剖開它，看看它的內部是些甚麼。」

經過專家剖開鉛丸之後，發覺它的內部有一張紙，那種紙防水兼防火，不易毀滅，寫下許多種寶貴的情報，最有價值的一種情報是關於莫斯科動向的，它如此報導：「蘇聯一直担心列根總統的星戰計劃，故此他們想盡辦法阻止美國逐步實踐它，首先，派出一批太空特務做爆破工作，使挑戰者號的穿梭機在升空不久自動爆炸，這一步棋子巳經成功了，跟着他們派出秘密武器到美國上空示威，有一種秘密武器屬於新型戰機，定名大頭鷹，頭大尾細，它的頭部藏了幾百個火球，碰上敵方的飛行物體，就把火球噴出，那種火球含有磁性，能夠追踪敵機，直到互相碰撞為止，火球只是廉價貨，用一枚火球換一架戰機，美國吃了大虧。

「那種火球本身係燃燒彈，它落在摩天大厦上面，大厦的屋頂以及外牆同時焚燒，可以連續焚燒各處，假如大頭鷹這種戰機以及轟炸機兩用的飛行物體，夜間闖入美國上空，不堪設想，它的戰略也很古怪的，它並非依照航綫從西伯利亞機場起飛，在高空進入美國，而是向上一飛冲天，進入太空，再從太空穿過大氣層，飛入美國上空，因為它的飛行速度很快，人造衛星發現它的行踪，只是向美國太空總署報告，認為它飛向月球，殊不料它一旦改變方向，好像一枝箭似的射向美國。如非及早預防，未必能夠阻止它。

「想阻止它襲擊美國，並不容易，因為它的速度極快，只能預先佈陣，派出反應最敏銳的高空雷達機不分晝夜在天頂佈防，接獲飛行物體在高空向美國偷襲的警戒訊號，立刻從地面起飛，用蚊式戰機毀滅它。

「除了這種為了破壞大都市而設計的大頭鷹戰機之外，蘇聯還有一種十分巨型的飛行物體，叫做葵扇型吸力機，這種飛行物體又寬又厚，看來好像一把扇，除了噴射無數火箭之外，還有巨大的吸力，可以把一輛坦克吸到半空然後拋下來，如果它飛到天頂，運用吸力，可以把每一個敵對的人造衛星吸去，使它爆炸，如果它在戰場上面出現，可以把對方擁有一萬名步兵兼坦克的軍隊徹底毀滅，又可以橫掃天頂的人造衛星，蘇聯是否擁有更多的秘密武器呢？不得而知，直到現在為止，所知道的只是這兩種，它並非幻想中的產物，巳經製造成功，不過，每種秘密武器只有一件，如果美國能夠毀滅它，它不敢製造另外一批同樣的武器了，事實上他們製造它也是很吃力的，尤其是葵扇型吸力機，必須用北極的空中電磁製造，不容易得到大量北極磁，它一經破壞，不會在一兩年之內製造同類的產物。」

最後，它寫明自己的密碼和編號，那是：「紅雪梨一七七」。

胡局長向杜魯門說：「副局長，你的手下眞是英勇，居然能找到如此寶貴的情報。」

杜魯門說：「報告局長，雷耀是我的手下，紅雪梨是副局長雷鵬的人。」

秘密武器在太空激戰

胡局長認為這一項情報對整個國際形勢有極大的貢獻，不敢怠慢，立打電話到白宮，透過總統府的馬副官，轉達列根總統，星夜求見。

見面之後，胡谷把鋁丸之內的秘密情報講得清清楚楚，認為紅雪梨這個海外情報員所講的話，並無虛言，美國必須立即備戰。

列根總統說道：「我在三天之內一定面見太空總署的首腦份子，共商大計，你

的資料留下來，到時候你也列席，發表意見。」

列根總統說過的話必然兌現，三天後，在太空總署機密室有幾個重要人物在座，胡谷也列席，列根總統站起來，很沉重的說道：「現時美國已經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我們想獲得勝利，必須爭取時間，照情形看，蘇聯即將發動攻勢，起碼有兩種奇異而又可怖的飛行物體駕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先把紅雪梨所述的秘密情報講出來。然後想辦法對付它，不過，紅雪梨也向我們提供一些抵禦的計劃，是否可行呢？請各位盡量發表意見。」

在座的專家紛紛發表意見，有人認為大頭鷹從太空闖入美國上空不足重視，因為它只有一架戰機，充其量只是毀滅一個大城，戰機之內的人，難逃一死，又有人認為到時美國戰機集中對付它，未必打輸，各有各的主張，似乎太過樂觀。

列根總統說：「各位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紅雪梨認為大頭鷹戰機的頭部貯放了幾百個火球，它有磁力，能夠追踪毀滅對方的飛行物體，如果我們的戰機碰上了它，未必佔上風，從表面上看，固然是激光的速度快過火球，我們的戰機能夠發射激光槍，兼且在較遠之處可以發射激光炮，好像佔上風，各位別忘記，對方的戰機可以放射火球迎戰的，激光碰着火球，打個平手，沒有再度放射激光之前，恐怕我們的戰機已經被它的火球射中，因為它可以同時發射幾十個火球，我們的戰機不能夠在同一時間內發射幾條激光，如果我們用太空戰機迎戰，更加不妙，因為太空戰機進入地球的上空，就比不上地球的戰機那麼靈活，既然紅雪梨提及蚊式戰機，我們不妨作出如此的假想，萬一對方使用大頭鷹戰機偷襲美國，我們可否使用蚊式戰機應付它。」

雅廸博士說：「關於蚊式戰機，一共有兩種，有大蚊細蚊之分，總統的意思採用那一種蚊式戰鬥迎擊呢？」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我只知有蚊式戰機，不知道它還有大蚊細蚊之分，請你解釋幾句。」

雅廸博士說：「這兩種戰機係我們幾個專家集體創造的，並非我個人的成就，由於我有機會參加一腳，故此我對它的性能頗為熟悉，現時我試把它解釋幾句，所謂蚊式戰機，當然是指它的體積而言了，它的特徵就是體積細，成本輕，毀滅許多架戰機纏死對方的巨型戰機，仍然有利，至於大蚊細蚊的戰機，有很大分別，最細的一種蚊式戰機，形如十字架，尖端噴出火焰，本身有磁力，能夠吸住對方的飛行物體，朝着那個方向飛去，直到互相撞碰為止，十字架形的骨幹，除了使它飛行比較穩定之外，還有另外的功能，十字架形的鋁質骨架全是空心的，內藏極猛烈的炸藥，碰上了它，凶多吉少，那種戰機最大的特色就是火焰擺在前面，它不必用火焰噴射產生的力量推進，故此它的尾部沒有火焰，至於火焰放在頭部，目的是靠它碰撞敵機，一起燃燒。」

列根總統說道：「這種蚊式戰機，隨時準備它一去不返，我已經明白了，它只是飛行的火焰噴射器，並非真的戰機，那麼，是否稱做大蚊的戰機能夠用人駕駛它飛行呢？」

「是的，大蚊戰機有幾十噸重，不過形狀如蚊吧了，它的頭部很尖，相當長，有如蚊的嘴，推進器在尾部，機內有兩三個人操縱，在它的中部有巨大的貨物箱，所放置的正是細蚊那種攻擊物，順便說一句，大蚊能夠在地球的上空飛行，也可以在太空飛行，細蚊根本是不能夠飛行的，不過靠兩種力量推動，一種力量從它的母體產生。另外一種力量，靠對方的金屬品被電磁吸引產生，沒有大蚊，亦即沒有細蚊。」

列根總統哈哈大笑，說：「我們現時有多少架大蚊戰機呢？」

「大概一百五十架。」

「快些傳下我的命令，趕製大蚊戰機二百架，至於細蚊戰機，盡量製造，此外，還要製造十架能夠升到天頂的雷達偵察機，配合作戰。」

關於對付敵機「大頭鷹」的作戰計劃告一段落，跟着他們集中精神去研究蔡扇型的吸力機，列根總統說：「雖然我沒有看見過它，料想它一定是龐然大物，照例那麼沉重的物體，有幾千噸重，甚至超過萬噸，起飛的時候必然是慢吞吞的，後來，它升到高空，速度然後增加，最理想的是它剛剛從西伯利亞機場升空，立刻截擊，可惜現時並非宣佈戰爭，絕對不能夠透過雷達網知道有飛行物體從蘇聯極北的機場升空，我從美國的阿拉斯加發射飛彈截擊，隨後它向太平洋飛來，企圖截擊它，已經太遲，因此之故，美國屈居下風，如果我們知道它停放的地點，儘可以先下手為強，向它偷襲，可惜紅雪梨只是透露有這種飛行物體，不知道它停放在那裏，他說它大概從西伯利亞機場升空，仍是推測之辭，你們認為美國的戰鬥飛行物體當中那種戰機可以跟它拚一拚呢？」

有一個專家站起來說道：「暫時我們沒有一種飛行物體能夠跟它匹敵，不宜硬拚，只能截擊，由於總統多次虛張聲勢，表示未來的戰爭當中，人造衛星有很重要的任務，它可以在太空與地球之間發射激光，使地球上空的飛彈自行爆炸，因此之故，葵扇型的奇異戰機必然在偷襲美國之前，先行襲擊人造衛星，沒有人想得到人造衛星有力量跟對方的巨無霸對抗，我有一個巧妙的安排，利用竹筒式飛彈從人造衛星發射，到時一定可以殲滅它，如果你認為這個辦法不錯，不妨立刻動手，佯作修理人造衛星，實則暗中把每一個本來看做戰鬥的人造衛星改裝。」

說完，他把竹筒式飛彈解釋一番，補加一句：「事不宜遲，製造幾十枚竹筒飛彈仍然需要一點時間，起碼半個月，如果總統同意，立刻批准。」

列根總統跟座上各人商量一番，便即批准。

以前沒有穿梭機的時期，從美國太空基地發射的人造衛星也是可以修理的，那是一種比較巨型的太空飛機，戰鬥力很弱，它唯一的優點就是留在太空能夠停在人造衛星的軌道，跟它一起繞着地球運行，進行修理，修理完畢，然後回航。

（以下轉入第一壹二頁）

武林英雄軼事

洪家拳

鄭華斌・編繪



1 清朝雍正年間，廣東省下四府一帶有一個赫赫有名的"洪家班"武術團。

2 "洪家班"武術團的班主姓洪名雙，年方二十，長得腰圓膀圓，力大如牛，使用兩個大鋼錘，每個重八十二斤，錘柄有鎖鏈連着，舞起來呼呼風响，威力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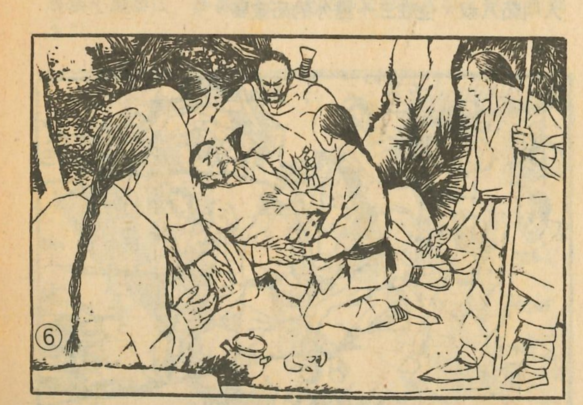


3 洪雙自任班主以來，縱橫兩廣，未逢敵手。因此，他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4 洪雙少年得志，本應滿面春風，滿懷欣喜。可是，他卻常常愁眉苦臉，悶悶不樂。

5 原來，當年洪雙父親出任粵西武術團教頭時，曾敗過在一個姓茹的人手裏。



6 洪雙父親臨死前，曾對年少的洪雙留下遺囑："日後子孫當爲我洗雪此恨。"



7　此後，洪雙拜名師——寶光寺的三柱大師苦練拳術，功夫大有長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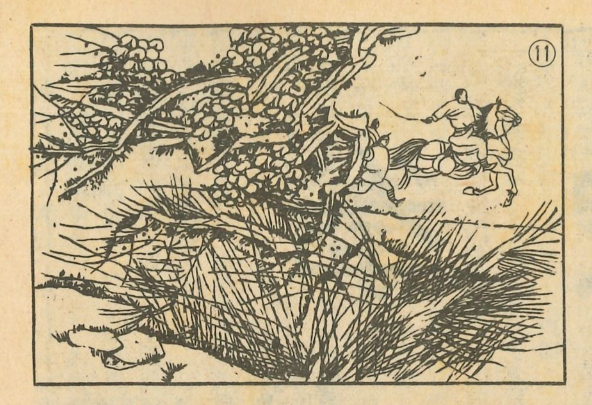
8　爲報私仇，洪雙擅自下山。他下山後，一直暗暗查當年戰敗父親的對手。



9　後來，從一位當年目睹這場比武的老人那裏獲悉，仇人叫茹八叔，住在三十里外的茹家寨。



10　這天，清明時節，掃過墓後，洪雙頓時又記起此事，三杯落肚，不覺心如火焚，一聲呼嘯，竟跳上馬帶了幾個徒弟去尋茹八叔。



11　日薄西山，洪雙一行來到蜈蚣嶺，只見山路崎嶇，路狹草長。



12　眼看天色將晚，洪雙心急如火，可偏偏前面慢吞吞走着一個戴竹笠，穿長衫的人



13　洪雙勒馬細看，此人瘦高個兒，面色饑黃，十足的病夫模樣。於是他大喝一聲："喂！前面的病鬼閃開點"可是，那個人仍慢條斯理走着，好似沒有聽見一樣。



14　洪雙頓時火起，又大喝一聲，那人才慢騰騰轉過臉，看看洪雙，冷冷地說："路窄難行，何必苦苦相逼？就算洪家班的洪雙到來也該有個先後呀！"



15　洪雙大怒道："老子就是洪雙，讓不讓路？"那老人頭也不回，喃喃說道："我已說過了，洪雙來了，也是這麼個樣。"



16　洪雙一聽，不禁七竅生烟："看錘！"話音一落，他揚手飛錘向老人頭上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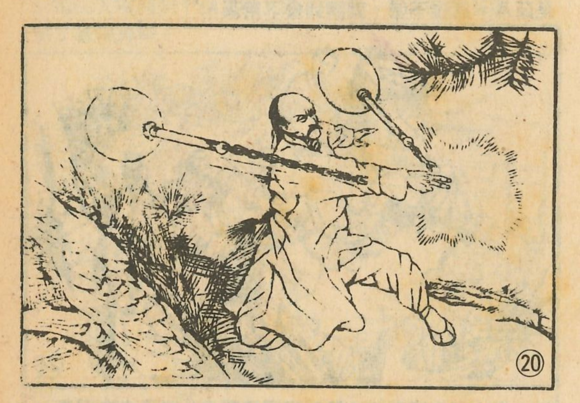
17　只見那老人把頭一低，銅錘緊擦他的頭髮而過，他還是若無其事地緩步而行。洪雙更火了，又是一錘向他的背心打去。



18　這一錘少說也有百十斤氣力。但老人向前跳了跳，便又躲了過去。洪雙這才明白，老人是有意與自己較量武功的，不由得怒從心底起，惡向胆邊生，只聽"呼"的風响，兩錘脫手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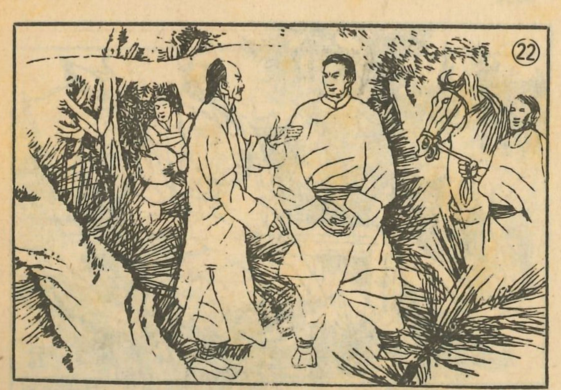
19　這一招是有名的"鴛鴦連環錘"，就連洪雙的徒弟們也替老人揑了一把冷汗。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老人單膝跪下，從容擧起右手。



20　那老人用雙指一剪，"嗚"的一聲，早已鏈斷錘飛。



21　洪雙不由得大吃一驚，連忙翻身下馬，說道："小子有眼不識泰山，多有冒犯，請問師父尊姓大名？家居何處？"



22　老人回頭，微笑答道："洪師父，得罪了。我並非有意與你爲難，豈不聞冤家宜解不宜結嘛！武林間比武，只爲切磋技藝，你父親却爲一個勝負耿耿於懷，未免心胸狹窄。你又何必找茹八叔挑起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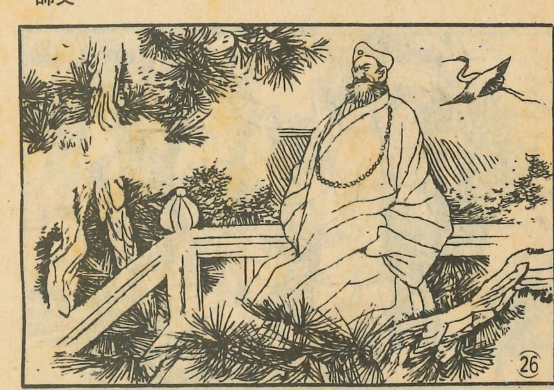
23　洪雙心想，他如何知道我今日此行呢？但又因敗在人家的手下，只好說："今日甘拜下風，無話可說，是好漢把名字留下！"那老人謙和答道："不敢妄稱好漢，在下是茹八。諸位不嫌，就請到舍下用茶。"



24　老人那席話可把洪雙氣得眼珠翻白，喘了半晌粗氣，最後狠狠地說："免了把！三年後再來領教！"說罷，憤憤而去。



25　洪雙回到家裏，越想越氣，但自知武藝不如茹八叔，報仇無計，長嘆了一口氣，馬上打點行裝，連夜上山再找師父。



26　洪雙的師父是個帶髮頭陀，隱居在梅花山上的寶光寺。人們不知他來自何方，更不知他的姓名，因見他善使一把三柱，故稱他爲三柱大師。他門生衆多，江湖上英名顯赫。



27　翌日黃昏，洪雙來到寶光寺，抬頭一看，只見山門上有一張揭帖，赫然寫着八個大字："敗軍之將，不許入門"。洪雙的腦袋"嗡"地一响，頹然坐在門檻上。



28　洪雙想不到消息這麼快就傳到師父耳朵。正當他進退兩難時，一場大雨把他淋了個落湯鷄。洪雙只得龜縮在廟門旁邊，度過了一夜。



29　拂曉時，小沙彌開門發現了這位師兄，奇怪地問他爲何不敲山門。



30　洪雙指了指門上的帖子，問是誰人所寫。小沙彌答是師父親手所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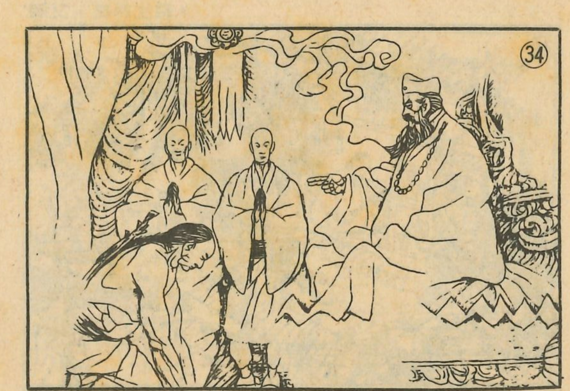
31　洪雙思來想去，只好硬着頭皮脫光上身，背負荊條，跪身膝行，前往禪房叩見師父。



32　三柱大師高踞禪座，兩眼圓睜，不發一語。過了好久，才長嘆說："你還有臉來見我麼？當日你不守山規，私逃下山，今又尋衅打鬥。如此不肖之徒，還不給我滾出去！"



33　洪雙聽罷，拚命叩頭，頭都破了，力言悔改。兩旁的衆師兄見狀亦代他求情。



34　等了很久，三柱大師才開口："念在衆人面前，饒過你這次。不過重進山門以後，必須遵守三條：一不得擅離山門，二得在淨頭手下服役，三不得習武！"



35　洪雙一聽目瞪口呆，原來"淨頭"是寺廟裏專門負責打掃厠所的骯髒活兒。這條還不要緊，第三條不准他習武，進山又有何用？但見師父餘怒未息，只得應諾答道："弟子謹遵師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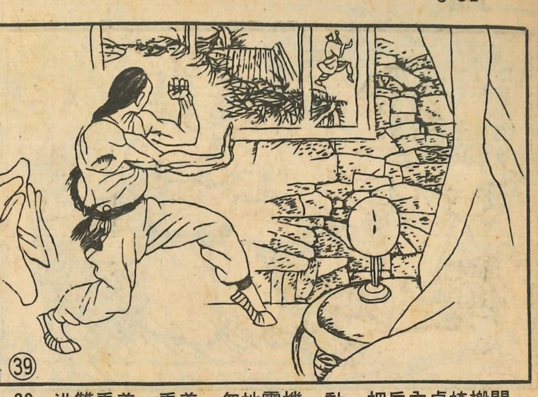
36　就這樣，洪雙在寶光寺住了下來。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一年。他確是勤勤懇懇，埋頭苦幹。而三柱大師也眞的不傳他一招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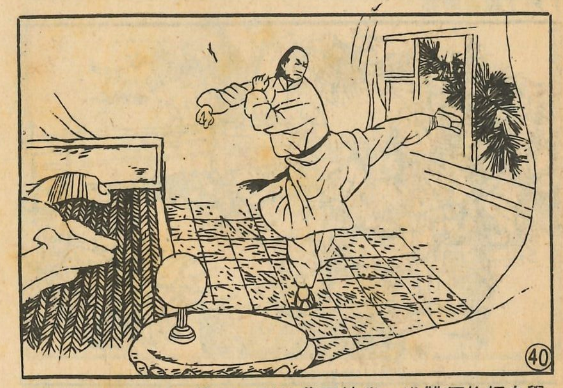
37　一天夜裏，洪雙獨睡在閣樓上，輾轉難以安眠，正悲嘆師父鐵面無情不肯教授武藝，忽聽得窗外呼呼風响。



38　洪雙伸首一望，閣樓下面的後花園中花木紋絲未動，哪來風聲？仔細一看，却是師父在月光下練拳，但見拳下生風，將一些枯枝敗葉紛紛掃落墜地。



39 洪雙看着，看着，忽地靈機一動，把房內桌椅搬開，便按照師父的招式偷偷地在房中學起來。



40 自此之後，每逢師父到後花園練拳，洪雙便偷師自學。堅持一年多，果然拳術大進，他心中暗暗自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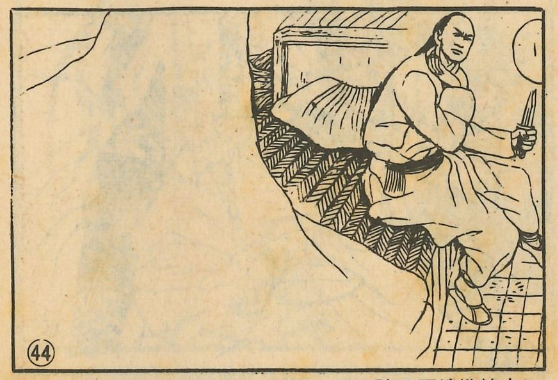
41 一天深夜，洪雙仰卧床頭，回想當年帶領洪家班，縱橫粵海的氣派，想到敗在茹八叔手下的耻辱，內心好生煩躁。



42 正當洪雙遐思冥想之時，突然眼前一道白光，"嘭"的一聲，一支鋒利的匕首插進了他頭頸右側的床板上，嚇得他"哎"的一聲偏過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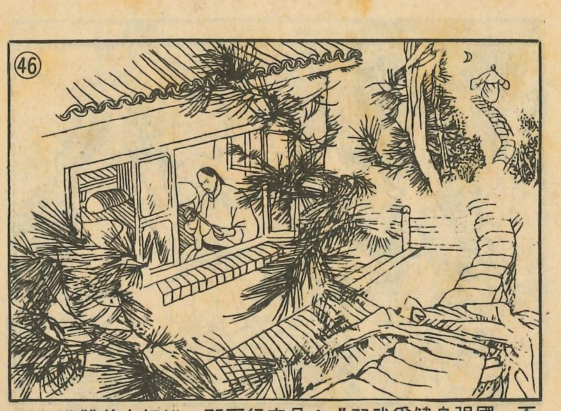
43 就在這時，又一支匕首飛來插在洪雙左側頸旁，入木寸許，嗡然有聲。兩把匕首把他的頸脖夾在中間。



44 洪雙小心地拔出匕首，伸手一摸，脖子兩邊僅擦去一塊油皮，他伸了伸舌頭，"啃"了一聲。



45 洪雙驚魂未定，又有一支匕首飛來，釘在窗欞上，中間繫着一條白絹，上面寫有字。



46 洪雙前去細辨，那兩行字是："習武爲健身强國，不可爲賭勝爭雄。"洪雙見是師父的手迹，再看匕首柄上均有三柱形標記，知道師父已察覺自己偷藝之舉，此乃有意告誡他。



47 此後，每天深夜洪雙仍隔窗向師父學藝。一晃過了半年有餘，洪雙便練得一手絕技，劍竟能脫手隨意飛騰，於百步之外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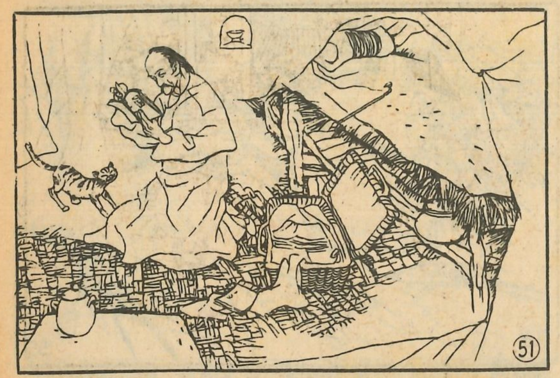
48 三年之約爲期已近，洪雙仍想報剪錘之辱。一天，他參見師父完畢，便稟告："弟子這番上山，已過三年，家中老母在堂，很是懸念；眼前年關即到，弟子想下山省母，未知師父意見如何？"



49 三柱大師說："母子情深，自當省視。雖然你武藝有長進，但不可再蹈前轍。你年輕好勝，萬勿與人爭鬥。元宵過後宜速回山，不得有誤。"洪雙應諾連聲，當即拜辭師父，匆匆上路。



50 且說茹八叔自指剪洪雙的飛錘之後，深知洪雙懷恨在心，三年期滿必來尋衅。再想到自己日漸衰老，難以應戰，因而終日愁悶。



51 一日，茹八叔突然想起當年從師學藝時，師父會贈送一本《劍譜》，囑咐他歸家後自學，連忙從箱底翻出，再三審視，反復揣摩，頗得其妙。



52 茹八叔苦於身邊無劍，便脫下兩只草鞋當劍演練。



53 日復一日，一雙草鞋在茹八叔手裏竟練得出神入化，意到處草鞋翻飛，一招一式隨心所欲，上上下下往返自如。三年間，綜合各家之所長，居然練就了一門"草鞋功"。



54 豈料在練最後一招"雙龍出海"時，由於沒有師父親身指點，未得運力要領，茹八叔一不小心，"吧"的一聲，右腿脫臼，痛得他跌倒在地爬不起身。從此，茹八叔竟成了一個跛子。



55　大年三十，洪雙騎上快馬，直奔茹家寨馳去。



56　當洪雙又路過蜈蚣嶺時，背後傳來一聲呼喚："來者可是洪雙師父？"



57　洪雙一怔，回頭一看，一個鶴髮銀鬚的老人正追趕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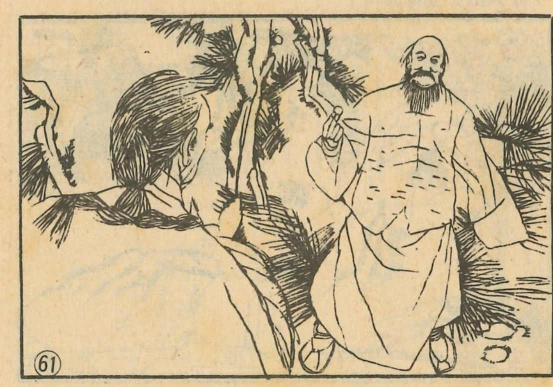
58　洪雙用馬鞭一指，向罵道："你是誰？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59　老人微笑着說："此去西南不利，只恐凶多吉少。"洪雙大怒，罵道："新春佳節，你放什麼屁！"



60　白鬚老人仍勸道："等會兒見到茹八叔時，恐怕就是凶多吉少哩！"洪雙揚起馬鞭，傲氣十足地答："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我也不是三年前的洪雙啦！"



61　老人哈哈大笑："後生仔，別不知天高地厚。我只可惜你年紀輕輕，白白斷送一條性命。好吧，我且送你錦囊一個，遇危即開，或可撿一條性命回來。"說罷，遞去一個紙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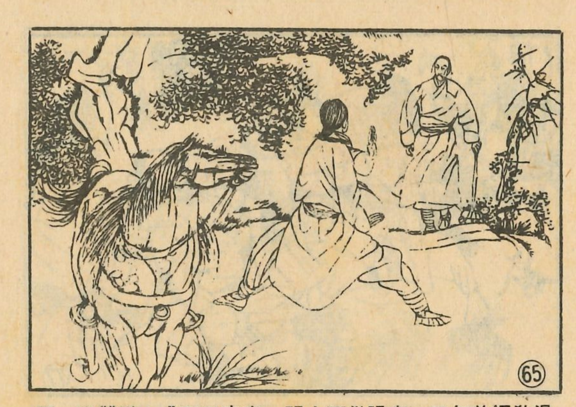
62　洪雙半信半疑地接過，斜了老人一眼，也不道謝，策馬疾馳而去。



63　洪雙到了茹家寨，只見茹八叔已恭立在村口。洪雙見他形容憔悴，步履蹣跚，暗笑剛才那老人言過其實。



64　洪雙雄心勃發，拍馬上前說："八叔別來無恙？"茹八叔苦笑了一下，指着腿說："我已成了跛子。早知洪師父不忘前約，在下已在此恭候多時了。請進茅舍用茶。"



65　洪雙道："不用客套。明人不做暗事，三年前領教過二指威力，今天特來請八叔指點。"說罷落馬，擺出個比武的樣子。



66　茹八叔說："我是個殘廢人，怎敢與師父較量。倘若當年得罪師父，今日權以薄酒三杯，賠個禮也罷。再說，你勝了我這個殘廢人，也會讓江湖人笑話。"說罷抱拳，再三表示賠禮。



67　洪雙不理，兩眼生光，高聲叫道："看招！"隨着話音，只見一道白光直撲茹八叔咽喉。



68　茹八叔迅捷應戰，左脚一揚，將一只草鞋甩了出去，頂住飛來的利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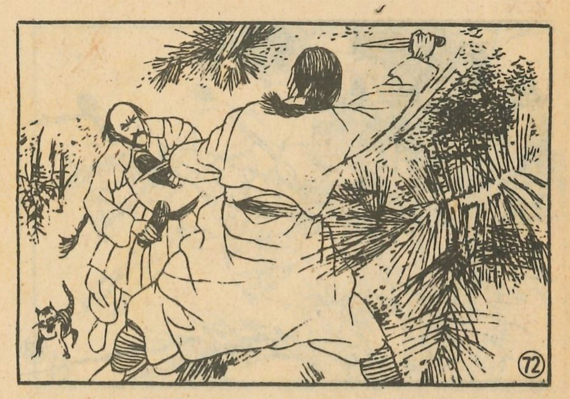
69　"唰"地一閃，白光起處，又一口利劍飛來。



70　茹八叔右脚一舉，踢出了第二只草鞋。



71　就這樣，兩口劍，一雙草鞋，在村口的樹林中上下翻滾，時分時合，打得噼啪作响，難解難分。



72　霎時間，枝葉紛飛，寒光閃閃。鏖戰了大約一袋烟工夫，茹八叔漸感體力不支，遍體流汗，臉色煞白。



73　相反，洪雙越戰越勇，兩口飛劍直逼茹八叔眼前。



74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茹八叔使出最後一招"雙龍出海"，拚盡全身力氣，猛一伸腿，只聽得"咯吧"一聲，他口中"啊"地一叫，想不到他那跛脚的脫臼處居然復了原位。



75　茹八叔雖痛得雙眼冒金星，但心中狂喜，頓時增加了不少氣力。一雙草鞋把那兩口利劍推回洪雙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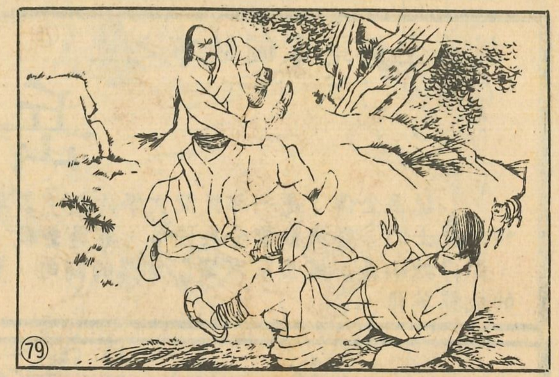
76　此時，洪雙已黔驢技窮，別無良招，只得收劍奔逃。



77　茹八叔隨後趕上，着實地賞了洪雙重重的三草鞋耳光，把他揍得鼻靑臉腫，多虧茹八叔手下留情，否則，僅一草鞋擊去，他便會立即斃命。



78　危急間，洪雙忽然想起白鬚老人的話，忙拆錦囊，只見上面寫着："大喊三聲：二哥饒命。"



79　洪雙不敢怠慢，連忙疾呼："二哥饒命！二哥饒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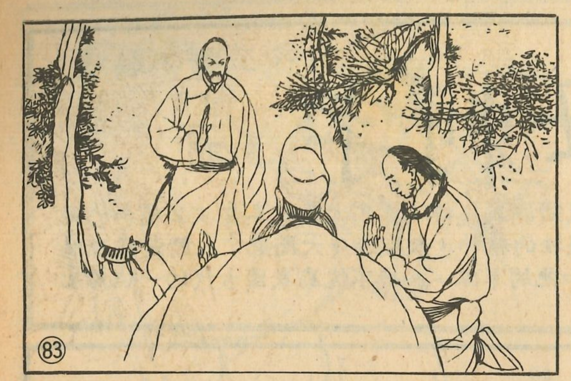
80　聽洪雙這麼一叫喊，茹八叔趕快收回草鞋，詢問："你是誰家弟子？"



81　洪雙喘着粗氣說："寶光寺三柱大師門下。"此話音未落，洪雙頭頂上又挨了三下。原來不知何時，三柱大師已來到跟前。



82　三柱大師怒容滿面，斥責道："荒唐！下山前已囑咐不可因私怨鬥毆。你父親的遺囑不對，也要遵從嗎？以武會友，本應不計勝負，取長補短，振興國技。可你却不聽師命，今天就由你二哥來處置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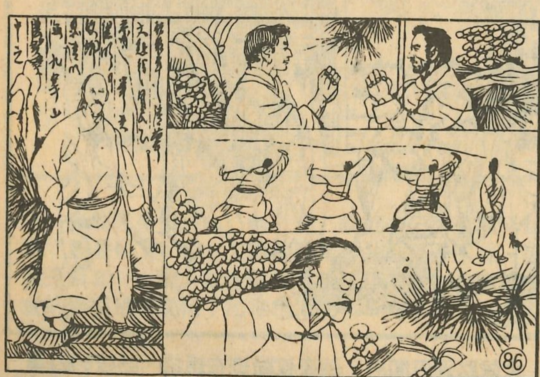
83　茹八叔謙和地說："既然大哥敎他請我饒命，我那能不從呢。請師父帶他回山，讓他再度習藝。"原來茹八叔是三柱大師的第二個徒弟，大徒弟就是方才授錦囊的白鬚老人。



84　元宵過後，洪雙乖乖跟隨三柱大師返回梅花山。



85　幾經磨折，洪雙終於悟出了"習武爲健身强國"的眞諦。從此，他痛改前非，刻苦研習，滙各家之長獨創了"洪家拳"，成爲嶺南國技一派。



86　茹八叔呢，也傳下"茹家功夫"。至今洪、茹兩派在兩廣地區流傳甚廣哩！現在他們兩派在初見面互通姓名之前，都以"二哥"尊稱對方，也許是因茹八叔當年學藝排行第二之故吧。　（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三

徐玉珊・編繪

岳母刺字（四）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09　兀朮又從降官裏面，選了新科狀元秦檜等多人，也帶在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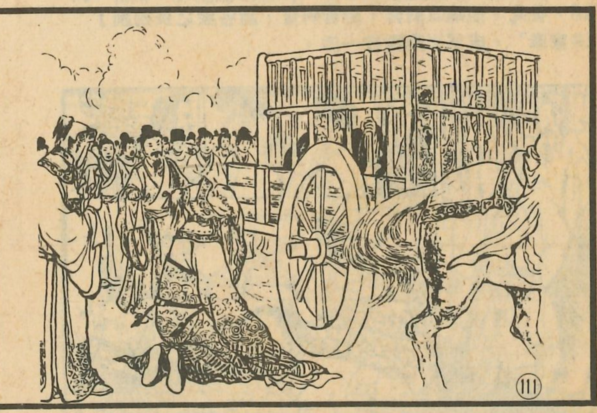
112　俘虜隊中，有個侍郎，叫李若水，大駡張叔夜做了叛臣，還假惺惺哭些什麼。張叔夜流淚表示投降原非眞心，實指望勤王兵到，殺退金兵，他在後截住兀朮歸路。李若水哪裏肯信。



110　兀朮又强迫大批百工、優伶、婦女跟他們走，並把搜刮到的無數金銀、珠寶、儀器、文物、圖書用車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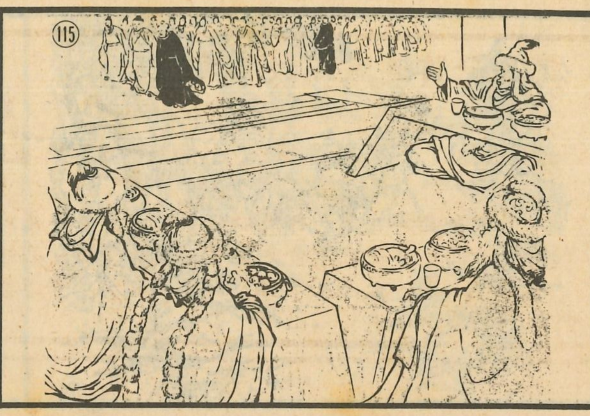
113　張叔夜被李若水駡得羞愧痛悔，大叫一聲，拔劍出來，自刎而死。



111　大隊路過河間府，張夜叔跪倒在趙佶、趙桓的囚車前痛哭。



114　秦檜在旁，見李若水逼死張叔夜，悄悄勸他到了黃龍府，須要謹愼一些。李若水瞪了他一眼，跟上囚車便走。



115　到了黃龍府，金國皇帝大宴兀朮以下有功將帥，席間對趙佶、趙桓，百般侮辱戲弄。



118　李若水又被割去舌頭，他成了一個血人，猛然冲上去，抱住金國皇帝就咬。



116　李若水見了，不顧一切，上前戳指大駡。



119　番將一齊擁上，將李若水扯開，砍成肉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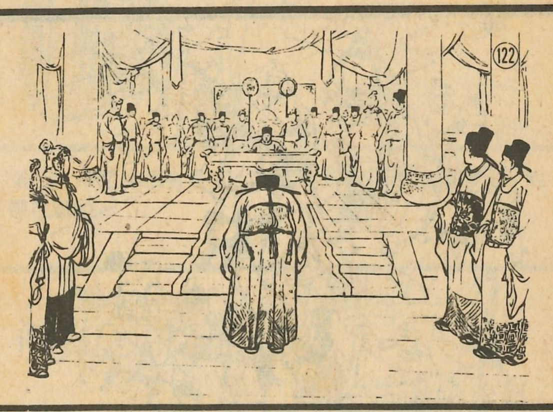
117　金國皇帝大怒，下令割去李若水的手指。十指割盡，李若水舉着血淋淋的手掌，仍然駡不絕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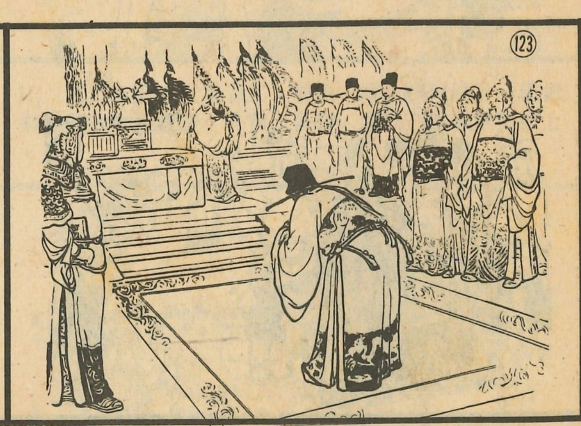
120　金國皇帝將趙佶"封"爲"昏德公"，趙桓"封"爲"重昏侯"，押往五國城關禁。其餘王子王孫、后妃親王百官，一概分配金國貴族當奴隸使喚。自願應聘來金的秦檜等人交給了兀朮。



121　趙佶趙桓父子，如今被放在一口枯井當中，叫他們坐井觀天。父子倆這才悔恨無及，只有日夜盼望康王趙構招集各路兵馬，恢復江山，前來拯救他們。



122　康王趙構，自從離開汴梁，用兵馬大元帥名義，到江南招兵，聽說京城危急時，不敢領兵往救。這時知道二帝被俘，張邦昌在汴梁做了大楚皇帝，他就在商邱登位自立，做起半壁江山的皇帝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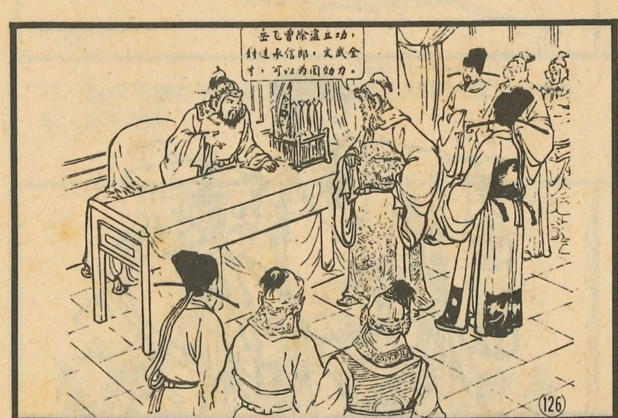
123　各路節度、總兵，都到新京來保駕，請趙構准備北上，先取汴京，再渡河收復失地，進攻金國。李綱宗澤等也都來了，趙構拜王淵爲元帥，下旨叫各地獻金納糧，解送京城。



124　當時各地連遭水旱災禍，地主富戶，又不肯出錢，錢糧極難徵收，各州各縣只得竭力張羅。其中相州湯陰縣新任縣官徐仁，好不容易湊足了糧食一千担，親自送往金陵。



125　徐仁到了京城，見了王元帥。宗澤在旁，聽說是湯陰縣官，馬上向他問起岳飛。



126　宗澤聽說岳飛已痊癒，就向王元帥舉薦，王元帥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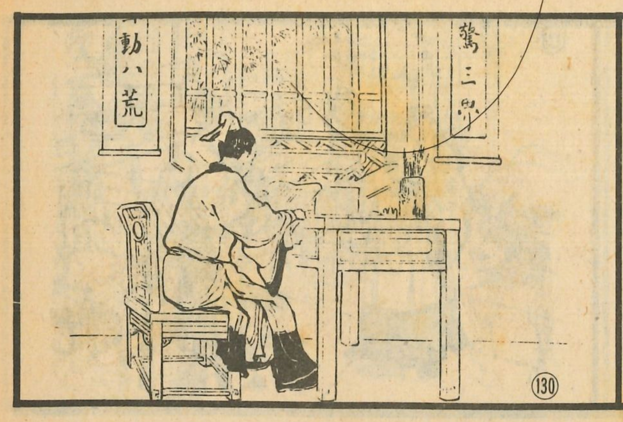
127　王元帥奏明趙構，派徐仁帶了詔書聘請岳飛。徐仁就離了京城，回湯陰縣。



128　且說岳飛在家臥病期間，王貴父母染瘟疫去世，王貴、牛臯、湯懷、張顯、施全、周青、梁興一伙兄弟，仗着一身武藝，糾集多人，到太行山落草去了。所以岳飛病癒以後，獨自務農養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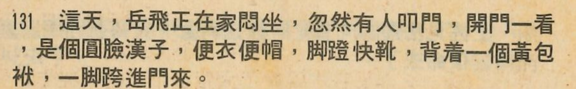


129　這年岳飛二十三歲。他自與李氏結婚以來，生了幾個子女，又領了一個孤兒做養子，取名岳雲，今年七歲岳飛的母親姚氏，依舊克勤克儉，一家老小過得也還平安快樂。



130　只是岳飛自從上次因病不能到宗澤那裏去從軍，接連聽說汴京陷落二帝被俘，如今趙構在金陵登位，又不知何日北上收復失地。他耕種回來，翻讀兵書，不覺爲多難的國家愁急煩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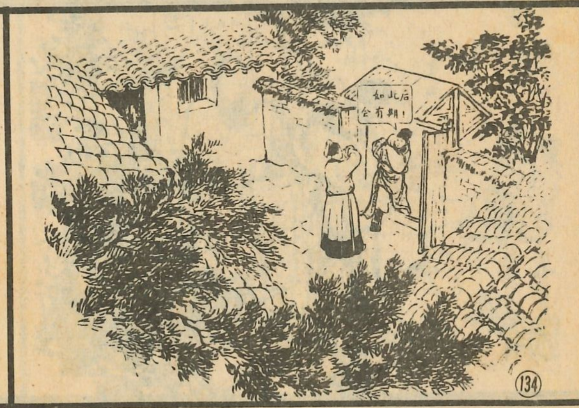
131　這天，岳飛正在家悶坐，忽然有人叩門，開門一看，是個圓臉漢子，便衣便帽，脚蹬快靴，背着一個黃包袱，一脚跨進門來。



132　這人打開包袱，取出十個馬蹄金放在桌上，又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原來他叫王佐，是洞庭湖義軍領袖楊么手下的軍師。楊么知岳飛武藝高强，派他來邀請岳飛到洞庭湖去入伙。



133　岳飛把馬蹄金退還王佐，表示外敵當前，奸臣稱帝，新帝已在金陵登位，圖謀收復失地，自己只等投軍抗金，不願落草。



134　王佐見岳飛志向堅定，無法再勸，只得自回洞庭湖向楊么復命去了。



135　岳飛送走王佐，進內房稟告母親。岳母聽了，連連點頭，就在這時，外面又有人叩門。



136　原來湯陰縣徐仁到了，岳飛迎進中堂，接了詔書。



137　岳飛又進內房稟明母親，決定去金陵受職帶兵。岳母出到中堂，見了徐仁，就吩咐岳飛擺上香案。



138　岳母叫岳飛拜過天地祖宗和周侗靈位，然後命他跪着，吩咐李氏取筆墨和綉花針來，要親手給他在背上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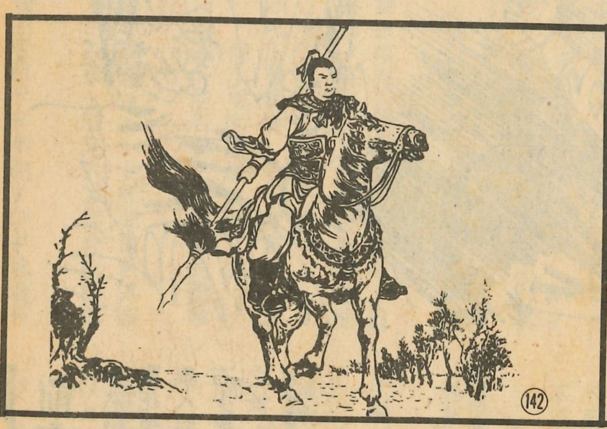
139　岳飛脫下上身衣服。岳母在他背上寫了"精忠報國"四字，然後將綉花針拿在手裏，一針一針地刺了起來。



140　刺罷涂上醋墨，岳飛拜謝了母親訓子之恩。徐仁在旁看了，十分感動，就叮嘱岳飛連夜准備，明日動身。他自回縣去。



141　次日，岳飛辭別母親妻子，正要出門，忽見岳雲也跑來送行，岳飛又對兒子叮囑了一番。



142　岳飛這才離家上馬，抱着滿腔的忠誠壯志，直奔京城去了。
本段完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紅梅見義勇爲，拔刀相助，爲石少虎打發了萬聖教的副教主冷寒星之後，酒肉頭陀自在僧硬拉着謝紅梅去賭錢，雖然兩人都在使詐，但謝紅梅最後還是輸了，謝紅梅便是自在僧的人了……萬花樓上，萬花樓主高小雲神機妙算，狼人來到萬花樓上，尙小雲爲他卜算，從一條絲巾上，算出狼人與魔燈燈主有密切關係，若狼人要揭開身世之謎，無疑這是一條最直接的路，接着石少虎又問了有關人頭燈的來歷，尙小雲也一一解釋，再問苗人傑的下落，尙小雲卜算之後，說苗人傑可能已不在人間，使石少虎等人大吃一驚……

身中五龍爪　苗總管身亡

石少虎道：「北方太過籠統，塞外大漠皆屬北地，這——」

尙小雲道：「尙在城內未出城廓。」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地方？」

「似廟非廟，似屋非屋。」

「這太含糊了，姑娘可否說的詳細一點？」

「籤語如此顯示，能說的小妹全說了，好在北城範圍不算遼闊，窮三五日之功應可查出一個結果來。」

事實如此，石少虎亦不便強人所難，與丁小翠互望一眼，正欲辭出，猛聽樓下傳來一陣激烈的爭吵打鬥之聲，未幾，便見酒肉頭陀自在僧脇下挾着萬花樓的招牌匾額，一手拉着謝紅梅，怒沖沖的奔上樓來。

帳房先生魏大全，及萬花樓的十二名紫衣少女在後緊追不捨，被自在僧以連串的酒箭阻住，一霎時便登上二樓。

自在僧神采飛揚，好不得意，大踏步的猛往尙小雲這邊衝，帳房先生魏老爹也不是省油的燈，乍然彈身而起，凌空一個大翻滾，已落在酒肉頭陀面前，聲色俱厲的說道：「瘋和尚，給我滾下樓去，想會見我家小姐，得按規矩來！」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拉開弓架，準備動手。

酒肉頭陀可不吃這一套，破銅爛鐵般的嗓門嚷嚷道：「去你的，老佛爺是來算帳，可不是看相摸骨。」

魏大全不肯讓路，自在僧強行硬闖，場面火爆，眼看就要大打出手，尙小雲及時制止道：「魏帳房，遠來是客，不得無禮，你們都退下去。」

「是，小姐！」

魏大全、十二名紫衣少女一齊躬身應諾，對尙小雲的話百依百順，乖乖的退下樓去。

萬花樓主噙着一臉的甜笑，道：「大和尚有何貴事？」

自在僧直接了當的道：「我是來找妳算帳。」

「算什麼帳？」

「丫頭，還記得吧，妳說老佛爺鼻孔朝天，財多必溢，養子不活，是天生的斷子絕孫相。」

「就相而論，本樓主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放你的狗臭屁，我老人家今天就是來砸妳的招牌的。」

「難不成大和尚已娶得美嬌娘？果眞如此，用不到老禪師動手，本樓主自己來砸。」

通！一聲，自在僧將匾額往尙小雲面前一放，從喉嚨裏擠出來三個字：「妳砸吧！」

尙小雲不動聲色，並沒有砸，笑意盎然的道：「大和尚眞的已經討到美嬌娘？是那一位？」

自在僧拍拍謝紅梅的香肩，得意洋洋的道：「就是她，美不美？」

「美！」

「嬌不嬌？」

「嬌！」

尙小雲馬上補充一句：「可惜你們還沒有拜堂圓房，現在還不能够算是你的老婆。」

自在僧吹鬍子瞪眼睛的道：「這個妞兒是我老人家賭博贏來的，已經是老佛爺的人了，鋪床疊被，煮飯洗衣，什麼都得幹，就欠沒有上床睡覺，照當初的約定，只要再賭贏她一次，就可以拜堂圓房。」

尙小雲不苟言笑的道：「本樓主一向鐵口直斷，斷你是斷子絕孫的命，絕對錯不了，不信當衆再賭賭看，假如大和尙贏了，不單單是贏得一位美嬌娘，砸爛了我尙小雲的招牌，萬花樓也從此關門，不再開張營業。」

這個賭注好大，引起了酒肉頭陀莫大的興緻，意氣風發的道：「好啊，只要姓謝的女娃兒敢，我老人家奉陪就是。」

謝紅梅含情脈脈的望了石少虎一眼，道：「哼，手下敗將，有什麼不敢，你這個臭和尙是靠作弊才贏我的，要玩咱們今天玩新的。」

自在僧道：「玩什麼？」

謝紅梅望着尙小雲桌上的骨牌，道：「就玩這副算命的骨牌吧，這樣誰也作不得假。」

尙小雲將骨牌一張一張的翻轉來，將一至八的點數展現給大家看，道：「每人一張，點多爲勝，爲求絕對公平，請石公子主持洗牌，你們兩位可任取一張。」

石少虎不便推辭，翻轉骨牌，小心翼翼的清洗了三四遍。

接着，謝紅梅、自在僧各自取了一張骨牌。

尙小雲做事有板有眼，一絲不苟，爲免二人動手脚，將剩下來的六張牌收進抽屜，還下了鎖。

酒肉頭陀正要翻牌，丁小翠忽生一計，想考驗一下尙小雲的神機妙算，道：「尙樓主法力無邊，能否算出大和尙的點數來？」

自在僧也湊趣道：「女娃兒倘若眞能算出老佛爺的點數，我老人家從今以後就算服妳了。」

萬花樓主雙目半睜半閉，口中唸唸有詞，掐指計算了一忽兒，猛可斷然決然的說：「是七點！」

啪！人逢喜事精神爽，酒肉頭陀翻牌的手法既快又美，乾淨俐落，斜三正四，果然是一張不折不扣的七點。

七點不小，謝紅梅贏的機會只有七分之一，輸的可能却高達六倍，這一下自在僧可樂了，樂得眉開眼笑，手舞足蹈。

狼人也爲師父高興，果能穿紅戴綠，敲鑼打鼓的看着師父還俗討老婆，成個家，自己總算也有了一個可以落脚的窩。

許是基於同性相斥，許是怕情天折翼，愛海覆舟，丁小翠的心理甚是微妙，有點傾向狼人師徒的味道。

石少虎則正好相反，在他的心底深處，潛意識裏，總感覺若有所失，期盼能有奇蹟出現，謝紅梅勿作和尙婦，一朵好花不該插在牛糞上。

只有尙小雲依然從容自如，好像沒事人似的，一點也不爲自己的榮辱，萬花樓的存廢担憂。

石少虎情不自禁的問尙小雲：「謝姑娘幾點？」

尙小雲又將適才的舉措重複一次，同樣斷然決然的說：「八點！」

聽得酒肉頭陀跳起來：「老子就不信邪，亮牌！」

「野和尙，你輸了！」

謝紅梅對於尙小雲的「功力」，似乎很信任，牌還是沒有看，就敢誇下贏的海口。

啪！一樣的乾淨俐落，一樣的迅捷曼妙，牌亮出來了，確確實實是一張八點。

這眞是太神、太奇、太玄、太妙，也太匪夷所思了，牌是石少虎洗的，緊扣在謝紅梅、自在僧的掌下，就算是大羅神仙再世，濟公活佛重生，也不可能神乎其技，一箭中的。

登時，大家對這位神機妙算奇女子尙小雲莫不另眼相看，視爲神人，一個個呆若木鷄，佩服的一塌糊塗。

就連一向拿罵人當酒喝的自在僧，也閉上了嘴，罵人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　×　×

正因爲萬花樓主尙小雲神乎其技，料事如神，使不信邪的狼人，也不免有點心裏發毛，他本來是住在一家小客棧裏，爲防萬一，當晚便搬進一棟大宅子裏。

這宅子的主人非同小可，乃是護國大將軍八賢王朱載德的宅第，因八賢王領兵在外，王府裏只有少數幾名家丁家將在留守，狼人身手靈巧，很輕易的便潛入王爺的臥室。

狼人的眼睛都看花了，從來也不曾見過如此華麗的被褥陳設，眼看天色已漸黑，不敢造次點燈，躺上床去就睡。

「哈哈，尙小雲呀尙小雲，我看妳百密一疏，這一次要砸鍋了，我就不信有誰想到老子會跑到王爺府來享福，又有誰敢在王爺府裏動粗？」

想到得意之處，會心微笑不已，微笑中，狼人很快便進入夢鄉。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早在他離開萬花樓的那一刻起，就被人釘上了梢，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早就在別人的掌握之中。

八賢王府留守的，是幾名老弱殘兵，護國大將軍的眷屬也不在，留守的人睡的比狼人還早，簡直如入無人之境。

牆邊，一棵大槐樹上，有兩個人在竊竊私語。

一個道：「狼人就睡在八王爺的床上嗎？」

另一人答道：「是，釘梢的人一直跟踪來此。」

「可曾親眼目睹他睡在床上？」

「屬下親自查過，絕對錯不了。」

「沒錯就好，幹掉他！」

「何時下手？」

「等他熟睡之後。」

「由何人執行？」

「交給第九鬼火小組去辦好了。」

「鬼火使者白寡婦？」

「再加上苗人傑。」

「是，副燈主！」

「石少虎那邊的事進行的怎樣了？」

「已稍有進展。」

「要快，要穩，更要狠，不要放過任何機會！」

「是，屬下知道！」

「皇甫長安那個老傢伙怎麼還沒有死呢？」

「命若游絲，可能捱不過三天。」

「好，只要皇甫長安一死，事情就更好辦了。」

「恕屬下愚昧，為何要除去這個無關緊要的狼人？」

「此人大有來歷，同樣是咱們的心腹大患，走！」

談話至此告終，兩條人影飄然而去，沒有人看見衣着相貌，亦無人辨出是男是女。

半個時辰之後，王爺府的庭院中又出現兩個人，女的是曾在空屋內跟自在僧、謝紅梅賭過錢的白寡婦，亦即魔燈麾下第九小組的鬼火使者；男的年約五旬，正是已失踪數日，上官世家的總管苗人傑。

白寡婦審視一下四下的環境，舔破王爺臥室的窗紙，確是狼人在裏面睡覺，而且鼾聲大作時，這才取出風鈴鬼火，吊在窗前。

不知何故，苗人傑一見到風鈴鬼火，就沒命似的往前衝，白寡婦一把拉住他，小聲指示：「這一次任務一定要格外謹慎，務必要置狼人於死地，成事之後本使者今天晚上陪你睡！」

白寡婦委身陪睡的話，對苗人傑發生極大的激勵作用，眸中慾火燃燒，當即扣好兩枚奪命梭，撬開房門，輕手輕腳的走進去。

室內伸手不見五指，好半晌才辨清了狼人的臥床所在，苗人傑二話不說，掀起被子，嗖！嗖！兩聲，兩支奪命梭直奔狼人「幽門」死穴。

緊接着，取出一方粉紅色的絲巾，虎撲而上，照準狼人的脖子勒下去。

合該狼人命不當絕，由於常年到處飄泊，餐風露宿乃家常便飯，養成不脫衣服睡覺的習慣，狼皮就蓋在他身上，狼皮性韌，奪命梭竟未深入，一陣劇痛驚醒了他，正當絲巾行將勒住之時，驀地一聲虎吼，身子弓起，雙腳倒踢，勢如萬馬奔騰。

狼人曾與狼為伍，身手矯健，可以手腳並用，生死交關下用力又猛，苗人傑猝不及防，被踢得七葷八素，踉蹌而退。

「發生什麼事了？」

白寡婦情知不妙，破窗而入，還沒有攪清楚狼人身在何處，狼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四肢伏地一縱，已騰空而起，用他堅韌如刀的長指甲毀了白寡婦的雙目。

雙目一瞎，如沒頭蒼蠅，亂攻亂打一通，狼人野性大發，頓生殺機，連施三記重擊，便將白寡婦擊倒在地，氣絕身亡。

實則這主要應歸功狼人佔盡地利，又有夜視之能，並非白寡婦不堪一擊。狼人一戰成功，對自己信心大增，待要再找那苗人傑時，苗人傑已奪門而逃。

× × ×

石少虎與丁小翠，對尚小雲的話信了七八分，回到石氏世家，便命賽諸葛周乃武，將在京的人手全部召集起來，以萬花樓為起點，向北展開地毯式的搜尋。

從晨至暮，夜以繼日，更樓上已經打出三更的梆聲，至今仍未見到苗人傑的半點人影兒。

似廟非廟，似屋非屋，這八個字太籠統，幾乎所有的房舍，皆可概括的包括在內，如有一個較為明確的目標與範圍，當可事半而功倍。

石少虎毫不氣餒，仍在穿街過巷，密查細搜，凡是遇到似廟非廟，似屋非屋的建築，定親自踏勘，巨細靡遺。

正行之間，忽見一名管事從右邊一條胡同裏，急匆匆的如飛而來，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少主……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周乃武道：「小趙，是什麼消息？可是見到了苗總管？」

趙管事吁了一口氣，道：「是苗總管，我見到他了。」

石少虎道：「在那兒？」

「就在前面的胡同裏，見他放足狂奔，急如星火。」

「可知他跑到那裏去了？」

「知道，小的這就帶大家去。」

沒有人再說話，振袂疾行，深入胡同底，將至北城時，趙管事指着前面的一座祠堂大門說道：「苗總管就是從這裏進去的。」

石少虎抬頭一望，心說：「這祠堂可不正是似廟非廟，不知似屋非屋又作何解呢？」

心念間人已跨步而入。

祠堂的規模並不大，隨行的人手又多，雖說視綫較差，用不到多大一會工夫已搜查完畢，並無苗人傑的踪影。

不過，却在祠堂的後門之外，發現一個業已廢棄，佔地甚廣的磨坊，高大的屋頂，鱗次櫛比，陳舊的磨盤排列成行，還有倉庫馬廐等，形成一個雜亂無章的四合院。

丁小翠睹此情狀，忽有所悟，道：「少虎哥，似屋非屋大概就應在這一座磨坊了？」

話甫出口，異事陡生，磨坊內突然傳出一聲殺豬也似的慘叫，頃刻之間，復出現數支火把，遠遠望去，石少虎認得是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清、上官倩父子兄

妹等十餘人。

足底抹油，如風疾馳，當石少虎見到苗人傑的頭頂有五個明顯的血窟窿，上官白雲的右掌滿手是血，正按在苗總管的頭上時，不禁打了一個寒噤，脫口就說：「世伯在幹什麼？」

苗人傑的屍體就倒在磨盤上，上官世家的人環立四週，聽到石少虎的話語，齊皆嚇一跳，紛紛讓開。

上官白雲道：「老夫是在察看一下，看殺死苗總管的人，是否也就是殺死張管事的人。」

突聞皇甫天華的聲音接口說道：「何必說廢話，事實已經擺在眼前。」

隨着這一陣話語，皇甫天華狼行虎步而入，王師古及皇甫世家的十餘名高手緊隨在後。

上官白雲愕然一楞，道：「天華，你剛才說什麼？」

皇甫天華冷聲傲然說道：「我說已經找到殺人的兇手。」

「誰？」

「就是你！」

「老夫殺死了苗總管？」

「再加上一個張三通。」

「人傑、三通與老夫共事多年，親如兄弟——」

「好了，別作戲，大奸大惡之人都有一套收買人心的本事，現在利用價值已了，為防機密外洩，落人口實，殺人滅口無疑是最佳途徑。」

這話句句如針，字字如刺，刺傷了上官世家的每一個人，尤其是身為皇甫天華未婚妻的上官倩，簡直痛如刀絞，咬牙切齒的說道：「皇甫天華，你說話要有分寸，我們上官世家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

皇甫天華面帶冷笑，卑夷不屑的道：「妳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騙人騙己，事實就擺在眼前，就算妳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

「你在胡說些什麼，苗總管分明是死於『五龍爪』。」

「話是不錯，但誰能保證你們上官世家不會『五龍爪』？」

「盡人皆知，『五龍爪』是血魔君的不傳之秘，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假如你們上官世家與血魔君勾結，則另當別論。」

「你這是含血噴人，事實上血魔君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可是他的『五龍爪』邪功仍在。」

「許是血魔君的門徒弟子，或是合夥人。」

「妳爹上官白雲就是其中的一。」

「皇甫天華，你說話可要有事實根據呀。」

「上官白雲這一隻血淋淋的右手就是最好的根據。」

「胡說，我爹是在察看傷情。」

「我倒覺得是正在殺人行兇！」

「我不許你胡說！」

「我偏要說！」

「看打！」

一對熱戀中的未婚夫妻，話不投機，愈說愈僵，終至演變成全武行，大打出手了。

打得還相當激烈，下手無情，恨不能將對方置之死地。石少虎急忙橫身而入，將二人強行分開，大義凜然的道：「大敵當前，理應和衷共濟，事實眞相未明之前，希望大家都要冷靜。」

皇甫天華眼一瞪，惡狠狠的道：「苗人傑橫屍當場，上官白雲一手是血，這就是事實的眞相，還有什麼好說的，天華不自量力，即使拚着這條命不要，也許兇手逍遙法外，你們石氏世家但有一分俠義之心，就當主持公道。」

說着說着，在熊熊火光下，皇甫世家的人已列開陣勢，準備與上官世家的人決一雌雄，大幹一場。

石少虎伸直雙手，作阻止狀，道：「此事確如霧裏看花，少虎亦覺迷惘不解，但請稍安勿躁，無論如何應給上官世伯一個解釋的機會。」

上官白雲命兒子女兒退後一些，不待石少虎啓齒，便自正容說道：「看來連賢侄也開始對我們上官世家信心動搖。」

石少虎說道：「世伯言重了，眞理愈辯愈明，小侄只是希望你能有一個合理的交代。」

「交代什麼？」

「交代苗總管是如何死的？」

「死於『五龍爪』，這個大家有目共睹。」

「殺人的兇手是誰？」

「老夫沒看見。」

「可是小侄却看見，苗總管發出慘叫後，上官世家的人便到了現場。」

「我們趕到時，人傑已死。」

「由是以觀，世伯距苗總管甚近，理當看到兇手才是。」

「我們也是聽到慘叫聲，始翻牆而入，現場空無一人。」

「問題就在這裏，苗總管喪命亡魂，兇手杳如黃鶴，世伯一手鮮血的在場現身，任何人睹此情狀都會疑竇叢生。」

「這——」

這話落地有聲，顛撲不破，上官白雲語為之塞。

王師古趾高氣揚的道：「上官老兒，你沒有話說了，默認了，是不是？命苗人傑、張三通暗殺我家主人在前，殺人滅口在後，你偽善行惡，人面獸心，明擺着是血魔君天雷的合夥人，是鬼火魔燈的主人，你——」

上官世家的管事宋大元實在聽不下去了，斷喝一聲：「閉上你的嘴！」揮拳照準王師古的鼻子打過去。

雙方劍拔弩張，眼看又要幹架，周乃武見勢不妙，好說歹說的將二人勸開去。

皇甫天華逮住了理，可不肯就此善罷甘休，怒容滿面的對石少虎道：「一無兇手，二無旁證，挑明了殺人的兇手就是上官白雲，少虎兄，我要你表明態度，到底站在那一邊？」

石少虎乃俠義中人，又有皇命在身，倘若上官白雲果為魔燈燈主，他自然不會置身事外，然而，此事撲朔迷離，尚有甚多疑團待解，除非證據確鑿，自不便莽撞行事。

皇甫天華偏又出言逼宮，正感不知如

何作答，驀見狼人滿身是血的撲奔進磨坊來。

狼人的樣子十分狼狽，一張狼皮被兩枚奪命梭釘掛在胸前，鮮紅的血水染紅了胸衣，也染紅了狼皮，雙目泛赤，一臉殺機，令人望而生畏。

石少虎忙不迭的迎上來，道：「發生什麼事了？」

狼人感慨系之的道：「萬花樓主尙小雲料事如神，小弟眞他媽的遭了別人的暗算。」

多情公主丁小翠道：「誰幹的？」

狼人氣憤不巳的道：「苗人傑和白寡婦！」

石少虎道：「傷的重不重，暗器怎麼還留在身上？」

狼人將經過的情形說了個大概，道：「皮肉之傷，大概還要不了命，幹掉白寡婦後，出追苗人傑，那有拔梭療傷的工夫，追到這附近時，姓苗的那個老傢伙突然不見了。」

皇甫天華指一下苗人傑，道：「姓苗的在此，巳被人殺人滅口。」

狼人跨步而上，面部殺機更濃，當塲拔出奪命梭，噗！噗！兩聲，裂肉碎骨，插入苗人傑體內。

恨猶未消，意猶未盡，再飛起一腿，踢了三腳，狼人滿腹的怒火這才消散殆盡停下來。

上官明送上來一包金創藥，狼人未用，抓了一把土，拔下了一撮狼毛，和成泥團，塗在傷口上，說道：「謝了，這玩意兒比金創藥還靈，不出三天便可結疤癒合了。」

皇甫天華道：「夜襲王爺府的，除白寡婦苗人傑外還有誰？」

狼人想了想，道：「好像沒有了。」

丁小翠道：「在這附近，可曾看到可疑的人，譬如我們上次見過的那條白色人影！」

狼人搖着頭說：「沒有。」

這就奇了，白衣人未現踪，上官白雲否認殺人，難不成是苗人傑巳修練成「血魔五龍爪」，活得不耐煩了自行了斷？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苗人傑巴不得事成之後跟白寡婦上床，他沒有理由要自殺。

於情於理，殺人的兇手不是白衣人就是上官白雲。

假如查不出白衣人會在此現身的踪跡，上官白雲的嫌疑可就大了。

石少虎思忖至此，迫不及待的朗聲說道：「依各種現有的情況判斷，不管兇手是誰，均未離開現塲，咱們認眞的搜一下，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驚人發現。」

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立即展開全面搜尋的行動，磨坊內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凡是可以藏人的地方，一律不放過，好似尋金覓銀一般。

就在苗人傑停屍之處不遠，有一個大水缸倒扣在地上，丁小翠想翻過來，却紋風不動，石少虎亦無能爲力，似是年代久遠，巳與地面黏合在一起。

上官白雲過來說道：「讓老夫來試試看。」

雙掌一挫，輕飄飄的手推而出，看似柔弱無力，實則力逾千鈞，正是上官世家的柳絮掌，雙掌尙未接實，人水缸巳有了動靜，待上官白雲吐氣出聲，嗨！直接印上去時，立如高山滾石般向牆邊退去。

上官白雲功力深厚，用力恰到好處，水缸雖疾速暴退，仍保持原來的樣兒，猛可間，砰！的一聲，撞壁而碎，瓦片細碎如粉，那裏有半個人影。

磨坊裏找不到白衣人，上官白雲的嫌疑大大加重。

從而也使石少虎想到另外一個問題：自己是得到萬花樓主尙小雲的指點，前來尋找苗人傑，狼人是爲追人而來，上官白雲因何來此？皇甫天華又是所爲何來？他不相信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四路人馬大會合。

於是，石少虎一本正經的問上官白雲：「世伯來此作甚？」

上官白雲道：「來尋苗總管。」

「世伯事先就知道苗總管在此？」

「嗯，老夫得到消息，人傑躲藏在此地。」

「可否透露一下此人的身份？」

「是一個不相識的人，在茶樓與人談起，被我偶然聽到的。」

「世伯一向考慮周全，若能事先知會一下小侄，應可免去不少困擾。」

上官明接口說道：「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又是這樣尖銳的事情，爲免落人口舌，我們豈敢掉以輕心，是家父命我親自去的，可惜石世兄外出未遇，只得留話門房老陳代轉。」

石少虎雅不願上官世家捲入是非漩渦中，影响三大世家的團結，予人以可乘之機，聞言心中稍稍一安，道：「果能如此就好，上官兄也眞是的，要是早說一聲，大家就不會疑神疑鬼了。」

上官清道：「我們以爲石世兄此來，就是因爲得到我們的消息，所以沒有再提起。」

石少虎滿意的笑笑，轉對皇甫天華道：「小弟想知道，皇甫兄又是在怎樣的情形下來到此地？」

皇甫天華沉吟一下，道：「我們是因爲得知上官世家傾巢而出，行爲怪異，是以尾隨追下來，誰知一步來遲，苗人傑巳被人滅口。」

石少虎道：「此事巳大致澄清，皇甫兄勿再耿耿於懷，傷了兩家的和氣。」

「上官明的話是否屬實，小弟暫且存疑。」

「此事不難查證，少虎一定給皇甫兄一個確切交代。」

「如說苗人傑不是上官世家所殺，會是誰？」

「我懷疑還是那個白衣人幹的。」

「人呢？」

「唯一的解釋是，此人的輕功巳入化境，在上官世伯現身之前的一刹那乘風而去。」

「現在，張三通、苗人傑都死了，難道家父被偷襲暗算的事就此罷手不成？」

「當然不會，只要皇甫、上官、石氏三大世家通力合作，再大的困難也可以克服。」

「有人死不認帳，有人虛無飄渺，怎

麼查？」

「鬼火魔燈是始作俑者，抓緊這條綫準不會錯。」

「張三通、苗人傑、白寡婦相繼作古，綫巳經斷了。」

「斷了可以再接，魔燈主人野心甚大，不會就此洗手。」

忽見石家的門房老陳，氣急敗壞的衝進磨坊來，大家三頭六面，證實上官明所言非虛，確曾去過石家，知會尋訪苗人傑的事。

正因爲老陳的及時出現，一塲風波，總算得以平息，在塲之人遂相繼離去。

狼人離開的最晚，一邊走，一邊搖頭擺腦的喃喃自語道：「眞他媽的邪門，跟着酒肉師父，不知道見過聽過多少稀奇古怪的事，可就沒一樁能跟今夜的事相提並論，明明苗人傑還活着，還和白寡婦去王爺府偷襲老子，她就能算出姓苗的會死在此地，尙小雲不是魔鬼，就是神仙！」

× × ×

磨坊裏的人並沒有全部走光，牆脚下，水缸破裂之處，地下，另有動靜傳來。

先是一陣悉悉索索的衣袂聲，繼而地窖的頂板被托起了，待瓦片粉末落足，便冒出一個人來。

顯然，此人原先是藏在水缸下面，這就是石少虎、丁小翠翻不轉的原因所在，被上官白雲雙掌推退，在尙未撞牆破裂的那一瞬間，竟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溜進地窖去。

就憑這一分胆識與技藝，可知絕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可惜磨坊裏一片漆黑，看不清此人的廬山眞面目。

連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衣服都看不清。

但可以肯定，絕對不是白色。

白衣晚上是可以分辨出來的。

有一雙明亮的眼睛，掃視一週，飄然而去。

× × ×

張三通、苗人傑、白寡婦相繼作古了，大家賴以探索的希望全部落了空，斷了綫。

白衣人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奈何此人來無踪，去無影，神鬼莫測，根本無從着力。

「血魔五龍爪」是最眞實最具體的一條綫索，奈何血魔君天雷巳是百歲老人，又巳有數十年不曾在江湖現身，就算他尙健在人間，會一改喜着紅衣的習慣，而改穿白衣？一個百歲老人，還能那樣高來高去，身輕如燕？

如置身汪洋，四處不着邊兒，如置身黑暗，見不到半點亮光，上官世家在這一事件中的責任尙未撇清，皇甫世家那邊又發生了巨變。

皇甫長安死了！

噩耗傳來，震驚滿朝文武，震驚整個武林。

雖說皇甫長安連番受襲，早巳命在旦夕，死亡乃意料中事，但他一向被公認是江湖巨擘，大明砥柱，仍然給江湖帶來決定性的不利影響。

皇甫長安素行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宅心仁厚，行事謹愼，不似乃子皇甫天華那樣毛躁激進，最令石少虎担心的事，莫過於怕他耐不住滿腔悲憤，在事實眞相尙未全部明朗前，與上官世家發生全面衝突，演變成流血事件，使皇甫、上官、石氏三大世家的祖先，多少年來辛勤建立的友誼毀於一旦。

事實證明，不是石少虎杞人憂天，就在皇甫長安嚥氣前後，皇甫天華巳將皇甫一家的主力全部調集來北京。趁老主人歸天，羣情激動之際，王師古再登高一呼，皇甫長安生前的門徒弟子，舊雨新知，便如潮水一般將上官世家困住，聲言一命抵一命，要上官白雲血債血還。

幸好上官父子兄弟不在，一個巴掌拍不響，將上官世家的門窻桌椅等澈底搗毀、毆傷幾名婢僕後悻悻而返。

也幸好石少虎、林子俊以及朝中的幾位大臣親自出面，動之以情，訴之以理，曉之以武林大義，要皇甫天華節哀順變，應以乃父後事爲重，其他的事待死者入土之後再作定奪，總算將這一塲軒然大波暫時平息下來。

皇甫長安祖籍邯鄲，自當歸葬故里，於是，皇甫天華命人準備了三輛靈車，一輛載運乃父靈柩，另二輛則爲運送藍衫劍客曲敬人夫婦所用，決定次日一早，便起靈南下，然後再擇日安葬於邯鄲、唐山。

在京的告別式異常隆重，上官白雲基於兩家的世代情誼，尤其上官倩是皇甫天華未過門的媳婦，甘冒可能遭到的非議與責難，在兒女們的極力反對下，還是叫女兒穿着孝服，全家親自參加。

在衆目睽睽之下，全體一致哀思中，石少虎、丁小翠親眼目睹皇甫長安、曲敬人、何婉玲的三副棺木抬上馬車，皇甫天華、王師古等人全身縞素，緊隨在後護靈，直駛出大門之外。

這時候，扶桑武士長島谷川的傷勢巳大致痊癒，爲要參加皇甫長安的葬禮，石少虎毅然決定，與常谷川、周乃武、丁小翠即刻南下，先到天津去瞭解一下日息國特使團遇害的經過詳情，然後再轉往邯鄲去。

四人輕裝簡從，走的又是捷徑小路，日頭尙未落山，便到了宿頭青龍鎭。

梳洗一番，走進膳堂，吃喝不到一半，外面車聲轆轆，馬鳴塵揚，無巧不巧，王師古也護着兩輛靈車入店投宿。

當王師古首先踏入膳堂，一眼見到石少虎時，似是吃了一驚，隨即乾咳一聲，趨前說道：「石少主，不，石老宗師過世巳久，您現在是一家之主，這個稱呼早該改了。」

石少虎欠欠身子，笑道：「那裏，王總管是長輩，還是叫小侄的名字好了。」

王師古道：「那怎麼敢當，尊卑有序，我看就和以前一樣，叫少主、少爺、或公子吧，這樣比較順口。」

石少虎親自搬了一張椅子，道：「隨便，叫少虎更親切，王大叔請坐吧。」

王師古並未入座，眸光在常谷川臉上打了一個轉兒，道：「大少爺打算到那兒去？怎麼動作這樣快，居然超在了我們前面。」

丁小翠道：「我們是抄小路來的，自然快一些，想到天津去轉轉。」

王師古陰沉沉的臉色微一怔神，說道：「前不久，扶桑日息國有一個特使團在天津遭襲，聽說不僅特使團的人全部罹難，還損失了不少進貢的玉器寶物，皇上為此龍顏大怒，派了一位密使前去徹查，莫非——？」

此乃機密大事，有關各人皆密而不宣，石少虎弄不懂王師古是如何得知的，忙打斷他的話，道：「王總管想到那裏去了，少虎只是藉參加皇甫世伯喪禮之便，想陪小翠到處走走。」

王師古倒也知趣，沒再追問下去，再一次瞧了常谷川兩眼，道：「這位朋友是誰？好像眼生得很，從來沒見過。」

賽諸葛周乃武搶先說道：「是周某一個遠房親戚的兒子，薦在我家少主面前當差，歷練歷練，兩三天前才從鄉下來，沒見過世面，請王兄多栽培。」

王師古「哦」了一聲，沒再說話。丁小翠朝外面望一望，道：「怎麼沒見皇甫公子，靈車好像也少了一輛？」

「我家少主人是走保定那一條路，」王師古說道：「老夫是護送曲大俠夫婦來的。」

石少虎道：「直送唐山？」

王師古說道：「早已快馬通知曲家，他們會派人來接靈，今晚不到，明早一定到。」

周乃武說道：「王兄，坐下來一塊用吧。」

王師古目注門外，道：「謝了，我們還有一大羣人呢，待一會兒再開一桌一起吃。」

話完便自走開，正巧皇甫世家的七八名大漢也適時入來，就在右邊另開一桌，吃喝起來。

另有一羣人十分扎眼，個個皆携刀佩劍，個個都目射精芒，黑色緊身衣，越發顯出粗壯結實的體態，像是一隊經過嚴格訓練的軍士，在一位紫面老者的率領下，魚貫而入，落坐在石少虎左側。

丁小翠仔細一算，來人不多不少，正好十人。

却全部是生面孔，石少虎，周乃武從未見過。

一名店小二上前招呼：「諸位大爺可是要住店？」

一個臉上有刀疤的漢子粗獷的道：「你沒長眼，天這麼黑了——」

話被紫面老者截住，道：「打尖！」

店小二一楞，重復刀疤大漢的話道：「天這麼黑了，諸位還要趕路？」

紫面老者的目光從石少虎、王師古等人的臉上一掃而過，沉穩有力的說：「不錯，是要趕夜路，有甚麼好吃的酒菜直管往上端，要快！」

「是！是！」

小二哥識人無數，知道來人不好惹，連連諾聲而退，很快便端整好一桌酒席。

正當店家為這兩桌客人忙乎時，石少虎的正對面又出現一位嬌客。

說她是嬌客，並不恰當，應該說是艷客才對。

雪白的衣裳上，滾着碧綠色的花邊，胸前繡着兩朵大紅花，正好將雙乳襯托的更加豐滿壯碩，臉蛋兒談不上是天香國色，一雙媚眼却堪稱獨一無二，看身材應是徐娘半老，論臉龐則風情萬千，看不出她的眞實年齡來。

這位艷客是來住店的，叫了一碗麵。

可是，她放着麵不吃，一雙勾魂媚眼儘瞅着石少虎瞧，似乎想吃人。

石少虎被她瞧得心旌搖晃，六神無主，有一種恨不能衝上去將她抱在懷中的衝動，急忙垂下頭來，不敢正視，暗道一聲？「這人好邪的眼神。」

丁小翠嗤之以鼻，罵了一句：「不要臉！」

艷婦充耳無聞，勾不上石少虎，將目光轉移到左邊一桌的刀疤漢子身上。

憑心而論，這迷人的媚眼，似嬌似嗔，亦淫亦蕩，絕大多數的男人皆抵擋不住，刀疤大漢雙眼發直，骨頭發酥，早將碗筷丟下，忘了祖宗八代。

被紫面老者發現了，破口就罵道：「混蛋，咱們還要趕路，還不快吃，發甚麼呆。」

刀疤大漢對這紫面老者似甚畏懼，如夢初醒的「啊！啊！」了兩聲，端起碗來猛扒。

艷婦出師不利，連番受挫，很是不甘，最後又將目標轉向皇甫世家的一個車把式。

車把式年紀很輕，壯得像一頭牛，幾時見過這種陣仗，瞅不上兩眼，便早已心猿意馬，如置身太虛幻境，隨着艷婦之謔而謔，笑而笑，連自己的生辰八字也記不起來了。

石少虎、周乃武、常谷川俱已酒足飯飽，丁小翠道：「少虎哥，這兒妖氣太重！咱們客房裏去歇着吧。」

這也正是石少虎的想法，給周總管使個眼色，周乃武連皇甫世家的帳也一齊付了。

人尚在櫃枱，適巧紫面老者亦會帳離去，周亞乃武靈機一動，便假裝有事跟了出去。

石少虎向王總管打了個招呼，步出膳堂後不久，王師古等人也相繼離開，只有艷婦與車把式兩人仍在繼續打情賣騷吊膀子。

回至居處，品茗閑聊了半個時辰，周乃武還沒有回來，石少虎不免有點心焦起來了，道：「奇怪，周大叔怎麼會去這麼久？」

常谷川對石少虎一直很尊敬，聞言馬上起身說道：「石公子，不如小的去看看吧。」

石少虎道：「那裏，常兄大傷初癒，該去的是石某。」

丁小翠臉一繃，揚眉說道：「你們誰也別去，周大叔去向不明，到那兒去追？到那兒去找？東方？南方？西方？還是北方？」

這倒是句實話，摸不準方向，根本無從找起，怪只怪臨事倉促，大家都失之大意，弄不清紫面老者那一路人的底細，難免疏於防範。

石少虎更加焦急，道：「摸不準方向也要摸，我看這樣吧，咱們三個——」

言猶未盡，周乃武及時跨步而入，丁小翠急聲道：「周大叔，你怎麼去這許久，我們正要去找你呢。」

周乃武喘了一口氣，道：「這幾個人眼生得很，一忽兒要住店，一忽兒趕路，處處透着古怪，所以釘了他們一段路才回來。」

石少虎道：「他們是往那裏去的？」

周乃武回答道：「北邊，可能是要進京。」

「去幹嘛？」

「可能是訪友。」

「是那條綫上的？」

「似是黑道人物。」

「黑道人物咱們也見過不少，怎會毫無印象？」

王師古的聲音在門外接口說道：「黑道上的幾個小混混，不足為慮，大少爺不必放在心上。」

話落人已走進來，經過梳洗後容光煥發，堆着一臉的笑意，繼道：「我是特地來謝謝公子的招待。」

石少虎笑笑，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我已交代店家，住店的錢也一併由少虎結算，石家與皇甫家是莫逆，不希望再聽到推辭客氣的話。」

王師古表現的很痛快，哈哈一笑道：「公子既然這樣說，王師古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他日返回邯鄲，自當上覆我家少主人，有以回報。」

石少虎將話題拉回來，道：「王總管認識那幾個混混？」

王師古連說：「不認識，不認識，只是覺得，江湖上不論黑白二道，凡是有頭有臉的，咱們差不多全認識，起碼聽說過，既然眼生，想必是無名的小混混。」

丁小翠道：「王大叔，這話可不盡然，像萬聖教的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圍繞在鬼火魔燈四週的那一夥人，咱們連聽都沒聽說過，却挺嚇人的。」

「翠姑娘這話固不差，但這幾個混混應該跟萬聖教、鬼火魔燈搭不上邊兒。」

「何以見得？」

「萬聖教旗幟鮮明，明來明往，鬼火魔燈化整為零，偷偷摸摸，均與這幾個混混的行為不合，丁姑娘盡可安心。」

「膳堂裏的那一個妖婦，王總管也認為是一個混混？」

「翠姑娘以為她是誰？」

「我很懷疑她是十惡婆。」

「十惡婆」三字頓令大家倒抽了一口寒氣，王師古說道：「翠姑娘開什麼玩笑，金燕子十惡婆沒有八十，也七十老幾了，那個娘們，我看連三十還不到，怎麼可能呢？」

丁小翠振振有詞的道：「怎麼不可能？相傳她養生有道，又精於易容術，看她拋媚眼的那個妖精樣兒，武林中除她之外，眞想不出還有第二人。」

在扶桑，常谷川可從來不曾聽說過如此匪夷所思的事，道：「再怎麼養生駐顏，再怎樣濃粧艷抹，也無法將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嫗變成妖嬈婀娜的少婦吧？」

石少虎道：「江湖險詐，咱們寧可信其有，今夜大家小心一點就是。」

王師古道：「石少主，請大放寬心睡大覺，曲大俠夫婦的靈柩就停在前院，我們必須徹夜守護，曲家接靈的人又隨時可到，保證連一隻蚊子也飛不進來。」

× × ×

王師古沒有說假話，靈車的確就停在前院，好幾個人一直在四週小心守護着。

石少虎、丁小翠等人見無任何動靜，也相繼入睡。

可是，第二天一早，却鬧出一條命案來。

石少虎聞訊趕至後院，在一間客房裏，床榻之上，躺着一個赤裸裸，一絲不掛的男人。

丁小翠嚇得驚叫而退。

石少虎，周乃武越衆而入，馬上認出來者是皇甫世家的那個車把式，早已僵在那裏，魂歸離恨天。

膚色白蒼蒼的，沒有半絲血色，全身上下也沒見任何傷痕。而心口上四平八穩的放着一枚「金燕子」。

石少虎歎息一聲，道：「果然是十惡婆，採盡元陽，精血枯竭而亡！」

王師古就站在他旁邊，長歎一聲，未置一詞。

石少虎又道：「王總管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剛剛才發現。」

「可曾見到十惡婆？」

「早已飛鴻冥冥。」

「你們不是守在前院嗎，他怎麼會單獨跑來後院？」

「說來也是怪我疏忽了，飯後就沒再見到他的影子，以為是偷懶去睡了，因為今天還需要他來駕車，並沒有認眞找，誰想到他已經被妖婦勾上，在此與十惡婆苟合。」

周乃武道：「曲家的人到了沒有？」

王師古道：「天不亮就到了，靈車業已駛走。」

皇甫世家的人都圍在床邊，周乃武道：「快把他的衣服給穿起來，這樣赤身露體的會驚世駭俗。」

王師古聞言這才從慌亂中醒過來，一面命人去置辦棺木，穿衣服，一面對石少虎，周乃武道：「石公子，周兄，為了料理這小子的後事，免不了會花一些時間，不敢就誤兩位的行程，前途若再與十惡婆相遇，請替皇甫世家教訓教訓她。」

石少虎急欲趕到天津去，事後還須轉往邯鄲，也實在沒有多少時間可浪費，當即應諾一聲，拱手告別而去。

出得客棧，甫至南街尾，尚未離開靑龍鎭，猛聽到後面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在大聲喊叫：「小翠，小翠！」

丁小翠急忙止步轉身，見來人一襲靑布衣衫，秀髮清湯掛麵，背揹寶劍，面冷如霜，不禁心頭直冒寒氣，道：「糟了，天不怕，地不怕，我最怕遇到母大蟲，準沒有好事！」

武當七劍，丁小翠位居老么，六劍是冷面俠女寒如冰，相傳寒女俠曾在情場上吃過男人的虧，因此常年寒霜罩面，對異性從來不假辭色，她自己也從來不喜粧扮，在劍術上的造詣却極高，小翠的功夫，多一半就是由她來代師傳授。

丁小翠對她畏多於敬，常在暗地裏罵寒如冰為「母老虎」甚至「母大蟲」。

（未完・六）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李小雲、南宮靖和丁玉郎同船過江，不過半個時辰，就已到了江岸，李小雲、南宮靖就和丁玉郎分手道別，二人沿着大路往東，趕到殷家滙，在飯館又碰上丁玉郎，悄悄的說有人跟踪他們，特來報訊，隨即告辭，離開飯館又發現賣花婆來找侯元，說他二人和侯元一道同行吃飯，不是好人，正想向他們過招，幸賣花女說明二人是救命恩人，一場誤會才算化解，二人趕到九華山，李小雲拆閱師父的密柬，叫去找白衣庵沈雪姑，爲南宮靖治療迷失神智之病，經過沈雪姑耐心診斷，還未查出病因，似沒有中迷的現象……

太素訣玄妙

老婆子神色微動，說道：「他們竟是使詐來的？目的何在？」

「佛婆，妳想到那裏去了？」沈雪姑微笑道：「此人明明是神智被迷，那是絲毫不假。」

老婆子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沈雪姑道：「所以我要他們住下來到半夜之時，以本身眞氣替他檢查十二經絡。」

老婆子道：「方才妳替他運氣檢查了，結果如何呢？」

沈雪姑道：「我替他運氣檢查的結果，果然不是被人下的迷藥。」

老婆子道：「那是他僞裝的？」

「不！他確是迷失」神智。」沈雪姑道：「那是有人用極陰毒的手法，點了他督脈『腦戶穴』，以致影响神智，記憶全失……」

老婆子道：「雪姑既然查出來了，給他把穴道解了就好。」

沈雪姑道：「佛婆，妳怎麼忘了，我方才說過，他練的極似佛門神功，而且至少已有七八成火候。」

任督脈貫通

老婆子道：「那就更容易，妳要他配合妳運功解穴，一下就可以衝開了。」

「難就難在這裏……」沈雪姑說道：「因爲他練的是佛門神功，而且已有相當火候，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已把封閉的穴道衝開了一部份，所以他運功的時候，眞氣仍可緩慢通過，我替他運氣檢查，因爲是檢查，行氣較緩，也順利通過了，如非特別仔細，極難發現，若非我因眞氣略微發現滯象，再仔細運行了一遍，很可能也就忽略過去了，穴道被人封閉，要替他衝開並不難，難就難在被封閉的穴道已被他自己衝開了一小部份，衝穴，必須全遭閉塞，你只要用上全力一衝，就會冲開，但因爲它已有了缺口，你即使用上全力，也會漸漸洩漏，根本就用不上力，但對方使的可能是旁門某一種獨門手法的陰功，如果不用大力，又無法把它恢復，所以很難下手……」

老婆子望着她，問道：「這麼說，此人是無法可解了？」

沈雪姑道：「那也不然，此人練的既是佛門神功，而且現在只有七八成修爲，他如果繼續練下去，大概再有十年到二十年時間，佛門神功練到十二成，穴道自可豁然暢通，絲毫無阻，神智自可完全恢復了。」

老婆子道：「那就好，妳縱然不替他解穴，他自己也會恢復，那就用不着妳替他煩惱了。」

「妳不知道。」沈雪姑嬌急的道：「我不是和妳說過，這人是一位前輩高人要他來找我的嗎？」她從几上取起一個小紙包，隨手遞了過去，說道：「妳看看這個就知道了。」

老婆子伸手接過，撕開紙包，裏面是寸許長一截劍尖，奇道：「這是一截斷劍，這是什麼意思？」

沈雪姑說道：「這是我劍上的一截劍尖，五年前，我在八公山附近，遇上一個老賊，此人武功極高，我刺去的長劍，被他手指輕輕一彈，不但劍尖被他彈斷，這截斷劍就封住了我的穴道，我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差點失去清白，就在此時，林間忽然出現了一個紅臉白髯的青袍老人，他只是哼了一聲，把那老魔頭嚇得頓足飛馳……」

老婆子道：「紅臉白髯，青袍老人，那莫非是天山葛神翁？」

沈雪姑道：「我先前也以爲他就是名動八荒的天山葛神翁，就急忙拜倒下去，就在此時，我耳邊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道友不可多禮，快快請起，老朽不是葛神翁，方才因這魔頭不好對付，只好臨時假扮葛神翁，把他嚇跑而已。』」

老婆子呷的尖笑出聲，說道：「莫非此人會是劉轉背？」

沈雪姑道：「他沒有說他是誰，只說：『道友是白衣仙姑門下，相逢不易，如有尊師煉製的『七返解毒丹』，能賜老朽一粒就好。』

「他不知道先師煉製的『七返解毒丹』在先師去世之後，一共只剩下了三粒，我並沒帶在身邊，這就問他居住在那裏，我自會在近日之內專程送上。

「他含笑道：『道友既沒帶在身邊，那就算了了老朽其實也只是隨便問一句罷了，並非急需……』

「我看他既然不願說出居住的地方，就俯身拾起這一截斷劍，雙手奉上，說道：『前輩隱居之處，既然不願人知，這截斷劍，就請前輩收下，不論何時，前輩只要使人持此斷劍前來九華白衣庵，晚輩定當奉上『七返解毒丹』一粒。

「那位前輩含笑收下，就飄然而去，今天這宮氏兄弟既然持了這截斷劍前來，我能不盡力把他治好嗎？」

老婆子道：「但妳無法替他衝解穴道，這不是妳不盡力，而是能力不能辦到的事……」

沈雪姑道：「我有辦法可以替宮飛鵬化解穴道。」

老婆子笑道：「妳既然有辦法可以替他化解被封穴道，那有什麼好爲難的？」

沈雪姑遲疑了一會，說道：「只是……只是……」

她說了兩句「只是」，就沒有再說下去，那自是有她碍難之處了。

老婆子是老江湖了，聽她口氣，心中已經有些明白，說道：「妳莫非有什麼爲難之處嗎？」

沈雪姑點點頭，徐徐說道：「佛婆，妳經驗閱歷都比我深，所以我要和妳商量，看看究竟怎麼辦好？」

老婆子說道：「雪姑，老婆子這條命，是妳救的，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妳給我服的『七返解毒丹』一共只剩下三粒，而且一粒又答應了給這位不知名的前輩，沒有妳一粒解毒丹，世上那裏還有我閻佛婆？只要妳說一句，水裏火裏，老婆子決不皺眉。」

原來這老婆子竟是江湖上大名鼎鼎「六婆」中的閻佛婆，而這位沈雪姑也是「三姑」中人。

沈雪姑道：「佛婆，妳說到那裏去了？我又不是要妳去做什麼，只是要妳替我拿個主意罷了。」

閻佛婆目光深注，說道：「妳到底有什麼爲難之處，只管說出來，給老婆子聽聽，老婆子混迹江湖多年，拿個主意，還不至於僨事。」

沈雪姑舉起纖纖玉手，整了下覆面黑紗，說道：「這宮飛鵬被人點了『腦戶穴』，現在已被他自己衝開了一部份，也就是說這封閉的穴道，已可使眞氣通過，但却依然爲旁門陰功特殊手法所封，並未解去，所以已經無法再用眞氣衝穴，先師精擅『太素脈訣』，其中就有貞女以陰導陽之術，可以化解他未解經穴，只是……只是……」

她又說了兩句「只是」，就說不下去了。

閻佛婆雖然沒唸過幾本書，但從她這句「以陰導陽」，和「只是」、「只是」說不下去的神情，已可猜到幾分，點點頭道：「可是男女有別嗎？」

沈雪姑如果沒有覆着面紗，一張粉臉可能已經脹紅了，輕輕點了下頭道：「是的，要施展『太素脈訣』上記載的貞女以陰導陽之術，就必需……」

她說到這裏，感到實在難以啓咀，再也說不下去。

閻佛婆低聲問道：「可是一定要男女合體嗎？」

沈雪姑羞急的道：「佛婆，妳又想到那裏去了？」

閻佛婆笑道：「我的沈仙姑，妳平日爲人爽直，今晚怎麼啦，吞吞吐吐的，老婆子就只好這樣亂猜了，妳要老婆子給妳拿主意，那就乾脆說出來吧！」

沈雪姑停了一停，才說道：「這是『貞女篇』上記載的眞氣療法，施術的人，必需貞女，在施術之中，以太陰眞氣引導陽氣，使之合而爲一，由於陰陽二氣的調和，水火既濟，眞氣所至，無所不通，被任何旁門陰功所傷的經穴，悉可復元，只是……」

閻佛婆道：「只是什麼呢？」

沈雪姑羞赧的道：「只是在施術之時，兩人都須光身，不能留有寸縷……」

閻佛婆攢攢眉道：「這倒確實是一件

爲難的事。」

沈雪姑道：「所以我要妳給我拿個主意咯！」

閻佛婆望着她問道：「除了妳，是不是沒有人可以救他了呢？」

沈雪姑道：「除非是封閉他經穴的人，但此人既然封閉了他的經穴，豈肯再替他解開？何況現在他已經自己衝開了部份穴道，此人能否再解，也很難說，普天之下眞正能化解開他穴道的，應該只有我一人了。」

閻佛婆臉色凝重的道：「既然如此，老婆子認爲替他治不治療？這主意應該由妳自己決定，旁人的意見，只能供妳參考而已，老婆子信奉的我佛如來，我佛可以以身飼虎，又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妳是三清弟子，老婆子就不知道經上有些什麼話了？」

沈雪姑點頭道：「好，我懂妳的意思，那妳就去把宮飛鵬弄到我雲房裏來，不過此事只有妳知我知，不可再讓第三個人知道了。」

閻佛婆道：「妳不告訴他兄弟，此刻就給他大哥運功治療嗎？」

沈雪姑說道：「不用告訴他，天亮以前，宮飛鵬穴道一通，神智即可以恢復，到時，再告訴他兄弟，妳要他們下山去就是了。」

閻佛婆點頭道：「老婆子省得。」

沈雪姑說完之後，就轉身往左首雲房走去。

閻佛婆匆匆退出，來至東廡，她輕腳輕手的推門而入，一腳走向右首房中，以她的輕功，李小雲正在睡夢之中，自然不易警覺，閻佛婆不用說話，右手振腕一指，點了她睡穴，立即返身退出，再向左首房中走去。

南宮靖可不同了，閻佛婆左腳堪堪跨進房門，他已及時警覺，目光一抬，問道：「什麼人？」

閻佛婆心頭一怔，暗道：「這小子神智被迷，居然還有這般機警！」一面壓低聲音說道：「宮相公，沈雪姑這時候要替你運功治療，快隨老婆子去。」

正因南宮靖神智已有幾分清醒，自己到這裏是求醫來的，沈雪姑替他切過脈，又運氣檢查過經絡，對閻佛婆說的，自是深信不疑，舉步跨下木床，說道：「我兄弟呢？」

閻佛婆道：「你兄弟睡着了不用去叫醒他，沈仙姑此刻替你運功治療，天亮以前即可竣事，你快隨老婆子去吧！」

南宮靖答應一聲，果然隨即舉步走出去。

閻佛婆趁他不防，五指連彈，點了他三處穴道，一把挾起他身子，迅快退出東廡，朝沈雪姑的雲房奔去。

就在此時，一個瘦小的人影，迅快的伏着身子，像一縷輕烟般閃入東廡廂房，走到床前，凝足目力看去，只見宮飛雲閤着雙目，睡得很沉，心中暗暗哼了一聲：「他果然着了老虔婆的道！」一面伸出手去，迅快而熟練的朝他身上拍落。

李小雲只是被閻佛婆點了睡穴，只覺身軀一震，倏地睜開眼來，慌忙翻身坐起，喝道：「你是什麼人？」

站在床前的瘦小黑影口中輕噓一聲，壓低聲音道：「宮兄快別作聲，我是祝小青。」

祝小青，就是賣花女也。

李小雲迅快的跨下木床，定睛看去，一邊問道：「姑娘棗夜前來，妳有什麼事嗎？」

祝小青說道：「我是一路跟着你們來的……」

李小雲不待她說下去，就問道：「妳跟我們來作甚？」

祝小青道：「你別多問，讓我說下去好不？」

李小雲道：「好，妳請說。」

祝小青道：「我看你們敲門，來開門的是閻佛婆，我認識她。」

閻佛婆是「六婆」中人，她當然是認識。

李小雲一怔道：「她就是三姑六婆中的閻佛婆？」

「沒錯！」祝小青道：「因此我心裏覺得奇怪，閻佛婆已有幾年沒在江湖上出現，原來她躲在這裏，後來看你們並沒有認出她來，跟着她進入庵去，我覺得有些不放心……」

她粉臉驀地有些熱烘烘的，口氣隨一頓，又接下去道：「所以我想夜晚進來瞧瞧，方才果然看到閻佛婆……」

李小雲問道：「妳看到什麼？」

祝小青道：「我看她一手挾着你大哥走出去……」

「妳說什麼？」李小雲猛地一驚，急急問道：「她挾着大哥到那裏去了？」

祝小青低聲道：「她是朝雲房去的，我進來一看，你果然被她點了睡穴。」

李小雲道：「走，我們找她去。」

祝小青看了她一眼，輕聲道：「瞧你這麼性急，閻佛婆一身武功，在娘等六人之中，要算她最高了，僅憑我們兩人，絕非她的對手，這樣去找她，不但令兄救不出來，只怕我們也會被她一齊拿下了。」

李小雲一怔，望着祝小青道：「那麼妳的意思……」

祝小青道：「我們先繞到後面去，從後窗先看看她們把令兄弄去有何目的？再設法救人不遲。」

李小雲大哥落到人家手裏，早已沒了主意，聞言點了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祝小青道：「你隨我來。」身形一晃，輕悄的閃了出去。

李小雲跟在她身後閃出東廡，兩條人影躲躲藏藏的從長廊往後行去。

這裏已是白衣庵的後面，左首一排三間小屋，乃是廚房，中間是一片荒蕪的草地，三面都有一人高的圍牆。兩人躡手躡足走近沈雪姑雲房後窗。

只是雲房中既沒燈火，也聽不到一絲聲音。

李小雲心中暗暗感到奇怪，忖道：「沈雪姑要閻佛婆把大哥弄來，怎會不點燈火的呢？」

她心急大哥安危，當先彎着腰掩到窗下，貼耳細聽，雲房中，還是沒有一點聲音。

祝小青悄悄跟了過來，悄聲問道：「

裏面有沒有動靜？」

李小雲微微搖了搖頭，伸出食指，沾了些口水，朝花格子紙窗上輕輕一戳，就戳了一個小孔，然後湊着一隻眼睛朝房中看去。

雲房裏雖然沒有燈火，但前面也有一排花格子窗，依稀可以透進一些天光，練武的人，多半總練過黑夜視物的目力，像李小雲這樣，內功不過稍有基礎，還不到夜視的程度，但只要有稀微星月之光，凝聚目力，還是可以看得清房中的物事。

雲房中，有一張雲床，就在北窗之下，此刻正有兩個人赤裸着身子坐在雲牀之上。李小雲就站在窗下，因此這張雲床，也就等於在她眼前了。

這兩人，她當然看得最清楚也沒有了，前面一人，正是大哥——南宮靖。坐在南宮靖身後的則是沈雪姑，她白天還以黑紗蒙面，現在黑紗也取下了，一頭烏黑如雲的長髮，披散在肩後。兩個人身上不着寸縷，而且緊緊貼在一起。

不，南宮靖就坐在她懷裏，背貼着沈雪姑胸腹，沈雪姑左手環過去抱着他肚子（其實是掌心按在他臍上），兩個身子幾乎合了一個。

李小雲究是處子之身，驟然看到這副景象（其實她只不過是目光一瞥而已），不禁又羞又氣，全身起了一陣顫抖，口中忍不住低哼了一聲，氣得她眼淚立時奪眶而出，迅速退下。

祝小青不知她看到了什麼？低聲問道：「你看到什麼了？」

李小雲一聲不作，頓頓腳，回身朝草地上奔去。

祝小青不明究竟，忍不住也湊着眼睛朝裏看去，這一看，小姑娘家也羞得面紅耳赤，輕「呸」一聲，慌忙一個轉身，跟着李小雲跑去。

這兩位姑娘家對這種事兒，只有臆測，可沒親身經歷過，目覩此情此景，還以爲房中兩人正在幹着不可告人之事。

李小雲奔到草地盡頭，縱身躍起，一下越過圍牆，祝小青也隨着越牆而出。李小雲只是一言不發的發足狂奔。祝小青跟在她身後追了上去。

眨眼工夫，已經奔出里許光景，祝小青叫道：「宮兄，你到底要去到那裏呢？難道不管令兄了？」

李小雲滿腔氣憤的道：「我沒有他這樣的大哥。」

祝小青說道：「宮兄，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李小雲沒待她說完，哼道：「我怎麼不對了？」

祝小青跑得胸脯起伏，說道：「宮兄，你也不想想，令兄是被閻佛婆擄去的，由此可見白衣庵的道姑是個淫蕩女子，閻佛婆帮着她助紂爲虐，令兄受制於人，自然只好聽人擺佈，宮兄這一走，令兄豈不永遠落在她們手中，成了那妖女的面首了嗎？」

李小雲聽得驀然一怔，說道：「妳說得對，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呢？」

祝小青笑了笑道：「宮兄方才十分氣怒，這就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沒有冷靜的想一想，就怒匆匆的飛奔出來。」

李小雲道：「那我們快回去。」

兩人立即施展輕功，回頭朝白衣庵趕去。進入竹林，悄悄繞到第二進牆下，李小雲首先雙足點動，飛身躍登圍牆，祝小青也一擰身跟蹤而上。李小雲目光左右一掠，回身朝祝小青打了個手勢，雙雙飄落地面，正待閃入長廊陰暗之處！忽聽身後傳來一聲冷笑，喝道：「你們兩個還不給老婆子站住？」

只要聽聲音，就可知道這說話的是閻佛婆了！

李小雲倏地轉過身去，只見閻佛婆寒着一張臉，冷冷的道：「宮相公，你帶着這個女兒進來，鬼鬼祟祟的要做什麼？」

李小雲冷笑道：「閻佛婆，妳沒想到點了我穴道，我居然自己解開了吧，我是找大哥來的，幹嗎要鬼鬼祟祟？」

閻佛婆道：「你大哥正由沈雪姑替他運功治療之中，這女娃兒是誰？」

「好個運功療治？」李小雲想起方才看到的一幕，一陣臉紅心跳，冷笑道：「妳閻佛婆助紂爲惡，沈雪姑這淫婦眞是在替我大哥運功治療嗎？」

「沈雪姑這淫婦」這六個字聽到閻佛婆耳中，不覺老臉一沉，哼道：「你說什麼？」

李小雲說道：「我說什麼，妳難道還沒聽清楚？我眞想不到白衣庵竟是藏垢納汚的淫窟，妳快要沈雪姑把我大哥送出來便罷，不然我就一把火把妳們的淫窟燒掉了。」

「小子，你還敢胡說八道！」閻佛婆沉喝道：「雪姑不是在替你大哥運氣治療，那是在做什麼？」

祝小青冷笑一聲道：「在做什麼，妳心裏明白。」

她在說話之時，一張粉臉驀地紅了起來。

閻佛婆怒聲道：「好小子，你越說越不像話了。」

李小雲又說道：「那妳讓我們進去瞧瞧。」

閻佛婆搖頭道：「不行，你們不能進去。」

祝小青道：「運功治療，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李小雲說道：「我偏要進去。」雙眉一晃，從閻佛婆身邊閃出，正待朝階上搶去。

閻佛婆怒笑一聲，喝道：「你還不給老婆子站住？」喝聲中，右手五指如鈎，突然朝李小雲肩後抓來。

李小雲身形一偏，從旁閃出。

祝小青道：「你只管進去，閻佛婆由我來對付她。」

左手一抬，打出三支問心釘，她在問心釘中夾雜了五友細如牛毛的蝎尾針。左手出手，身形一轉，不知她又從那裏打出九顆連珠鐵蓮子，一連串的激射過去，九針鐵蓮子射到中途，又從蓮心中射出一支蓮心針。出手之快，不愧爲暗器專家賣花婆的女兒。

但閻佛婆是「六婆」之首，這點暗器，在她眼裏不過是一些零碎的破鋼爛鐵而已，口中沉笑道：「小丫頭，妳是賣花婆祝二娘的女兒！」

她右手一轉，還是朝李小雲抓去，左手衣袖一揮，就把祝小青打去的暗器一古腦兒兜住，再一抖，一陣叮叮輕响，抖落到地上。抓向李小雲的右手，經她一轉，忽然漾起四五隻手爪，一齊抓了過去，招式怪異之至。

李小雲不明虛實，不敢和她徒手硬接，身形疾退兩步，嗆的一聲掣出劍來，喝道：「妳亮兵刄。」

祝小青眼看自己打出去的暗器，對方只衣袖一揮，就悉數接了去，自然不敢再使暗器，此時看到李小雲掣出劍來，也立即掣出長劍，掠了上去，站到李小雲的左邊。

閻佛婆看了兩人一眼，嘿然笑道：「憑你們兩個？老婆子若是連你們兩支長劍都接不下，還叫閻佛婆？」

雙手開闔，朝兩人搶攻過來，她身形如風，出手快捷，雙爪揮舞之際，立即漾起八九條手臂，分頭朝兩人攻到。

李小雲、祝小青對她不敢稍存輕視，兩支劍一左一右展開攻拒。李小雲使出來的是「形意劍法」，本來「形意劍法」要使得不徐不疾，以意使形，以形使氣，乃是上乘內家劍法，和太極劍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李小雲却把它使得快速凌厲，那就輕快有餘，內力不足了。

祝小青使的是一套「落花劍法」，這是賣花婆集各家劍法，拼湊而成的一套劍法，但經過賣花婆的連綴，使來有如落花流水，也以快速見長。

兩支劍這一展開的劍法，當眞有如兩條靈蛇般亂閃，劍光繚繞，寒芒流動，在閻佛婆左右劃起一片劍網，簡直要直罩過去。

不，她們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心裏縱然想舞得淋漓盡致，把縱橫交織的劍網朝閻佛婆當頭罩落；但劍光逼近閻佛婆身前數尺，就再也遞不進去，她鷄爪似的鋼鈎却從劍光中探入，朝妳手腕抓來，逼得妳非立時撤招後躍不可。

祝小青方才打出暗器，被閻佛婆一下收去，她心思敏捷，面對閻佛婆這樣一個強敵，自然不肯再浪費暗器。後來李小雲撤出劍來，她靈機一動，也跟着撤出長劍，和李小雲並肩作戰，一面却在動手之際，神不知鬼不覺的偷偷放出一兩支暗器來，不時襲向閻佛婆的腕、肘、肩、眉、眼、喉、胸、肋等處，雖然不一定能打得中，但在三人互相攻拒之間，也足以擾亂對方心神。

這一戰，閻佛婆雖然是穩佔上風，只是一時之間，却也不易收拾得下兩人。這可把閻佛婆怒了，口中沉哼一聲，白髮飄飛，雙手揮舞，突然加快，朝兩人着着進逼。

她這一加強攻勢，李小雲、祝小青正面遭遇到的壓力，也加重了，兩支長劍登時有施展不開的壓迫感，只好避重就輕，遊走閃避。

就在此時，走廊上出現了一條人影，問道：「佛婆，要把這兩人拿下嗎？」這說話的正是身穿藍布衫的李嫂。

閻佛婆笑道：「憑這兩個小輩，老婆子一個人足够了。」

突然身形一晃，一把抓住了祝小青執劍右腕，祝小青驚啊一聲，只覺肋下一麻，已被制住穴道。

李小雲要待搶救，已是不及，閻佛婆呷呷的笑道：「小子，你還要老婆子動手嗎？」

李小雲奮力發劍，但不過三兩個回合，也被閻佛婆左手振腕一指，也點住了穴道。

閻佛婆提起兩人，讓他們坐到石階上，尖笑道：「你們乖乖的給老婆子坐着，等天亮了，你們大哥就可以來了。」

李嫂從地上拾起長劍，替兩人納入鞘中。

閻佛婆道：「妳還是去照顧後面吧，這裏有我老婆子呢！」

李嫂返身往長廊走去。

李小雲被閻佛婆制住穴道，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但心頭却十分明白，忖道：「閻佛婆說天亮之後，大哥就可以出來，看她對自己兩人又似無惡意，難道沈雪姑是眞的在替大哥治療不成？治療迷失神智，何以要脫光了衣衫呢？」

時間漸漸過去，現在東方已經透出魚白，雲房中，沈雪姑把南宮靖赤裸的身子，緊貼在她胸前，這也是以她任脈緊貼南宮靖督脈，她右手掌心按在南宮靖頭頂「百會穴」上，左手環抱南宮靖，掌心按在他肚臍上。

這時她正在施展太素脈訣貞女篇上的「以陰導陽」之術，如果在第三者看來，雖然不雅；但這種導引之術，却是道家和醫學參合的正宗法門。

南宮靖從小就練達摩「易筋經」，是以雖被旁門陰功點閉「腦戶穴」，時間稍久，練功時眞氣貫穿，已能從閉塞的穴道中穿過，但穿過究非解開，是以神智仍然迷糊不清。

沈雪姑以太陰眞氣由自己任脈注入南宮靖督脈，使兩人眞氣合而爲一，這是道家的坎離旣濟，陰陽調和，眞氣所至，百脈流暢，被閉塞的「腦戶穴」經眞氣流注，果然如湯沃雪，迎刄而解。

南宮靖只覺神智忽然開朗，記憶也自然恢復了，這一瞬間，但覺自己背後緊貼着一個肌膚滑潤如脂的胴體，和自己息息相關，氣機相通，心中不禁大感驚奇！

就在他心神一動，只聽一個女子嬌柔的聲音說道：「宮飛鵬，你被旁門陰功閉塞『腦戶穴』，神智全失，此刻貧道正以眞氣助你打通全身經脈，你神智初復，不可分心，還須和貧道輸入的眞氣合而爲一，再運行一周，方可自己運功，現在不宜心存雜念。」

南宮靖心知說話的正是沈雪姑，當下不敢分心，急忙收攝心神，澄心淨慮，運氣行功。

這樣又運行了一個小周天，只聽沈雪姑又道：「好了，現在貧道要收手了，你『腦戶穴』受制多日，還須好好運一回功，不可停止了。」

說完，按在他「百會穴」上的右手和按在他肚臍上的左手及時收了回去，人也倐然往後退去，同時迅快的穿上衣衫，覆上蒙面黑紗，緩步推門走出，天色也正好黎明。

閻佛婆聽到聲音，急忙跨入中間客室

，喜道：「雪姑，好了嗎？」

沈雪姑點點頭道：「好了。」

閻佛婆道：「宮飛鵬呢？」

沈雪姑道：「他被禁閉的穴道初解，尚須練一回功，才能出來。」

說話之時，緩步朝西首廂房中走去，剛到門口，脚下忽然一停，冷淡的道：「妳等宮飛鵬出來，就要他們一起離去。」

話聲一落，疾快的跨進房去。敢情方才李小雲和閻佛婆在小天井中說的話，她都已聽到了。

閻佛婆不由怔得一怔，她從未見過沈雪姑說話的神情有如此冷漠的。

但她畢竟是老江湖了，心念一動，立時暗暗「哦」了一聲，沈雪姑神情如此冷漠，正是她替宮飛鵬施展「以陰導陽」之後的心理反應，兩人身無寸縷，肌膚相接，氣息相通，人非草木，怎無漪漣？她這故作冷漠，豈非已經着了相嗎？如果心裏沒有什麽，何用故作冷峻？

閻佛婆不覺輕輕搖了搖頭，便自顧自往屋外行去。

過沒多久，南宮靖已運行了三遍眞氣，才緩緩睜開眼來，直到此時，才發現自己身上竟然不着寸縷，急忙舉目四顧，看到身邊不遠，整整齊齊摺疊着一堆衣衫，那不是自己的衣衫鞋襪嗎？當下伸手取過，迅快穿上，然後跨下雲牀，舉步走出。

但覺晨曦初昇，令人精神爲之一爽！他不知道昨晚沈雪姑替他施展貞女「以陰導陽之術」，使他體內眞氣坎離旣濟，陰陽調和，流注全身經絡，連生死玄關都已豁然自通，內功修爲比之從前，不啻增進倍蓰！

閻佛婆迎着含笑道：「恭喜宮施主，總算恢復清明了。」

南宮靖抱抱拳道：「在下多蒙沈仙姑援手，始得恢復迷失神智，沈仙姑這份大德，在下眞是感激不盡……」

說到這裏，忽然看到李小雲和祝小青兩人並肩坐在石階上，聽到自己和閻佛婆說話，連頭也沒回，心中覺得奇怪，忍不叫道：「兄弟，愚兄……」

閻佛婆沒待他說完，接口道：「宮施主，令弟和祝家丫頭，是老婆子點了他們穴道，讓他們坐在石階上的。」

南宮靖驚異的道：「那是問，爲了什麽？」

閻佛婆含笑道：「那是方才沈雪姑正在替你運氣行功，不能有人驚擾，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他們不明就理，硬要闖進去找宮施主，老婆子勸阻不聽，只好點了他們穴道，好讓他們安靜一些，現在宮施主已經好了，老婆子這就去替他們解開穴道。」

說完，舉步走近兩人身邊，說道：「好了，現在宮施主出來了，你們也沒事了。」右手在他們身上輕拂了兩拂，解開穴道。

李小雲一躍而起，叫道：「大哥，你眞的已經好了？」

她想起剛才看到的一幕，粉靨陡地飛起一片紅暈，差幸她臉上易了容，還看不出女兒羞態來。

南宮靖道：「愚兄眞的好了，愚兄是被人用旁門陰功點閉了『腦戶穴』，才使神智受到影响，失去記憶，差幸沈仙姑以眞氣引導愚兄眞氣，衝開被閉塞的穴道，方能恢復清明。」一面問道：「祝姑娘是什麽時候來的？」

祝小青接口道：「我早就來了。」

閻佛婆道：「方才沈仙姑交代，宮施主已經痊好，就該離去了。」

南宮靖道：「沈仙姑現在那裏，多蒙她替在下解開閉塞的穴道，在下才能恢復記憶，容在下向她當面致謝。」

閻佛婆道：「不用了，沈雪姑方才交代過老婆子，這時正是她運功的時候，不能驚動，宮施主三位只管請便，待回老婆子自會跟她說的。」

南宮靖朝閻佛婆拱拱手道：「旣然如此，那就請佛婆代爲致謝，在下兄弟告辭了。」一面朝李小雲和祝小青兩人說道：「兄弟，祝姑娘，咱們走吧！」

三人走出庵門，南宮靖又朝閻佛婆拱拱手道：「多謝佛婆了。」

閻佛婆道：「三位好走。」迅快的掩上了庵門。

南宮靖和兩人走出竹林，一面問道：「兄弟，我們要去那裏呢？」

李小雲道：「大哥，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廟裏避雨那天的事？」

南宮靖點點頭道：「記得。」

李小雲說道：「金鞭叟田五常、白虎神暴本仁、還有爹和二叔、三叔等人，都被一個綠袍老頭請到後進去，就神秘失蹤了。」

南宮靖又點點頭道：「我知道。」

李小雲道：「當時有兩件事，都是急事，一是爹和二叔、三叔等人無故失蹤，一是陪你前來九華，我想：我們如果先去找爹，那時一點頭緒也沒有，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查得出眉目來？到九華山來，有師父的信束，只要找到人，很快就可以把你迷失的神智治好，所以我決定先陪你上這裏來的，現在你神智恢復了，自然要去找我爹去了。」

祝小青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說道：「你說的話裏面，好像發生了許多事故？」

南宮靖點點頭道：「好像那綠袍老者我認得他，那就找妳爹去！」

祝小青聽他口氣，口中輕咦一聲道：「你們不是兄弟嗎？」

李小雲却驚喜的道：「大哥，你認識他？對了，我聽你說過，好像在那裏見過他的……」

南宮靖忽然冷笑一聲道：「我神智也是被他們迷失的，走，我們找他去。」

李小雲又問道：「大哥知道他們是誰嗎？」

南宮靖道：「我也不清楚，但那地方我認得，哦，我想起來了，就是丁玉郎把我騙去的。」

李小雲一怔道：「丁玉郎，他不是你的朋友嗎？」

南宮靖冷哼一聲道：「你對敵人會有防範之心，對朋友就不會防範，所以上朋友的當，往往也比上敵人的當多。」

李小雲攢眉道：「這就奇了，那天你也看到了，他爲了救你，奮不顧身的情形，是不可能假的。」

祝小靑道：「宮大哥、宮二哥，你們到底在說些什麽呢？我怎麽一句話也聽不懂？」

李小雲說道：「妳別打岔好不？我和大哥要談正經事呢！」一面又問道：「大哥，你怎麽會上丁玉郞當的？快說給我聽聽。」

南宮靖目光一轉，說道：「說來話長？快說給我聽聽。」

南宮靖目光一轉，說道：「說來話長，我們且坐下來再說不遲。」

當下三人又走了一段路，找到一塊大石，就坐了下來，南宮靖就把夜探霍家堡，陷入神燈敎的重圍，幸由丁玉郞相助，一直說到丁玉郞引着他來至一座綠色的莊院，看到有一個綠袍老者，就是廟中邀請金鞭叟等人進入後進去的那人……

李小雲道：「大哥就在他們莊中被迷失神智的嗎？」

南宮靖點點頭，接着就把入莊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一直說到自己忽然感到頭腦脹痛，迷迷糊糊看到綠袍老人給自己服下半碗苦澀的藥汁，後來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李小雲道：「這麽說，準是那綠袍老人在大哥睡熟的時候，點了你的『腦戶穴』，哦，那座綠色的莊院，大哥還記得在什麽地方嗎？」

南宮靖道：「應該是在鳳陽縣的附近，到了那裏，愚兄就可以找得到了。」

李小雲站起身道：「大哥，我們那就快些走吧！！」

旁晚時分，趕到貴池，找了一家客店落脚，三個人却要了三間上房，店伙巴結得像遇上財神爺一般。

李小雲因大哥易了容，不易被人看出破綻來，但他口音還是沒有改變。以前他神智被迷，頭腦簡單，不易學會變音之術，現在神智已經恢復了，而且不久就要找上那座綠色莊院去，豈不一下就被人家聽出來了？

晚餐之後，她乘便悄悄走進大哥房間，要他練習師門改變聲音之術。

第二天一早渡江，黃昏趕到廬江，落店之後，三人就上街閒逛。這時華燈初上，街上相當熱鬧，只見十字路口，有一家五開間店面會賓樓，樓上燈火通明，絃管珠喉，和堂倌吆喝，刀勺之聲，隱隱傳來聲響。

南宮靖說道：「咱們就上這一家館子去吧！」

三人跨入大門，就有一名伙計連連躬身抬手道：「公子、小姐，請高陞幾步，樓上雅座。」

上得樓梯，又有一名伙計招呼道：「公子，小姐請到這邊來。」

他領着三人來至臨街的空桌上，拉開長櫈，說道：「三位請坐。」

三人落坐之後，伙計已經端上三盅香茗，擺好了杯筷，才問道：「三位要些什麽？」

南宮靖點了幾個菜，伙計又道：「公子爺要喝什麽酒？」

南宮靖道：「我們都不喝酒。」

伙計退了下去。南宮靖打量着樓上食客，五開間的通樓，這時差不多已有六七成座頭，人聲亂烘烘的，大都是一些商賈人。

忽聽有人微喟道：「江湖上永遠也不會太平，前些時，鬧着旋風花，死的都是雄霸一方的頂尖人物，最近剛剛平息下來，又有許多知名物人離奇失踪，終南五老的金鞭叟、白虎門的暴掌門人，皖西三俠、一夜之間，無緣無故的不知去向，據說六婆中的縫窮婆、賣花婆、劉媒婆、王牙婆、孫虔婆也全都下落不明，這眞叫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另一個聲音又道：「何兄還聽到些什麽？」

先前那人道：「這些還不够嗎？唔，對了，最近聽說少林寺已經派出羅漢堂的高手，到了江南，神燈敎的人也正在大事搜索，另外還有各派的高手趕來，這些很可能都和旋風花有關……」

南宮靖裝作漫不經意的循着話聲看去，那是自己左首第二桌，只有兩個人，邊喝邊談。

這兩人雖然都穿着長衫，但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是會武的人，很可能還是鏢局中人。因爲這兩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武功並不很高；但從他們的談話內容聽來，消息却極爲靈通，那只有鏢局中人，交的是黑白兩道朋友，各地耳目衆多，消息自然也靈通了。

南宮靖正在留神傾聽之際，只聽那姓何的忽然輕咳了一聲，他們話題也隨着變換了。心中覺得奇怪，先前還以爲他們發現自己在傾聽他們談話，目光一動，才看到一名伙計正領着三個人，朝自己這邊走來。

這三個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頭盤小辮的彎腰老頭，右手還提着一支兩尺多長的旱烟管。他就是神燈敎四位香主之一的催命符柴一桂。

他身後還跟了兩個一身勁裝的青年，看去不過二十出頭，但身材慓健，可能是他手下的得力助手。

那兩個鏢局中人是看到柴一桂上來，才住口的。

伙計招呼他們在一張空桌上坐下，柴一桂行色似極匆忙，交代伙計只是揀現成的酒菜拿來，而且不迭的催快，伙計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柴一桂一雙精光熠熠的眼神只一掃，從那兩個鏢局中人身上暼過，就落到了南宮靖等三人身上，此人不愧是老江湖，滿堂食客之中，一下就看出南宮靖這一桌上三人與衆不同；但他雖然稍加注意，依然不落痕迹，迅快的向別處投去。

南宮靖因自己臉上易了容，不怕他認出自己來，也就並不在意。

一回工夫，伙計送上飯菜，同時也給柴一桂那一桌上，迅快端上幾盤鹵菜之類的現成菜餚，還有一壺酒，坐在左首的一個青年漢子立即給柴一桂面前斟上了酒。

李小雲也看到柴一桂了，悄悄向大哥遞了一個眼色，南宮靖暗暗點了下頭，示意他已經知道，大家就自顧吃喝起來。

柴一桂等三人吃得很快，酒菜像風捲殘雲，伙計端上三大碗麵，也稀裏呼嚕一下吃畢，起身會帳，匆匆下樓。

李小雲低聲道：「看他們樣子，好像有什麽急事呢，天都黑了，難道還要趕路不成？」

南宮靖道：「管他們呢，江湖上人，好像都是十分忙碌的。」

三人會過帳，回轉客店。店伙送來了一壺香茗，便自退出。

南宮靖過去掩上房門，朝祝小靑道：「祝姑娘，我們要去的地方，可能十分凶險，這件事和妳無關，在下之意……」

祝小靑沒待他說下去，就眨眨眼睛，接口道：「宮大哥的意思，是要我不用跟着去了，對不？」

南宮靖道：「在下並不是要妳跟去，實因咱們不知對方虛實，進去容易，要想全身而退，只怕並不容易，所以姑娘還是不涉險爲宜。」

祝小靑道：「我自知武功不高，跟你們一起去，是一個累贅，明天就各走各的好了。」說完，站起身往外就走。

李小雲看她負了氣，急忙站起身，跟了過去，叫道：「祝姑娘……」

祝小靑已經回到她自己房裏，砰的一聲掩上了房門。

李小雲因自己穿的是男裝，不好去敲門，只得回轉，掩上房門，朝南宮靖埋怨道：「大哥，方才你不該這樣說的，姑娘家小心眼，聽了誰都會生氣。」

南宮靖聳聳肩道：「其實我是一番好意，那座綠色莊院，陰森詭秘，莫測高深，我們進去了，能否自保，還很難說，多一個人涉險，總不如少去一個人的好。」

李小雲道：「話是不錯，但她認爲你嫌她累贅，傷了她的自尊。」

南宮靖忽然壓低聲音說道：「方才我聽左首隣桌上的兩個人說，六婆之中，除了閻佛婆，其他五人也先後失踪，只怕也是被綠袍老者刼持去了。」

李小雲一怔，說道：「我怎麽沒有聽到呢？」

南宮靖道：「那時酒樓上人聲嘈雜，ㄓ兩人話聲又說得極輕，妳沒去注意，自然沒聽到了。」

李小雲道：「這麽說，祝姑娘的娘賣花婆婆也失踪了？」

南宮靖道：「六婆，只有閻佛婆已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動，等於早就失踪了，其餘五婆，自然包括祝姑娘的娘在內了。」

李小雲攢攢眉道：「這消息要不要告訴她呢？」

南宮靖道：「她不知道，暫時還是不告訴她的好，告訴了她，就非去不可，我們去了，如能把人救出，那是最好不過，否則也可以探到一點虛實，只好等出來之後，再作計較了。」

× × ×

祝小靑負氣回房，但她聽李小雲回轉，她又悄悄開了房門出來，想聽聽他們背着自己說些什麽？就輕脚輕手的躡到南宮靖房門口，貼着耳朶諦聽房中兩人說話，因此南宮靖和李小雲說的話她都聽到了。

娘也失蹤了，會是綠袍老者擄去的！她心中兀自有些不信，光憑娘一身暗器就是來上一百個高手，也管敎他們躺下五十雙。

但繼而一想，李小雲說過那晚終南五老的金鞭叟、白虎神暴本仁、皖西三俠、同時被綠袍老人領着走的，一去就杳如黃鶴，連一點打鬥的迹象都沒有，娘遭他擄去，却又大有可能了。

她平日縱然極爲任性，但心思却極爲縝密，聽了一回就悄悄退走，回房而去。

× × ×

翌日一早天色才朦朦亮，南宮靖突然聽到有人輕輕叩了兩下房門，接着只聽李小雲的聲音叫道：「大哥，醒來了嗎？」

南宮靖答應一聲，迅快的跨下木床，披上衣衫開出門去，問道：「兄弟，有什麽事嗎？」

李小雲一下閃入房中，氣急敗壞的道：「大哥，小靑她走了。」

南宮靖問道：「什麽時候走的？」

「不知道。」李小雲道：「我剛才起來，看到她房門只是虛掩着，還當她起來的早，推門進去，床上被褥摺得好好的，好像昨晚沒有人睡過，再一看，床頭一張茶几上，發現了這張字條……」

他左手揚了揚，手中果然拿着一張小紙，接着道：「上面只有三個字：『我走了』，是用黛筆寫的，我看她準是昨晚走的了。」

南宮靖沉吟了下，問道：「昨晚我們說的話，她會不會聽到了？」

李小雲說道：「我們昨晚又沒說她什麽？」

「不！」南宮靖道：「我是說她娘失踪的事，會不會被她聽到了？」

李小雲道：「應該不會聽到，我們說話的時候，她已經負氣掩上了房門。」

南宮靖道：「她沒聽到最好，萬一給她聽到了，事情就更麻煩。」

李小雲道：「現在該怎麽辦呢？她昨晚走的，我們到那裏去找她呢？」

南宮靖道：「她又不是三歲小孩，還會走失嗎？」

李小雲嗔道：「你好像一點也不關心她，昨晚要不是你，她會負氣走嗎？」

南宮靖搖搖頭笑道：「她負氣走了，總比和我們一起去涉險好，她武功雖然不高，但一手暗器却高明得很，行走江湖，應該沒有什麽危險，何况她是賣花婆的女兒，也很少有人敢動她，如果和我們一起去，我們很可能自顧不暇，那才眞危險呢，所以妳儘可不必替她担心。」

李小雲道：「依你這麽說，我們不用去找她了？」

南宮靖笑道：「她在江湖上比我們還熟，能找得到她嗎？」

李小雲說道：「好嘛，那就不用找她了。」

兩人盥洗完畢，要店伙送來早餐。

店伙奇道：「還有一位小姐呢？」

李小雲道：「她到親戚家去了？」

兩人用過早點，會帳出門，一路往北行去。第二天中午，經過廬州府（合肥），在一家麵館打尖，看到街上正有八九個灰衲和尚經過。

領頭的一個赫然正是少林寺的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手持禪杖，行色匆匆的走去。他身後緊隨着八個灰衲僧人，年紀都在四十左右，每人背上都揹着一個長形包裹，一望而知是隨身兵刄無疑！

（未完・十三）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牛小姐牛如蘭突然晚上十點鐘去找韋青，說出萬柔被父親綁架囚在家中，建議韋青將自己綁架，以人質交換人質，韋青、莊前柳採納她提議，在橋月樓雙方交換了人質，萬柔脫險回家，牛、劉二大亨的花招想使萬、韋火併不成，只好收場，但萬家並不放過韋青，趁他和霍小腰幽會，苗玉堂突然帶了槍手準備轟韋青，幸得了性和尙救出脫險，了性本是長白山幹過土匪，出家後和韋青稔熟，這次來此是協助韋青，換人質也是由他出面，原名叫車大光，韋青想逮易培基，首先要找焦愼初，請車大光協助，車大光一口答應，準備如何行動……

請弟兄一變

牛如蘭坐在她的小樓上外間一大盆炭火旁。炭上有個鐵絲編的烤網，像個奇大的蒼蠅拍，上面放了些白菓，不時發出「啪啪」的爆裂聲。

這工夫一個侍女推門走進來，帶進滿屋的冷風，說道：「小姐，我發現老爺先到五姨太處轉了一下，又到四姨太那裏去了。」

「什麼四姨太五姨太地？」牛如蘭站起來，說：「我對妳說過，就叫她們三號，四號或五號就成了！」

「小姐，我只怕平常說慣了萬一在老爺或三位夫人面前說溜了嘴……」這工夫牛如蘭披上灰鼠大氅下樓而去。

四號坐在梳粧台前卸裝，牛經武坐在一邊椅上道：「這叫着『水晶簾下看梳頭』，』一樂也。」

四號才二十六歲，是上海「書寓」中的紅姑娘，但由於巳吃過藥，今生巳不能生育。她說道：「經武，談點正經的事好不好？」

施離間妙計

「什麼是正經的？」

「比喻說，除了老二生了個如蘭，其餘的連個蛋也沒下了，你不該爲老來想想？」

「想是曾經想過，始終想不出個門道來。」

「你是知道，如蘭發誓這輩子不嫁人，這麼一來，連個外孫也沒有指望了。」

「唔……」牛經武眉頭一攢說：「說的也是，可是這丫頭絕對不結婚，我有什麼辦法？」

「這事兒那能由她，想想辦法呀。」

「我的腦子裏全是漿糊，妳替我想個法子如何？」

「我看哪！不如和劉永泰打個商量，他兒子劉志超不是很喜歡如蘭？」

「那小子流里流氣地，如蘭不喜歡他的。」

「喲，那能全由她呀，再說，在揚州，除了萬里和劉永泰，還有誰是門當戶對的。」

「如蘭不答應怎麼辦？」

「使他們造成事實，有了孩子，看她生是不生？」

「這……」牛經武說道：「這是餿主意！」

「喲……人家可是爲你們牛家着想，將來絕子斷孫，那可是你的事哩……」

牛經武心情一煩，本要睡在這兒的，坐了一會就走了，在後窗外偷聽的牛如蘭，肺都冒了烟，去弄了一桶火油往門窗上一潑，點上火就溜了。

這雖然過份了些，四姨太身爲長輩出這種主意，她的立場和尊嚴都談不上了。結果四姨太雖未被燒死，却有多處灼傷立即送進醫院。

本來牛如蘭還不急於把小葛和小范賺到韋青處，在激忿毛躁之下，立刻開始動腦筋了。

× × ×

「韋大哥，我向你許的願馬上要還願了？」見了面就往上貼，在她絕不是有意地施媚術誘惑對方，只是喜歡他就這樣作，她以爲很自然。

「如蘭，我嘛，快三十哩，妳呢？小說也有二十了吧！別這麼動手動脚地讓別人看笑話！」

「看什麼笑話？誰會看笑話？」

韋青說：「好好，妳說要還願，我又不是菩薩……」

牛如蘭說：「韋大哥，你在我的心中比菩薩還大。」

「說吧，要還什麼願。」

「你不是對小葛和小范這兩個怪物有興趣？」

「我很討厭這兩個人！」

「我要把他們交給你，你能不能給我出個主意？」

「能！」回答的是莊前柳，他指指小金魚，說：「牛姑娘，要想點子出主意，找妳的小金魚姐姐！」

小金魚和牛如蘭密談了一會，牛如蘭興冲冲地回了家，牛經武正好在她的小樓樓下等她，領先上了樓。

牛如蘭一點也不傻，她當然知道老爹找她爲了什麼事。他跟着上樓，一邊想着應對之策，進屋就叫小香沏茶端點心，還親自捏了一塊「沙奇馬」送往牛經武口中：「爹，您嚐嚐，這是從南通帶回來的，風味不一樣呀！」

牛經武本有一肚子火，直擺頭不想吃，因爲吃就發不出火來了，可是她也死心眼，老子不吃她非讓他吃不可，最後他還是啃了一口。

牛如蘭道：「爹，好不好吃？」

「差不多，如蘭，我問妳，妳四阿姨院中那一把火……」

牛如蘭早就有了腹稿，眼一瞪雙手叉腰，說道：「爹，你下面的話最好別說出來。」

「我……我說出來又能如何？」

「你說，說呀！怎麼不說？」她大聲的說道。「我就知道，家裏一旦發生了什麼事，第一個就會先找我，我眞是倒了血楣。」

「難道不是妳？妳四姨說，起火前忽然嗅到濃烈的火油味，這分明是潑油縱火，要不，怎麼會窗上起了火，門上也起火的！」．

「爹是說，那是我點的火，潑的油？」「啪」地一聲，把個花瓶摔在地上，說道：「幸虧只是老四門窗起了火，要是三四五號的院落全被燒光了，我是不是還要打官司？作你的女兒眞是倒了八輩子的楣。」又拿起一個更名貴的乾隆窰霽青描金鏤空花瓶就要摔。

這是國寶級的古董，牛經武連忙地抱住了花瓶，說：「小乖，別摔，家裏起了一場怪火，爹不能不問一下，不是妳那是最好。」

「怎麼？不是我就算哩，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一定是四號說我的壞話，我和她沒有完。」

「如蘭，在私下叫叫還無所謂，可別在外人面前四號五號地叫，這多沒有面子的。」

「面子？」爹還要面子，那你當初就不該到長三堂子去，更不該把窰姐討回家裏來……」

牛經武臉色一沉：「妳胡說什麼？」

「我胡說。她本就是窰姐，妓女，婊子！有好幾次我在街上聽到幾個女人指指點點在背後說：她是不是那個長三堂子『大先生』養的？爹，你要是我，你聽了這話是什麼滋味？」

牛經武的頭都大了，本是來此興師問罪的，反而被女兒訓了一頓，而女兒似乎又佔了個「理」字，他說：「蘭兒，你四姨不是長三堂子她是『書寓』出身，以彈唱接待客人的，那兒的姑娘賣嘴不賣身。本來長三也不留宿，么二才留宿，好好，妳沒有放火就算了，早點睡吧，爹走了。」

牛經武匆匆的走下樓去，小香掩口而笑。

上海的高級妓女稱「先生」，有所謂「大先生」（巳經點過大蠟燭，有了恩客的姑娘。）「尖先生」（是指巳開過懷，却還瞞着客人，冒充清倌，在不大不小之間，故而稱「尖」。）「小先生」却是貨眞價實，「蓬門未開」的黃花大閨女，絕對假不了。「小先生」也有恩客，打打茶圍而已，目的在爭取作她第一個問津的劉郎。

第一次的問津劉郎，會被大大的敲上一筆。

牛如蘭對鏡正里八經地打扮一番，還換了一件衣服，小香說：「小姐，都十點多哩，還有什麼事？」

「妳少管閒事，去把小葛和小范兩個怪物叫來。」

「是……」

「慢着！記住，不要在他們身邊有人的時候叫他們。」

「是，小姐。」

由於小的老的給錢痛快，小姐一叫就到。二人在門口一站，小范說：「小姐有什麼差遣？」

「是那一個的耳朵比較管用，來？」

小葛說：「是我。」

牛如蘭說：「我那個戲匣子（留聲機）剛才因爲和我爹爲了起火的事吵架，被我摔爛了，你馬上去給我買一架回來，附

帶四大名旦的唱片五張。」

「是，小姐，不過這麼晚了，會不會關門打了烊？」

「可能會，只不過聽說要買戲匣子，就是半夜去他們也會開門的。」

「是的小姐。」

「可知道，我爲什麼要你去辦這件事情。」

小葛說：「是不是需要靈敏的聽覺聽聽有無雜音？」

「算你聰明，所以這件事才要你去，小范……」

「小姐請差遣。」

「我要買六斤點心送人，蛋糕二斤，桃酥二斤，龍餅兩斤，你可知我爲什麼要派你去辦這檔子事呢？」

小范說：「八成小姐是要我嗅嗅看作桃酥的核桃，作龍餅的棗泥以及作蛋糕的鷄蛋新不新鮮，有沒有壞，一般的嗅覺是嗅不出巳做好的點心中的材料有輕度變質的。」

「對，快去快回，當然不會讓你們白跑的！記住點心是老大昌的。」

賣留聲機的必是大買賣。「寶時鐘錶公司」全國有五十餘家。揚州有個分號，小葛自然知道這一家。

由於生意好，剛剛準備打烊，小葛一步跨入，別看他個子矮小，渾身沒有四兩肉，問過留聲機的牌子就掏出了大洋票子，店員本來瞧不起他，原來其貌揚與不揚的顧客與購買力沒多大關係。

生意立刻成交，還買了二十張唱片，統通裝在一個大盒子中雙手抱着出了門，留聲機很重，走了一會累了，正要放下休息一會，突然一隻手自後面搭在他的右肩上面。

「我知道你是誰」小葛懊喪地說：「這巧合未免有點可怕，是韋先生嗎？」

「怎知是我！」

「出了『寶時鐘錶公司』的門不久，就聽到百步外跟着一個人，聽步履聲以及你袋中的一串鑰匙聲，就知道是你了。」

韋青說：「果然名不虛傳，小葛，有件事要借重你們一下。」

「我們？包括了小范在內。」

「是啊，你們難兄難弟，焦不離孟，怎能忍心拆散你們，要請就必須『寶一對』嘛。」

「韋先生，這次你不會放過我們，一定會殺我們的。」

「不會，儘管由於你們二人提供情報給萬里，他派人來狙擊我們，堂弟不幸被殺，但我不會寃寃相報。」

「韋先生，我們二人身不由己，再說我們提供情報給牛、劉二人，指出你們的秘密住址，絕未想到牛、劉二人借刀殺人，又叫護院暗告萬里，看來今夜牛小姐差遣我們出門購物，八成是爲韋先生製造了機會，韋先生不論到什麼地方都吃香喝辣的！」

小范此刻自老大昌分號中走出來，雙手中各提數斤名點，但走出不遠就知道不妙。

他加快脚步，甚至奔跑，在這方面他也大不如人，索興慢下來，這工夫跟踪的人巳在他的身後十步以內了。

「是莊大國手嗎？」小范的確有一套的。

莊前柳說：「你怎知是我？」

「您是名大夫，要不怎會一看屍體就能猜出死者的五臟重量及長度，幾乎不差分毫，若非如此，你想囫圇着走出劉家大宅，除非奇蹟出現。所以我出了老大昌分店不久，就嗅出是莊大夫了。」

「嗅出了什麼味道？」

「凡是大夫身上，多多少少會有點藥味，而藥草中味道大，又較爲常用的，尤以『當歸』和『甘草』居多，你身上有這兩種藥的味道……」

莊前柳讚嘆道：「眞有兩套，不是蓋的！」

「莊先生，我知道，由于我們二人找到了韋先生的地址，而牛、劉二人却借刀殺人，叫護院把這秘密透露給萬里，於是他派人去狙擊而使他令弟被殺，所以我知道遲早會有這一天。」

莊前柳說：「放心！只要二位能站在正義這邊，將功贖罪，韋青不會永無止休地報復。」

「你是說他會不殺我們？」

「應該不會，當然，只看你們二位的表現如何了。」

「莊大夫，牛姑娘認識韋爺沒有多久，居然會背叛她的父親，韋爺可算是調情聖手！」

「錯了！你們根本不瞭解他。」莊前柳說：「韋青到哪裏都受年輕人歡迎，這是事實，這也只能說他有女人緣，却絕不是到處留情的人，牛小姐的熱情和自來熟，你是知道的。」

二人返回，韋青和小葛巳早到一步，小葛和小范見了面，互相擁抱了一下，他們二人的確是不可分的搭檔，他們的身材都很矮，類似侏儒，其貌不揚，才會同病相憐。

他們在徐州時，到三等窰子去，花了大錢想和妓女談戀愛，人家還都不屑一顧呢。

經過「三手紅綫」蕭瑤、莊前柳以及小金魚等人的開導，二人決定爲韋青效勞，而且願配合小金魚的策略，以報韋青的不殺及知遇之恩。

× × ×

萬家大宅後側是一片樹林，林蔭道直通萬家祠堂，由于怕人破壞祠堂，非但有專人看守，還經常派人按時巡邏。

今夜，陰天欲雪，往祠堂巡邏的是三個護院。他們本該進入祠堂，見過留守的老人再回去，可是日久頑生，天冷偷懶，未進門就折回來。

他們走到林蔭道一半處，忽然左側傳來了鎗聲，非但三個巡邏的護院聽到，就連大宅中靠近後宅的護院也聽到了。

只是他們守宅有責，不便外出，三個巡邏的護院立刻找好了掩體，不久跟蹌奔來二人，近了一看，是兩個其貌不揚却混身是血的矮子。

這三個護院還沒見過小葛和小范，以爲是兩個無名小卒，上前揪住喝問，也沒問出名堂，只說仇人追殺險逃一命。

這三個護院正要放了二人，因爲二人受了傷，留下也是痲煩，這工夫正好郭奇

出來察看，立刻帶回。

他認識這兩個怪人，所以郭奇以爲自己建了一功，以前二小算是萬里的人，只是不直接受其指揮而巳。

水榭中只有萬里、苗玉堂，小葛及小范。郭奇巳經退出。

萬里的態度頗溫和，說道：「兩位在『紫衣社』雲消霧散之時，爲什麼不來找我？」

小葛說：「老爺子，那時候人心惶惶，實在——」

苗玉堂拍了桌子一下，說：「現編理由巳經晚了些吧！」

小范說道：「苗爺，你是知道的，當時韋雲故作忠貞，自己弄傷了肩頭回去演苦肉計，就連盧飛和倪斌都被他愚弄了，那天晚上，我們二人被他削去了鼻子和耳朵……」

「活該！」苗玉堂說：「『萬鐘齊鳴』發生之後，你們二人就該立刻來報告老爺子，你們却只知道抱住盧飛那塊棺材板不放！」

萬里說：「玉堂，這也不能怪他們。當時盧飛還沒死，自然還要在他身邊，鼻子和耳朵被削去以後，必然需要一段時間治療的。」

「可是治好之後，又加上義耳及義鼻之後呢？你們兩個雜碎又死到哪裏去凉快哩？」

「苗爺，這可有點寃枉哩！」小范說：「我倆傷癒就去裝義鼻及義耳，裝好時，鼻子及耳朵的功能巳大不如前，我們只以爲今生是完蛋報銷了，那知我們的嗅覺和聽覺又逐漸恢復了！」

苗玉堂冷冷地說：「萬爺是問你們爲什麼在牛、劉二人身邊？」

小葛說：「他們等于綁架了我們二人，那時候我們二人的聽、嗅還沒有完全恢復……」

「上次牛經武的部下來此告密有關韋青的住址，是你們找到的？」

「是的，苗爺！」

「那是不是借刀殺人之計？」

「好像是，苗爺，但在事後也就是韋雲傷重死後我想到可能是這麼回事。」

「今夜你們是怎麼回事？爲何受了傷的？」

「一言難盡……」兩人左右打量，似乎不敢啓口。

萬里說：「有話自管說，這兒只有四個人。」

「老爺子，這件事我們眞的不敢說，怕瀆褻了老爺子……」

「媽拉格巴子的，有什麼話不敢說，娘娘們們地！」

萬里作了個手勢，表示什麼話都不必忌諱，小葛說：「小范你說！」

小范說：「小葛，還是你說吧！」

小葛搖搖頭皮，說：「老爺子，只怕我們說了會有人要我的命？」

苗玉堂眼皮子一擄：「誰？」

「當然是府上的紅人……」

萬、苗二人互視一眼，苗玉堂盛怒，罵道：「媽的！還不快說，一切都由老爺子担着，你們欠揍是不是？」

小葛低聲的說道：「阿秋和那邊有關係……」

萬、苗二人同時一震，要說阿秋和牛、劉有關係，萬里如何會信？苗玉堂一把揪住小葛的胸衣，一字字地說：「×你媽，你們是來此挑撥離間的！」

小葛尖叫了一聲，因他身上有傷，說：「苗爺還沒聽完我們的話就動肝火，我們更不敢說了！」

「玉堂，放開他讓他說！」

苗玉堂說：「萬爺，這小子分明是吃胡稽拉蓆子——胡編的！」

「就讓他說說看吧！」

小葛說：「萬爺，我說阿秋和劉永泰有一腿，牛、劉二人綁架了萬姑娘，你們只怕更不會相信的——」

苗玉堂一巴掌搧過去，如果正中，小葛的不會滿地撿牙，也會栽出數步，但萬里抓住了苗玉堂的手。

「萬爺，這是什麼地方，容他們胡說？」苗玉堂說：「八成，他們要離間我們和牛、劉二人的關係。」

萬里冷冷地說道：「離不離間，還不是一樣？我早就想到柔兒是被人綁架的，她長了這麼大，還沒有三四天不回家的紀錄。」

「可是他說阿秋姑娘和……」苗玉堂說不下去。

萬里漠然說：「世上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又怎知這不是眞的？」至少這麼一咋唬，就算傻蛋也看出阿秋和老爺子的關係了。

「說，你儘管放心大胆地說下去，只要是眞的，我不但不會責怪你們，還有重賞！」

「是，老爺子，先說令媛失踪，是那天在橋月令媛下樓走出不遠就被牛、劉的暗卡綁架弄回牛宅，目的是想使您懷疑韋氏兄弟，要你們火併！」

萬里點點頭：「爲什麼又放回來？」

「說也不信，是韋青逮住了牛經武的寶貝女兒牛如蘭，以牛如蘭交換的……」

萬、苗二人愕然忽視一眼。小葛續說：「交換地點就在橋月客棧，那天有數十僧尼在爲釋迦慶生，那一手正是掩護交換人質的，如果幹了起來，僧尼中有人會功夫也會用鎗。」

水榭中極靜。高、苗二人沒有理由不信，儘管小葛的話和事實有點出入，如牛如蘭是自動送上門作人質肉票的，他略爲改變，說是韋青逮住了她。這樣可以冲淡牛如蘭和韋青之間的關係。

「還有……」萬里淡然說：「有關阿秋和劉永泰的事，你們怎麼會知道？」

小葛說：「第一，我們常常出入牛、劉兩家大宅，還有，關于我們二人的聽、嗅覺，老爺子又不是不知道……」

「有什麼具體證明？」

小葛又搖了一陣頭皮，說：「劉永泰爲阿秋起了個很不雅的綽號——『滿床飛』！此其一，另外，要證實此事不難，他們每隔四五天必然幽會一次。」

「好！很好！」萬里說：「你們的話我巳信了百分之九十，你們不必害怕，跟着我一定有好處的。」

苗玉堂說：「你們還沒有說明是爲何受傷的？」

小葛說：「正是因爲劉永泰發覺我們知道了太多的秘密，尤其是劉永泰和阿秋在床上唱梅花大鼓的事，要殺我們滅口，逃走時受傷的。」

萬里說：「玉堂，帶他們去把傷治好，二位不要把剛剛說的事告訴別人！」

「是！」小范說：「萬爺，小葛剛說的事，尤其阿秋和劉永泰的事暫時也不要說穿，萬爺如不信想印證一下，那也不難，因爲他們的幽會是在劉永泰的別墅中進行的。」

萬里說：「放心！我會保密的……」

× × ×

四姨太呂錦萍半臥在病床上，門窗幃都拉了下來。

原來，劉永泰在這兒，更絕的是，在上海時，劉永泰也是常來常往的闊嫖客之一。

劉永泰坐在床沿上，握着呂錦萍的手，他說：「這把火到底是誰放的？」

「天知道！」呂錦萍狠聲說：「心眞毒！誠心想燒死我！那夜正好在談牛如蘭不嫁人的事，我就提議造成事實的辦法，會不會是正好被那浪蹄子聽到，而一怒放火？」

「當然可能！」劉永泰說：「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牛經武自己縱火的可能！」

「他？不會吧？」

「誰敢說不會？第一，他護犢心切，聽了『造成事實』的話，內心不舒服，其次，死個舊的可以討個新的呀！」

呂錦萍說：「你呢，永泰，有一天你也膩了！會不會也來這一手？」

「我絕不會如此……」這工夫房門急敲了三下，門兒開啓，一個貼身保鏢探進頭來，說：「劉爺，牛經武來了！」

劉永泰面色一變：「幾個人？」

「還有貼身保鏢林羣山和潘堯……」

「我馬上走來不來得及？」

「劉爺，只怕來不及了！我看您就在床上委曲一會好些，雙方抓破了臉就划不來了！」

牛經武進屋，劉永泰自然就扒在床下，由于呂錦萍的灼傷本就很輕，而且這幾天也都快好了，二人在床上打情罵俏，床下的劉永泰的手脚都痲了。

這似乎和宋帝趙佶與周邦彥和妓女李師師之間的三角關係略似，此刻雖然沒有「並刀似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的派場，情調却也雷同。

現在床下的劉永泰和當年的周邦彥，受的苦頭都差不多，都是冷天在床下聽「熱戲」。

牛經武大約一小時後離開，走出醫院門不遠，見到了小葛，他現在還不知道小葛和小范被俘變了節，說：「你們數日不歸是什麼意思？」

小葛說：「牛爺，還不是爲了報効你的知遇之恩，日夜爲你跑腿！」

「什麼事會使你們數日夜不歸？」

「牛爺，這件狗皮倒灶的事，實在不好出口。」

「不管是甚麽事都儘管說，說錯了，也沒有關係！」

小葛吶吶說道：「是四夫人和劉爺的事……」

牛經武臉「唰」地一紅，像被踹了一脚，說：「哪個劉爺？」

「就是劉永泰劉爺……」

「他和四姨太呂錦萍攪七捻三？」

小葛點點頭。

「你給我聽着，」牛經武一字字地說：「要是望風撲影，胡扯一通，可要小心你的皮！」

小葛說：「小的正因爲這種事必須人證物證俱在才能取信於人，才會數日不歸，不眠不休地搜證，要是牛爺沒有重賞，今後這種事我們是不會再管的了」

牛經武忽然自袋內取出一叠票子，挑出一張一揚，票額是大洋五百元，說：「如果確有其事，就是你的了！」

小葛也不客氣，接了過去納入袋中說：「牛爺，快點，劉永泰就在四姨太呂錦萍的病房中。」

牛經武說：「癟三！阿拉是剛自那兒出來了的。」

「對，你是自那兒出來的。」小葛說：「只不過那檔口劉永泰在四姨太床下，因爲你還沒進醫院大門，他的保鏢就通知他了……」

牛經武當然信，烈女怕纏，騷女怕閑。他對自己的女人還不清楚？他說：「走，捉姦去！」

小葛說道：「牛爺，捉姦是可以的，但也不宜弄得滿城風雨，那對牛爺是不利的。」

「你說怎麽辦？」

「反正牛爺也沒吃虧……」

「拆那，這檔口還說阿拉沒吃虧，難道我的女人都被玩了才算吃虧？」

「牛爺，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小葛神秘地笑笑：「固然，他嚐了四姨太的『三鮮』！你不也吃過他三姨太唐蓉的『十錦』？」

「這——」牛經武忽然大笑起來，說：「世上什麽事都瞞不了你們兩個怪物，——」一旦提起了他沾了別人便宜的事，似乎對自己頭上那頂「帽子」也就不太計較了！

「可是他也有保鏢。」小葛說：「要先制住他的幾個保鏢才行。」

「然後呢？」

「要求賠償損失，也就是所謂『遮羞費』！」

「憑我牛經武伸手要遮羞費？眞是拆那！」

小葛說：「牛爺，不要白不要，錢還怕多嗎？」

「好好！一切依你。你看要多少才够本？」

小葛搔了搔頭皮，說道：「小的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你看一萬大洋如何？」

「哼！他有七十萬的身價，豈能只要一萬？至少是十萬。」

「牛爺，果眞他願賠償十萬，可否請您叫他另開一張一萬的小鈔票？」

「你……」牛經武罵着說：「你可眞會『拆梢』！拆那格娘！好吧！如談成有你一萬……」

劉永泰只以爲牛經武走了　要多溫存

一會，而他的部下也以爲不會再有什麽危機，自會鬆懈下來。結果被牛經武的貼身保鏢林羣山和潘堯繳了劉永泰部下的「噴子」和「葉子」。

當牛經武大馬金刀地進入病房時，兩人正在親熱，乍見牛經武，二人都像三九天凍痳了腿的雞。

「繼續玩……繼續玩嘛！」牛經武故作大方地攤着雙手，說。「怎麽？不好意思？這有什麽關係？劉兄，這種女人不能閑；這早在意料之中……。」

劉永泰一生中可沒出過這種醜；尤其是離去的人又折回來，顯然有點邪門。他下床搓着手，道。「牛兄，其實也沒有什麽，說來話長，在上海時，小弟也有志一同，常去『書寓』……。」

牛經武說。「『書寓』嘛！只要有錢誰都能去，只不過人都早巳從了良，離開了『書寓』，還能再套老交情？」

「這……這……」劉永泰陪着笑。「小弟決定請客陪罪！」

「請客？姓牛的沒見過世面？沒吃過大菜？」

床上的呂錦萍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這也是由於當初對牛經武發過誓，既然從良，就會規規矩矩地跟他過正常生活，絕不會出軌。言猶在耳，却被捉姦捉雙。

這種出身的女人，就怕人家說她「天生賤貨」這類的話。

劉永泰說：「牛兄，咱們是老搭檔了！如不健忘，咱們去年同去淮安，還一起去嫖過……」

「同去嫖妓這算不了什麽，好朋友怎麽可以割靴子？」

「牛兄……」劉永泰嘆口氣說：「你說吧！要小弟如何賠禮？」

牛經武說。「這話我怎麽能說出口？你是聰明人，你看着辦！」

劉永泰說。「小弟作錯了事，當然有所補償，我這就開張票子……」這工夫呂錦萍已開門衝了出去。「匡郎」一聲大力把房門閉上。

劉永泰掏出了支票，牛經武淡然道：「劉兄，鷄零狗碎地，你趁早別開。」

劉永泰咬着牙說。「五萬，你看小弟够不够場面？」

牛經武說。「乾脆大方到底，湊個整數如何？」

劉永泰腦中「嗡」地一聲，差點暈倒。這種貨色值十萬嗎？就是玩電影明星也綽綽有餘呀！

他現在等於被牽入磨房拴在磨上的驢子，只能不停地繞圈子受人鞭策，雖然恨得牙痕癢癢地，還是開了十萬。

不過這都是一些有道行的人，內心恨是一回事，表面上還不能太僵，第一要保持風度，表示不在乎這筆錢，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共禦大敵——萬里。

× × ×

根據小葛和小范的情報，萬宅目前戒備不太嚴，而且他們似乎對牛、劉二人的敵對態度超過韋、莊等人。

這天晚上，韋青潛入萬宅之中。他涉險的目的有二，一是殺阿秋，二是找奶娘進一步求證大箱子的事。

萬宅的格局他太熟，他在步步爲營之下，終於見到了奶娘：「韋先生，你太冒險了！」

韋青說：「大嬸，我是非來不可，有幾件事必須印證一下。」

奶娘說：「是不是大箱子的事？」

韋青點一點頭，說道：「正是這個，上次大嬸叫一個小妹傳言，說是那個大箱子尚……」

奶娘立刻示意小心，低聲說：「正是如此，但爲了小心，我不敢弄出去送給韋少爺，以免功敗垂成。」

「我知道，大嬸眞敢確定大箱子以及裏面的東西還在？」

「在，我藏在十分隱秘的地方，韋爺請放心！」奶娘說：「韋先生此來也不想見見小柔？」

韋青說：「大嬸，妳是知道，來此很危險……」

「也許韋少爺以爲小柔在橋月客棧那天說的話，寒了你的心，所以，對她不諒解！」

「不不！絕對不是爲了這件事，大嬸對我的涵養太沒有信心了。」韋青說：「我只是以爲，萬宅戒備頗嚴，尤其萬柔的院落附近必然派有幹練人手監視，他們以爲我要來必會去看萬柔的。」

「你不去看她？其實我也可以把他暗暗召來。」

韋青說：「我看不必急在一時。大嬸知不知道阿秋那女人住在什麽地方？」

「韋少爺找她……？」

韋青說了阿秋射殺了堂弟韋雲的事。

奶娘說：「這女人的雄心很大，老苗說她在老爺子面前很吃得開。她住的小院距老爺子的大院很近。」

「是不是院中荷池中有『滴漏』那個小院？」

「對！不過韋少爺千萬小心，阿秋本身身手不凡，老爺子的貼身保鏢侯威等，也兼顧她的安全。」

「我知道，大嬸，大箱子藏匿之處够隱秘嗎？」

「放心！不會出岔子的。」

「大嬸，如我找不到阿秋，我也許會回來看看萬柔，假如可能，大嬸能不能把大箱子交給我帶回去？」

奶娘想了一下，說：「如果韋少爺有十成十的把握，當然可以，只不過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既然他們都以爲大箱子已燒了，放在這兒反而保險些！」

「這話也對，只不過我總是不太放心！大嬸，我去了！」

奶娘低聲說：「如有危險，請回到我這兒來。」

「謝謝妳！大嬸……」韋青不久來到這個小巧而風格幽美的小院落。他很小心，自後窗窗櫺中望進去，室內無燈，床上有人擁被高臥，復仇之火立刻燃起。這一次他不會直饒恕她。

輕輕一推窗子落在床前，就在他四下掃視時，床上棉被飛起，雙七寒芒交瀉，掃向他的頸部及胸部。

瞬間，韋青巳知道不妙，可能他潛入及與奶娘談話巳被聽到，反之，阿秋不會不在床上而由別人伏擊。」

（未完・十四）

寒水秋·甲縷金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改扮辛有恒的藍玉鳳和改扮章通的柳飛絮押着藍如風、柳飛絮（由小珠、小玉改扮）和四名莊丁由雲龍山莊出發，在金鎖橋停泊時改扮爲滕管事的梁子丹也來了，他們一行人乘船入洪澤湖，由水道石窟進去見孟婆婆。因爲他們的易容術高超，又學了變音術，所以孟婆婆並無發覺，隨後，安排他們在石窟內休息，而由梁子丹改扮的滕管事就由丫頭帶領，自前山出去……孟婆婆分配假辛有恒假章通爲日夜兩班的警衛領隊，阿桂帶他倆查看石窟內情況時，突見神君前來，藍玉鳳偸眼一望，神君竟然是史其川，不由嚇得她一跳……

洪澤湖中　危機四伏

柳飛絮沒見過他，倒還罷了，藍玉鳳却不由看得暗暗驚異，兩人同聲說道：「屬下辛有恒，章通叩見神君。」

史其川只略爲頷首，就舉步朝前行去。孟婆婆朝兩人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們跟着來。

藍玉鳳、柳飛絮巴不得跟在「神君」後面，去看個究竟，急忙悄悄跟了上去。

阿桂更不待慢，從邊上急步趨出，搶先開啓了鐵柵門上的鐵鎖，拉開鐵柵門，垂手站在一邊，四名黑衣武士也隨着走出，分兩邊鵠立。

史其川剛走到鐵柵門口，孟婆婆立即趨上幾步，先行走入，從身邊取出鐵鑰，開啓右首甬道前的鐵鎖，打開鐵柵門，然後躬着身道：「神君請進。」

阿桂不待吩咐，從一名黑衣使女手中接過紗燈，走在前面照路。

史其川才舉步跨入第一道鐵柵門。

孟婆婆朝藍玉鳳等人低聲說道：「你們站在這裏就好。」話聲一落，就跟在史其川身後，走入右首甬道鐵柵門，回身又把鐵柵門鎖了起來。

藍玉鳳心中暗道：「這甬道裏面，不知囚禁了什麽人，看她竟然如此小心！」

如今進入右首甬道的，已只有三人，阿桂是孟婆婆的心腹，手提紗燈，走在前面，史其川則由孟婆婆陪同，一路朝前行去。

這條甬道並不很長，兩邊各有四道門戶，門上釘着木牌，牌上有天、地、玄、黃等字樣，每道門戶，都是鐵門。

阿桂走到「天」字號房間門口，便自站停下來。

孟婆婆急忙躬着身道：「啓稟神君，杜管事送來的兩個丫頭，就住在這裏。」

她又搶上一步，取出鑰匙，開啓了鐵門。

史其川回頭道：「孟婆婆，妳隨我進去。」

孟婆婆應了聲「是」，迅快從阿桂手中取過紗燈，推開鐵門，首先走入，然後躬着身道：「神君請進。」

史其川舉步走入，孟婆婆立即關上了鐵門。

房中只有兩張床舖，和一張小桌，兩把椅子，小珠（扮藍如風），小玉（扮柳飛絮），兩人都是一身男裝，如今她們都被點閉了雙手經絡，可以吃飯，拿東西，却使不出力道來。

（作者最近接到讀者來信質疑，問我何以小珠假扮的叫藍如風，但眞的藍如風却寫成藍玉鳳？這一點，本書前面已經交代過，大概讀者健忘了。藍玉鳳原是她本名，她改扮男裝，化名藍如風，和徐少華結爲兄弟，所有的人一直都只知她是藍如風，直到徐少華在雲龍山莊地室，替她解開身上縛着的繩索，才發現她是女的，藍如風才告訴他自己叫藍玉鳳。因此藍玉鳳的名字，只有聞天聲，徐少華、史琬、柳飛絮、賈老二等人知道，外面的人依然只知她是藍如風，作者寫她本人，自然要用藍玉鳳才是，但代替他被擒來的小珠，當然還要用藍如風了。）

小珠、小玉眼看孟婆婆陪着一個紫袍人走入來，她們依然坐在床沿上，沒加理睬。

孟婆婆尖着嗓子叫道：「妳們兩個丫頭，還不快見過神君？」

史其川一揮手道：「不用。」他這一揮手，就有一道無形的和風，拂上柳飛絮的睡穴，接着和聲道：「藍如風，老夫要和妳談談。」他在小桌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小珠故意哼了一聲道：「原來是你把我刦持來的。」

孟婆婆尖聲喝道：「小丫頭，妳敢對神君這樣說話？」

小珠道：「那要我怎麽說法？」

史其川含笑道：「小姑娘，妳和小女琬兒是結義兄弟，老夫並不想難爲妳，把妳弄來，只是希望妳勸勸令尊……」

小珠故作吃驚道：「你……要我勸勸爹，我爹也在這裏？」

史其川含笑點頭道：「不錯，老夫把令尊也請來了，他一直拒絕和老夫合作，他只有妳這麽一個女兒，只有妳可以勸勸他。」

小珠哼道：「你是要把我留作人質，威脅我爹了？」

「只要令尊點個頭……」史其川一手捋着他垂胸黑鬚，微笑道：「你們父女就是老夫的貴賓，何用把姑娘留作人質？」

小珠問道：「你要我怎麽勸爹呢？」

史其川道：「妳只要勸令尊和老夫合作就好。」

小珠無奈何的道：「好嘛，我爹在那裏，我去試試看，只是不知他老人家肯不肯聽我的？」

史其川呵呵一笑，站起身道：「很好，妳隨老夫出去。」

孟婆婆趕緊打開鐵門，把紗燈交給阿桂，史其川舉手一揮，解了小玉身上的禁制，隨即舉步走出，小珠跟在他身後走出房間。

孟婆婆搶在前面，開啓鐵鎖，推開鐵柵門，等三人出了右首鐵柵門，又加上了鎖，然後走向左首甬道，開啓鐵鎖，打開鐵柵門，欠欠身道：「神君請。」

小珠故意「啊」道：「你們把我爹囚禁在這裏！」

孟婆婆諂笑道：「藍姑娘，這那算是囚禁，只是在這裏作客罷了！」

小珠哼聲道：「天底下那有這樣作客的？」

孟婆婆尖笑道：「藍姑娘進去了就知道了。」

依然由阿桂提着紗燈走在前面，小珠跟着史其川身後，孟婆婆落後一步，回身鎖上了鐵柵門。

左首這條甬道，也和右首一樣，並不很長，左右兩邊，同樣有着八道門戶，門上也各自釘着一方木板，畫的却是：乾、坤、巽、坎、震、兌、離、艮八卦，孟婆婆迅快走到「巽」卦門前，取出鐵鑰，打開一扇厚重的鐵門，就躬身道：「神君請進。」

史其川、小珠、孟婆婆相繼走入，孟婆婆還是很快的就闔上了鐵門。

這裏果然和右首甬道的房間大不相同，一進門，就覺得燈光柔和，如同白晝，佈置得像一座洞府！入門處數丈見方，地上舖着潔白平整的白石，窟頂還有錯落參差的石鐘乳，柔和燈光，竟是嵌在石鐘乳縫間隙的夜明珠！

迎面是一座圓形月洞門，門口還放着兩盆古意盎然的臘梅。進入月洞門，是一間寬敞的起居室，佈置雅潔，椅、几、桌子、都是紫檀細雕，古樸有致，但却寂無人聲。

孟婆婆不待吩咐，早已提高嗓子，呷呷尖笑道：「藍大俠，神君和令媛藍姑娘一起來看你老了！」

只聽裏首一間有人沉哼一聲道：「什麽神君……啊，孟婆子。妳說什麽？你們把小女……也弄來了？」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身穿天藍長袍，白面黑鬚的中年人來，他一眼看到史其川身後的小珠，不禁身軀一震，急急叫道：「鳳兒，妳……怎麽會來的？可是被姓史的擄來的嗎？」

小珠急忙叫了聲：「爹……」急急奔了過去。

這藍袍中年人正是名動江湖雲南藍家的掌門人藍啓天，他一把摟着小珠肩頭，怒哼一聲道：「史其川，你果然在小女身上做了手脚！」

史其川含笑拱拱手道：「藍老哥，你難道看不出來？令媛除了雙手不能使勁，不是好好的？兄弟帶她進來，只是讓你老哥看看，兄弟已經把令媛接來了，希望你老哥好好考慮考慮！」

小珠眼看藍啓天舉動自然，不像穴道受制，但一個雄霸一方的人，身上如果毫無禁制，豈會毫無反抗？心中不禁對賈老二暗暗佩服，這位玩世不恭的師叔果然料事如神，一面故意問道：「爹，你老人家沒事吧！」

史其川含笑道：「令尊只要點個頭，自可沒事，姑娘應該勸勸令尊才是！」

藍啓天朗笑一聲道：「你是以小女來威脅藍某了？」

「爹……」小珠說道：「女兒有話要和你老人家說……」一面回頭朝史其川道：「你們在這裏等一回，我和爹到裏面說

去。」

「可以！」史其川含笑道：「姑娘和令尊已有多日不見，只管請便。」

小珠拉着藍啓天衣袖，說道：「爹，走嘛！」往裏首一間走去。

這是一間寬敞的臥室，陳設相當精緻，如果不是外面有着重重鐵門，以這裏的佈置來說，幾乎可以說是最好接待貴賓的房間了。

藍啓天目注小珠問道：「鳳兒，妳是怎樣被他們擒來的？」

小珠朝他嫣然一笑，就以「傳音入密」說道：「藍大俠，其實我不是玉鳳姐姐，玉鳳姐姐也來了，但她改扮了另外一個人……」

藍啓天驚異的望着她，也以「傳音入密」問道：「妳不是玉鳳？那妳是誰呢？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小珠道：「我叫小珠，玉鳳姐姐和柳飛絮姐姐無故失踪，經雲龍山莊總管賈師叔查出這是史其川的一大陰謀，他們甚至連賈師叔也暗中加以刦持，並派人假冒，賈師叔將計就計，就反過來假冒了冒充他的人，同時也要玉鳳姐姐、柳姐姐改扮了他們的管事，再要我假扮玉鳳姐姐，讓他們押運到這裏來的。」

藍啓天點頭道：「原來還有這許多曲折！」

「還有呢！」小珠又道：「賈師叔說，他們可能要用我來脅迫藍大俠，方才那姓史的果然要我來勸你和他合作，賈師叔說，你暫時最好一口答應他……」

「這個……」藍啓天似有爲難之處，沉吟不語。

「不要緊。」小珠道：「賈師叔說，藍大俠也許中了他的慢性奇毒，一身功力無法運用，他要我帶來一種解藥，藍大俠只要聞上少許就可解了！」說着，從身邊取出一個小小藥瓶，遞了過去。

藍啓天幾乎不敢相信，雲南藍家也是以用毒出名，自己無法解去身中之毒，他這小小藥瓶，只要聞上少許就能解毒？伸手接過，揭開瓶塞，湊着鼻子聞了聞，不覺色然喜道：「啊！會是都拉草，這就好了！」

他湊着鼻子，深深吸了兩口氣，就塞好瓶塞，遞還給小珠，一面問道：「妳賈師叔還要妳告訴我什麽嗎？」

「沒有了。」小珠道：「如果有什麽事，他會暗中通知我的，哦……」

她忽然輕哦一聲道：「我妹子小玉，假扮柳姐姐，和我一起被押運來的，她原是殘缺門的人，恐怕殘缺門會對她報復，藍大俠答應和他合作，就說柳姐姐和我很好，請他放了她，好和我做個伴，不知藍大俠肯不肯幇這個忙？」

藍啓天一手拂鬚，笑道：「老夫身中飲鴆散，是妳送來的解藥，這區區小事，老夫怎麽會不肯說呢？」

小珠喜道：「多謝藍大俠。」

「不用謝。」藍啓天道：「姑娘假扮小女，前來相救，老夫想收妳做個乾女兒，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小珠欣然說道：「藍大俠瞧得起我，這是我的福緣，義父在上，女兒給你老叩頭……」

她要待跪下去叩頭，藍啓天一把把她拉住，說道：「不用了，史其川就在室外，給他看到了，反而會引起他的疑竇，好了，咱們出去。」他一手携着小珠的手，從房中走出。

史其川含笑站起，問道：「藍老哥考慮好了嗎？」

藍啓天嘿然道：「藍某父女都被你史老哥擒來了，我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哈哈！藍老哥這是答應了？」史其川大喜過望，連連拱手道：「兄弟切望的只是和藍老哥合作，有藍老哥這句話就好，今後咱們就是自己人了。」

藍啓天道：「藍某還有一件事，不知史老哥肯不肯給我一個面子？」

史其川含笑道：「藍老哥請說，只要兄弟辦得到的，無不遵命。」

藍啓天道：「小女說和她同時被你們押運來的一位柳姑娘，原是殘缺門的人，她和小女曾經結爲姐妹，能否看藍某薄面，把她釋放了，也好和小女作個伴。」

「哈哈，兄弟還當是什麽大事？」史其川道：「柳飛絮叛離殘缺門，本當按他們門規處置，既有藍兄替她緩頰，此是小事，兄弟要他們立即放人。」

小珠欣然道：「多謝神君了。」

史其川回頭道：「孟婆婆，妳要人把柳飛絮領到這裏來。」

孟婆婆答應一聲，急忙開門走出，把鐵鑰交給阿桂，要她立即去把柳飛絮領到這裏來，阿桂那敢怠慢，迅即匆匆走去。

不過盞茶工夫，鐵門開處，孟婆婆已經領着小玉走了進來，一面呷呷笑道：「飛絮姑娘，老婆子沒騙妳吧，妳叛離殘缺門，如今神君已經答應不再追究了，還不快去謝過神君和藍大俠。」

小玉還沒有開口，小珠早已搶了上去，一把握住小玉的手，含笑說道：「柳姐姐，我給妳引見，這位就是神君，這是我爹。」

小玉躬躬身道：「謝謝神君。」一面又朝藍啓天躬身道：「侄女柳飛絮拜見藍伯父。」

藍啓天掀鬚笑道：「柳姑娘和小女情逾骨肉，老夫之意，頗想收妳作個乾女兒，妳願不願意？」

小珠喜道：「柳姐姐，爹收妳作乾女兒，我們就是姐妹啦，妳還不快給爹叩頭。」一面暗暗揑了一下小玉的手掌。

小玉慌忙盈盈拜了下去，說道：「女兒一向孤苦無依，能蒙乾爹垂青，拜在你老膝下，正是女兒之幸。」

藍啓天大喜過望，呵呵笑道：「鳳兒，還不快把妳乾姐姐扶起來。」

小珠伸手把小玉扶了起來。

史其川朝藍啓天拱拱手道：「恭喜藍老哥，平白得了一個乖巧伶俐的女兒，眞是可喜可賀。」

孟婆婆也欠着身道：「恭喜藍大俠，也恭喜柳姑娘了。」

史其川含笑抬抬手道：「藍老哥，咱們出去吧！」

藍啓天問道：「史老哥要咱們到那裏去？」

史其川抱抱拳道：「已經委屈藍老哥多日了，如今賢父女聚首，此地怎好安置

高賢？自然是到賓館休息了。」

孟婆婆急忙趨前幾步，打開鐵門，躬身道：「神君、藍大俠請。」

史其川陪同藍啓天，步出「巽」號房門，小珠、小玉也緊跟着走出。孟婆婆走在最後，她要阿桂趕緊去打開左首甬道的鐵柵門，孟婆婆等他走出甬道，又把鐵柵門上了鎖。

藍玉鳳和柳飛絮一直站在通道鐵柵門外，此時眼看神君和藍啓天、小珠、小玉一起走出。藍玉鳳看到爹，心頭不禁一陣波動，就以「傳音入密」叫道：「爹，女兒是玉鳳。」

藍啓天和史其川並肩而行，不便用「傳音入密」說話，怕被史其川發現，只看了藍玉鳳一眼。

小珠跟在兩人身後，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玉鳳姐姐，我和小玉都已拜令尊做了乾爹，現在要去前面館賓，妳放心好了。」

× × ×

老子山下，坐南朝北，面向洪澤湖，有一片廣闊的陸地，就是洪澤湖鳳尾帮的總舵所在。湖邊，石駁的堤岸，有一條長約數十丈的石級埠頭，如今埠頭中央，豎立了一方橫的紅綢，上面綴以金字，寫着：「歡迎蒞臨洪澤湖」五個大字。

埠頭兩邊帆檣林立，來來往往的船隻，進出頻繁，埠頭上的人也似乎十分忙碌！這時一艘雙桅迎賓帆船，緩緩駛近埠頭，朝中間一座突出湖面還有十數丈長的碼頭上漸漸靠攏，水手把繩索套上木樁，就搭好了跳板，站在碼頭上的兩名青衣漢子迅快的趨了上去。

中艙艙門開處，第一個走出來的是弓着腰，活像大馬猴的雲龍山莊總管賈老二，他剛站定身子。

那兩名青衣漢子已從跳板上走了過來，連連抱拳道：「這位大概就是賈總管了？在下是敝帮總舵迎賓館張猛龍、曹飛虎，特來迎接賈總管的。」

賈老二最喜歡人家當面奉承，不管他說的話是不是出自內心，反正聽了總是很過癮，這就裂着黃板牙，嘻嘻一笑道：「原來是兩位迎賓，小老兒正要找你們問問，西區李管事曾以飛鴿傳書，告訴執事，咱們傍晚時光可以抵達，不知都給咱們準備好了嗎？」

張猛龍陪笑道：「回賈總管，一切都已準備好了，在下兄弟就是來恭迓聞三俠、徐少莊主到賓舍休息的。」

「如此就好。」賈老二回身朝中艙抱拳說道：「聞三老爺、少莊主、鳳尾帮總舵二位迎賓，前來迎接，大家可以上岸了。」

張猛龍、曹飛虎躬着身同聲道：「鳳尾帮總舵迎賓張猛龍、曹飛虎特來迎迓聞三俠，徐少莊主和諸位貴賓。」

聞天聲徐步走出，抱拳道：「有勞二位了。」

張猛龍、曹飛虎當先退回碼頭，聞天聲、徐少華等人也相繼上岸。

張猛龍抬手道：「聞三俠諸位，請先到賓舍休息。」

賈老二道：「二位請在前帶路。」

張猛龍說了聲：「在下有僭。」就和曹飛虎一起走在前面。

此刻已是上燈時候，老子山下早已被一片暮靄所籠罩，但看去還是覆蓋重重，極具氣勢！

張猛龍、曹飛虎領着衆人，折入一條黃泥鋪成的大路，走了半里光景，但見一片疏林間，出現了十幾幢新蓋的房舍，依着山坡建築，每幢自成院落，圍以清水圍牆，看去十分清幽！

張猛龍、曹飛虎一直把衆人領到其中一幢樓房前面，進入大門，裏面有一座寬敞的院子，左右各有三間廂房，迎面階上是五間正屋。

張猛龍拱拱手道：「這幢房舍，是敝帮特地爲雲龍山莊貴賓留的，聞三俠、徐少莊主諸位請到裏面休息，隨行的人，則請到左首廂房待茶。」

說完抬手肅客，請聞天聲、徐少華、史琬、丁藥師祖孫、賈老二、馬成龍、萬全等人進入廳堂。

曹飛虎却領着徐錦章（汪友諒）、田有祿（陸其琛）和四名莊丁朝左首廂中走去。

中間這間廳堂，佈置得相當樸雅，八仙桌上，早已放好了一個九宮格，內有蜜餞、茶食（即細點），糖果、瓜子等，張猛龍請大家落坐之後，兩名青衣使女立即端上六盞香茗。

張猛龍拱拱手道：「這兩名使女叫桃花、杏花，是派在這裏伺候的，諸位如有什麽需要，只管吩咐她們好了。晚餐是由賓舍廚房供應的，到時自有專人送來，廚房中也供應各式點心，只管吩咐她們好了，在下職司迎賓，現在要告辭了。」

聞天聲道：「張管事，敝門大師兄也在這裏作客，不知住在那裏？」

張猛龍道：「宋掌門人和幾位掌門人都住在迎暉閣。」他沒說迎暉閣在那裏，也沒再說下去。

賈老二說道：「咱們初到這裏，一路勞累，今晚暫且休息一宵，明天一早，要去拜會賀帮主，自然也會和宋掌門人見面了。」

張猛龍道：「聞三俠如果別無見敎，在下就告退了。」

聞天聲忙道：「張管事只管請便。」

張猛龍拱拱手，便自退去。賈老二由桃花領着去看了樓上樓下的房舍，分配好各人的住處，廚下已送來一席豐盛的酒菜，飯後，就各自回房休息。

賈老二獨自出了賓舍，一脚往鳳尾帮總舵行來。

這是第三進西首一座圍牆特別高的院落，緊閉着兩扇黑色大門，門口還站着兩名青衣漢子。賈老二剛走近門口，一名漢子伸手一攔，喝道：「站住，你沒看到這裏是禁地？」

經他一指，賈老二才看清門上果然釘着一方小木牌，上有朱書「禁地」二字，不覺嘻的笑出聲來，說道：「你們不認識小老兒？總該認識這個吧！」左手朝天一指，說道：「北斗七星。」

那漢子哼了一聲道：「你這手勢已經過時了。」

「過時？」賈老二一怔，聳聳肩道：「那要玩什麽？」

那漢子叱道：「你還不快走？擅闖禁地，可以砍你腦袋！」

賈老二正待開口，突聽一個深沉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你們快請杜總管進來。」

話聲來自宅中，自然是司徒總領說的了。賈老二聽得暗暗一驚，忖道：「這老小子一身功力，着實可觀，自己須得小心才是！」

那兩名青衣漢子立即躬身應「是」，這下他們態度馬上改變，朝賈老二抱抱拳道：「總領請你老進去。」

右首一個立即搶先推開木門，口中說了聲：「請！」

賈老二也不和他們客氣，舉步走上石階，跨入木門，裏面是一個大天井，地面舖的黃泥三合土，平整結實，一看就知是一個練武場，以這片練武場的大小計算，至少可以訓練上百個人。

賈老二看得暗暗點了點頭，忖道：「司徒望給神君訓練的勁旅，大概全在這裏了。」

他匆匆穿越天井，剛跨上三級石階，只聽司徒望的聲音從左首一間屋中傳了出來：「杜管事請到屋裏來。」

賈老二趕緊應了聲「是」，急步趨到門口，伸手從臉上揭下面具，才恭聲道：「屬下告進。」才舉步走入。

這間屋大概是司徒望的起居室，佈置簡單，只有一張小方桌和四把木椅，上首坐着一個中等身材的瘦削臉中年人。

這人生得眉短而濃，眼深而邃，一根鷹鈎鼻，緊閉着咀唇，一看就知是個深沉陰鷙的人！他看到賈老二走入，已從椅上站起，森沉的笑了笑道：「杜管事，這趟辛苦你了。」

賈老二慌忙趨上幾步，躬下身去道：「屬下杜耀庭見過總領。」

「坐、坐，這裏是我私室，還來這套做什麽？」司徒望口中說着，就回身坐下，伸手取起茶壺，給賈老二倒了一盅茶，又道：「坐下來，先喝口茶。」

賈老二在他對面坐下，雙手接過茶盅，說了道：「多謝。」

司徒望目光一抬，問道：「神君一再問起秋水寒，你幾次報告上都沒提及，究竟是怎麽了？」

「唉……」賈老二不覺歎了一口氣，說道：「此事說來話長，去年江湖上一度盛傳秋水寒落到一個不知名的酒鬼手裏。後來才查到這酒鬼就是雲龍山莊總管賈老二……」

司徒望道：「這我知道。」

「當時黑白兩道聽到秋水寒出世，聞風追查下落的着實有不少人……」賈老二續道：「像白骨門、千毒谷、雲南藍家都想捷足先得，此次白骨……」

司徒望不耐的道：「徐少華交出去的只是一柄贗品。」

賈老二笑道：「據屬下調查的結果，賈老二得到的一柄，根本就是假的。」

司徒望道：「那麽眞的秋水寒呢？」

賈老二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看到過眞的。」

司徒望一呆，接又問道：「你此話當眞？」

賈老二惶恐的道：「屬下有幾個腦袋，敢欺瞞神君？」

「唔！」司徒望取起茶盅喝了一口，問道：「白骨門的情形怎樣？」

「一切順利。」賈老二道：「聽說白元規也快來了……哦！」他忽然好像想到了什麽，接着問道：「屬下現在該如何了，還沒向總領請示呢！」

司徒望從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瓷瓶，說道：「淮陽派宋天壽都巳歸附了神君，聞天聲不足爲慮，只是徐少華和琬兒兩人較爲困難……」

賈老二道：「徐少華只是個娃兒，有何困難？」

「你應該知道。」司徒望道：「琬兒和他情投意合，此事神君也極爲贊成，因爲琬兒有了歸宿，就不會反對神君和仙娘的事。」

賈老二點頭道：「是、是。」

司徒望又道：「但徐少華萬一對神君一統武林大業，不表同意呢？」

賈老二只是望着他，沒有開口。

司徒望續道：「對別人可以用點手段，對徐少華有些方法就不能用了。」

賈老二只是點着頭，依然沒有開口。

司徒望用手推了下小瓷瓶，說道：「這瓶裏是迷失散，只要用指甲挑出少許和入飲食之中，即可使人暫時迷失本性，你可在大會前夕，給他們下在飲食之中，等大會之後，他們成了親，再給他解藥，就不會再反了，這是神君再三交代的，你把這藥瓶好生收了。」

賈老二答應一聲，伸手取過藥瓶，納入懷中。

× × ×

第二天，早餐之後，聞天聲、徐少華、史琬、丁藥師祖孫、馬成龍、萬全和賈老二由迎賓張猛龍陪同，來至鳳尾帮接待貴賓的三友軒。

這是一幢五間樓房，一行人剛走近石階，階上站着兩名青衣，使女迎着，躬身道：「帮主請聞三俠、徐少莊主、史公子、丁藥師、丁姑娘、賈總管裏面坐。」

張猛龍腳下一停，抱拳道：「聞三俠、徐少莊主諸位，恕在下不奉陪了。」

他只是鳳尾帮的一名迎賓，當然只能陪到這裏爲止。

聞天聲拱拱手道：「張管事請便。」

張猛龍迅快的退了出去。

兩名青衣使女躬身說了聲：「請。」就雙雙走在前面，引着衆人走入大廳，然後一左一右開起紅絨門帘，欠身道：「聞三俠諸位請進。」

聞天聲當先舉步走入，徐少華等人也一起跟着走入。

這座客廳相當廣大，陳設自然也極爲華麗，這時已有不少人三五成羣圍坐着閒聊。這些人都是聞天聲的熟人，計有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清和、六合掌門人陸子暘、武功門掌門人高步雲、太極門名宿杜皓然、形意門名宿祝士愕、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選青、大師兄宋天壽，和主人鳳尾帮帮主黑面龍王賀天錫等人。

賀天錫在聞天聲跨進大廳之際，就搶先迎了上來，含笑道：「聞老三，你們遠道而來，兄弟失迎之處，多多恕罪。」

聞天聲連忙和他握住了手，說道：「賀幫主太客氣了，咱們老兄弟了，還有什麽失迎不失迎的？」

杜皓然道：「聞老三，你們怎麽今天才來？」

聞天聲忙道：「老哥哥你好，兄弟和少華是給史大俠祝壽來的，今天離正日還有好幾天呢！」一面走到大師兄宋天壽面前，拱手道：「小弟見過大師兄。」

徐少華跟賀天錫和姑丈（杜皓然）見過禮，也跟在師父身後，和馬成龍、萬全一齊朝宋天壽拜了下去。

宋天壽抬抬手道：「你們起來。」他看着三師弟和三位師侄，神色不禁微黯，但強作笑答，頷首道：「你們都來了……就好……」

聞天聲早已料到這洪澤湖中必然會有一件大事，此刻看到大師兄的神色不對，心頭不由一動，忖道：「大師兄心裏必然有事！」但此刻他忙着和所有的人招呼，不便多問。

衆人之中，也有和丁藥師不熟的，但只要提起他名字，也就知道了，這番寒暄，不必細表。

史琬眼看爹不在廳上，這就朝黑面龍王問道：「賀伯伯，我爹呢？他老人家不是也在洪澤湖嗎？」

「在、在！」黑面龍王連連點頭道：「史神君馬上就會來了。」一面朝聞天聲說道：「聞老三、丁藥師、大家都請坐下來。」

大家落坐之後，兩名使女給衆人送上香茗。

忽聽有兩個女子聲音同時嬌聲叫道：「神君駕到。」

喝聲甫起，滿廳交談之聲，倏然而止，登時靜穆得不聞一絲聲息！

這時裏首屏後，絨帘分左右掀開，一個紫袍、白面、黑鬚的中年人在門口出現，他抬抬手道：「藍老哥請！」

另一個是身穿天藍長袍的中年人笑道：「自然是史神君請先了。」

那紫袍人也就不再客氣，氣度雍容的舉步走出，藍袍人也跟着出來。這兩人正是絕塵山莊莊主自稱「神君」的史其川，和雲南藍家掌門人藍啓天，他身後還跟着扮藍如風的小珠和扮柳飛絮的小玉兩人。

史其川跨出大廳，就呵呵一笑，高聲道：「諸位道兄，兄弟要給大家引見一個老朋友，那就是雲南藍家的掌門人藍啓天藍老哥，這兩位姑娘，一位是藍老哥的掌珠藍玉鳳藍姑娘，一位是藍老哥新收的義女柳飛絮柳姑娘。」

藍啓天連忙舉手打拱，作了環揖。大家也紛紛鼓掌，表示歡迎，接着黑面龍王又引見了聞天聲、丁藥師等人。

小珠、小玉也走過來向聞天聲行禮，徐少華裝作和她們已有多日未見，欣然道故。

史琬走到史其川前面，叫了一聲：「爹。」

史其川一把拉着她纖手，含笑道：「琬兒，來，妳快去見過諸位伯伯叔叔。」

史琬又向在座的人一一行禮，大家才各自落坐。

史其川目光落到賈老二身上，含笑道：「賈總管，當日在絕塵山莊，老夫就說過要仰仗高才，如今你和徐小兄弟一起來了，暫時當然不會就回去，這段日子裏，老夫想要和徐小兄弟借調你一點工作，不知你是否願意？」

賈老二連忙拱着手，諂笑道：「小老兒蒙史神君瞧得起，到了這裏，小老兒就無所事事，你老派小老兒做點事，能爲你老效勞，小老兒深感榮幸，怎麽會不願意呢？」

「哈哈！」史其川發出爽朗的笑聲，點頭道：「很好，三月初一日，是老夫七十初度，這裏的許多道兄，發起給老夫祝壽，老夫再三辭謝，情不可却，才發出請柬，邀請武林同道，來此一敍，目前還缺少一個大會總其成的總管，由你担任總管，那是最恰當的人選了，從今天起，就交給你去完全負責了。」

他此話一出，聽得在座的人，莫不暗暗驚奇，他居然會把這樣重要的職務，交給一個和他毫不相干的雲龍山莊總管去担任！

只有聞天聲、徐少華等人心裏明白，史其川還以爲賈老二是杜耀庭所扮的，杜耀庭原是絕塵山莊的管事，自然是他心腹了。

賈老二故作惶恐的說道：「史神君派小老兒担任大會總管，責任重大，只怕小老兒做不來，也做不好，豈非有負神君重託？」

「哈哈哈，賈總管不用推辭了。」史其川道：「老夫相信你一定可以勝任愉快的。」

賈老二這才連連抱拳道：「小老兒……哦，哦，現在小老兒該稱屬下才對，屬下那就謹遵神君派遣。」

徐少華道：「恭喜賈總管。」

賈老二嘻的笑道：「少莊主，小老兒的本職還是雲龍山莊總管，這裏的大會總管，只是兼差而已！」

史琬道：「你倒風光得很。」

「嘻嘻！」賈老二聳着肩笑道：「本來就是一家人咯！」

這句話只有史琬一個人聽得懂，不覺粉臉微紅，輕輕啐了一聲。

史其川似是極爲高興，回頭朝伺立身後的一名青衣使女吩咐道：「妳領賈總管到前面辦事房去，今後一切事情，都得聽賈總管調遣。」

那青衣使女答應一聲，輕移蓮步，朝賈老二欠欠身道：「賈總管請。」

賈老二一下當上了大會總管，自是十分得意，朝史其川躬身一禮道：「屬下告退。」隨着青衣使女往外行去。

聞天聲眼看史其川的行動，這洪澤湖鳳尾帮總舵似是已被他鵲巢鳩佔，成爲眞正的主人。

再看黑面龍王賀天錫竟無絲毫不豫，好像這裏本來就是史其川當主人，他最多也只是掛名帮主而已，這和一向雄才大略的黑面龍王，竟然完全不同了！

不知史其川使的是什麽手法？連大師兄也會被他籠絡住了。自己初來，此時此地，不好當塲向大師兄提出問題來，且待今晚再和大師兄詳談。

廳上都是些六七十歲的老頭，史琬枯

坐着感到乏味，站起身朝徐少華道：「大哥，我們到外面去走走。」

徐少華點點頭，剛一站起，丁鳳仙問道：「徐大哥，你們要去那裏呢？」

史琬低聲道：「妳跟我們走就是了，何用多問？」

丁鳳仙急忙跟着站起，小珠、小玉也跟了過來，小玉悄聲問道：「你們要去那兒？」

丁鳳仙道：「我也不知道，史二哥只說跟他們走好了。」

五人悄悄走出大廳，剛走近石階，階上站着兩名青衣使女，其中一個欠着身道：「徐少莊主，你們要去那裏？」

史琬冷聲地問道：「妳管我們要去那裏？」

「小婢不敢。」那青衣使女欠着身道：「這是總領吩咐的，因為會期已近，怕有外人搗亂，到處都設置了崗位，遇到不認識的人，就會盤問，徐少莊主幾位最好不要走得太遠。」

徐少華點頭道：「多謝姑娘。」

史琬不聽她嚕嗦，早就走下石階去。

出了「三友軒」，走沒多遠，就見左首是一條花架長廊，大家就沿着長廊走去，廊外一片淺紅杏花，嬌艷欲滴，有十幾棵之多，走到長廊盡頭，但見一條板橋，架在潺潺的小溪之上，過橋似是一座花園，嫩柳綻絲，夭桃含苞，樓閣隱現，景色極佳！

史琬伸手一指，說道：「大哥，我們過去瞧瞧。」

丁鳳仙啊道：「好美的一座花園！」

史琬當先朝板橋上走去，回頭叫道：「你們快來呀！」

她剛走過板橋，沒走出幾步，忽見人影一閃，一個身穿天藍勁裝的漢子攔住了去路，喝道：「你們快回去，這裏不准閒雜人等進來。」

史琬看他說話毫無禮貌，不覺哼道：「誰是閒雜人等？」

那漢子道：「就是你們……」

他話聲甫落，史琬怒喝一聲：「瞎了眼的東西，你敢對本公子這樣說話。」揮手就是一個耳光拍了過去。

「啪」的一聲，打得那漢子眼前金星亂冒，一手摸着臉頰，怔得一怔，才道：「好哇，小子，你敢出手打人！」

史琬聽他罵自己「小子」，更是有氣，喝道：「你還敢出言無狀？」反手又是巴掌拍了過去。

那漢子臉頰上被左右開弓，打得火辣辣的，心頭一怒，刷的一聲抽出一柄雪亮的鬼頭刀，瞪着兇睛，喝道：「小子，老子要你的命。」

徐少華眼看着史琬和一個值崗的人起了衝突，急忙跨上一步，口中說道：「賢弟……」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瞥見刀光一閃，一柄鬼頭刀直向史琬劈來，急忙伸手一攔，用三個指頭一下夾住了刀尖，說道：「這位朋友怎可妄動兵刃？我們在這裏走動，至少也是洪澤湖的來賓……」

那漢子的鋼刀被徐少華指頭夾住，抽動不得分毫，心頭更怒，厲聲喝道：「老子不知道什麼來賓不來賓的，擅闖禁地者死……」

史琬越聽越氣，哼道：「死你的頭！」飛起一腳，「砰」的一聲，把那漢子踢飛出去一丈來遠。

徐少華皺皺眉道：「賢弟對這些人何用生這大的氣，和他計較什麼？」

史琬道：「大哥沒看到他出言不遜，有多氣人？」

小玉道：「是啊，這人也太……」

話聲未落，突見五六個青衣漢子一下湧了出來，有人喝道：「什麼人敢到這裏來撒野，大家上去，把他們拿下了！」

有人這一喝，大夥立即刷刷兩聲，抽出刀來，大有一起動手之意！

徐少華大喝道：「站住，你們想做什麼？」

史琬叫道：「大哥，你不用管，這些瞎了眼睛的東西，我去敎訓敎訓他們！」

身形一晃，直欺過去，展開身法，雙手齊發，劈劈啪啪，打了當前兩個漢子的巴掌。

這幾個漢子身手顯然不弱，當前兩人因驟不及防，才被史琬打了兩記巴掌，此時大吼一聲：「劈了這小子！」舉刀就砍，五六柄鬼頭刀登時劃起六七道刀光，一齊朝史琬身上攻來。

丁鳳仙失聲道：「他們瘋了！」

小珠哼道：「這些人眞是瞎了眼睛！」她和小玉兩人也不跟徐少華招呼，同時掠了出去，投入一片刀光之中。

史琬正感雙拳難敵四手，仗着身法在刀光中展開掌法。小珠、小玉兩人這一加入，專奪他們兵刃，不過兩三個照面，就把五六個青衣漢子的鬼頭刀奪了下來，一一擲到地上。

史琬心頭早已有氣，拳脚出手也加重了勁道，轉眼之間，就把這幾個漢子打得東倒西歪，有兩三個被擊中要害的，躺在地上，一時之間幾乎站不起來。

徐少華連忙叫道：「好了，好了，妳們快住手了。」

「打得好！」一個冷峻的聲音，沉嘿着傳了過來！

史琬、小珠、小玉剛回來徐少華身邊，就見一個身穿天藍長袍的中年漢子率同七八名天藍勁裝漢子從右首一條小徑走了出來，目光一瞥徐少華幾人，冷然道：「你們是些什麼人？打架打到這裏來了，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徐少華道：「我們只是到園裏來看看的，這裏值崗的人出言不遜……」

史琬道：「大哥，你不用和他多說，這是什麼地方？我們來不得的？」

藍袍中年人道：「你叫甚麼名字，說話這麼衝法？」

史琬哼道：「憑你也配問我們是誰？你去叫你們總管來好了。」

在她想來，爹新任命賈老二當了總管，那就不用和他多費口舌了。

那知藍袍中年人深沉一笑道：「在下就是這裏的總管，現在你們總該知道在下有權處理這裏的事了？」

史琬道：「你是這裏的總管？」

藍袍中年人道：「這還錯得了嗎？」一面抬目道：「好了，你們誰是鬧事的人，跟我進去，聽候發落，其餘的人，可以回去，以後不准再到這裏來，知道嗎？」

史琬大怒，叱道：「你說什麼？」

藍袍中年人道：「我說的還不够清楚嗎？」

史琬伸手一指，哼道：「你再說一遍看？」

藍袍中年人沉笑道：「在下說錯了嗎？大概方才鬧事的就是你了？」

那幾個方才挨了揍的漢子立即指點着史琬說道：「啓稟總管，就是這小子！」

史琬道：「是我又怎樣？」

藍袍中年人道：「那好，就是你跟我進去，旁的人可以走了。」

徐少華道：「你們……」

史琬不待他說下去，就攔着道：「大哥，你不用說，我倒要看看他是什麼瞎了眼的總管？」

藍袍中年人怒笑道：「你以為在下不能把你拿下？」

史琬道：「你來試試看？」突然欺身過去，揚手就是一個耳光拍了過去。

藍袍中年人身為總管，身手自然不弱，何況他早就防着史琬有此一着，身形輕輕一閃，避開一掌，右手五指如鉤，一下朝史琬左肩抓落。

史琬一掌落空，急忙側身發掌，身形一旋，朝對方後心拍去。

「好小子！你倒滑溜得很！」藍袍中年人口中喝着，右手帶轉，再扣史琬拍來的手肘關節。

史琬右腕一縮，左手穿出，一記「白蛇吐信」，五指一併，直插對方咽喉。

這一記雖然快速如電，但藍袍中年人一連幾招，使的都是擒拿手法，可見他精於擒拿，史琬這一記迎面插去，豈不是自己送上去的。

徐少華看得暗暗皺眉，忖道：「二弟怎好冒險進招？」

他心念轉動之際，藍袍中年人左手一抬，勾屈五指已快要搭上史琬左手脈腕！

徐少華也在此時，右手抬處，凌空推出。就在藍袍中年人左手快要搭上史琬手腕，突覺一道強大無比的內力湧上身來，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來不及，只聽「砰」的一聲，一個人身不由己的被凌空摔出去一丈多遠，還是沉不住勢，拍達一聲仰天跌到地上。

原來徐少華這伸手一推，使的正是崑崙絕學「縱鶴擒龍神功」中的「縱鶴手」，這一記連他自己也沒想到竟會有如此大的力道。

藍袍中年人被人一下推了出去，他身後八名藍色勁裝漢子，和方才被小珠、小玉奪下兵刃的六七個，合起來就有十四五個，他們仗着人多勢衆，一聲吆喝，手中鬼頭刀一振，正待一擁而上！

適時但聽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喝道：「你們還不給我站開去？」

聲音堪堪入耳，只見一個身穿宮裝的女子款步行來！

那十幾名勁裝漢子慌忙收刀入鞘，一齊躬身施禮。

藍袍中年人早已躍起，抱抱拳道：「大姑娘來得正好……」

宮裝女子嫣然一笑道：「馬總管，你怎麼啦，不認識雲龍山莊徐少莊主和史大小姐嗎？」一面朝徐少華、史琬含笑道：「徐少莊主，史大小姐，怎麼會和馬總管發生誤會的呢？」

這宮裝女子生得玉貌雪膚，白裏透紅，桃花如臉，秋水為神，這時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笑靨迎人，朝徐少華望來！

她，正是桃花宮的宮主秦妙香，當日穿着一身道袍，已是美而且艷，如今換了宮裝，看去更見婀娜多姿，嬌而且冶！

徐少華不覺一怔，心中暗道：「馬總管叫她大姑娘，看來派去白骨門的三姑娘是她們一夥的了！」連忙抱拳道：「原來是秦宮主！」

秦妙香嬌嬌一笑道：「徐少莊主記性眞好，賤妾如今已不是宮主了，你叫我名字就好。」

史琬冷冷哼了一聲，別過頭去。

秦妙香口中嬌哼了一聲，笑道：「史大小姐還在生氣嗎，大家都是自己人咯，馬總管不知不罪，大小姐也不用和他計較了，賤妾要他給妳道歉就是了。」

史琬沉着臉，倏地轉過身來，冷聲道：「你們不過是老妖精手下的一批小妖精罷了，誰和你們是自己人？大哥，我們走！」轉身就走。

秦妙香被她說得不禁一怔，竟然答不上話來。

「慢點走！」一個清冷的女子聲音從遠處傳了過來，說道：「大小姐，妳說誰是老妖精了？」

秦妙香一急，低低的道：「你們還不快走？」

史琬哼道：「我為什麼要走？」

兩句話的工夫，但見四名宮裝少女前行，隨後走出一個雲髻高峨的宮裝少婦，看去不過三十許人，生得粉面桃腮，柳眉鳳目，風情萬千，冶艷動人！她，就是被稱做桃花娘娘的萬仙姑了！

徐少華早已隱約知道一點，上次史琬就是為了史伯父和這位桃花娘娘行迹親密，且有婚嫁之說，才負氣出走的，她和桃花娘娘兩人心裏，都有着疙瘩，難怪話不投機了！

秦妙香和馬總管趕緊躬下身去。

萬仙姑一雙勾魂攝魄的眼波，從史琬轉到徐少華身上，再掠過徐少華身邊的丁鳳仙、小珠、小玉三人，才嬌柔的道：「徐少莊主果然風流俊俏，有這幾位貌美如花的小姑娘陪着你。」

這句話就把四位姑娘說得粉臉驀地一熱！

萬仙姑接着朝史琬道：「大小姐，妳年紀已不小了，說話最好有點分寸，我總比妳長了一輩，妳怎好對我手下如此說話，好了，我也不想責怪妳，你們走吧！」

這話她已經是小事化無了！

那知史琬一看到她就心裏有氣，板着面孔，冷笑一聲道：「這裏可不是妳的桃花宮，我們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本來就用不着妳放我們走，妳手下姓馬的硬把這地方劃為禁地，不准咱們進來，咱們也進來了，方才我們已經要走，妳又出聲叫咱們慢點走，妳也不想想妳是什麼人？大哥，我們又是什麼身份的人？任憑妳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哼，長輩，妳像嗎？眞是笑死人了！」

（未完・卅四）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等人連忙趕到三河口，原來是三條河的集滙點，是一條分岔河，海鹽大部份已運到船上，諸葛胆見到他們，大皺眉頭，金銀甲人亦緊張起來，諸葛胆心中有數，隨即下令放棄剩餘海鹽，所有船隻立即起航。燕十三等本來可以阻止他們起航，正想追截，突然來了齊飛，找長孫無忌答應要爲玉嬌嬌殉葬，這不必要的糾纏，無形中破壞了這個好機會，讓諸葛胆有時間放烟幕瞬即離去，燕十三打走了齊飛，和纖纖盈盈從沿岸追尋船隻，長孫無忌、練青霞僱船追隨，一路尋去，杳無踪影，突然來了一條小舟，原來是嚴拾生……

尋踪似發現　冒烟誘精英

燕十三搖頭道：「我也想不到是你，幸好你先開口才動手，否則也不知你現在變成怎樣子。」

嚴拾生「嘿嘿」冷笑道：「你平日不是自誇獨具法眼，明察秋毫？」

燕十三道：「你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出現，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

嚴拾生道：「你現在明白什麽叫做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燕十三搖頭道：「什麽時候你變得這樣文縐縐的？」

嚴拾生道：「當然是現在，不說這種話你也不知道我肚子裏才華有多少。」

燕十三笑道：「你還有什麽話要捧捧自己，盡管說出來，然後再讓我們聽聽你的遭遇。」

嚴拾生反問：「什麽遭遇？」

「譬如你怎會變成諸葛胆方面的人，到底跟到那裏去，又怎麽放棄追踪，溜到這裏來？」

嚴拾生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這叫做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燕十三五人怔怔的望着他，等他說下去，他也是有意賣關子，左一轉右一繞，好一會才接上話。「你們跑了去唐門，我已是疲倦萬分，才留在路旁休息，無論如何是不肯

再動的了，到一覺睡來，正要找什麽打發時間便又看見諸葛胆等人走來。」

燕十三這才問嚴拾生道：「於是你便又跟在他們後面，一跟跟了去海沙帮總壇？」

「看準了機會，我便弄來了一套他那些手下的衣衫混進去，當時大家都忙着搬運海鹽，多了我一個也沒有人在意，然後給我混到了船上，也是給你們一陣追嚇，亂成一片，到完全安頓下來，已經入夜，到了目的地，大家又忙着搬運海鹽，我打聽清楚，再跟下去無疑是自尋死路，也就趁他們忙着，偷了那葉小舟，悄然離開。」嚴拾生說到興奮之處，「哈哈」連聲。

燕十三聽着連連點頭道：「我早就說你運氣不錯，果然不錯。」

嚴拾生不同意地道：「也要有不錯的本領配合，你以爲那葉小舟偷來很容易？」

「當然不容易，莫說偷，就是拿錢買也買不到，否則，我們也不會現在才跑到這裏來。」

「遇上我也算是你們的福氣，否則就是給你們找到那四條船也沒用。」

「是了——那四條船現在那兒去了？」

「卸下了海鹽繼續航行，在適當的時間沉掉或者燒掉。」

「諸葛胆是考慮到我們可能追上來。」

「也所以我才肯定他們的老巢必然在那附近。」嚴拾生又打了一個「哈哈」。

燕十三點頭道：「那麽多鹽車走在路上，很難掩人耳目，若非已到了目的地，諸葛胆是不會棄船不用的。」

練青霞興奮的嚷道：「我們現在立即趕去那兒。」

嚴拾生立即搖頭道：「我以爲你應該先去調動大批軍兵，浩浩蕩蕩殺奔前去。」

練青霞道：「也不是一件難事。」一頓接道：「若是有神武營的人在附近，事情更容易解決。」

長孫無忌道：「神武營的人俱都經過嚴格訓練，即使不能以一敵百，敵十應該絕沒有問題，比起一般軍兵當然優勝得多。」

燕十三接道：「所以你們若是動用神武營的人我完全贊成，一般軍兵也就罷了。」

嚴拾生大笑。「你以爲我們都有以一敵百的本領，就這樣六個人殺入對方巢穴？」

燕十三目光轉落嚴拾生面上。「你不是一向自誇英明神武？」

嚴拾生道：「那是說我的儀表智慧。」

「以你的智慧，加上我們的武功，還不足够？」燕十三看樣子很認眞。

嚴拾生大搖其頭道：「你這是開玩笑，這個時們難得你還有這個心情。」

練青霞忽然省起了什麽的。「燕大哥那樣說也很有道理。」

嚴拾生冷笑道：「你認識他日子還淺，當然不清楚他有時候的行動接近瘋狂。」

練青霞道：「可是他仍然好好的活到現在。」

「那是他的福氣，我可沒有這種福氣。」嚴拾生搖頭。「既然有軍兵可以調動爲什麼不調動，要冒這個險。」

長孫無忌道：「那些軍兵在戰場上絕無疑問可以發揮人多勢衆的威力，在這種環境却是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怕反而打草驚蛇。」

嚴拾生大搖其頭，道：「你們不肯，我也只好做一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師。」

燕十三笑笑。「千里太遠了，你總得帶我們到附近。」

「那不是很危險？」嚴拾生嘟喃着。「一個毒書生，兩個刀槍不入的金銀甲人，就只是這三個人已經不容易對付，天曉得他們老巢裏頭還有什麼高手？」

燕十三道：「若是以毒書生的行事作風還不請出來對付我們？」

嚴拾生靈光一閃點頭道：「由開始到現在跟我們周旋的好像只得他們三人。」

燕十三接道：「他們若是還有一羣厲害的手下，也不會要脅烏鴉一夥殺手來跟我們作對。」

嚴拾生忽然又搖頭，盈盈忍不住插口：「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多顧慮？」

燕十三替嚴拾生回答：「他是在生氣，爲什麼我們不早些告訴他這些，那他現在就不會有這許多廢話。」

嚴拾生接問：「那是爲什麼？」

燕十三道：「因爲我們才想通。」

嚴拾生又問：「那你們是否已肯定他們的老巢中還有什麼高手？」

燕十三道：「最低限度有一個，他們的頭兒。」

嚴拾生道：「那可能是一個只懂得快樂的怪物。」

「怪物？」燕十三有些奇怪。

「若非怪物怎會想出這條怪方。」嚴拾生接道：「我還是有些担心。」

燕十三笑接道：「担心他們以毒氣來對付我們？」

嚴拾生打了一個寒噤。「毒氣之下，我們還有什麼本領可以施展出來。」

燕十三道：「我也考慮過，他們要煉製那種毒氣瓷球相信不容易，所以才會間歇出現，而從他們這樣急運送那批海鹽，可見存量有限，再說，他們除非準備同歸於盡，否則不會隨便爆發毒氣的。」

嚴拾生道：「這是說，我們也不要將他們迫得太緊，以免趕狗入窮巷，回咬一口。」

燕十三笑了。「現在說這些，不是太早。」

嚴拾生道：「還是事先說清楚的好，否則你們殺得性起毒氣爆發了也不知。」

練青霞道：「好了，你要不要歇息一會。」

嚴拾生道：「當然要，你們以爲我是鐵打的。」

燕十三道：「本來你說清楚位置，大家都可以在船行的時候休息，問題却是在他們的老巢不知是否就在河邊，那船隻經過，必然引起他們的注意，知所防備。」

嚴拾生一怔。「你不是建議我們走路吧。」

燕十三笑問：「前面河道是否還有岔口？」

「有——」嚴拾生雙眉一揚，我們就在那兒下船，船向另一條河道進去，不就可以了。」

燕十三看看嚴拾生，道：「眞是一言驚醒。」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現在你們明白有我在一切都事半功倍了。」

練青霞長孫無忌不由點頭，他們不能不承認，燕十三說得很對，嚴拾生武功雖然不太好，頭腦也欠靈活，但瞎打誤撞，往往就給他找出綫索來，這除了福氣運氣，實在難以找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釋。

長孫無忌隨又不由一聲歎息：「難怪一般人時常掛在口邊，一命二運三風水，命運好的人，無論做起什麼事都是順利得很。」

嚴拾生搖頭。「這種命運不要也罷，若是眞的好，我便早已得拜明師，武功就是沒有燕十三的好，也應該差不多，做不成大俠也做一個小俠。」

練青霞說道：「你現在不已是一個大俠？」

「那一個說的？」

「我說的。」練青霞一點也不像在開玩笑。「以你這種行事作風若也不配稱爲大俠，還有什麼人配稱爲大俠？」

嚴拾生笑應：「你就是喜歡跟我開玩笑。」

長孫無忌接道：「若是我也這樣說，應該就不是玩笑的了。」

嚴拾生道：「你也是這樣說？」

長孫無忌非常認眞的點頭，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正要說什麼，燕十三已接道：「你這個大俠若是要與我這一個大俠齊名，當然還要花一些時間，多做一些鋤強扶弱的事情。」

「所以你現在就是要我離開，我也不會離開的。」嚴拾生左顧右盼，目光轉向盈盈纖纖。

盈盈立即道：「我們以前有眼不識泰山，有許多地方開罪了嚴大俠，但嚴大俠胸襟廣闊，當然不會記在心上。」

「當然了，否則又怎叫大俠？」纖纖接上口。

嚴拾生大笑道：「你們兩個就是怕我跟你們算舊賬？」

盈盈追問：「嚴大俠到底算不算？」

「左一句大俠，右一句大俠，我若是算了，豈非立即變回小俠？」嚴拾生沉吟着。「也罷，到我厭倦了不想做大俠，才好好的跟你們算清楚。」

盈盈吐了吐舌頭，道：「原來還是要算的。」

嚴拾生接問燕十三。「你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燕十三道：「只想問清楚嚴大俠我們還要走上多遠？」

嚴拾生說道：「這可不清楚，總之吩咐船家看見岔口便緩下來，讓我們上岸好了。」

燕十三道：「我們也就趁這個機會好好的休息一會。」

說來他面上仍然有笑容，練青霞看着一聲歎息。「我若是有你的一半鎭定便好了。」

長孫無忌道：「這其實不難，多找這種經驗便可以。」

「好像這種經驗，不是一次也太多。」練青霞搖頭苦笑。

「的確一次也太多。」燕十三說着一個身子倒下來。

嚴拾生一看大笑道：「這個人睡覺的本領也是很大的，可惜連這個本領我也學不到，一想到一會要殺入虎穴，便緊張得連眼睛也閉不上了。」

長孫無忌笑了笑，盤膝坐下來，練青霞表面看似沒有什麼，其實也非常緊張，到現在爲止，他們還未有機會與那些人物的頭兒接觸，一個能夠煉製出那麼厲害的毒氣的人，當然絕不會是一個普通人，說不定身手與他煉毒的技術一樣高明。

她沒有再想下去，亦自盤膝坐下，調息運氣，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一場惡戰。

× × ×

諸葛胆並不知道嚴拾生混進來，一直下來都是一片混亂，到完全確定燕十三等人沒有追上，還是不放心，雖然在夜間，仍然不讓船隻停下來。

船隻在夜間泊岸，運載海鹽上岸又是一片混亂，嚴拾生的一葉輕舟悄然離開，當然又是沒有人在意。

諸葛胆也實在很小心，到海鹽都上岸，立即吩咐船隻繼續前行，直出大海，然後沉掉。

吩咐妥當，他才走在鹽車之前，與金銀甲人先趕去報告一切。

一路走來都是山路，三里之後進入一塊谷地，那塊谷地相當寬闊，一側建着燒窰，部份還沒有建妥，另一側依山而建，是一幢很奇怪的莊院，驟看來就像是給那一面斷崖吞掉了一半，又像是從斷崖中長出來。

諸葛胆與金銀甲人，三人走進這座莊院內。

莊院一片寂靜，與外面的熱鬧完全不同，彷彿沒有人居住的。

來到了大堂門前，諸葛胆才停了下來，往門上拍了三下，稍等了一會，再拍三下。

一個陰沉的聲音從內傳出來：「可是諸葛？」

「金銀也來了。」諸葛胆應道。

「有急事要見我？」

「萬二分火急。」諸葛胆語聲沉重。

「進來——」那個聲音更陰沉。

諸葛胆這才將門推開，與金銀甲人一齊走進去。

大堂內是一個石壇，周圍倒掛着一條條繩子，上面却沒有縛着什麼東西，也不知什麼用處。

石壇的正中放在一個漆黑的大甕，高放在壇木刻成的座子上。

諸葛胆金銀甲人也就向着這個大甕一揖，齊聲道：「帮主安好。」

「還不是老樣子。」陰沉的聲音也竟就是從甕內傳出來。「你們到底遇上了什麼麻煩？」

「朝廷除了派出神武營高手練青霞率領十三省捕快追尋之外，還派出禁衛統領長孫無忌。」

「這我已知道，神武營一向與禁衛口和心不和，難道還會聯手來對付我們？」

「正是——」諸葛胆接道：「他們還跟燕十三拉上關係，越來越迫近。」

「七重天以外，難道還有其他事情發生？」

「唐門已研究出破解的藥物。」

「什麼？」甕子動了一動，裏頭的聲音亦變得有些激動。「唐門竟然有這種本領？」

「幸而我們搶先對付，以毒氣將唐門毀滅。」

「只有那麼一點毒氣了，但能夠將唐門毀掉也是值得，那還有什麼事？」

「秘密還是洩漏出去，燕十三他們已知道毒氣與海鹽有關，趕到海沙帮，幸而屬下已考慮到有此一着，在此之前已將海鹽運走。」

「那個郭春華可還有用處？」

「沒有了，燕十三此去勢必驚動老帮主章濤，這個人據說一向鐵面無私，是必容不得郭春華胡作非爲，屬下也只是利用他來拖延時間。」

「燕十三還是追上來了？」

「一直追到三河口，幸而屬下早有安排，碰巧他的對頭又找到來，一阻再阻，又沒有船隻可用，最後還是追不上。」

甕中人歎息。「我知道你必然作好安排，船隻在卸下海鹽之後會繼續遠去，只怕燕十三會考慮到不會太遠，利用官府的軍兵大擧搜索。」

「要調動那麼多官兵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還是有足够的時間煉製毒氣，順風一放，就是軍兵再多，也難保性命，然後我們再看準情形，遷地爲良。」

甕中人又是歎息。「瓷土海鹽都是一個問題，再找一個適合的地方談何容易，該死的燕十三！」

諸葛胆悶哼一聲。「我就是沒有見過一個他這樣多管閒事的人。」

「我們的毒氣其實應該是以他爲第一個攷驗對像。」甕中人大笑。「可是有誰會考慮到這個人？」

諸葛胆沉吟着道：「也許我們用不着這許多次的試驗。」

「不錯，太小心，有時也是一個缺點，但這種毒氣，不能够完全控制，只怕隨時會弄出一個同歸於盡，還說什麼稱霸江湖？」

諸葛胆點點頭。「屬下對唐門採取行動也無疑是有些衝動，原該先回來請示一下。」

甕中人應道：「這件事沒有不對，唐門的解藥顯然還未成功，否則也不會毀在毒氣之下，但能够驗出由海鹹提煉，已非常接近，假以時日，不堪設想，而你們若非跟踪前去，根本不知道海沙帮方面已經出了亂子，燕十三他仍不難抓着這條綫索追踪到來，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諸葛胆接道：「屬下雖然已經作好了安排，但爲防萬一，還是要加倍小心。」

甕中人道：「事情交給你了，海鹽也得從速送到工場，加緊煉製。」

諸葛胆應命與金銀甲人退了出去。

一陣「軋軋」聲同時响起，壇上一方下沉去，那個甕子亦隨着沉下去。

藏在甕中的那個人絕無疑問就是諸葛

膽等人的頭兒，一個人藏在甕中人當然有問題，在這個地方更就顯得更神秘更恐怖了。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 × ×

瓷球乃是在燒窰內製造，負責製造的瓷匠絕無疑問都是高手，火候時間很準確，動作也極其純熟，製造出來的瓷球厚薄均勻，完美無瑕。

毒氣也就在瓷球接近完成的時候注進去，時間拿捍得當然要更準確，封口的工夫最是考究，太快動手毒氣還未完全注進去，不難從管中洩出，太慢毒氣亦會從瓷球裏洩出來。

有名的瓷匠大都給他們找來了。

煉製毒氣的是另一羣人，每一個雙手都戴上特製的牛皮手套，以免毒藥侵入肌膚。

除了海鹽，還有其他多種毒藥一起煎煮，煉製出來的毒氣經由銅管收集，注進瓷球內，份量時間固然都要掌握得恰到好處，銅管以及煎煮的器具都要確保安全，也所以其間放置着不少鳥籠，毒氣若是洩出，鳥籠中的小鳥首當其衝，便得遭殃，在煉製毒氣的人却因而警覺，立即採取各種預防措施。

這些煉製毒氣的東西都是奇奇怪怪，結集在一起就像是一頭奇形怪狀的怪獸，燃燒的聲響就是令人聽來毛骨聳然。

所有的人却絕無疑問早已習慣，若無其事的做自己份內的工作。

諸葛胆每次進來這地方心裏都很不舒服，那種感覺與他手捧儲滿毒氣的瓷球一樣，只恐什麼地方突然出漏子，洩出了那種毒氣。

工場原是設置在七重天那邊，因利乘便，但爲防萬一，在這裏亦已作好準備，一旦七重天那邊出事，立即遷到這裏來。

這到底還是短時間的事，一切沒有七重天那邊的完善，也所以在七重天事敗，部份的裝置也給搬到這兒來，重新裝勘，是否妥善並未完全能夠確定，一直到海鹽運到來，開始煉製毒氣。

諸葛胆很清楚是怎麼情形，所以看見那附近的一個鳥籠中的鳥突然驚呼起來，隨即暴斃，立即知道樓上部份出了漏子，毒氣已漏出來，連忙退出去。

其他人也緊急疏散，工場的通風系統做得很好，毒氣很快便會被送到，在確定安全之後他們才會進來修補。

退出了老遠，諸葛胆才停下來，金銀甲人左右跟上，金甲人不由一聲：「事情很不順利。」

諸葛胆道：「七重天那邊我們也花了相當時間才能夠確保安全，雖然有相當經驗在前，也要一段時間這裏才能夠做到七重天那邊那樣子，換句話說，目前要弄出一個完善的毒球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金甲人接問：「萬一在這段時間燕十三他們找到來怎辦？」

諸葛胆道：「當然只有決一死戰。」

銀甲人道：「他們追踪船隻，只有越追越遠，我們的人數見他們追到之前便已將船隻沉進大海裏，應該不會有綫索留下來。」

諸葛胆歎息道：「我只見担心一件事情。」

金銀甲人一齊看着諸葛胆，等了一會，仍然不見諸葛胆說下去，金甲人才問：「到底是什麼事？」

「他們的運氣。」諸葛胆搖頭。「你們難道沒有發現他們的運氣實在很不錯，總能夠逢凶化吉？」

金甲人道：「我們也不壞。」

「若是不壞也不會給迫到這裏來。」諸葛胆苦笑。「沒有毒氣帮助，我們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金甲人不能不同意。「那兩個女娃子手中寶劍削鐵如泥，我們雖然有金銀甲護身，亦難以抵禦，燕十三練青霞長孫無忌以外，還有大批軍兵給他們調動，相較之下，我們的確不是對手。」

「頭兒不知道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銀甲人接問。

諸葛胆道：「他應該是考慮到的，但以他的性格，只要還有一分機會，他都絕不會放棄。」

金甲人道：「也許我們做得太過份，否則官府不會這樣緊張。」

諸葛胆道：「現在才來說這些，是不是太遲？」

金甲人無言，諸葛胆接道：「因爲我們是江湖中人，一心稱霸江湖開始的時候自然不敢以江湖人做對象，唯恐打草驚蛇，那知這一來却驚官動府，而官府的勢力又實在比我們想像中的龐大，神武營只來了一個練青霞，禁衛亦只來了一個長孫無忌已經是如此厲害，若是傾巢而出，不堪設想。」

銀甲人說道：「應該以江湖人爲對象的。」

諸葛胆道：「雖然並不是，燕十三這個多管閒事的所謂俠客到底還是來了。」

金甲人道：「江湖中人與官府聯手對付我們，實在不容易應付。」

諸葛胆聲音沉下來。「到這個地步，我們只有見一步走一步。」

「頭兒不知道有沒有考慮到遷離這個地方？」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海鹽瓷土的已經不成爲秘密，盛産這兩種東西的地方官府是必然加以監視，如何再能夠不驚動他們而取得大量的海鹽？」諸葛胆搖搖頭。「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這個地方未被發現之前，我們能夠煉製出大量的瓷球，反客爲主，令他們不敢再接近，然後取得黑道方面的支持，很多問題都可以輕易解決。」

金甲人道：「這種工作，早便該做的了。」

諸葛胆道：「最初不是連我們都懷疑毒氣的威力？」又如何敢張揚。」

金甲人道：「不錯，我們也顧慮到在未成功之前讓江湖上的朋友知道這種毒氣，有害而無一利。」

諸葛胆微喟。「總之一句，大家小心防備，希望事情順利，不會再出亂子。」

這時候，其他的人亦已退到安全的地方，看他們都是煉製毒氣瓷球的高手，成功並不好，軍兵大擧殺進來，只有投降的份兒。

諸葛胆目光一轉再轉，不禁由心寒出來，他這是第一次發覺自己方面的實力是

何等薄弱，發覺只憑自己一個人，根本起不到大作用。

金銀甲人無疑也很厲害，到底也只是兩個人，不幸遇上盈盈纖纖兩支削鐵如泥的寶劍，根本發揮不了多大威力，形勢已然是一面倒。

最後的希望也就只是那些毒氣了。

× × ×

燕十三他們下了船，步行向嚴拾生指示的方向，已經是午後，他們的行動很小心，也保持警覺，可是一進入警戒範圍，還是被發覺。

那些人並沒有對他們採取行動，只因爲諸葛胆已經有說話吩咐下來，有所發現必須立即回報。

諸葛胆當然清楚沒有人能夠應付得了燕十三他們，却也不是珍惜那些人的性命，只是要燕十三他們以爲沒有被察覺，好好誘進來，寄望最後的一個陷阱能夠發揮作用。

藏在甕中那個人接到諸葛胆的報告，也完全同意，只是問：「你以爲燕十三會不會上這個當？」

諸葛胆說得很肯定。「一定會，只是我們也要犧牲一批人。」

甕中人道：「死了一批可以再找第二批，若是能夠將燕十三他們除掉，再犧牲多一些也是值得的。」

諸葛胆點頭道：「除了燕十三，不會再有這種人的了，長孫無忌練青霞也無疑是官府的精英，若是能夠一網打盡，我們絕對有足夠的時間重新再部署一切，相信也不用花上很多時間，便能夠繼續我們稱霸江湖的計劃。」

甕中人發出了一下陰森的笑聲。「毒氣再弄好，我總要到京師一趟，送一個給他們，好敎他們從此以後不敢再插手江湖上的事情。」

「好主意。」諸葛胆也顯得很興奮。

他們絕無疑問，都是那種視人命如草芥的人，也所以才能夠聚在一起，合作到底。

以毒書生的武功，在江湖上的聲望，要在江湖上稱霸，可以說是沒有可能的事，只有利用毒氣他才能夠達到目的，也所以他才對甕中人只能夠活在甕內，出來的時間並不多，大家還是看他的。

甕中人也許很明白這一點，所以很放心將事情交給諸葛胆，選擇諸葛胆這個人也經過不少心思，調查得很清楚的了。

替他做這種事的就是金銀甲人，那金銀甲的諸般變化也是他的一番心血，這兩個人對他也無疑一片忠心，最令他遺憾的只是他們的頭腦並不太靈話，與毒書生有一段距離，難以委以重任。

事情一直都進行得頗爲順利，也所以他並沒有認眞考慮自己方面實力的薄弱，這另一個原因當然就是他多疑的性格，能夠令他信任的人實在並不多。

諸葛胆一樣不同意找來太多的人，這對他的地位多少也有些影响，而最重要的還是都認爲只要毒氣完全成功，已足以稱霸江湖。

可是到現在，他們却都不能不承認有多一些人事情總會簡單一些，那最低限度燕十三他們不會這麼快便追到來。

× × ×

燕十三他們繼續往燒窰的所在接近，那其實很容易發現燒窰的所在，毒烟消散之後，諸葛胆隨即又吩咐那些瓷匠燒煉瓷球，另外一方面又吩咐煉製毒烟的人修理那些工具，對那些人，諸葛胆一句話也沒有透露，只要他們如常操作，目的當然是避免燕十三等人的懷疑。

燒窰一用便有烟冒出來，老遠便可以看見，這無疑是指示燕十三他們如何找到去。

燕十三他們在看見烟冒起的時候便經已更加小心行動，當然怎也想不到在更早之前他們的行動便已被發現。

一直來到燒窰附近的斷崖上，他們都沒有遇上諸葛胆方面的人，燕十三開始有些奇怪。「這若是他們的老巢，防範怎會這樣疏忽？」

練青霞道：「若非發現海鹽與毒氣有關，我們根本不會找到這裏來，這附近一帶都是荒山野嶺，並無人家，他們派人防備什麼？」

燕十三不能不同意，道：「也是道理，但諸葛胆他們回去之後，應該有所佈置才是。」

練青霞道：「我的意思如果他們不以爲這個地方安全，要做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撤走。」

燕十三搖頭道：「燕兄是以常理來推測，可是諸葛胆這些人並沒有燕兄所想像的小心謹慎。」

燕十三又搖頭。「小心謹慎他們是有的，問題只是在時間倉猝，很多事他們也都沒有足夠的人力去分担。」

長孫無忌道：「所以我們沒有遇到阻攔，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燕十三笑道：「以我們的身手經驗，若是也沒有什麼發覺，應該就不用担心的了。」

長孫無忌道：「問題只是我們現在應該用什麼方法，突然闖下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還是先調查清楚擒賊先擒王。」

燕十三道：「諸葛胆等人很容易應付，問題只是在他們的頭兒，那個研究出那種毒氣的人。」

長孫無忌說道：「那麼，燕兄的意思，是贊成後一個辦法，先將那個頭兒找出來。」

燕十三道：「只有將他找住才能夠永絕後患，他不斷的需要拿毒氣試驗，可見得多少仍然有些問題，縱然有人將他的方子藏起來，暫時還不會有作用，而好像他這種人，應該不會有方子留下來的。」

長孫無忌道：「若只有方子，這個人就不有多大作用的了，難保諸葛胆等會有貳心。」

練青霞奇怪道：「難道諸葛胆等人不可能忠心一片。」

壞人之所以成爲壞人，這也是一個原因。」燕十三笑笑。也許諸葛胆例外。

煉青霞搖頭再望一眼，居高臨下，她看得也頗爲清楚，道：「那裏的一袋袋的應該是海鹽——」

長孫無忌道：「他們不停將海鹽搬進燒窟內，可見練毒的工作正在進行。」

（未完・十五）

奇俠司馬洛故事

雌雄盜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來到李碧姬的房中，正和張思思劇鬥，張思思出手兇狠，非要把司馬洛殺死不可，但她最後還是打不過司馬洛，而被他制服了，接着，司馬洛和張思思、李碧姬交談，說出他的苦衷，非要找回紫色名單那張菲林，才可洗脫他的罪嫌，張思思終於答應交出紫色名單，而條件是要鄧光交出有關林四寶的資料，在司馬洛的游說下，鄧光把林四寶的資料交給張思思，最後，林四寶也因他的資料被公開而成爲通緝犯，他潛逃到巴西里約熱內盧隱居在一座別墅中，張思思也悄悄來到巴西，一日，林四寶在山中打獵，張思思在暗中窺望……

潛入別墅　手刃仇人

總而言之，張思思會在今天放槍，這一點則是已經決定了的。她已經等了幾天，今天不再等了。今天，是行動的一天，屈在心中一段長時間的仇恨，要在今天解決了！

她又拿起了望遠鏡，望向下面。

現在，林四寶已經到了一片草地上了。那裏的草很長，長到差不多達到肩部，因此人走在這裏面，就等於涉在一片草海之中一樣，祇有頭和肩的部份露了出來而已。他們的獵槍，也是擧在草叢的表面之上的。

他們的行動現在已經緩慢了下來，變得緩慢而謹慎。很明顯地，他們是已經發現了他們的獵物了。

對於這件獵物，張思思居高臨下，是比他們看得清楚的。她看見那是一隻羚羊之類的動物。正確的名稱究竟是甚麼，她也不大清楚了，總之她對行獵並不是大行家，總之她知道，這就是他所要獵取的動物了。

她也把槍擧了起來，眼睛湊在瞄準鏡上，讓十字綫交加在林四寶的身上，然後小心地追隨着林四寶。

林四寶停了下來了，傾耳而聽。瞄準鏡的十字綫交叉在他的胸前。但張思思仍然沒有放槍。她要等林四寶放槍的時候她才放槍。這樣，他們給他的槍聲吵着耳朵，一定不會聽見她的槍聲是來自何方的。那麼，萬一一擊不中，她還是可以再等一次機會的。

林四寶擧起了獵槍，張思思的手指也扳在槍機上，聚精會神地準備着。

林四寶終於扳動了槍機，從望遠鏡中可以看到，槍的反座力使他的身子震了一震。接着，張思思也扳機了。趁着他們的耳邊的迴响還未消失之前，她開了一槍。

就是在此一刻，張思思的計算錯誤了。她以爲林四寶祇是放一槍，却不料林四寶是一連串地放槍的。當張思思扳機時，林四寶的身子，又被槍的反座力震得跳了一跳。這一跳之下，就使得張思思射歪了，本來是射向林四寶心藏的那粒子彈，此時就祇是擦過了林四寶的肩而已。

林四寶立即伏了下去。他叫喊着通知他的二個手下，他們也伏了下去。

林四寶一中槍就伏了下去，躲進了草叢之中，就給草海所掩沒了，張思思無法準確地知道他究竟是在何處。

而且，張思思先前的預測也不是正確的，她以爲對方聽不到槍聲，就不會知道她的所在，但她錯了。林四寶正在那草叢中叫道：「他就在那山坡上面的林中！」

「老板，你沒事吧？」左邊的一個手下關心地道。

「我沒事。」林四寶說：「祇是破了一點皮，但是他一定在那林中！那一槍是從高處射下來的，那林中的山坡，就是唯一可以居高臨下襲擊我們的地方！」

「我們把他射下來好了！」

「你們對付着他！」林四寶說：「我折回屋裏去，就是射不下他，也不要讓他

離開！那後面就是海，他沒有退路的，祇要截住這裏，別讓他過來這邊，他就逃不掉了，我回屋子裏去，多找些救兵來包圍他！」

林四寶在草叢之中爬動起來了，爬向草叢盡頭之處的樹林。

張思思在山上是看見他動的，雖然看不見林四寶本人，但是林四寶在下面動，頂上的草也會動，她就知道林四寶是在動。她恨得牙癢癢的，但是又禁制着自己，不讓自己放槍，她不想讓槍聲暴露她的所在。

她正在注視林四寶的爬行路綫時，忽然二顆子彈「啪啪」地射斷了五呎之外一根橫着的樹枝，她下意識地伏了下去，才聽到二响槍聲從遠遠的下面傳來。

張思思現在知道，她的所在，原來並沒有守住秘密，她就不免有點張惶失措了。她並沒有想到，她獵的是人，不是野獸。野獸是祇會逃走的，然而人除了會逃走之外，還是會反抗的。而且，人還有頭腦，和她一樣地有頭腦。

更多子彈射過來，有些像飛蝗似的在她的附近竄過，有些則鑽入了樹身之中，有幾片樹葉給子彈打脫了，冉冉地飄落下來。

張思思咬着牙，手脚並用地爬了一段路，離開了剛才她所在的地方，再站了起來，倚着一棵粗大的樹，讓那樹身遮着她的身子，再望向下面。

林四寶也差不多到達了樹林的邊緣了。她擧起槍來，向那頂上在動的草叢不停地放槍。不能夠瞄準，祇能夠大略地射向她的目標，能否命中，當然就是要靠運氣了。而林四寶的運氣似乎相當好，張思思總是射不中的。

而他也不再以直綫前進了，他開始以不規則的之字路綫移動，使得他的動向更加難以捉摸了。

張思思一直把槍中的子彈放完了，忽然覺得有些東西在她的肩上一扯，就連忙伏了下來。扭轉頭望了一眼，她方發覺，肩上的衣服，原來已給經擦破了一個洞！如果那顆子彈射歪了一兩吋，就可能射進了她的肩，那個時候，她就會十分麻煩的。以後，她必須小心一點了，她必須十分小心！

張思思從身上解下了一排子彈，再納進了她那把槍之中，再爬了一段路，又提起槍來瞄準。但是，她已看不見林四寶了。那是說；她已看不見林四寶移動的路綫了。

她看見的那片草地是靜靜的，祇是微風吹過，使它的表現面起了一陣波浪式的動。

很顯然，林四寶已經逃進了樹林裏，而且，連他的二個手下，也已經逃進了樹林裏了。

張思思惶急地把眼睛湊到望遠鏡瞄準鏡中，向樹林的邊緣搜索着。

又有兩顆子彈在她的耳邊擦過，差點擊中了她。接着，張思思的望遠瞄準鏡已經找到了其中一人。那人身上是穿着紅色衣服的，所以很容易在綠色的樹林之中找到。打獵的裝束，總是顏色鮮明的，以免被其他的獵人誤會。

這個優點，現在就成爲了缺點。張思思於是扳動了槍機。

她看着那人整個逃了起來，連手中的槍也丟了，但是仍然死命抱着樹身，不想讓自己倒下去。這樣做，對他却是並無好處的，祇是再給張思思增加一個射擊的機會而已，張思思咬緊牙齒，毫不遲疑地再扳了一次槍機。這一次，那人連那棵樹也抱不住了，仆進了林中，沒有再出現。

張思思知道這人是已經解决了。她就祇是可惜，這個人並不是林四寶，如果是林四寶的話，那多麼好，如果是林四寶，她便一切問題都解决了。

她這樣一下子就射倒了一個人，似乎容易一點，實在想來，却也並非一件不合理的事。那些人雖然都是有經驗的槍手，但是他們的經驗，全部都是在城市中取得，在樹林之中，他們的能力，和張思思却並沒有很大的分別。而張思思居高臨下，身上又沒有顏色鮮明的衣服，這一點已經是大佔便宜的了。

張思思小心地伏在那高處的樹林邊，居高臨下地用望遠鏡搜索着。但是找不到甚麼。當她解決了一個人之後，另外的一個人和林四寶本人，就似乎完全失去了踪跡了。

事實上，現在她在那上面要找尋林四寶，也是一件徒然的事。林四寶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他急急地，一直不停地向他那間別墅跑回去。

林四寶的計劃是很好的。除了在屋裏還有兩個保鏢之外，他還可以打電話到外面去請救兵。他可以叫到大約十二個人，乘船從海路來，在那邊登陸，前後夾攻，那麼無論這個要暗算他的人是誰，結果也還是要給他解決的。

他跑着跑着，路是很長的，雖然他有着強壯的體魄，也不免跑得氣喘如牛了。那把獵槍，在他的手中變得愈來愈沉重，簡直是一種大累贅，他很想把它丟掉。然而他却不捨得丟掉，這把槍是一件防身的武器，他可能還用得着它的。

終於，屋子在望了。那間美麗的別墅，正懶洋洋地躺在陽光下。那座泳池的水清澈得像一大塊淺藍色的玻璃，微風吹過，使它的表面起了輕微的盪漾，也使池底有些陰影在閃閃着。屋內的二個打手及那個情婦大概仍然在睡午覺，一點也不知道外面是正發生了如此兇險的事情。

林四寶跑到雙腿也發軟了，仍然不敢停頓，直至跑進了樓下的廳中，他才停了下來，把獵槍丟下了，坐進一張沙發中，喘着氣。

他喘了三分鐘，乾啞的喉嚨才能發出聲音來。他大聲叫道：「人來！人來！」沒有人應他，屋中是靜悄悄的。

「媽的！」林四寶吼道：「你們都死掉了嗎？」

還是沒有人應。林四定也沒有空追究他們的去向了。打電話是最要緊的。他又跳了起來，沿着那度旋轉梯跑了上二樓，闖進他的睡房裏，撲到床上，拿起了床頭的電話，狂按着電話掣，叫道：「接綫生，接綫生！」

接綫生也不應他，林四寶再按了一會，才發覺電話中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他現在才想到，電話是已經斷了的。

怎會在這個時候壞了電話？林四寶又急又恨，牙癢癢的。他拉起電話綫來，一拖，整條電話綫就拖了過來。他看，這電話綫與牆壁上的電話掣並沒有聯繫，電話綫是斷了的，斷口齊齊整整，顯然是給剪斷了的。

林四寶呆在那裏了，頸背上的汗毛根根豎了起來，電話綫給剪斷了，這表示甚麽呢？當然就是表示，他這間屋子已經不安全了，已經給人潛了進來。

這樣呆着的時候，林四寶又聽到了一種奇異的聲音，好像甚麽地方有人在一件木板上撞擊着之類。

他扭過了頭去，看着房中那座巨大的入牆衣櫃。撞櫃的聲音，果然就是來自那衣櫃的。

他遲疑了一下，就一跳而前，把那入牆衣櫃的門拉開了，他們看到的，是一幕使他驚心動魄的景象！

衣櫃裏面有三個人躺着，就是他留在屋中的那二個打手，以及他那個情婦，三個人的嘴巴都是給膠布封住了的，而身子也給繩子紮得像一隻粽子似的，他們正在拚命掙扎，那些撞擊之聲，就是他們在掙扎時，身子撞在衣櫃門上造成的。

林四寶蹲了下來，震驚地說：「發生了甚麽？」他動手要把他們解開，首先解開的不是他那個情婦，而是他的其中一個打手，打手是可以救他的命的。

不過他沒有機會解開那些打手了。他的後面忽然有人說：「好了，別管他們了，管你自己吧！」林四寶大吃一驚，一跳轉過了身來。

他發覺，他的浴室的門口已經站了一個人，這個人大概剛才是躲在浴室裏的，所以林四寶才會不知道有這個人存在。

這是一個英俊而身材高大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色的緊身衣褲，態度冷靜，從容不迫的，嘴角上掛着一絲微笑。他的一隻手按在浴室的門框上，另一隻手則放在背後。

這個男人就是司馬洛，但林四寶是不認識司馬洛的。雖然不認識，但是他也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了。

他的身子一動，就向司馬洛撲過來，司馬洛的手從身後拿過來。原來這隻手上是已經拿着一把槍的。司馬洛就用這把槍指着林四寶，林四寶在中途愕住了。

實際上，怎可能這樣呢？那人剛才是還在山坡上的林中的，他怎可能這麽快就來到屋中呢？除非他們是不祇一個人的。

很可能是不祇一個人的。

「等一等！」林四寶伸出了一隻手掌，就像這隻手掌，是可以擋住子彈似的，「等一等，別開槍，別開槍，我們——我們可以談談的！」

「談？」司馬洛微笑，「那很好，你坐下來吧！」他的槍擺了一擺，指指床對面的那張大沙發。

林四寶就在那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他看着司馬洛手中那把槍，哭喪着臉，道：「我和你們究竟有甚麽過不去，你們爲甚麽要來找我？」

司馬洛在他的對面坐下來，點上了一根林四寶放在几上的香烟，抽吸着，林四寶等待着看着他，就像是一個待決死囚似的。

但是司馬洛却祇是在吸烟，而沒有開口。

「說呀。」林四寶催促着道：「你們想怎樣，可以提出來的，如果是錢可以解決的話，那就容易了，我可以馬上寫給你一張支票！」

司馬洛微笑。「我要的不是錢，而且，要和你談的也不是我！你等一等吧，主角很快就會來的！」

「那……那是誰？」林四寶吶吶着問道。

「這位小姐你可能不認識的，到她來的時候，就可以講清楚一切了！」司馬洛說。

「是一位……小姐？」

「是的。」司馬洛說：「一位小姐，而且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不過，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欣賞她的美麗！」

林四寶祇好等着，一面混身不安地搓着手掌，指抹着手掌上的汗，他大概也知道，他是凶多吉少的了。

「要不要一根香烟？」司馬洛問。

「不。」林四寶說：「但，我可以要一杯酒嗎？」

「可以之至。」司馬洛說：「對付一個死因，應該仁慈一點，就讓我替你斟酒好了！」他對林四寶這裏的設備似乎是很熟的，他走到床邊，打開了那隻床頭櫃的櫃門。床頭櫃的裏面原來是一隻酒櫃。

「威士忌？」司馬洛問。

「威士忌加冰。」林四寶頹喪地點頭：「請替我斟滿了它吧，謝謝你！」

「用不着謝我。」司馬洛微笑：「反正你又不是誠意的！」

林四寶瞪着他，司馬洛替他在杯中放了幾塊冰，斟滿了，拿過來。他手中的槍的槍嘴一直是對着林四寶的，林四寶無法反抗。

司馬洛把酒交給了林四寶之後，自己又小心地調了一杯鷄尾酒。當他舉杯淺酌的時候，林四寶却已把那一大杯威士忌喝光了。他是實在需要這杯酒的。

窗外，遠遠的林中傳來了一聲沉重的槍響。林四寶的頭霍地一扭，轉向窗口。司馬洛也走到窗口，向外面望望，微笑道：「呀，好了，你的伙計來了！」林四寶站了起來，遲疑着。

「過來呀。」司馬洛說：「不要緊的，你有權過來看看！」

林四寶也走了過來，向窗外望，樹林的邊緣，距離屋子是相當遠的。

他們看着那寂靜的樹林邊，司馬洛則站在林四寶的身後，這令到林四寶無法作任何突然的反抗。

沉重的槍聲又響了。這一次，似乎又響得近了一點。林四寶滿懷希望地看着樹林邊。他希望開槍的是他的手下，更希望是他的敵人中槍。

接着他們又看見了，有一團又紅又白的東西從中衝了出來，撲到空地上。這就是林四寶餘下來是那個保鑣了。這個打手所穿的也是一套顏色鮮明的獵裝，紅格子和白格子的。

他仆進了空地之中，手上却並沒有拿着槍。這也不是一個好現象。手上連槍也沒有，那很顯然，他是一個失敗者了。

這個人直向屋子跑過來。跑到半路，就可以看見，他的臉上是流着血的，而且步履踉蹌。司馬洛在林四寶的身後哈哈地笑起來，說道。「看來，你的手下都是膿包！」

林四寶緊閉嘴唇。那個手下踉蹌地向屋子跑，嘴巴一面在叫喊着是麽，大概是向屋中的人求救，請屋中的人助他一臂吧。他却不知道，屋中的人，是不會給他甚麽帮助的。

他還差幾步就到達屋子，林中的槍聲又響了。這個人簡直雙脚也離開了地面，向前一仆，仆在地上，掙扎了兩下，便不動了。

「眞可憐。」司馬洛嘆口氣道：「他逃不掉呢！」

又是一陣沉默。接着，槍聲又响了「乒乓」一聲，二樓的窗子，玻璃就破掉了一塊。

林四寶一跳退後，司馬洛也跟着他退了一步，手中的槍，仍然是在後面威脅着他。

這時，一種嬌而尖的聲音，就在遠遠的林中叫了起來。

「林四寶。」這種聲音叫道：「出來！就要殺死你！」那是張思思的聲音。

林四寶回頭瞪了司馬洛一眼：「就是她？」

「是的，我說的就是她了！」

「朋友！」林四寶說：「如果你帮助我，我給你五萬美金！」

「現錢？」司馬洛微笑着問。

「是的，現錢。」林四寶點頭：「我這裏有現錢！」

司馬洛笑了起來。「那好極了，既然錢在這裏，我殺死了你之後再去拿不是更好嗎？這樣就不用領你的情了！」

林四寶的臉紅得像一隻辣椒一樣了。他吶吶着說不出話來，但這是性命交關的事，他是必須拚命用腦，希望想到一個辦法，把自己的性命騙回來。他又說：「我可以再寫給你一張五萬元的支票！」

司馬洛搖頭：「這的確是很大的誘惑，不過，錢不是最好的東西，這個世界上，還有不少東西是比錢更重要的，你還是和她直接談吧！我祇是一個局外人！」

「求你吧！求求你，開開恩！」林四寶差不多要跪下來似的。

司馬洛搖搖頭，走到窗前去，推開露台的門，叫道：「思思，別開槍！」

「林四寶，出來吧。」張思思叫道：「我要殺死你！」

「不！我不是林四寶。」司馬洛叫道：「我是司馬洛！」

「甚麽？」張思思難以置信地。

「是我。」司馬洛叫道：「別開槍，我出來給妳看好了！」司馬洛說着，手執住了林四寶背上的衣服，把他推出了露台上，手上的槍嘴，則抵住了林四寶的後腦。他又叫道：「看見了沒有，思思？」

「司馬洛，你在這裏幹甚麽？」張思思叫着問道。

「來帮妳一個忙。」司馬洛說：「如果我不來，妳可能給他們殺掉了！」

「你站開一點，司馬洛。」張思思道：「我要殺死他！」

「求你，求求你！」林四寶苦着臉向司馬洛哀求，司馬洛却也懶得睬他了。

司馬洛叫道：「你來吧，妳有很多時間殺死他的，你上來，你們可以慢慢談也不要緊！」

林四寶的眼眶也紅了，似乎快要流淚似的。他知道這一次，他要脫身是難一點的。

「好吧！」張思思在下面叫道：「我過來！」

司馬洛又推動林四寶：「快進去吧，我們等她！」

在司馬洛的槍嘴指嚇之下，林四寶是無從反抗的，司馬洛叫他到那裏去，他就要到那裏去了。司馬洛把他推回了房中，命令他在床上坐了下來，等着。

幾分鐘之後，張思思已經到了樓下。她在樓下叫道：「司馬洛？」

「上來吧！」

張思思上來了，很小心地，脚步完全沒有聲音，忽然之間，她就出現在門口旁邊了。首先伸進來了她那把獵槍的槍嘴，然後她的人也出現在門邊。

司馬洛說：「放心進來吧，思思，這裏沒有人暗算妳！」

張思思走了進來，她並沒有其他的損傷，仍然祇是肩上的衣服破了一個洞而巳。她一臉是汗，也一身都是汗。

於是仇人見面了。張思思現在就面對着這個她痛恨巳久的殺父仇人。林四寶是不認識張思思的，他迷惘地看着張思思，問道：「你究竟是誰？」

張思思的槍指着他，一雙眼睛，就像要噴出火來似的：「你這野獸，現在，你的死期到了！」

「她叫張思思，」司馬洛介紹道：「但你可能不認識她的。思思，妳認爲需不需要把眞相告訴他呢？」

「你殺死了我的父親！」張思思咬牙切齒地說。

「你的父親？」林四寶看着她：「妳的父親是誰？」

「他叫李本能！」張思思說。

「妳的父親姓李？」林四寶莫名其妙，雖然他是記得有李本能這個人的。

「我的養父！」張思思說。

「既然是妳的養父，又不是親生的，那就容易解決啦。」林四寶陪着笑。「我可以給妳五萬——」

張思思的槍嘴猛然一撞過去，撞中了林四寶的肚子，林四寶就彎下了腰，嘔吐起來。他大概無法明白，他這句話，是使張思思多麽生氣的。

「性命不是用錢可以買到的！」張思思冷冷地道。

林四寶說不出話來，還是在嘔吐着。

張思思那一下撞得實在重。

「我也同意張思思的話，」司馬洛柔聲地說：「性命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如果給你五十萬叫你死，你會不會心甘情願呢？」

「李本能，」張思思說：「你殺過的人是那麽多，你大概也根本不記得有李本

能這個人的吧？」

林四寶是記得的，不過，他承認也沒有用處的。記不記得，在目前的情形之下，都是沒有分別的。

「我爸爸以前是在你手下一間公司做出納的，」張思思說：「有一次，他解送五萬元去給你的時候給人擄刦了，這一筆錢是見不得光的，所以不能報案！你那時很生氣，就這樣用雙手把他揑死了，還殘無人道地叫你的手下把屍體毀滅掉！」

「我——我那時醉了酒，」林四寶囁嚅地說：「那時我是和一個女人在一起的。就因爲和這個女人在一起，所以我喝了很多酒。」

「喝酒不是藉口，」張思思說：「如果能使你心裏舒服點的話，我可以喝了酒之後再對你開槍的！」

「別——別開玩笑，」林四寶說：「我們來談談吧！反正人都已經死了，不論我們做什麽，都不能使他活過來的！」

「沒有什麽好談的，」張思思搖着頭：「我一定要殺死你！」她咬牙切齒地說：「祇是，一槍殺死你，似乎太便宜一點了！」

「我可以給你錢，」林四寶哀求地說着：「我可以給妳很多很多，即使妳父親活着也不能給妳的那麽多！」

張思思的槍一動，又要撞過去，林四寶嗚咽着連忙退縮。

「不要把你來和我的父親比較！」張思思沉着聲音警告道：「你和我的父親是沒有得比較的！」

「我們——想個解决辦法吧！」林四寶哀求着。

在林四寶後面，司馬洛做了一個用刀刺的手勢，然後提議道：「思思，妳就給他一個機會吧！一個公平决鬪的機會！」

張思思的臉上慢慢地露出來了一個微笑。她於是伸手從腰間把獵刀拔了出來：「你身上也有刀子的，林四寶！」

張思思一指林四寶：「小子，你身上也有一把刀子，你快拿出來吧！」

林四寶呆呆地看着張思思：「妳——想幹什麽？」

司馬洛在旁邊吃吃笑：「如果我是你，林四寶，我絕不放過這個公平决鬪的機會了！」

「公平决鬪？」

「你還不明白嗎？」司馬洛說：「現在，思思是給你一個機會，讓你可能用刀子去殺死她的！」

林四寶現在亦開始明白了。他是一個從來不給別人以公平機會的人，因此他也不敢相信，別人會給他公平機會的。

「拿出刀子來！」張思思舞動着手中的刀子，對他挑逗着，刀尖在林四寶的臉前一晃一晃的。

司馬洛把張思思丟下了的獵槍拾了起來。現在，他是儼然以公證人自居了。

林四寶慢慢地把腰間的刀子拔了出來。他的臉上，漸漸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因爲他忽然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他並不是一個弱者。他能夠空手扼死一個人，他當然不會是一個弱者了。雖然他能扼死的那個人，是沒有抵抗力的。

張思思很高興，她拿着刀子，輕輕跳躍起來。她似乎自認爲她是有必勝的把握的，事實上，她還準備先把林四寶折磨一番，然後才把他殺死！

司馬洛卻沒有那麽看好張思思，林四寶到底是一個老黑社會，他的江山，是用拳頭，槍和刀子打出來的。雖然在爬上了高位之後，他是已經很少親自動手了，但他應該是經驗仍然在着的。

張思思的刀尖在他的臉前一晃，他退後了一步，仍然不肯動手，而疑慮地說：「如果我殺了她，那又如何呢？」這句話，他是對公證人司馬洛說的。

司馬洛也不知道，如果林四寶殺死了張思思的話，他應該怎辦，而事實上，他亦不希望張思思會敗下陣來，但他說：「這是你們之間的一筆賬，你們自己去算吧，我是盡量避免插手的。」

林四寶的臉容嚴肅起來了，身子也慢慢矮了下去，擺好了一個準備决鬥的架式，而且也是一個相當標準的架式，司馬洛的猜想果然沒有錯，林四寶並不是完全外行的。

張思思的眼睛興奮地睜着，瞳孔也擴大了，她所等待已久的時光，現在終於來臨了，她要好好地享受這一段時光。她叫一聲「呀！」刀子便向林四寶的臉上一晃，但這一晃祇是虛招，跟着，她的刀子一圈，就向林四寶的肚子刺過去，這一招，卻是實招了。

林四寶相當敏捷地一側身，讓張思思乃在他的肚皮前面掠過去，而他的刀子，的刀向那直撲過來的張思思的胸部直刺。距離很接近，時間和空間都是迫促的。張思思僅可有機會向旁邊一挪身子，林四寶的刀子在她的腋下穿了過去，張思思的手臂即一夾下去，把林四寶的持刀手腕夾住了，一扭身，那隻手向林四寶的腋下一托，動作是柔軟的，但柔軟中又充滿了勁力。林四寶叫了一聲，身不由主地就飛了起來，翻了一個跟斗，「隆」一聲倒在地毡上，跌得呆了一呆。

張思思得意地叫了一聲，飛身一撲，刀子舉起，就向林四寶直刺下去，林四寶在千鈞一髮之間拚命一滾身，張思思的刀子卻沒有刺中他，而是「托」的一聲，他卻將刀子刺進了地毡。

林四寶一跳跳了起身，手中的刀子一舉，就向張思思刺了下去，這一煞間，就是林四寶佔了一點優勢了，因爲，張思思的刀子是插進了地毡裏的，一時還拔不出來，但張思思卻不需要用刀子抵敵的，林四寶的刀子還沒有刺到之前，張思思就一腳踢了出去，正好踢中了林四寶的胸部。林四寶正撲下來，給這樣一踢，便整個人飛開了，轉了一個身，又仆倒在地上。

張思思也一用力把刀子拔了出來，跳了起身，這時，林四寶也已經起來了，兩個人就這樣拿着刀子，小心地相對着。

這個時候，司馬洛就鬆了一口氣，因爲他已經看出了張思思的本領，是要比林四寶高出一籌的，年紀輕和動作敏捷，當然也是優點之一，此外，在技術上，他也看得出，是張思思較高一籌的，所以司馬洛在這方面的經驗之豐富，這種事情，他是看得相當準的。

張思思的勝望很高，如果叫他賭，他

是必定買張思思贏的。

這一交手之下，大概林四寶也有同樣的看法了，他的額上，又開始冒出了汗珠來，剛剛得到了一個拾回性命的大好機會，但是現在，這個機會卻又顯得渺茫了起來。

張思思的臉上，現在有着得意的笑容，她的看法也是相同的，她也知道自己的勝望是提高了。

兩個人小心地盤旋着，暫時沒有交手，主要是四林寶採取穩健的態度，張思思一時找不到可乘之隙。

觀衆是不祇司馬洛一人的，還有衣櫃裏的那二個打手和那個女人，他們不能做聲，就祇能看着，而他們的心裏，也是希望林四寶取勝的，如果林四寶勝利了，他們的前途會光明一點，否則就難講了。

終於，張思思又發動了攻勢，她仍是採取急攻。她的腳步輕盈地跳動着，刀子亂閃，而林四寶則閃避着和招架着，不敢貿然進攻。

張思思咄咄逼人地進攻着，林四寶不斷退卻，退到了無可再退，就向旁邊移動，他以圓圈的路綫退卻着。

他愈退，心裏就愈恐慌了。他是打算找到一個破綻，一下子就把張思思置諸死地的，然而他卻並沒有找到破綻。張思思雖然在採取着急攻，她的攻勢，卻是急中帶穩的，並沒有如林四寶所希望的，露出破綻來。

呼，張思思的刀子向林四寶的臉上揮去，林四寶的臉向後仰，張思思的刀子刺了一個空，卻沒有收回，祇是順勢向下一劃，就向林四寶的胸前劃下去，林四寶連忙退後，已經退遲了一點，張思思的刀子在他胸前的衣服上劃過，「嘶」的一聲，林四寶胸前的衣服，便出現了一個裂口，雖然皮肉沒有破裂，但是已經很接近了，他不由得一陣發抖。

張思思微笑，道：「林四寶，我要把你的心挖出來，看看究竟是黑色還是灰色的！」

林四寶小心地等待着，既不罵戰，亦不求饒，他祇是在盡量利用他這個機會。

張思思又來了，她的刀子向林四寶的臉上亂晃，林四寶狼狽地閃着，一面，手中的刀子也上下翻飛地招架着，這一次，張思思的攻勢是集中在上盤的，很自然地，林四寶的注意力也給吸引到了上面去。

張思思的攻勢，卻忽然一改而爲針對下盤，她的石腳貼着地面掃向林四寶的腳脛，林四寶「霍」的躍起避過。

張思思這一下攻勢，卻是連環的攻勢，她一腳沒有掃中，身子就順身一滾，林四寶的身子還在空中時，她的另一隻腳就已經直撐了過去！

這一下，林四寶可就無法閃避了。張思思那隻腳一撐中了林四寶的胸部，「蓬」的一聲，林四寶就飛開了，飛到丈八呎之外，落在地上，仍然收勢不住，踉蹌地倒退，直退向露台的門口，看樣子，他是會直飛出露台的外面的，但是還好，他的運氣並未壞到如此，這樣退了一段路，他剛好撞到兩度露台門之間的門栓上，給那門柱撞了一下，又撲前來，已震得三魂失去七魄。

張思思呢，愈佔優勢，她的動作就愈加快速了，要一聳身又跳了起來，向林四寶衝上去，林四寶正在撲前，是難免要和他碰個正着的，就在二個人差不多相撞之間，張思思的右膝一提，就向林四寶撞過去，正正撞中了林四寶的胸膛，這一下，是比剛才那一下更响了，林四寶又飛了起來，跌向後面，他眞像變成了一隻皮球似的，給撞來撞去。而這一次，他的運氣就沒有剛才那麽好了。他直衝出了露台的外面去，後腰與露台的欄杆一撞，人也就順勢翻了出去。

他恐怖地尖叫了起來，身子向露台下面墮去，而就在完全墮下去之前，他拚命伸手向露台的欄杆邊緣一抓，連刀子也放掉了。

他兩隻手抓向露台的邊緣，卻祇是一隻手抓住，另一隻手卻是抓了一個空。

他祇有一隻手扳住，吊在那裏，可憐地掙扎着，另一隻手也想伸上去，卻辦不到，他的身子太重了。

張思思的上半身從露台的裏面伸了出來，對他獰笑着。

「不……不要……不……」林四寶哀鳴着，因爲看見張思思的刀子高高舉了起來。

張思思完全不理會他林四寶哀求，刀子還是刺了下來。不過，在刀子差點刺到林四寶的手時，她忽然把刀子調轉過來了，改爲以刀柄搥了下去，搥在林四寶的手指上。

林四寶尖叫一聲，雖然不願放手，手指上的劇痛，卻使他不自由主了，他放了手，身子就直跌下去。

那高度不到二十呎，因此他祇是跌了十來呎而已，而且是雙腳先着地，所以是跌不死他的。不過，在跌下去時，因爲他沒有準備，所以跌到地上時，腿子就猛然在地上一撐，關節的部份受力太大，就扭傷了。

他再爬起來時，腿子已不大聽話，腳步一跛一跛的。他連忙把刀子抓了起來，單着腳一跳一跳的要逃走。

張思思哈哈大笑起來，那笑聲使他全身的汗毛都直豎了起來。他回頭一望，看見張思思已經站上了露台的欄杆上，然後輕輕一躍，跳了下來。

正如司馬洛所說，張思思的身手，是可以夠得上做一流的竊賊的，從這樣高的地方跳下來，她的動作還是輕盈之極，落地時彈了一彈，便站定了。

林四寶跛着走了幾步，仆倒了，再爬起來。張思思在後面冷笑，手中的刀子指着他：「林四寶，你沒有多少時間了，趁早祈禱吧！」

林四寶卻寧可把祈禱的時間用於逃走，他一跛一跛地繼續逃，張思思身形一掠，已經到了他的面前，攔住了他的去路！

林四寶捏緊刀子，擺好姿勢準備抵抗，張思思冷笑：「還想抵抗嗎？你還有希望嗎？」

林四寶這個時候，就不能不孤注一擲了，他的刀子迅速地向張思思的腹部一刺，這一下，他快得超乎水準，也許這是由於他已經置生死於度外了吧。張思思也差點被他所暗算，連忙側身閃避，林四寶的

刀子「刷」的在身邊掠過，把張思思那件黑衣服也劃破了一個口，露出了下面那副白色乳罩的帶子。

這使張思思嚇出了一身冷汗，她嬌叱一聲，趁着林四寶的刀子還未收回去，刀子就向他刺了過去，張思思這一刀，則是比林四寶剛才的那一刀更快，而且又更準的。

一下使人噁心的聲音，刀子刺進了林四寶的腋下。

「哇——」林四寶發出的那一聲尖叫，是更加教人毛骨悚然的。

張思思一用力，把刀子拔回出來，在林四寶的腋下，血好像泉水一般噴了出來，他的眼睛張得很大，瞪着張思思，裏面却充滿了無比的恨意。

他仍然沒有倒下來，也許是那強烈的恨意在支持着他。他的左手，把刀子從右手上拿了下來，捏着刀尖，舉起了。他還要運用出身上最後一點的力氣把刀子擲出去。

但是已經不够快了，張思思又跳前去，刀子揮動，又是一下使人嘔心的聲音，刀子刺進了他的心窩，完全刺了進去，祇剩刀柄在外面，刀柄的護手撞着他的胸骨，還發出「托」的一聲，如果不是有這護手阻着，那刀子可能會刺得更深的。

林四寶的嘴巴又張開了，但是這一次叫不出聲來。張思思放了刀子，退後，林四寶仍然舉着刀子，但是沒有氣力擲出去了，事實上，他連站定的氣力也沒有。為了想保持不倒，他踉蹌地向後退，到了泳池的旁邊，仍然繼續向後退，最後一腳踏空，「嘩啦」一聲墮進了泳池中。

水花四濺，林四寶沉了下去，血好像紅花似的從他的身上噴出來，散開，不斷地被池水化淡，但是仍然繼續散開。

林四寶沉到了池底，他就像要留在那下面似的，不過，定了一陣之後，他終於又升上來了，升到水面。他的頭仍然是向下的，但臉部却沒有冒出水面。他就這樣定在那裏。

張思思看了他一分鐘，就知道他是已經死掉了，她回頭看見司馬洛已從梯下的大廳中走出來，司馬洛是走樓梯下來的，他不需要從露台跳下。

「恭喜妳！」司馬洛說。

一向強硬的張思思，這個時候忽然變得很軟了。也不知如何，她的心目中有了一陣奇異的悸動，難以自制地，她撲向司馬洛，伏在他的胸膛上，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她是放聲大哭的，司馬洛輕輕地擁着她，安慰地撫着她的背和頭髮。

「哭吧！」他柔聲地說：「妳不妨盡情地哭吧！」這時候，張思思盡情地哭。

司馬洛一直抱着她，讓她哭。後來，她終於哭完了，再在他的胸膛上伏了一陣，然後抬起臉來看着他，她說：「我還是不明白，你怎麽到這裏來的？」

「我是為了妳而來的。」司馬洛說：「我知道妳一定來這裏，而且我知道妳可能敵不過他們的……」

張思思馬上就表示不服氣了：「哼，沒有你，我也一樣可以殺死他們的。在樹林裏，我就已經殺死了他們兩個了！」

「妳這個傻瓜！」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妳以為這世界上的人都是木偶，妳想怎樣弄就可以怎樣弄的嗎？林四寶也不是好欺負的，如果不是的話，他也不會活得那麽久了！妳以為世界上就祇有妳一個人想殺他？」

「但他正在失勢，」張思思還是振振有辭的！「我是不怕他！」

「他不容易給你殺死的。」司馬洛說：「他在這裏有兩個人帮忙，妳是沒有那麽容易攻進來的，而當妳企圖攻進來時，他可以打電話向外求救，他的援兵可以乘船從海路來，也可以乘直升機來，把妳包圍，那時，妳以為妳可以支持多久？妳甚至連逃走也沒有機會呢！林四寶選擇這個地方躲藏起來，是當然有他的道理的！」

張思思想了一會，就不禁微微發抖起來了。因為，司馬洛的話，的確是說得很有道理的。

「那麽。」她說：「你是眞的救了我的命！」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道。

「噢……」張思思又伏進了他的懷中，靠在他的胸膛上，她對司馬洛，是充滿了感激的心情的。

「我們也最好別在這裏浪費時間了。」司馬洛說：「趁天還沒有黑，離開這裏吧！」

「那麽……」張思思又抬起了頭來：「衣櫃裏縛着那幾個人又怎辦？」

「隨他們好了。」司馬洛說道：「妳總不能把他們也殺掉的吧？妳和他們無仇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張思思道：「我是說，他們被縛在那裏，沒有人來解救，會死掉的！」

「縛了起來的還不祇他們。」司馬洛說：「此外還有厨子及兩個僕人，他們也給我縛在樓下的工人房裏。但我看，妳是用不着替他們担心的，這許多人，總有一兩個可以掙脫的！」

「那我們走吧。」張思思說：「你是怎樣來的？」

「和妳一樣，是步行而來的。」司馬洛說。

「你怎知道我是步行而來的？」張思思皺起了眉頭。

「我根本是一直都在監視着妳。」司馬洛說：「妳帶來了露營的工具，有一隻綠色的睡袋，是不是？妳在山上監視了林四寶的生活幾天了！」

「怎麽我完全不知道的？」張思思掩着嘴巴。

「妳到現在還不相信，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的本領是比妳高強的嗎？」

張思思想了一會，忽然一睜眼睛：「你是說，你甚麽時候都是監視着我的？」

「是的。」司馬洛說：「包括林四寶看報紙，而妳沒有甚麽可以看的時候！」

張思思的臉忽然紅了起來：「那……那個時候我幹些什麽？」

「你花半個鐘頭時間在山上的小溪裏洗澡！」司馬洛微笑。

張思思的臉紅到變成紫色了：「你——你這個色狼！」她舉起拳頭，在司馬洛的胸膛上亂搥着，不過，這却不是使出眞工夫的搥，而是絕對女性化的搥，那即是

說，搥在身上是不大痛的。

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由這一點便可證明，妳要學的事情還多着呢！」

「你這色狼！」張思思還是搥着他。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還是走吧！不過不要緊的，妳需要學的，我在路上可以教妳的！」

張思思一轉身，忽然聽到了一種奇異的聲音。

那聲音是來自左方的。張思思聽到時，司馬洛是也早已聽到了的，司馬洛的反應，當然是比她要快得多了。張思思回過頭去時，司馬洛已經看到了那聲音的來源是甚麽，那是遠遠的左邊天空，一架直升機正在飛來。

司馬洛一拉張思思說：「快，我們到屋裏去吧！」兩個人一起奔回了屋中。

那架直升機愈飛愈近，引擎的聲音也愈來愈响了。躲在窗子的旁邊窺出去，他們可以看到，原來來的直升機還不祇一架，而是有兩架。其中一架低飛，另一架則停留在較高的空中。這二架直升機，一高一低地掠過屋子的上空，慢慢地掠過，好像正在進行偵察似的。

「我上去拿槍！」張思思說。司馬洛並沒有反對，在這種情形之下，拿槍是必須的事。

張思思拿了她的獵槍下來時，那二架直升機已經遠去了，不過並不是離開。它們是正在兜一個圈子，再飛回來的。

直升機雖然是可以定在空中的，機上人却並沒有這樣做，那是因為，定在空中，是一個太容易擊中的目標了。

張思思來到了司馬洛的旁邊，在司馬洛的手中也塞了一把獵槍，問道：「來的這些又是甚麽人呢？」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狐疑地搖着頭，說道：「這件事，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也許林四寶打電話請來救兵了。」張思思說。

司馬洛的眉頭一皺，道：「這沒有可能的。我看着他企圖打電話，但是我早就已經把他的電話綫割斷了，他並沒有打通電話的！」

「讓我把他們射下來！」張思思拉一拉彈膛，把子彈托進。

司馬洛按着她的手說：「等一等，用不着心急的，先看清楚來勢再說。」

那二架直升機又在屋子的上空慢慢地掠過了。如果機上的是林四寶的朋友，那他們是必然可以看到發生了甚麽的。林四寶一個手下死在屋前的空地上，林四寶自己跑在泳池中，血還沒有流光。

「媽的。」司馬洛喃喃地說：「如果我們早點走，就甚麽事都沒有了！」

「說起來都是我不好了。」張思思啜着嘴唇：「如果我不是顧着哭——」

司馬洛沒有做聲。張思思是說得很對，女人的哭哭啼啼，常常就是躭誤了大事的。

那二架飛機掠過了之後，很快地又飛回來，其中一架定在屋子的上空。那馬達聲極其刺耳。由於它是定在屋子的天台之上，從屋子的窗口，是無法向它開槍射擊的。

司馬洛張思思被它的引擎聲吵着，連交談也不可能了。

慢慢地，那直升機在屋子的天台上降落了下來，那重量使得屋子也微微地震了一震。然後它的引擎聲慢慢減低，停了。

「他們要從天台走下來了。」張思思說。

「天台是沒有路通到屋裏的。」司馬洛說：「祇有一度鐵梯從牆外通到屋後的院子，妳提防着後門吧！」

這時，司馬洛才看到，另一部直升機，是也已經降落了，不過是在空地的盡頭降落，離開屋子相當遠。

司馬洛已經在檢驗着手槍中的子彈了。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們是很可能長短槍都要兼用。

張思思緊張地咬着下唇。接着，天台上有人叫喊了起來。

一個男人的聲音叫道：「張姑娘？」

司馬洛和張思思面面相覷。這人的叫聲音，是充滿了尊敬的，不像是一個敵人，如果是一個敵人，會直叫她的名字，甚至加上一些辱罵的稱呼了。

「張思思姑娘，妳沒事吧？」那是尊敬而且關心地從天台上傳來的聲音。

「你是誰？」張思思叫道。

「我們是鄧老板的人。」那人叫道：「我們是來帮妳的！」

「甚麽鄧老板？」

「鄧光老板！」

「鄧光？」張思思愕住了。

「鄧老板在另一架直機升上。」那人叫道：「他正在下飛機，也要過來了！」

「你叫他出來給我看一看！」張思思說。

「等一等。」那人說：「我們看見有一個男人和妳在一起的，那是誰？」

「那是司馬洛！」

「哦，司馬洛先生！請等一等！」那人說着，又沉默了一下，似乎是在用無綫電向上級請示了。後來他又說道：「我們看到．你是已經把林四寶殺死了！你沒事吧？」

「我很好。」張思思說。

「你們出來吧！」那人說。

「別胡說。」司馬洛叫道：「你下來好了．舉着手下來！」他只能相信一面之辭。

那人遲疑了一下，他大概又要請示了，他終於說：「好吧，我下來！」

司馬洛退到了一個可以同時望見前後門的地方．等着。過了一陣，有脚步聲繞過屋外，到了露台的前面，一把槍丟了進來，落在地毡上，那人說：「我進來了，別開槍！」

司馬洛說：「進來吧！」他手中的槍的火綫，這時已經對着那露台門了。

那人踏了進來，兩隻手是舉着的，其中一隻手上拿着一隻原子粒收音機一般的東西。他馬上解釋：「這是一隻無綫電對講機，可以跟鄧老板聯絡的！」

「哦，是你！」司馬洛說。他現在是相信了；他認得這就是其中一個留守在鄧光的屋內的打手。

「司馬洛先生。」那人說：「怎麽你也在這裏呢？我們倒沒有料到呢？」

「我是神出鬼沒的。」司馬洛說道：「既然那東西可以和鄧光通話，那交給我吧！」

那人把對話機交給了司馬洛，對講機的聲波，是已經校好了的。司馬洛馬上可以和鄧光通話，司馬洛說：「鄧光？」

「司馬洛！」鄧光的聲音在那邊興奮地傳來：「這眞是意外，你怎會來的！」

「我也想問你同樣的問題！」司馬洛說。

鄧光哈哈笑起來：「我是來助張思思一臂之力的！」

「我也是一樣。」司馬洛說道：「不過你來得遲了一點，我們的事情已經解決了！」

「我過來，我們再詳細地談談吧！」鄧光說道。

「好的，過來吧！」司馬洛說。

他又走到窗前去望望，看見了空地盡頭，那架直升機的後面已呈現了一個人，正在向他們走過來。這個人就是鄧光了。

司馬洛看着鄧光走過來，進了屋。大家都是朋友，不需要動用手槍，鄧光看着思思，微笑：「還好吧！」

「你爲甚麼不早點來？」張思思呶着嘴！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鄧光說：「你並沒有通知我！我一接到消息，就馬上帶了人趕來了！」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奇異地看着鄧光說：「我還以爲你是不管這件事的！」

「誰說不管！」鄧光認眞地道：「我是非管不可的！」

「如果你早點管的話。」司馬洛說：「根本就不會讓林四寶逃到這裏來了！」

「時候不同了。」鄧光微笑：「以前，張思思就是張思思，但現在，張思思却快成爲我的小姨，我可不能不盡力保護她的！」

司馬洛笑了起來：「這倒是有點道理，我得先恭喜你了！」

張思思還是瞪着鄧光。

「現在。」鄧光說：「既然事情已經辦好了，不如我們一起飛回去吧！」

「不！」張思思搖着頭。「我不喜歡坐飛機！」

「我很喜歡這裏的樹林。」張思思又說：「我還想過幾天露營生活，反正林四寶已經死掉，我是不會有甚麼危險的，所以讓我步行回去更好，而且，有司馬洛保護我！」她挽着司馬洛的手臂。

鄧光聳聳肩：「既然你們不願跟我走，我也不能勉強的！」

鄧光領着他的手下們離開了，司馬洛和張思思看着二架直升機都飛走了，然後轉過來，面面相覷着。

他們拿回了獵槍，離開屋子，走進了林中，張思思一直親熱地挽着司馬洛的手臂，倚偎在他的懷中，就像一雙情侶正在散步似的。

終於，他們到達了張思思的營地。那是一座小小的帳幕，在密林中一片草地上，帳幕是僞裝成草木般顏色的，即使在附近經過，也不容易發覺到它的存在。帳幕的旁邊緩緩地流着一條小溪，這倒是一個露營的好所在呢！

張思思在草地上倒了下來，喘着氣。司馬洛在她的旁邊跪下來，伏了上去，上半身壓着她的上半身，輕輕地吻着她的臉和耳邊，張思思嬌婉地扭着頭，承受着他的吻。

後來，當她的呼吸平復下來了的時候，司馬洛就開始了進一步的進攻。他的手鑽進了她那件黑色的緊身衣服下面，隔着了乳罩，輕輕地搓着。

她的全身都發抖起來了，喉嚨間發出了一聲低低的呻吟。司馬洛把那件衣服拉了起來，手伸到她的背後去，摸到了她的乳罩的背扣。那扣子扣得很緊，但是以他這一雙手，連保險箱以及精妙的鎖都可以打開的，這隻扣子自然很容易打開了。

這是司馬洛以前已經見過的東西，但現在見的環境不同，而且這是人不會看厭的東西。司馬洛的嘴唇移了過去，輕輕地揩過峯頂。她抖得更厲害了，而一陣難以形容的香氣升進他的鼻端。

張思思喝道：「起來！」那是一把手槍的槍嘴，司馬洛祇好依照命令起來了。

「妳——怎麼了？」司馬洛吶吶着。

「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張思思說。「我要看着你在溪中洗一個澡！」

「你看了我幾次，我也要看你一次！」張思思說。司馬洛祇好起來退到溪邊。

司馬洛伸手去解開自己的衫鈕，而他的臉上是露着一個微笑的。張思思這個玩笑開得很大，但是司馬洛並不生氣，也不担心，他知道洗完了這個澡之後，是會有更好的東西在等待着他的。（全文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楊公公奉旨趕到，宣讀聖旨，爲衆俠平反，而匡護良善的名單有赫連春水、唐肯、雷捲等，還有死去的高鷄血、韋鴨毛、殷乘風，官方的郝舜才、賓東成，他們是護送無情回京面陳諸葛先生，由他面聖下旨平反，這個胡塗皇帝，昏庸腐朽，奸相當權，不敢不採納諸葛先生提的意見，傅宗書奸相也只好棄車保帥，將黃金鱗、顧惜朝「革職不查辦」。戚少商要復仇，息大娘明其心意，串通黃金鱗，向顧惜朝下手，先斬去其一臂，宋亂水攻向息大娘，馮亂虎攻向黃金鱗，霍亂步揹着顧惜朝逃出門外，遇上雷捲截住，顧惜朝暗喊我命休矣……

惡有惡報　冥冥定數

不過除了命運，沒有人可以確定自己是成、是敗、是負、是生、是死。

這時候忽聽屋瓦上有人大喝：「顧公子別怕，我來救你！」一人飛身而下．仗劍和雷捲戰在一起．却正是「血盟」侯失劍。

另外三騎，捲蹄而至，只有中間那匹馬上有一大漢，大漢大呼道：「顧公子，我們來了，快上馬！」正是申子淺。

霍亂步飛身而上，把顧惜朝馱在背上，他另跨上一騎，人叱馬嘶，放蹄疾馳，顧惜朝知道自己得這些人之助，或能逃得一死，心下一放鬆，臂上劇痛，心中悲憤，終於暈了過去。

× × ×

他能逃得了嗎？

他能。

不但他能，就連宋亂水、馮亂虎、霍亂步和申子淺、侯失劍全都逃得出去。

也許因爲息大娘和雷捲他們要對付的，只是顧惜朝，顧惜朝一逃之後，他們既無心傷人，也無意戀戰。

「連雲三亂」等趁機逃去。

黃金鱗一見顧惜朝逃走，跺足嘆道：「怎能讓他逃去？不能放虎歸山！」發足要追，息大娘作勢一攔，道：「算了。」

「算了！」黃金鱗可比在場這些人都要急，因爲他知道除非顧惜朝不復元，只要一旦活得下來，一定會找自己報仇的。

——顧惜朝恨自己，絕對要在恨息大娘之上。

黃金鱗可不想輕易放過顧惜朝，也不敢輕易放過他。他不想「戚少商事件」重演。

息大娘却展顏一笑道：「他已斷了一臂，受了傷，何必要急着殺他？」

餘金鱗急道：「可是，如果他不死，遲早必會找我們報復的啊！」

息大娘點點頭，道：「對，就像戚少商一樣。」

黃金鱗覺得有些不對勁，當下強笑道：「不，戚大俠大人不記小人過，海涵闊

量，大娘也是得饒人處且饒人，不會深記人過。」

息大娘秀眉一挑，道：「哦？我倒一向小氣慣了，銖錙必較，睚眥必報，你不知道嗎？」

黃金鱗強笑道：「不過，大娘和戚寨主已答應過在下，只要在下助各位誅殺顧惜朝，決不計較過去的誤會，各位一向言而有信，想必會饒在下這一趟。」

息大娘一笑道：「言而有信？我果眞言而有信，也不必建毀諾城了。」

黃金鱗臉色大變道：「你……武林中人，怎能出乎爾反乎爾的！」

息大娘淡淡地道：「你不但是武林前輩，而且還是手握大權的高官，當日答應過鐵手什麽話來？結果，在他束手就擒之後，不一樣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

黃金鱗已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

他讓顧惜朝踩進了陷阱裏。

而他自己也墜入了彀中。

「我是奸惡小人，」黃金鱗覥顏地說道，他決定要不惜任何代價的活下去，對自己的「面子」更不顧惜。「你們是英雄俠女，怎能跟我這種陰險小人一般的見識呢？」

「好。」息大娘道，「我縱不守約，也尊重戚大哥向來都是千金一諾的。」

她寒着臉，一字一句的道：「你帮我傷了顧惜朝，我不殺你。」

黃金鱗登時放下心頭大石，正要圓說幾句，忽聽另外一個聲音森然的接下去道：「她不殺，我殺。」

× × ×

說話的人當然就是雷捲。

黃金鱗只覺得自己的頭很大，幾乎要比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還要大，而且很重，重得幾乎使自己的身體負荷不起。

他一見到這個人，他就覺得局勢無論怎麽發展，今晚都很難渡過，很難過得了去。

這一刹那間，他的感覺是很奇特的。

他對這滿園子的花，滿院子的月、還有花前月下的俏生生的英綠荷，都感到非常珍惜！

奇怪，人在平時都不會珍惜他所擁有的，他所得到的，他所朝夕相伴，垂手可得的，但到一些特別的時分，又會份外珍惜，份外不捨。

黃金鱗就是這樣子。

他依戀的看了看花，看了看月，也看了看英綠荷，彷彿有了點當年要考取功名時寒窗苦讀的咏嘆和志氣，然後橫刀向雷捲說：「你們既然食言，有多少人，一併上罷！」

雷捲陰陰沉沉地道：「大娘已說過，她和戚少商會守諾的，要向你復仇的，就我一個，鐵手他不屑向你報仇。」

黃金鱗又有一絲生機，豪情斗發道：「這麽說，戚少商，息大娘，鐵手都不會向我動手了？」

息大娘道：「是。」

黃金鱗大聲道：「那我只要打敗你，我就可以走了，是不是？」

雷捲一攤手道：「你就算打不敗我，只要逃得了，就儘請逃。」

黃金鱗連舞幾刀，刀氣浸凌，花落葉飄，他在月下，握刀凝發，長髯飄飛，人很有一股氣派，一面凝注雷捲，一面以極低快的聲音向英綠荷道：「你替我護法，小心息大娘。」

英綠荷也悄聲道：「是。」

然後鐵如意一記猛擊在他背上！

黃金鱗大叫一聲，身子禁不住連衝三步，雷捲的姆指已捺在他的額上！

黃金鱗一刀砍出，雷捲已如蝙蝠般掠到息大娘的身邊，遙遙而冷冷的看着他。

× × ×

天地搖晃，花葉搖盪。

燭光狂搖。

月影閃晃。

黃金鱗覺得自己的頭好輕，比一根羽毛還輕，輕得幾乎使他立足不住，他用刀尖支地，吃力地指着臉無人色的英綠荷，艱難地道：「你……你也來暗……暗算我？……爲什麽？……」

英綠荷白了臉，手執鐵如意，一步退一步的道：「你怪不得我，不能怪我。」

黃金鱗嘶聲道：「爲什麽？到底爲什麽？」

英綠荷狂搖着鐵如意，一味的說道：「我也要活下去。我跟你在一起，一早就是他們的授意。我在貓耳鎮已遭他們所擒，他們並沒有殺我，便是要我今晚對你下手……」

黃金鱗覺得眼前一片深紅，看不清楚，他用手往臉上一抹，一手都是鮮血。

他慘笑道：「好，好……你們都騙得我……好……」

雷捲沉聲道：「不能說我們騙你，大娘，少商、鐵手，的確都沒出手。向你報仇的，確只有我。英綠荷不是向你『報復』的，她是向你『暗算』的。我們並沒有食言。」

他冷冷的道：「因爲你一向言而無信，我才跟你玩語言上的戲法，正如你當日制住了鐵手之後，任由人動手傷他，却說你守約不動他一般。」

「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雷捲的聲音對黃金鱗而言，是愈來愈遠，自深黝漆闇裏的迴响：「這樣老掉牙的話，你想必聽過，但不一定會相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現在都是你報應的時候，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黃金鱗不是沒有話說。

而是他說不出來。

× × ×

顧惜胡說得出話來的時候，是因爲刺痛。刺痛還不是最難受的。

最難受的是斷臂的感覺。

——那感覺是失去的永不復來，他變成個獨臂的人，永遠帶着傷痕，永遠負着遺恨。

「連雲三亂」都已聚集在一起，他們就在顧惜朝一家不爲人所知的宅子裏躲藏着，過得一日是一日，過得一時是一時。

申子淺和侯失劍却不贊同。

申子淺的意思是：「躲在這兒，也不是辦法，遲早會給他們找到，一定要逃出京城，找個地方躲起來，俟顧公子傷勢復元時，再圖報仇大計。」

侯失劍的意思是：「現在再不逃出京城，恐怕就再也逃不出去了，朝廷既已讓他們爲所欲爲，早晚會下諭抄家滅門，顧公子不如趁現在潛出京城，要就安全得多了。」

顧惜朝對他的義父傅高風所爲，已完全絕望，而義兄黃金鱗的暗算，更使他戰意全潰，申子淺和侯失劍對他有救命之恩，他們的話，他自然信任聽從，於是打算離開京城。

申子淺道：「這樣走可不成。」

侯失劍道：「而今顧公子你已聲名狼藉，天下之大，只怕難有容身之所，不如趁皇上未下旨抄家之前，把金銀錢財，物業珠寶，全換成値錢家當細軟，逃離京城，運用這筆錢財，他日要圖復起，也較有個底子。」

顧惜朝傷痛之餘，不暇細思，只覺有理，便要看「連雲三亂」去辦理變賣產業一事，申子淺却道：「這件事，三位不妨指引協助，但交易仍由我們着手較好，不然，三位一旦出面，很容易讓人看出，顧公子要挾欵潛逃。」

侯失劍生怕顧惜朝不放心，便安然道：「我們已是同一船上的人，我們救了顧公子，他們會放過我倆嗎？萬一皇帝降旨，我們也是朝廷欽犯呢！我們現在是誰也離不開誰，多一點銀子，好一點花用，這還是託顧公子門下的福蔭呢！

顧惜朝到了此時此境，也不由得他不信任這幾個人，只好暗囑「連雲三亂」留意一些，便放手讓他們去辦理了。

於是，侯失劍和申子淺便離開了他，帶着顧惜朝授意變賣的財產，「連雲三亂」一向都留下兩人在舊宅子裏看守並照顧顧惜朝，那天下午，宋亂水被毆得臉青鼻腫的連跌帶爬地跑了回來，忙向顧惜朝報告。

申子淺和侯失劍已挾欵揚長而去。

× × ×

顧惜朝聽了之後，不要人相扶，走出院子來看天。

天依舊，雪依舊。

天到底有沒有情？

上天究竟讓不讓他活下去？

然後他轉身發令：「我們出城去！」

——縱然沒有錢，縱使爲人所騙，但只要能逃出京城，逃出生天，他就有希望活下去，有希望報仇！

× × ×

他們潛逃出城，一路來，晝伏夜行，披星戴月，顧惜朝傷勢嚴重，又不曾好好歇息，傷口不斷惡化，但他却咬牙苦忍。

因爲他想起戚少商。

戚少商他斷了一臂，渡過漫長的逃亡歲月。

他忽然很瞭解戚少商當時的心情。

——這世界上，可能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瞭解戚少商，也沒有比戚少商更瞭解他此刻心情的人。

他咬牙苦忍，單臂執韁，渡過山，涉過水，走過很遠很遠的地方，走過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投靠過很多很多的人，但却遭人白眼，嚴拒，甚至意圖把他們擒殺。

顧惜朝這才完全了解一個人失勢以後的遭逢！有酒有肉多兄弟，患難貧病無一人！

不過，他決非「無一人」！

他還有「連雲三亂」。

他到現在才知道，這三個親信弟子，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對他有多麽的關懷，多麽的忠心，多麽的難能可貴！

他在心裏發誓，只要自己有一天能再有出頭之日，他一定要好好酬謝他們，一定要合力報答他們三人！

可是，眼前還是走不完的長路，分不清的仇人，永遠沒有終止的逃亡，以及一不小心就會中伏的陷阱。

他知道戚少商等人仍在追殺着他。

他要活下去。

所以他盡一切所能的逃亡。

只要能活，付出再大的代價，他都願意。

他逃得很艱辛，很困苦，但他仍是要逃，仍然在逃。

無盡而不斷的逃亡。

直至有一天，他逃到了八仙台，遇見了吳雙燭，吳雙燭一見他來，幾乎認不出他來，及至認出他以後，便熱烈的道：「你來了。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我這兒的人，都是你的人。沒有人可以不得我同意，敢傷你一根頭髮，你安心住在這兒罷，不必再逃了。」

顧惜朝聽到了這句話，忍不住哭了出來。

哭出聲來。

你從來不敢相信一個大男兒會哭成這樣子。

顧惜朝自己也不相信。

要是在從前，他也許根本不相信，像他一個這樣的人，也會流淚，而且會哭成這個樣子。

× × ×

吳雙燭爲他「洗塵」，爲他準備了一場「夜宴」。

顧惜朝更好久沒有這樣餓過了。

而且好久沒有這般鬆弛過了。

他的神經一直繃緊着，快要繃斷了。

在這兒，他的確可以好好的吃一頓，好好的鬆弛下來，好好的養傷。

一路上，他想鬆弛，當然不敢，想吃一頓好的，也沒有銀子，想要打家刦舍，又怕驚動仇人，所以步步爲營，寧願捱餓，也不敢輕擧妄動，他的傷一直都在痊癒中，但不經徹底的休養仍好不全。

現在他已洗了澡，身上的臭氣已去，大吃了一頓之後，他感覺得自當日秘岩洞一役後，第一次有了重振的决心。

這時候吳雙燭就站起來，向與宴的江湖朋友笑道：「我們這位顧公子，在武林中，是個極出色的人物，在官場上，是個了不起的人。」

大家都附和、拍掌，顧惜朝居然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腦中不禁出現當日他在連雲寨威風和官場上得意的情形，一一如歷在目。

「這位顧公子能夠扶搖直上，平步靑雲，全仗八個字，那就是……」吳雙燭臉上的笑容凍結了，說：「賣友求榮，心狠手辣。」

顧惜朝本正向人敬酒，現在已沒有人向他擧盃，人人都冷着臉色冷冷的瞧向他，眼神充滿卑夷與不屑，有人甚至已向地上吐痰。

「當日，我們四叟助他逮捕犯人，他借我們這兒行事，但却先殺了巴老三，又刻意讓海老四送死，再不顧道義，射殺劉老大；」吳雙燭的語音轉而悽厲：「各位，你們來評評理，像他這種人，該不該去帮他？他淪落到這個地步，是不是可以說：上蒼有眼。」

顧惜朝已抬不起頭來。

他的手也在抖着。

他急躁地呼叫道：「亂虎、亂步、亂水！」

霍亂步、宋亂水、馮亂虎一齊步了上來。

「我們走！」顧惜朝氣急敗壞的道：「我們離開這兒！」

可是他才站起來，就咕嚕一聲滑倒下去。

「這種毒藥叫『笑迎仙』，是息大娘從尤知味那兒學回來的，尤知味那兩位結拜兄弟自從知道你臨陣逃脫，任由尤大師被接於安順棧後，他們一直都想向你報復，你巳經領略他們報仇的手段了罷？」吳雙燭鐵青着臉色道：「這毒藥毒不死人，可是只叫你比死還痛苦！痛苦得非自盡不可。」

人都散去了，燈影依舊，場中只剩下了白髮矍鑠的吳雙燭。

顧惜朝只覺痛苦難宣，五臟如焚，嘶聲道：「三亂，動手！」

「好！」宋亂水一拳，把顧惜朝打飛出去。

他的鼻子再度碎裂。

血水不斷滲迸出來，使他喉頭嗆咳。

他忍着痛，去拔斧，斧不在，只好拔刀，刀也不在。

刀在霍亂步手裏。

斧被馮亂虎執着。

× × ×

顧惜朝已被徹底的擊潰。

他知道自己完了。

一個人就算是眞的完了，也不比他知道自己「巳經完了」更來得絕望。

他想掙起來，可是痛苦又教他倒在地上，像蝦米一般的蜷縮着，抽搐着。

他還清清楚楚聽見「連雲三亂」說的話：「你這個破敗星。跟了你，眞是倒八百輩子的霉。」

「我們早就想放倒了你，可是答應過戚寨主，一定要假意服侍你，直至讓你捱到八仙台，見着了吳神叟，才可以露出身份。」

「我們跟申子淺、侯失劍早就串通好了，否則，他們怎麽不殺了你？我們又怎會跟你吃這些苦！」

顧惜朝掙扎着，輾轉着，尋到地上一個酒罈子，他用頭把它撞破，撿起一塊碎瓷片，手顫動着，就要把瓷片尖口往脖子上割。

忽然，有人執住他的手。

然後讓他聞一瓶東西。

他大力而急促地吸了幾口之後，體內的劇痛就漸漸而神奇地消失了。

那人又遞給他一柄小斧，一把小刀。

他執着刀，攏進袖裏，再緊緊的握着斧，然後才鼓起勇氣，往上看去：

那是一個俊逸、落寞、滿臉風霜的獨臂白衣人。

戚少商。

× × ×

「現在你是獨臂，我也是只有一條胳臂，傷也好了八成，」戚少商道：「你懷中有斧，手中有刀，我掌中也有青龍劍，你被衆叛親離，我也被你出賣過……」

他在月下慢慢的拔出了長劍：青鋒發出一聲清越的龍吟。「我們正好可以決一死戰，算一算總賬。」

他們已到了結算總賬的時候。

人來到世上，這賬總會算一算，只看遲早，只不知或賒或賺。

× × ×

清晨。

他坐在裝有木輪的轎子裏，遙望易水寒江，一片空濛，衣袂微微飄揚，水花微微沾濕了他的衣衫。

他有一雙多情的眼。

但他的外號却叫做無情。

× × ×

他顯然在易水江邊等人。

他等誰？

× × ×

他等的人已經出現。

疲憊、倦乏的從八仙台海府那條迤邐長道上，緩緩的走來。

他仍年青，俊秀，但臉上的風霜，巳使他令人感到歲月的遺憾，深情的餘恨。

但不疾不徐，信步走來，神情仍是傲慢而洒然的，但身姿却流露出一種疲乏與無依。

無情向他點頭。「你要我交給赫連春水和息太娘的信，我巳經叫鐵劍和銅劍交去了。」

戚少商微弱地說道：「謝。」他只說一個字。英雄相知，本來就不必多說廢話的。

無情道：「我沒問過內容是甚麽。」

戚少商道：「你沒有問。」

無情道：「我也沒有拆開來看。」

戚少商道：「你當然不會這樣做。」

無情道：「可是我却能猜到裏面說的是甚麽。」

戚少商沉默。

他沉默起來，就像一個老人。

「天若有情天亦老，秋雲無雨月常陰。」無情吟道：「多情却總似無情，情到濃時情轉薄，你不想再拖累息大娘，所以在信裏咐囑大娘和赫連公子早日結成連理，而你自己……」

他頓了一頓，才接道：「或許求死，或許為僧，或許飄然遠去。」

戚少商的目光又到了遠方，那水意迷濛，逆風透寒的所在：「為了我，巳經死了很多人，其中有我深愛的，有我敬重的，也有深愛着我，敬重着我的人，他們都死了，而我仍然活着……」

他似乎在笑：「你說，我活下去，還為甚麽？」

無情歎息。

「我知道我勸不了你，」他說：「正如勸不了二師弟重返京師一樣。」

戚少商道：「你不必勸。」

無情說道：「希望有一個人能勸得了你。」

戚少商道：「誰？」

無情用手遙遙一指。

只見江畔有位簑衣老翁，正在垂釣。

水流急湍，驚起千堆雪，水在四濺，那人却在浪下岩上，面對萬濤冲激，却像獨釣寒江雪般的寧謐。

戚少商向他望去的時候，那老翁也正好半轉過身來，向他招手。

戚少商不由自主的走了過去。

他跨過岩石，步過河溝，走近老者。

老者有一雙深邃的眼，裏面有人情，有世故，有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老者問：「你可有殺了他？」

戚少商搖首。

老者眼中巳露出嘉許之色：「能殺人之劍，只不過是利器，能饒人之劍，巳屬神兵。你在武器上的境界，跟你人格上的修為一樣，又高了一層。」

他頓了頓，微笑道：「希望有一天你能施活人之劍。」

戚少商突然知道眼前的人是誰了。

他感到震動，但更大的感受是崇拜。

老者說：「鐵手對追捕的生涯，巳感到厭倦，因為這些月來發生的事，使他的心亂了，他分不清究竟誰才是捕？誰才是賊？到底為什麽要抓人？為什麽要被人抓？」他遙望水天一綫之處，撫髯道：「他遇上這些問題，除非在心裏巳找到了答案，否則，誰也不能把答案強加諸於他心裏的。」

戚少商道：「我明白。」

老者突然直視他：「可是你呢？」

戚少商微微一怔：「我？」

老者忽把魚竿，魚簍，全丟入江裏，「江湖風險多，正道危途，難分西東，終要人去持劍衞道，你呢？」

戚少商道：「我……」

老者矍然道：「你巳大悲大哀，大起大落，也大徹大悟，你要了此殘生，還是要以此殘生有所作為，這就由你自己選擇了。」他頓了一頓，一字一句的道：「我們暫時少了鐵手，但需要你一劍擎天的獨手。」

戚少商不知該如何回答：「我……」

江水捲湧，拍擊岩石，發出巨响，淹沒了他的語音。

風清寒。

江水急。

無情在遠處，衣袂飄飛，雖然聽不清楚一老一少的兩人在說些什麽，正說到那裏，但見他們在說着話，談着事情……

在無情的眼裏，江水那端的一片空濛之外，也有一片艷紅的色彩，在他心胸裏的長空掣着雙刀，展綻英姿。當然，她身旁還有一個穿着厚厚毛裘的男子。

無情忽然想到不久以前戚少商告訴他的四句詩：

終生未許狂到老，
能狂一時便算狂，
為情傷心為情絕，
萬一無情活不成。

他覺得他很瞭解戚少商藏在心底裏最深處的意思。也許在那兒，情感的翻湧，要比這江水的怒濤還要激烈。而他也感受到了，一如這逆風吹浪，直把他衣袂吹得直貼肌膚一般。

（全書完）

太空武器毀滅戰

（本文承自第45頁）

在甘乃廸太空基地降落，那時列根總統巳經宣稱在八六年之內美國不再派出穿梭機升空了，一定要修理人造衛星，只好依照以前的辦法去做，由另外一種修理專機負責，因此之故，蘇聯不會發生懷疑，直到莫斯科當局在密雲不雨的晚上進行偷襲美國，碰上了勁敵，才知道關於他們創造的兩種最新秘密武器，早巳洩秘，敵人不單是有所準備，還有力量尅制它。

莫斯科下令叫西伯利亞機場停放的一大頭鷹太空戰機，出擊，當時正是午夜，天氣陰暗，沒有星光或是月光，大頭鷹由地面衝到太空，稍為停留，守候到它跟地面的美國差不多作垂直的方位，突然降落，衝破地球高處稱做天頂的地方，俯衝而下。

它的行踪先後被美國的「間諜衞星」以及高空雷達偵察機偵悉，在空中截擊，負責纒住它苦鬥的一種戰機正是蚊式太空戰機，那是大蚊細蚊兩種戰機的混合物，對方發覺美國的太空總署早有準備，無心戀戰，趕快升回太空。

它的機師以為在太空裏會更加出色，料不到蚊子式戰機越來越多，它放射火球，仍是屈居下風，最後，逼於拍發求救的訊號，希望葵扇型戰機及時趕到，加以援助。

那個蘇聯機師想得太天眞了，葵扇型太空戰機仍是從西伯利亞機場起飛，剛剛進入太空，立刻被美國人造衞星截擊，發射竹筒式飛彈，一經射出，就有十二個小飛彈，形如竹筒，平排推進，向對方的要害偷襲。

照紅雪梨這個海外情報員所得的資料顯示，蘇聯葵扇型太空戰機有許多個洞，第一個洞射出火球火箭，第二個就有吸力把對方吸過來，使對方飛行物體無法擺脫，由於竹筒式飛彈平排推進，每一排有十二枚，只要任何一排飛彈，當中有一枚飛彈越過對方的火網，被吸力所吸引，進入那個戰機的洞穴之內，就在它的核心爆炸，使它墜毀。

這種飛彈剛好是對方巨無霸太空戰機的尅星，果然生效，它從西伯利亞起飛，只是進入太空，就給美國人造衞星發射的飛彈擊中，發出天崩地裂似的吼聲，在太平洋墜下，把海水煮到騰沸。

由於巨無霸的戰機墜毀，蘇聯大頭鷹戰機孤立無援，雖然它能夠殺退五六架大蚊戰鬥機，仍然沒法逃避厄運，被一連串細蚊戰機擊中的，發生爆炸，在太空分裂為許多塊碎片，沒有跌落地球表面，巳經化為烏有。

兩種新奇可怖的蘇製太空秘密武器，先後遭到毀滅，機師也作飛灰，列根總統獲悉這一項喜訊，不由得哈哈大笑，認為這一場太空戰役可以抵消「挑戰者」號穿梭機大爆炸的災禍，同時也反映出美國太空總署有也足夠的力量應付任何一種太空秘密武器。

（全文完）

鐵胆傲骨

身中遊魂掌 道人險喪命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銀笛妃子見石中堅因傷坐在地上，又來了鐵面魔君，索取石門，銀笛妃子有點不支，石中堅忍痛出手，卒將鐵面魔君趕走，自己傷上加傷，以致暈倒，銀笛妃子不知所措，忽見一小童蹦蹦跳跳的走過來，見銀笛妃子滿臉淚痕，又見石中堅暈倒在地上，便佇足觀問，銀笛妃子見他手中抓着一隻朱仙菓，可治石中堅的內傷，而小童也說出爺爺有病，亦憂慮起來，銀笛妃子跟小童回家衡量他爺爺的病況，他爺決意將朱仙菓爲石中堅療傷，說出自己是潛鯨島主的師叔，被他趕出東海，讓石中堅癒後托他辦一件事，石中堅答應按老者吩咐找地養傷，無意中發現一葉道人和天行一尊劇鬥……

就在「天行一尊」念頭轉動間，石中堅已開口說話，「天行一尊」聞言，冷哼了一下，沉聲道：「你這位年輕人就是化成了灰，在下也認得出，你信嗎？」

石中堅哈哈一聲朗笑，眼光一掃「一葉道人」，正好，這時一葉道人也正凝望着他，嘴皮一陣蠕動，欲言又止。

石中堅不理天行一尊，轉頭對「一葉道人」問道：「道長，你有關係嗎？」

他話剛一說完，只聞「天行一尊」一聲狂笑，笑聲有如海嘯山崩，直衝雲霄，震耳欲聾，遠遠傳了開去。

石中堅冷眼一掃「天行一尊」，不由眉頭一皺，喝聲問道：「你笑什麽勁？」

「天行一尊」又是一陣狂笑，單手一指倒臥在地的「一葉道人」道：「年輕人，這位道長已經中了老夫一記『遊魂掌』，十日之內就要到閻羅殿去報到了。」

說完話，又是一陣狂笑，石中堅聞言，眉頭更皺得厲害，又扭頭看着「一葉道人」，只見他一副泰然的神情，根本未把生死放在眼裏。

石中堅也不由被他這樣子懾住，暗道：「一葉道人眞不愧是一個道士，含養修爲如此之高，竟然沒有求生之念。」

這時，「天行一尊」臉上還是一副獰笑的樣子，石中堅看得感到十分嘔心，不由胸中一股怒氣向上直衝，於是他厲聲喝道：「你笑什麽？」

麽字尾音方落，石中堅雙肩一晃，手腕揮動處，頓聞「吧！」的一聲清脆之響，「天行一尊」已吃石中堅打了一耳光。

他這一記耳光，似乎出手很重，刹那間，「天行一尊」的半邊面孔已然紅腫了一片，很顯明可以看見上面正泛現着五個手指印。

「天行一尊」在狂笑聲中，並未提防石中堅會驟然出手，到他發現時，已是不及，「吧」的一聲清脆響起，他被打得身子旋了一個圈，差點栽倒在地。

他用手摸着那被打的半邊臉龐，厲聲喝道：「小子，你怎麽打人？」

石中堅也不禁感到愕然，他也沒料到這一記耳光會打得如此重，但他一向冷傲、倔強，既然已經打了，難道還怕不成，於是他冷冷一笑，道：「打了你這老傢伙又怎樣？」

「天行一尊」氣得大喝一聲，叱道：「小子，亮兵器吧！今日老夫尚要報上次一劍之仇！」

石中堅縱聲大笑，道：「亮兵器！難道你不怕另外一隻耳朵也飛去嗎？」

這一句話，可把「天行一尊」說得臉上一熱，感到十分的羞愧。

他不由惱羞成怒起來，厲聲怒道：「小子少廢話，趕快亮兵器吧，老夫是不殺手無寸鐵之人的。」

石中堅冷然一笑，道：「對付你這老傢伙，還不須要派我那傢伙上來呢，你儘管全力施爲好了。」

「天行一尊」實在氣得忍耐不住，暴吼一聲，道：「既然小子你不敢亮出兵器，那老夫也不客氣了，看掌吧！」

掌隨話出，「呼」的一聲勁響。

一股排山勁力，突然如怒濤洶湧，疾速往石中堅軀體盤捲過去。

石中堅哈哈一笑，說道：「嗯！這才像話！」

他話聲方落，就見他左手疾如閃電，拂出一道綿柔的勁氣，迎上擊來的那道掌力。

「波！波！波……」一陣輕響，那道「天行一尊」所襲來的掌力，已被他綿柔的勁氣化得無影無踪。

同時，石中堅右手疾速一翻，五指瑩瑩閃光，五指箕張，一陣輕彈，「絲！絲！」一陣勁氣銳嘯的勁響，五股犀利的指風，已奔射向「天行一尊」。

他這招，去勢奇詭絕奧，竟將天行一尊上盤十二處大穴，全然圈入指風之內。

「天行一尊」見來勢，暗地一駭，他未料到石中堅此時的功力要比原先高出數倍，但，他決定要跟他拚一下。

「天行一尊」那雙眸子，突然射出一道奇異的寒光，衣袖一陣拂動，無數的絲絲勁風，銳嘯激盪，排氣成渦，剛猛無儔，拂向石中堅那十縷勁氣。

「波！波！波！」一連串的聲響，雙方勁氣立即消逝無形，但見「天行一尊」雙肩晃動，一連退了十大步。

石中堅英眉倒豎，而臉容變得駭人至極。

只聽一聲叱喝，他右掌直劈，左掌已帶起無儔勁風，又迅快絕倫地擊向「天行一尊」。

「天行一尊」勢必要在今日報却上次一劍之仇，所以就是自知功力不如，他也不甘示弱，只聽他冷笑一聲，雙臂一圈，一隻手上格下劈，單足橫飛，踢向石中堅的下部。

石中堅見他施出此等下三流的招式，不由氣得面色發青，「呸」的一聲，身軀一閃，避過了擊來的一招。

「天行一尊」招式落空，趕忙一個旋身，又已倒退了出去。

石中堅見他這一倒退，大出意料之外，但他仍不顧一切，怒聲喝道：「天行一尊，你往那裏逃！」說着，身軀一閃，足踏「雙客迷踪步法」，輕身曼妙的閃至「天行一尊」左側，右掌直擊出去，掌到途中，倏然一翻，由掌變抓，疾速扣拿敵方脈門，左掌五指輕彈，直點「天行一尊」的「天樞」、「肩井」、「百會」三穴。

石中堅閃避、襲擊、變招出招，奇詭捷速，手法也毒辣無比！

「天行一尊」被石中堅這一陣搶攻，迫得不敢硬接，向旁閃了開去。

就在天行一尊向旁閃開之際——

「劈啪！」「啪啦！」「啪啦！」一連串的響聲驟起。

石中堅襲向「天行一尊」的「天樞」、「肩井」、「百會」三處大穴的勁氣，打中丈餘外的一棵碗口粗細的松樹，松樹立刻攔腰切斷，拍啦倒下，枝葉飛出二丈開外。

他這種深厚的功力，看得「天行一尊」和「一葉道人」訝異不已。

這時，「天行一尊」突然「嘿！嘿！」叫了兩聲，一陣陰森森的怪笑，道：「小子……」

他話猶未了，就見他身軀已如幽靈般，欺了過去，一條長臂一伸一縮，一股嚴寒澈骨的銳利勁氣，已脫手速奔而來。

石中堅冷然一笑，右掌迅速絕倫迎出去。

「劈啪！」一聲勁響！二股無形勁氣，互撞在一起，勁氣廻旋成渦，銳利的呼嘯聲中——

「天行一尊」整個身體又被震得退後三四步，但也就激起了他的性子，一聲冷笑，身軀重又倏欺過來。

左袍袖一拂，「呼」的一聲勁響直奔向石中堅要害。

這一退一進的時間，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刹那，招式又奇詭、毒辣……

在這種情形之下，石中堅左掌猛逼出一股柔軟的勁氣，消除了「天行一尊」拚力擊來的勁風。

「天行一尊」三番兩次所擊出的勁氣，均被石中堅奇詭絕倫的怪招化去，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他不知石中堅所練的武功到底是屬於那一門，他暗道：「他所施的招式，看上去似乎很輕描淡寫，但却有莫大的威力，根本未聽說過，這到底是什麽招式呀！」

由他忖念之中，可以判斷得出，「天行一尊」對於石中堅的武功，已經感到毫無辦法了。

但人到絕望時，一定會作困獸之鬪，「天行一尊」此時也是如此，他暗暗道：「我何不試試『遊魂掌』是否有效！」

他心念一決，突地向後退了一大步，仰首一聲長嘯，身子刹時間，就如同一個幽靈在夜間到處遊魂一樣，迅速絕倫的欺身上去，在石中堅的四周遊走。

這一來，石中堅也知道厲害了，趕忙收住心神，提聚着一股丹田之氣，一雙眼睛，靜靜的凝望着「天行一尊」繞行的身子。

最初，石中堅看不出這種身法，蘊藏有什麽了不起的變化，而且「天行一尊」遊走的速度也很緩慢。

但約莫有半盞熱茶工夫，「天行一尊」遍走的速度突然加快，根本無法辨出正確的位置。

石中堅只覺自己的眼睛，由於跟着「天行一尊」身子的遊動而轉動，感到頭昏目眩，這一下他才知道厲害，趕忙壓制住自己浮動的心情，靜靜的闔上眼皮，以待隨機應變。

這時「天行一尊」遊走的速度，更爲加快，所能見到的，只是數十個人影，在縱橫的交錯着，這種情形之下，石中堅想出手襲擊，實在是一種不可能的事。

驀地裏，「天行一尊」仰首發出一陣懾人心魂的怪誕笑聲。

那詭奇怪異，聞之使人毛骨悚然，似鬼哭，狼嗥般的怪笑，就在他收歛尾聲之際——

倏然「砰」的一聲勁響——一股排山勁氣，突然如怒濤洶湧，疾速往石中堅身軀盤捲過來。

石中堅在寂默之中，乍聞此詭異怪誕的笑聲，陡然間一睜雙目，雙掌平胸隨着喝聲中，全力向外一推，迎向襲來的掌力撞去。

這不過是瞬息之間，兩人出手動作均是快速絕倫，看得那「一葉道人」暗地心駭。

時間的流逝是不可想像的，就在此眨眼的片刻，頓聞「砰」的一聲轟然之響，附近的空氣，被兩股相撞的掌力激得廻旋不已。

石中堅在兩股掌力相撞之後，雙肩一陣晃動，感到對方掌上的反震力甚大。

這一下，石中堅不由大吃一驚，暗自忖道：「好深厚的掌力！」

心忖間，他定神望去，只見「天行一尊」似無事一般，照樣的快速圍着自己遊走。

石中堅見狀，更加詫異，他不相信「天行一尊」的功力就會比他高，但，事實放在眼前，也不由得他不信呀！

其實，「天行一尊」在和石中堅對掌之後，身子並沒有因此停頓下來，是以在他擊出一掌之後，另一股掌力也就脫手而出！

他就在這刹那間，又遊走到另一方位，所以石中堅所發出的掌力，對他根本未生效果，只是覺得衣袖被四周掌風吹得飄起，而傷不到他的身體，這就是「遊魂掌」最大的特點。

「天行一尊」見自己所獨創的「遊魂掌」收效，大為得意，不由哈哈一笑，道：「小子，你知道厲害了吧！」

石中堅聞言，氣得鋼牙咬得「格格」作響，但無奈他還未摸清「遊魂掌」的秘訣，他保持着沉默，不發一言，只是仔細的注視着「天行一尊」遊走的身形。

倏然——又是一聲笑喝響起，緊跟着一股急勁狂飈的掌風，直朝石中堅胸前撞來。

這一掌來得甚為突然，力道似乎比剛才一掌尤為強猛。

石中堅不由狠狠一咬牙，忖道：「再接一掌試試！」

心忖剛畢，那道襲來的掌風已逼及身前半尺之處，端的快如閃電，疾如迅雷。

石中堅一吸丹田眞氣，力貫雙臂，大喝一聲，奮力推出——

他這一刹是挾怒而發，刹時，只聞「呼呼」風聲，帶着石裂山崩之勢，緊隨他的喝聲，脫手而出。

頓聞「轟」然一聲巨響，兩股勁氣剛猛的力道撞在一起，立時四周的沙石碎葉紛紛乍飛而起，乍看之下，似狂風暴雨的來臨。

仰臥一旁的「一葉道人」在兩股掌力撞在一起時，只覺一陣陣刺骨蝕膚的勁氣，撲向身來，他如遭受敵人一掌之擊，心血翻湧不巳，人頓時暈絕過去。

石中堅也在「轟」然一聲過後，雙肩亦似原先一樣，晃動了好幾下，才拿穩了勢子，一臉凝重的樣子，定神望向「天行一尊」。

只見「天行一尊」仍是不停的在四周遊走，顯然，剛才和石中堅對了一掌之後，根本和無事一般。

這不由使石中堅開始猶疑起來，他懷疑今天一戰，可能要敗在「天行一尊」的手下了。

他如此一想，心中格外緊張，性急起來，他想：「今天要是眞的敗在『天行一尊』手下，他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自己的，而且連『一葉道人』的一條命，說不定也要陪上……」

他想到此，不由黯然嘆了一口氣 忽然他又想到：「我尚有許多事要完成 怎可如此輕易的送掉性命，對的！我此時此刻是絕對不能犧牲的，我一定要打敗『天行一尊』。」

他堅定的心念一決，立時眼光射出一道凜人的煞焰，凝神地捉摸着「天行一尊」的這種掌法。

石中堅原是智慧超越常人的，對於任何事，他都是比一般人要先瞭然，現在他一聚精會神地去研究，果然覺得「天行一尊」這詭異奇絕的掌法，有着常人不易發現的漏洞，但一時之間，尚未想出如何去破它。

約過有半盞熱茶工夫——

就在石中堅快要想出破解之法的一刹那間——

驀在此時，突覺有兩股陰柔的掌力，軟綿綿的襲來，一道推向石中堅的「志堂穴」，一道擊向石中堅的「氣海穴」。

這兩道無聲無息的掌力，實在來得突然，足以證明，這發掌之人是何等陰險毒辣，是必要在這兩道掌力發出後，取人的性命。

當然，這兩道無聲無息，陰柔軟綿的掌力，是「天行一尊」所發。

石中堅在尋思中，一時疏忽，以至於讓對方的掌力巳近於身前一尺之處，才覺察了出來。

這一下，不由使石中堅的心頭一震，他暗自罵道：「哼！好個陰險的『天行一尊』。」

但，時間不容許他做多的考慮，就在那兩道掌力快要襲上身來之時，他突然雙脚一陣交錯晃動，身形曼妙巳極的避過了這擊來的兩掌。

原來他在忙亂中，竟施出了「雙客秘笈」中的「雙客迷踪步」來了。

正在遊走的「天行一尊」滿以為這兩掌，必定會把石中堅擊倒，但，萬未料到石中堅會在此間不容髮的一刻，以一種從未見過的身法，曼妙的閃了開去。

他不由看得當場楞住，停住了身子，驚聲道：「這是什麽身法？」

石中堅先也是一楞，繼之一見到「天行一尊」突然停下身來，他何等機智，豈肯放過良好機會，只聽他大喝一聲，縱身撲擊過去，右手一揚，快如閃電的拍出一掌，擊向「天行一尊」胸前。

「天行一尊」正在驚楞之間，乍見石中堅出掌向他撲擊而來，不由大吃一驚，知道自己因驚異之下，却忘了大敵當前，停下了遊走的身子。

當他發覺之後，再想要閃身，巳是不及，只好一咬牙，運功揮掌而出，迎向石中堅擊來的掌力撞去。

「轟」然一聲，兩股掌力又告接實，這一回且和原先兩次對掌不大相同，掌力過處，除了激起四周氣流的廻旋，以及滿地沙石碎葉的飛揚之外，只聞一聲輕微的悶哼，一條人影在昏黯中「登！登！登：：」一連倒退了幾個大步，才拿樁站穩了身子。

「天行一尊」萬未料到石中堅的功力竟如此雄厚，以自己數十年的修為，竟也被對方擊得差點栽倒於地。

但他實不愧為久歷驚險的江湖高手，就在此時，他也顯得格外的鎭靜……

只見他就在身子一拿樁站穩之際，強忍住自己翻湧的氣血，又開始舉步遊走起來。

石中堅在這次對掌之後，雖然也覺如受千斤之重，但他到底功力要比「天行一尊」高出一籌，只是退後了一步，氣定神閑，若無其事一般。

當他看到「天行一尊」被自己掌力反

震得退了幾大步，他不由心中大喜，仰首哈哈一陣大笑，不屑地說道：「天行一尊，你功力也不過爾爾嗎？」

就在「嗎」字尾音方住之際，他突見「天行一尊」的身子又開始遊走起來，他心頭猛起一震，呆呆的望着「天行一尊」遊行的身子。

倏然——

他靈機一動，計上心頭，不由自喜道：「這一下，看你『天行一尊』再逞強到什麽時候！」

心念間，他也展開身形，跟着「天行一尊」的身子開始遊走起來。

「天行一尊」見狀大吃一驚，暗自忖道：「這小子果然厲害，要是他緊靠着自己身側，只要他出手襲擊，自己一定要吃大虧了。」他如此一想，倏然間，加快了速度，如一縷輕烟，虛飄飄的飛馳繞行起來，他想要把石中堅抛開去。但，此刻石中堅的輕身工夫，巳達爐火純青地步，見「天行一尊」此一舉動，巳猜出了他的用意。

他只冷冷哼了一聲，無聲無息的放快脚步，以同一速度，靠着「天行一尊」的身側一起繞行。

「天行一尊」見心意巳被石中堅猜透，他不由恨得臉色鐵青，無計可施。

約莫過了片刻，「天行一尊」實在忍不住了，他大吼一聲，食中兩指，駢進如戟，一招「白蛇吐信」，直取石中堅「天賓」穴。

石中堅見「天行一尊」驟然出手，只冷冷一笑，身子不閃不避，右手一伸一翻，反切「天行一尊」的手腕脈門。

石中堅這手不退反進的招式，實在詭異絕倫，逼得「天行一尊」不得不收回點向他「天賓」要穴的左手。

「天行一尊」見自己左手方遞至一半，對方的一隻右掌，挾帶着陣陣冷風，巳然觸及手腕脈門三寸之處。

這一來，他不由大駭，但，石中堅如影隨形，根本不放鬆半步，只見他左手一拂，一招「日月無光」，擊向「天行一尊」前胸，同時間，右手五指箕張，一招「力擒四龍」，直朝「天行一尊」的腰際抓下。

這兩招快得就如電光掠過夜空，就在「天行一尊」收回左手之暫短一刹那間，石中堅所發的此兩招巳一閃而至。

「天行一尊」見狀，大為震駭，暗道：「不好！」

這時他巳來不及出手攔接，匆忙中，只好運氣護住全身各處穴道，以期減少更大的創傷。

驀在此時——只聞石中堅一聲輕嘆，猛地一吸小腹，硬把擊出的掌力收回，滿臉肅穆的凝望了驚慌未定的「天行一尊」一眼，冷冷喝道：「今日暫且饒你一死，趕快走吧！」

「天行一尊」聞言略微一定神，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罷了！罷了……」

話聲一住，只見他身形一縱，衣袂飄風之聲響起，幾個縱躍，巳消失不見。

石中堅望着「天行一尊」消失的背影，不由長嘆一聲，他不明白適才為何他不把他殺掉。

這種現象在石中堅來說是一種反常，但，他却在矛盾的心情之下，做了出來。

倏然，他心中似有所悟，暗道：「糟了！」

因他突然想起了還受傷倒地的「一葉道人」，他是中了「天行一尊」所獨創的「遊魂掌」，自然必須要他的解藥才能救得，不然聽「天行一尊」所說，「一葉道人」就要在十日之內死去。

但，現在「天行一尊」巳在他一時慈悲之下，輕易的放走了。

這一下，石中堅那能不急，他不停的罵着自己：「眞是糊塗，這等重大之事，竟忘了！」

他一面罵着自己，一個縱身，躍至「一葉道人」身前蹲下，探手一摸鼻息，只覺尚有一點感覺。

他心下一喜，立刻盤膝坐下，扶直「一葉道人」的身子，左掌往他的左肩，右掌抵在他背後的「命門穴」上，潛運內力，迫使全身眞氣，直向他「命門穴」中攻去。

約莫有一頓飯工夫之久，忽聽「一葉道人」輕輕哼了一聲，身子轉動兩下。

石中堅忽然面現喜色，低聲喝道：「道長，你醒了嗎？」

「一葉道人」掙動了一下，又靜靜的躺着不再掙動。

石中堅見「一葉道人」掙動了一下，又靜靜的躺着不再掙動，感到莫名其妙，他猜不透這種推拿法是否眞的對他有效。

但是，他依然運功，逼使自己的全身眞氣，直向「一葉道人」的「命門穴」攻去！

四周的寧靜，如死寂一般，又過一盞熱茶工夫，石中堅鬢間髮角隱隱現出涔涔汗意，不一會，鼻頭上也見汗珠。

這正是石中堅以一種深湛的內力在為「一葉道人」進行療傷。

時間巳無聲無息的過去了半刻，「一葉道人」身軀又是一陣蠕動，緊閉的雙目，也霍然睜開，他望了一眼微顯疲憊的石中堅，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感到十分的憾然。

他明白石中堅是以本身眞元之氣，貫注於掌心，再傳遞於自己體內，以期使自己體內阻塞的創傷，氣血暢行無阻。

但，他知道他是中了「天行一尊」獨創的「遊魂掌」，非具有那種解藥，是很難復元的，雖然石中堅運功這一陣療治，巳衝破了幾個要穴，這只能使自己暫時覺得舒服一些。

石中堅在「一葉道人」身軀掙動之時，他巳覺察到，只因他此刻功力消耗太大，不能立刻挺身而起。

他只有收回了雙手，排除腦中雜念，運氣行功，以恢復疲勞。

「一葉道人」靜望着正在運氣行功的石中堅，他沒有去打擾他，他只驚異地忖道：「這娃兒，此時的功力實非江湖上一般人可比了，單看這種行功的姿態，也是常人所難達及的。」

就在「一葉道人」自忖之際，石中堅巳行功運氣完畢，只見他一睜神光閃閃的雙目，望了一眼「一葉道人」之時發出了興奮的笑容。

× × ×

「一葉道人」見石中堅運功完畢，忙歉聲道：「娃兒，眞難爲你了！」

石中堅含笑道：「道長，千萬不要如此說才好……」

他說至此，站起身來，又接道：「道長，你現在覺得怎樣，試試運氣看看，還有什麼痛楚沒有？」

「一葉道人」見石中堅如此對自己關心，更覺過意不去，朝着他淺淺一笑，依言平坐地上，運功調息了一陣。

他只覺一股陰寒之氣，凝聚在「幽門穴」、「腹結」、「海底」三大要穴的附近，似被一種極強的力道抵住，以致於不能湧入以上三大要穴之內。

他知道這股極強的力道是石中堅適才以本身眞元之氣貫入於自己體內的，但，他不願令石中堅太過心憂，躁急……

所以他微微一笑，道：「還好，沒有什麼不對。」

石中堅聽「一葉道人」說氣血內臟無碍，他何等聰慧，豈有猜不透「一葉道人」的用意。

他早已知道光靠他那適才一陣推宮過穴，也只能讓「一葉道人」氣血暫時流得舒暢一點，至於要把「遊魂掌」那股陰毒冰寒的冷氣，迫出體外，是不可能的。

他看了一下「一葉道人」臉色，道：「道長，你也無須相瞞，晚輩早知道了，你那體內的一股陰寒之氣，我已把他阻住，以免讓它向後侵入『幽門』、『腹結』、『海底』三要穴內。」

「一葉道人」聽他這麼一說，心中格外感到愧然，不由說道：「娃兒，我要告辭了！」

石中堅聞言，心中一怔，忙道：「道長，你身受重傷，還要到那裏去？」

「十日之後，我即要死去，我總不能死在這荒山野地裏呀！」

石中堅一急，說道：「道長，說那裏話，我看還是由我揹着道長先回括蒼山『風雲洞』去找無上道長，說不定還有辦法可想。」

「一葉道人」豈肯再麻煩石中堅，他立刻說道：「娃兒，謝謝你的一番好心，我自知這內傷已難治癒，你還是趕快去辦自己事吧！」說完話，他用一隻手，顫巍巍的撐起身子，挺身站了起來。

石中堅聞言，那裏肯讓他如此去做，忙道：「道長，請你再不要固執己見了，反正我現下尚無什麼事待辦，這裏離『括蒼山』也不過一夜的行程！」

他話畢，抬頭望了望天色。

這時天色已逐漸昏黯下來，晝間一片充滿光明的陽光，已被黑暗的來臨，而冲得無聲無息的遁去。

夕陽的西墜，殘霞滿天，古道蒼茫的黃昏……

一輪漸偏西的夕陽，散滿出絢麗多姿的彩霞，照得萬山一片烏金色彩。

此刻，「一葉道人」見石中堅意下如此堅決，也不好太拂他的誠意，只好歉聲說道：「娃兒，本道人今日實感無限的愧意……」

石中堅聽「一葉道人」改變了口氣，他不願太浪費時光，未待他言畢，就趨前一步，輕輕的把「一葉道人」揹負於身後，低聲說道：「道長，實在委曲你了。」

「了」字尾音方收，他已如脫弦之箭，閃電般向「括蒼山」方向馳去。

他此時的功力高得使人難以想像，輕身之術，一經全力施展，所能見到的只是一條黑綫，在黑夜中一閃就是十丈有餘，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人所能達及的。

「一葉道人」伏在石中堅的身後，只覺耳邊風生，「呼！呼！」之響不絕於耳，他不由暗自驚異忖道：「沒想他此時的功力已達到如此地步，芸芸武林之中，恐怕能和他相提並論的，已寥寥可數了！」

石中堅是一心要趕路，他不願意在半途中再產生事端，因此他奔行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轉瞬之間，他已連續越過了五、六個山頭。

時間之飛逝，有如流水一般，快速無比，使你在不知不覺之中，它就悄然的消失了。

一宿無話，這時候東方已微現灰白的魚肚之色，一輪火球在緩緩的向上升着，由雲層射出萬道的霞光，輝煌的照耀着大地。

石中堅揹負着「一葉道人」，經過一夜不停的奔馳，此刻，也疲困了，但他爲了不延誤時間，還是提聚了眞氣，向前疾速的飛馳。

「一葉道人」伏在石中堅背後，早已睡去。

又約莫過了一個時辰，一條人影，在驟閃間，幾個縱落，已停身在石中堅的面前，問道：「何方人士，來訪『風雲洞』，暫且停步！」

石中堅聞言，立刻收住勢子舉目望去，來人正是「無上道長」。

石中堅輕聲說道：「老前輩，晚生石中堅……」

「無上道長」在石中堅未言畢時，它瞥見伏在石中堅身後的「一葉道人」，他不由微微一蹙眉頭，問道：「一葉道人受傷了嗎？」

石中堅答道：「老前輩，『一葉道人』是受傷了！」

「無上道長」又追問道：「是何人所傷？」

石中堅道：「『天行一奪』傷的！」

「無上道長」臉色一變，但瞬即又平復了下來，道：「娃兒，你先把『一葉道人』放下，讓我看看！」

石中堅道聲：「是！」就輕輕從背後把「一葉道人」扶下，放在地上。

「無上道長」一個箭步，已縱落「一葉道人」身側，探手握起「一葉道人」的左手腕脈門，他暗暗心驚，問道：「娃兒，他怎麼會受到如此的重傷！」

石中堅不敢隱瞞，一五一十地將昨日之事，述說了一遍，最後他問道：「老前輩，你看他可還有救嗎？」

「無上道長」似未聞一般，只是握着「一葉道人」的手腕脈門，不停的把脈。

良久，他才鬆開了「一葉道人」的手腕，問道：「娃兒，你說他是中了『天行一奪』的遊魂掌？」

石中堅道：「『一葉道人』確實是中了『天行一奪』的遊魂掌！」

「無上道長」搖了搖頭，驚異地問道：「那他體內的『幽門』、『腹結』、『海底』三處大穴內爲何有一種力量，把陰寒之氣托住，娃兒，這是你做的嗎？」

石中堅心頭一震，他沒料到「無上道長」就在這片刻的把脈，已經知道了那股陰寒之氣的處所，他遲疑了一下，道：「當時，我因見『一葉道人』暈迷不醒，所以才運功先替他推宮過穴，把那股寒氣阻住，不讓它侵入穴道裏，老前輩！不知我是否做對了？」

「無上道長」微微一笑，道：「娃兒，你做得很對，像如此陰毒的寒氣，也只有把『幽門』『腹結』、『海底』三處要穴封住，才不致於有性命危險。」

石中堅聞言，心下大喜，其實他根本不知道如何療治，只期能把「一葉道人」救醒過來，豈知道被他巧合的弄對了。

他聽「無上道長」說「一葉道人」沒有性命危險，這才放下了一顆心，但他仍然問道：「老前輩，『一葉道人』果眞沒有性命之危了嗎？」

「無上道長」正色道：「至於性命之危，暫且沒有了，不過，還要服食一種藥物。」

石中堅急道：「是什麼藥物？」

「無上道長」淡淡一笑，道：「娃兒，尚有許許多多事要你去辦，你也無須在此逗留了，至於『一葉道人』的傷勢，一切有我，你不要胆心。」

他說完話，抱起「一葉道人」如飛而去，眨眼之間，已消失無形。

石中堅聽「無上道長」最後的兩句話，似乎「一葉道人」的傷勢，已不成問題，他不由仰首長長吁了一口氣，發出一聲興奮的微笑，暗暗忖道：「我此刻趕去『草廬』時間剛好。」

心念一決，舉步直朝山下奔去，其勢有如電馳星掠，在萬樹叢中穿行。

不消片刻，他已來到了一座山下，但，眼前一片荒草亂塚，極零亂的散佈着，顯得荒涼，淒切。

石中堅見到此種情景，不盡觸起滿腹的憂傷，他不禁微微的蹙起了眉頭。

倏然——一聲陰惻惻地冷笑聲傳起！兩條絕快的人影，迎面直向石中堅飛撲過來！

石中堅見情勢不對，霍然止步，暴喝一聲，懸空一掌，直向來人擊去，他這百忙中只有凝聚了六成眞氣。

但，就在他掌勢甫出，那兩人也各輕揮一掌。

雙方勁氣，在空中互相接觸，「劈啪！」一陣如雷般的撼山震岳暴響！

石中堅的整個軀體，在空中連翻了幾個觔斗後，多虧他武功高絕，才免喪命當場。

這兩人是誰，怎能各揮一掌，便把一個內力奇厚，狂傲一世的石中堅震落地上，而同時也隨着輕若飄絮般落在地面。

石中堅不怎吃驚的舉目望去，祇見一個身着黑衫的瘦長老人，與一個身材十分矮小的老頭。

原來，這兩人正是關外二叟，九天老叟和乾坤矮叟。

石中堅一見是關外二叟，目中暴出一股極怒恚的兇光，怒視兩人。

九天老叟與乾坤矮叟，目見石中堅眼中暴出一股兇煞之光，怒視他們兩人，心中各自暗暗一驚！

石中堅一向傲狂、冷峻，這次被關外二叟各自揮出一掌，震落地面，不由氣得臉色鐵青，滿面罩着肅殺的寒霜。

他突地一聲冷笑，喝問道：「堂堂的關外二叟，竟暗地突襲，算是那門子的英雄好漢！」

九天老叟與乾坤矮叟聞言，臉色微紅，但，且激得他們惱羞成怒起來，只聽乾坤矮叟嘴角一張，發出一陣震耳的怪笑，道：「少跟老夫們逞口舌之强，老夫且問你，『鬼劍』此時可在你身上？」

石中堅一聽他們兩人又是爲着「鬼劍」而來，不由仰首發出「哈哈」一陣大笑，譏諷的說道：「原來兩人一直爲着『鬼劍』，那很簡單，現在此劍就在我的身上，只要你們有本領把我擊倒，這劍就是你們的，要是你們沒有此能力……」

他說至此，微微頓了一下，又冷笑接道：「那你們就今番死定了。」

這番話說得簡單狂妄到了極點，輕蔑之態，溢於言表，根本未把「關外二叟」看在眼裏。

乾坤矮叟脾氣最是暴躁，他豈能聽得進石中堅這陣冷嘲之語。

試想「關外二叟」在關外一向猖狂跋扈已極，任何人也沒放在眼裏，因此他們就自恃武功高强，不可一世，想至中原來稱霸江湖。

當然，他們所以要來還另有要事，但，到了中原之後，連番受挫，尤其是遇到石中堅之後，他們心中也逐漸了解中原是不可輕視的。

此刻——

乾坤矮叟已怒火中燒，一聲震天暴響，一股驚人巨飈，直向石中堅湧去。

石中堅見乾坤矮叟驟然出手，暗地一駭，忖道：「今日一戰，想要擊敗關外二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心忖間，趕忙收凝心神，排去輕敵之念。

這時，乾坤矮叟的一股驚人巨飈的掌力，已要湧至石中堅的胸前。

石中堅見掌勢雄渾無比，也不敢硬接，身軀捷如鬼魅，倏閃間，已轉到乾坤矮叟身側，左手輕伸，已由極怪的角度，抓向乾坤的肩臂。

這種快速奇奧的身法，的是千古罕見，看得九天老叟與乾坤矮叟吃驚不少。

乾坤矮叟也知道難以抵得住石中堅，他脚步急錯，矮小的身軀已閃出幾步。

石中堅施出的「雙客迷踪步」鬼魅身法，堪稱天下武林一絕，身軀飄閃間，又已欺至乾坤矮叟身前，使人有間不容髮之感，他指戳、掌劈、腿飛，連續向乾坤矮叟不停的攻出五招。

將不可一世的乾坤矮叟，逼得連連後退不已。

石中堅五招一出，人也如電，閃至乾坤矮叟右側，一招詭異奇奧絕速的擒拿猛出，一下扣着乾坤矮叟的手腕。

乾坤矮叟的是驚駭無比，他身軀一旋，左掌猛然直擊向石中堅胸部要害，右手

霍地向石中堅直送過去，又倏然向後一拉一頓。

「嘶」！一聲輕響！

乾坤矮叟的一條衣袖，怎經得這兩人內勁一拉，登時分成兩半，而乾坤矮叟却被石中堅內勁，震得連續暴退了五六步。

石中堅也被他的反彈力，震得雙肩微晃，但却沒有退後。

兩人這六七招的交接，可說是有如電光一閃。

那瞬息萬變的身手，妙絕人寰的招式，雖然都是驚險激烈，但是，其中的奧妙，却是耐人尋思的。

乾坤矮叟，在石中堅七招快攻之下，他已知道石中堅的功力，超過自己甚多，若不是自己施展出本門奇奧的秘技，多方化解，早就傷在他的手下，而且石中堅內力的深厚却又勝過自己。

乾坤矮叟一陣怪笑，道：「尊駕武功的確驚人！」

他的語氣，可沒有先前那等狂傲不可一世之態了。

驀在此時，站立一旁的九天老叟倏地大聲道：「老二，你暫且退下休息一下，讓老夫來收服他！」

乾坤矮叟尷尬的一笑，道：「老大，最好趕快一點，不然那老婆子來了，就不好辦了！」

九天老叟哈哈一聲大笑，道：「老二放心好了，老夫一定在那老婆子未來之前，制服這娃兒，取回本門的『鬼劍』。」

石中堅聽他們提到老婆子，他下意識地忖道：「莫非他們所提到的老婆子，就是恨天姥姥……」

思忖至此，倏又聽他們說「鬼劍」是他們本門的東西，不由怒氣上衝，大喝道：「你們兩個老傢伙如何此等的不要面子，還說『鬼劍』是你們本門的東西！」

九天老叟暴叫一聲，喝道：「少廢話，看招吧！」

「吧」字尾音方歇，只見他手腕一陣翻揮，立時湧出一團强猛巨飈的勁氣，直朝石中堅胸前襲來。石中堅冷冷一笑，身軀微側，左掌突然向外一推，硬接了九天老叟一股强勁的掌力。

石中堅硬接了九天老叟一掌之後，笑道：「九天老叟，你的掌力好雄渾啊！」

九天老叟見自己一掌竟給石中堅輕易的接了過去，又經他這一句冷譏的話，說得巨目圓瞪，氣得暴跳不可。

倏地，他一提眞氣，揮手一掌擊去。

石中堅見對方這遙遙一掌無聲無息，他不敢硬接，忙手臂微圈猛地暴彈出去。

這一下，激得九天老叟大喝一聲，身軀一閃，已滴溜溜旋至石中堅身側，正待出手襲擊。

石中堅突地叱喝一聲，右手一伸，手臂有如一道靈蛇般，挾着呼呼風聲直向九天老叟頸上劃去。

九天老叟心中微駭，身子猛往下蹲，左掌直向石堅中堅小腹擊去。

石中堅也感到心驚，他沒想到九天老叟此次避招出招，如此絕速，幾乎是在同一時施出。

他劍眉一揚，臉露殺機，倏長的身軀，猛然昇起，那雙長腿，呼呼兩聲，疾速踢向對方眼睛、咽喉兩個要害。

他這雙腿，踢的曼妙已極，勁力凌厲速度奇快，狠辣，歹毒……

九天老叟是當今江湖武林一等一的高手，就在石中堅的雙腿快要踢向眼睛，咽喉兩個要害時——

他俯蹲的身子，倏然向旁一閃，右掌直似一柄銳利短劍，向石中堅左足踝劈削過去！

這一下如被削中，石中堅左足踝非立被劈斷不可。

石中堅武功端的奇絕，他懸空的身軀，猛地一擰，雙腿突然捲縮，九天老叟右掌「擦！」的一聲，堪堪由他脚底飛過。

石中堅雙腿向上一捲起，猛地往斜刺裏一蹬，整個身軀一弓一伸的當兒，已然倒懸空中五尺高下。

他頭下脚上，一個蒼鷹撲擊之下，一翻手腕，猛逼出一股凌厲勁飈，直往九天老叟頭頂罩下。這招變化，的是出廖的曼妙，精奧……

他發出的氣勁，已隨着掌勢，恍似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超越尋常威猛的勁力，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天罩下。

九天老叟一招落空，便知要糟，他做夢也想不到，石中堅變招施襲會這樣快。

因凡是一個高手，在一招落空之時，總還有一瞬變招應付的時刻，九天老叟便是這樣想，自己一擊不中，總還有緩衝的時候，應付對方的下策。

但，當他想要變招的刹那，凌寒澈骨的勁氣，已自極怪異的角度，撼山震岳般壓下來，這端的快似閃電。

他雙眸中，射出一股駭人的兇芒，雙臂舞起條條精光，有若蛛網密佈，層層不絕的形成一堵精芒冷電，疾射而出。

「劈啪！」一聲如雷霆萬鈞，撼山震嶽的暴響。

廻旋勁氣激蕩聲中——

接着！——一聲悶哼，石中堅身形一陣搖晃，退後了三四步。

一股血氣猛湧上來，但却强忍着眞氣，不使他吐出來。

九天老叟，整個軀體却也被震飛一丈開外，始冉冉落地，但看他那蒼白的臉色，也可知道他也受傷不輕。

站立一旁的乾坤矮叟，此時舉步躍至九天老叟身側，低聲問道：「老大，傷重不重？」

九天老叟微微一笑，答道：「老二放心，這一點傷，老夫還承担得起！」

乾坤矮叟知道他是在强忍住痛苦，不由瞪了石中堅一眼，道：「老大，我去替你報仇……」

話聲未畢，縱身朝石中堅撲擊過去。

九天老叟眸中暴出一股駭人的煞焰，是多麼充滿着憤恨，悲愴，因爲他縱橫關外三十幾年來，從沒有吃過大虧，沒有想到自己剛才凝聚了十成的眞氣，却斃不了石中堅。

這種內心的羞恨，在他來說，實在比死更難受。以致於適才乾坤矮叟說要替他去報仇的話，他也沒有聽清楚。

此刻，突見乾坤矮叟朝石中堅撲擊過去，這才驚醒叫道：「老二，站住！」

× × ×

乾坤矮叟躍起撲擊的身子，聞聲之後，霍然停止，回頭問道：「老大，難道你還憐惜這小子的生命嗎？」

石中堅暴聲道：「住嘴！」

這一聲暴喝，有如晴天霹靂，震得山岳動撼不已。

乾坤矮叟不由心裏一怔，哼道：「怎麼，你這小子還想和老夫再鬥百招嗎？」

他雖然知道自己的武功，不是石中堅的對手，但，一向狂妄的他，豈肯服輸，因此，他說的話，也狂妄已極。

九天老叟見自己拜弟火氣如此暴躁，也不由眉頭微皺，低聲喝道：「老二，你暫且讓開，讓我再和這小子拚一掌。」

乾坤矮叟只好瞪了石中堅一眼，冷哼道：「小子，以後有時間，咱們再較量一番！」

話聲中，他已舉步，向旁閃開了一尺之遠，凝神注視當塲。

此刻石中堅和九天老叟，他們已各自把激蕩的氣血，强自平靜下來，功運雙臂，雙方緩緩的逼進，要以全身勁氣，作最後的一擊。

他們這一擊，定非判出雙方的生死不可。兩股精光，互相怒視着。他們兩人身軀緩緩近了，沉寂之中，兩人的內心是如何的凝重。

一時之間，空氣緊張，寧靜恐怖，騰騰的殺機，一觸即發。

就在此時——遠處突响起一陣冗長震耳欲聾的長嘯。

在塲的石中堅和關外二叟，均被此聲長嘯，震得心中一陣難受。

石中堅趕忙運功抵禦，而關外二叟更是驚得面無人色，只聽九天老叟低喝道：「老二，那老婆子追來了！」

乾坤矮叟適才一副狂傲之態，此刻已一掃而空，他顫聲說道：「老大，我們趕緊走吧！」

這時，那聲長嘯，已逐漸朝這方向接近，眞是快得有如星光掠空。

九天老叟急切地答聲：「走！」話聲一落，他當先朝前縱去，乾坤矮叟也不敢怠慢，也忙身軀一晃，身形突然飛起，直向九天老叟身後追去！半刻工夫，他們兩人，已雙雙消失不見。

石中堅見此赫赫不可一世的關外二叟，竟在聽這嘯聲後，駭怕得如此厲害，雙雙躲了開去，不由感到甚爲奇怪，他想不出這人是誰？

不過，在他下意識中他意識到一個人，那人就是「恨天姥姥」！

果然不消一會兒，嘯聲一住，微風之中，一條人影，疾速地由遠處飄身而來，直投入塲中。其來勢之快，的確是千古罕見。來人一落地面，雙臂微揚，平地突發起一陣溫和的微風。

石中堅微微一楞，放眼望去，只見來人正是「恨天姥姥」！

但，此時的「恨天姥姥」看上去已顯得格外的蒼老，一頭蓬亂的白髮，沒有經過修飾的散亂在兩肩，再加上一雙含着一股悲愴、凄涼、孤獨的目光，簡直是不知道歷經過多少折磨……

這不由使石中堅大大吃了一驚，他想不到「恨天姥姥」怎會變得如此樣子！

他望着「恨天姥姥」，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開口！

「恨天姥姥」的白髮經微風一陣掠過，更是零亂不堪，這時，她用失神的眼光瞧了石中堅一眼，厲聲喝道：「你這娃兒是什麼人？」

石中堅聞言，心中更加驚駭，他暗自忖道：「莫非她受到什麼重大打擊，而神經有點失常……」

思忖未畢，「恨天姥姥」已等的不耐煩了，她又喝道：「快說！」

石中堅並未因此而生氣，輕輕嘆息了一聲，道：「老前輩，妳難道忘了晚輩石中堅了嗎？」

他一面說着，一面直朝「恨天姥姥」走去，他想找些話去安慰她，但，就在他舉步朝前走時，「恨天姥姥」斷喝道：「站住，不許你走近我！」

石中堅不敢違命，只得聞聲止步，用着一種驚異的眼光注視着「恨天姥姥」。

隔了半晌之後，「恨天姥姥」似是由於聽到「石中堅」三字，而清醒了不少，她嘴唇微啓，喃喃自語道：「石中堅……對……你就是石中堅……」

石中堅看着她那副失常的神態，霍然問道：「老前輩，上官姊姊怎麼沒有跟你在一起？」

這句話，似是勾起了「恨天姥姥」的傷心處，她突地蹲下去，放聲大哭起來。

她哭的十分傷心，白髮俱顫，淚水如泉，聲如怒吼，附近盡都是回蕩的大哭之聲，像這樣年邁蒼蒼的老人，哭得又這等傷心，激起了石中堅的憐憫之情。

石中堅緩步走了過去，說道：「老前輩，不要哭了……」

他心中很想勸「恨天姥姥」幾句，但却不知從何說起，說了一句，倏然而止。

「恨天姥姥」似是已哭的神智不清，對石中堅之言，恍如未聞，仍然嚎啕大哭不止。

石中堅見狀，不由細心一想，下意識地感到「恨天姥姥」一定是因爲她的徒弟「上官娥」受到了什麼傷害，才會變得如此樣子！

他一有此念，心裏一急，忙問道：「老前輩，上官姊姊怎麼了？」

他所以如此急切的追問上官娥的情況，一半是因爲上官娥曾救過他，而且一半只是由於上官娥留給他的印象並不壞，每當他單獨一個人時，上官娥的倩影，就會在他的腦海中閃出。

「恨天姥姥」倏然停止了哭聲，抬頭望了一眼石中堅道：「娃兒，你適才是不是問我那個徒弟怎麼了？」

石中堅點了點頭，急促地問道：「她到底怎麼了？老前輩妳快說呀！」

「恨天姥姥」挺身站了起來，凄涼地道：「她死了！」她說話時，臉上痛苦的表情，使人不忍目睹，但，她這次沒有哭出聲來，只是雙目中淚水，如河堤決口一樣，順着兩腮滾個不停。

石中堅也不由看得呆住，他喃喃自語道：「死了，她眞的死了嗎？」

「恨天姥姥」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娥兒死了，她永遠的離開了這個邪惡的人間……」

（未完・廿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龍遊鳳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經過一場戰鬥，判官死了，五鬼也死了一個，其他傷的不算很重，閻王亦有悔改之意，不爲魔教效力，田榮帶他們到中院，只見江玉南和二教主對陣，左右站住高泰、金長久，後邊鐵劍三雄、井望天、楚定一等人，二教主先用飛人小鶯兒、大鵬、黑鷹出戰，都被江玉南魚腸劍殺掉，高泰、田榮却中了飛人的毒煙倒地，伍明珠偷看過毒經解方，配好萬應解毒丹，連忙上前施救……二教主提出拚鬥場面不够，徵得江玉南同意，另闢戰場，說明自己心意，憐才不殺，情動好漢，以身默許，帶到臨時行宮，顯示武庫，江玉南若即若離、似動不動……

意蕩情不動　情動有所求

二教主行到一張木床之前，揭開了羅幃，一掌拍在那女人的後腦之上。

只見那女子伸動了一下雙臂，緩緩坐起了身子。

原本閉着的一雙眼睛，突然睜開。目光凝注在江玉南的臉上，忽然微微一笑。

那是很美好的一笑，充滿着魅力的一笑。

江玉南怔了一怔，說道：「妳是人是鬼？」

那女人穿着一個水紅色的勁裝，一雙細小纖巧的蓮足。一雙紅色的繡鞋。

只見她緩緩走下木榻，伸出纖巧的玉手，理一理頭上的秀髮，又是一個媚笑。

江玉南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道：「妳怎麽不說話？」

那紅衣少女仍然沒有回答，又是一個微笑。

那本來是很美的笑容，但看在江玉南的眼中，却十分恐怖。

二教主移步如飛，迅速的走過三張木榻。

揭開羅幃，在每個人的後腦上拍了一掌。

三個人全都站了起來。

江玉南目光轉動，只見四個人穿着同一色的衫服，水紅衣衫，水紅裙，長髮披肩。

四個人迅速的移動，把江玉南圍在了中間。

江玉南一皺眉頭，道：「妳們要幹什麽？」

四個人沒有一個人答話，但却都露齒一笑。

笑得是那麽陰森，四個美女，四個典型，一個燕瘦、一個環肥、一個妖媚、一個嬌俏，每一個人，都有着動人的地方。

但此時此地，這四大美人，却給人一種恐怖莫名的感覺。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二教主，她們圍起在下，用心何在？」

二教主格格一笑道：「江兄，你說呢？她們要幹什麽？」

江玉南道：「在下就是不知道，所以才向二教主求教。」

二教主道：「你看看她們嘛，一個如花似玉，而且，都充滿着飢渴，她們想幹什麽，你應該明白了。」

江玉南道：「我還是不明白。」

二教主嘆息一聲，道：「江兄，你眞是一塊木頭麽？她們是女人，你是男人，她們要你。」

江玉南道：「要我？」

二教主道：「對！她們想和你親熱親熱。」

這一句話很明白了。

江玉南就算是想裝，也裝不下去了，不禁一皺眉頭，道：「二教主，妳聽着，她們如果是對在下有什麽無禮的舉動，那就別怪在下劍下無情了。」

二教主道：「你要殺她們麽？」

江玉南道：「不錯，她們如有無禮的舉動，我就立刻拔劍了。」

二教主道：「江兄弟，我也要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她們練的武功很奇異，目下，她們春情發動，所以，對你沒有惡意，但如你出了劍，見了血，那會激起她們濃烈的殺機。」

江玉南道：「那會怎麽樣。」

二教主道：「那會使她們全力聯手，和你拚命。」

江玉南道：「二教主，我對自己的劍招，充滿着信心，我希望妳不要讓他們冒險。」

二教主道：「兄弟，你何不想想看，這四個如花似玉的美女，你如眞的殺了她們，你忍得下手麽？」

江玉南道：「我！」

二教主笑一笑，道：「至少，她們沒有動手之前，你不該動手，對麽？」

江玉南道：「這個……」

二教主接道：「我保證，只要你不出劍，她們不會傷害你，只會誘惑你。」

江玉南道：「誘惑？」

二教主道：「不錯，她們天賦的美色，對你誘惑，你如到無能抗拒時，自然會作她們的裙下之臣。」

江玉南冷冷說道：「二教主，在下一直想不通，妳放過我兩次，不肯殺我，用心何在？」

二教主笑道：「理由很淺明，我看上了你，希望你能留在魔教之中，但我看你不到某一種程度，决不會投入魔教……」

江玉南接道：「這一點，二教主看得不錯。」

二教主道：「那是因爲你還不知道投入了魔教中，有多少的好處，多少的快樂，現在，我正在讓你明白。」

江玉南說道：「就是她們四個人的誘惑？」

二教主道：「別小看了她們，能够逃過她們的誘惑的，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見過。」

江玉南道：「現在，妳可以見識一下了，二教主最大的一個不是，就是妳先讓我看到了她的原形，那會使我提高了警覺，她們不是人，只是四具行屍走肉。」

二教主道：「現在，你再看看她們和過去有什麽不同。」

江玉南凝目望去，果然發現四個人臉兒嫩紅，媚眼勾魂，和初見四人時，完全變了樣子，不禁心中一動，急急避開了目光。

二教主笑一笑，道：「她們四個人花了我不少的工夫，但我又怕她們背棄了我，所以，不得不用一點非常的手段，以控制她們。」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道：「現在，她們已經完全恢復了活力，一個個都如閨中怨婦，懷春少女，她們很需要男人。」

江玉南冷冷說道：「二教主，我看別試了……」

二教主接道：「爲什麽？」

江玉南道：「我如是眞到了抗拒不住她們的誘惑時，我恐怕會殺了她們。」

二教主道：「江玉南，你聽着，我這個考驗，只是想證明一下你的能力，也想把你引入本教，你如是傷了她們任何一個，你眼睛中看到的，就不再是這麽溫柔動人的美女了……」

江玉南接道：「她們還會變麽？」

二教主道：「怒火可以使一個人改變，改變成四隻發瘋的老虎。」

江玉南道：「這麽說來，在下如不能爲貴教所用，那就非要殺了我不可？」

二教主道：「嗯！我們不會留下你這麽一個敵人。」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二教主終於說出了肺腑之言。」

二教主道：「江玉南，別覺着我騙了你，也不要覺着自己很委屈，人怕倒回想，如是你有兩次殺死我的機會，會不會下得了手？」

江玉南想一想，道：「除惡務盡，我也許會下手，在下决不會用出教主的手段，乘人於不備之中。」

二教主道：「現在，你可小心了，你能逃過今日之危，無疑給了你一個很大的教訓。」

江玉南道：「多謝指教。」

暗中提聚眞氣，右手已緩緩握住了魚腸劍。

面臨到生死關頭，他不得不小心一些了。

能不能對抗這四個魔女的誘惑，老實說，江玉南心中並無把握。

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一些。

這時，四個魔女，已然各展媚態。

只見她們眉飛眼笑，臉上是一片蕩漾的春情。

江玉南雖非好色之徒，但也看得心中怦怦亂跳。

吸一口氣，目光集中，凝注在鼻尖之上。

不知何時，也不知那一個魔女，忽然開始扭動了腰肢。

江玉南驟然感覺到，滿眼人影在晃動着。

一個個扭腰擺臂，配合着甩動的長髮，和那飄動的媚眼，輕聲的嬌喘。

江玉南看了幾眼，忽然覺着血行加速

起來。

趕忙吸一口氣，壓下了起伏的慾念。

耳際間響起了二教主的嬌笑之聲，說道：「好好！江少俠，想不到你眞有兩下子。」

江玉南冷笑一聲，道：「二教主，這算什麼摶？在下可能會拔劍殺人了。」

二教主道：「最好不要動劍，須知一旦流血，就會破壞了這個美好的局面。」

江玉南道：「在下覺着，毫無一點美好可言。」

二教主道：「那是你的定力不够，你如能把她們當一件藝術品來欣賞，那就不會有什麼深惡痛絕之感了。」

語聲一頓，接道：「你如能躱過她們的誘惑，我就決心放你們離去。」

江玉南道：「我們……」

二教主接着說道：「對！你和你的朋友。」

江玉南搖搖頭，道：「問題是，我們不會走！」

二教主道：「那容易，你們不走，我走，我帶所有的人離開伍家堡。」

江玉南道：「退出中原？」

二教主道：「退出中原，我作不了主，我能作的是退出伍家堡。」

江玉南道：「倒是値得一試。」

二教主說道：「那很好，但是你如抗拒不了這四個女人的誘惑，你就要投入魔教……」

江玉南接道：「不行，抗拒不了她們，我就會殺了她們。」

二教主笑一笑，道：「好，很容易，她學會了很美、很誘人的舞蹈之外，還有很高明的武功，對抗她們的誘惑不易，殺她們就更難了。」

語聲一頓，笑道：「其實，這都是白說，你如到了無法抗拒她們魔舞、艶色之時，你也失去了拔劍的能力。」

江玉南道：「到時候再說吧！反正，目前是非賭不可的局面，在下是已無選擇餘地了。」

二教主頷首道：「識時務者，才是俊傑。」

江玉南道：「我能不能閉上眼睛不看她們？」

二教主道：「能！不過，你不看她們時，也一樣無法避開她們的聲音誘惑。」

兩人說話之間，四個魔女已然脫去了身上大部份的衣服。

只餘下了紅色的肚兜。

肚兜很長，直垂到大腿以下，叫人無法看出來，她們是否有穿褲子。

江玉南看到了雪白的大腿，羊脂一般的肌膚。

最妙的是脫光了一對蓮足，小巧的蓮足。

四個魔女不但皮膚好，而且腰肢纖細，身材窈窕。

更動人的是她們擧止之間，流現出來的春情。眞個是眼波流蕩，媚態撩人。

江玉南雖然定力不錯，但他正値血氣方剛之年，那裏見到過這等陣仗，只覺丹田間一股熱流直衝而上，分達四肢百骸。

這是江玉南從未有過的感覺，說不出那是股子怎樣子的味道。

握在魚腸劍柄上的右手不自主的鬆了開去。

只聽嚶嚶兩聲，一個玉膚冰肌的胴體，突然間投送過來，撞入了江玉南的懷抱中。

江玉南怔了一怔，那玉體已一滑而過留下了肌膚芳香。

他感覺到心在強烈的跳動，血在胸中沸騰。

一股無法控制的煩燥之感，使得他產生出一股很難自制的衝動。

江玉南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

那是一種有着強烈壓迫感的需要。

江玉南感覺到不對了，急急閉上雙目，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四個魔女，已然全裸，圍着江玉南跳了起來。

江玉南盤膝而坐，眼觀鼻，鼻觀心，果然使得激動的心情平復下來。

他練的是上乘內功，只能心平神凝，立刻把心中那股慾念，給平復下去。

他可以不看四魔女，但他無法不聽。

那是一種使人銷魂的聲音，像是深閨怨婦，遇上了久別歸來的丈夫，喁喁情話，是那樣動人。

江玉南聽了一陣，再想不聽，就有些不能控制了。

只覺剛剛平靜下來的心情，又起了漣漪，又泛了波動。

趕忙收集心神。

二教主忽然歎息一聲，道：「江玉南，你聽着，如是覺得抗拒不易，那就別太勉強，如若你勉強支撐，那會慾火焚身而死。」

江玉南無暇答話。

他必須盡最大的能力，和向內侵害的壓力對抗。

二教主突然緩緩行了過來。

她步履輕巧，落地無聲，行近江玉南時，江玉南仍無所覺。

只見她臉上閃掠過一抹冷厲的殺機。

緩緩擧起了手來。

她右手凝集了功力，一張玉掌，立刻間，變成了鐵青之色。

這一掌，必定將把江玉南立刻劈死當場。

她目光凝注江玉南的臉上看。

看了那麼一陣，突然收回了掌勢，暗暗歎息一聲，重又退回了原處。

江玉南經歷了一場生死之結，但他却是全無所覺。

吁一口氣，發出了一聲怪嘯。

四個魔女，端然停下了舞蹈，也停住了那銷魂的聲音。

江玉南睜開雙目，說道：「二教主，我……」

二教主笑一笑，道：「我又一度饒你不死。」

江玉南點點頭，道：「我相信，在下在閉目坐息時，二教主有足够殺死我的機會。」

二教主笑一笑，道：「事不過三，我已饒你三次，如是再有殺你的機會，我就不會再客氣了。」

江玉南吁一口氣，忖道：我如眞的被她殺死，就不是我一人生死的事，整座伍

家堡，所有的人，都會死傷於魔教之手，除非我能在一次攻擊中殺死了這位二教主，但這機會實在不大。

兩人自離開伍家堡之後，江玉南一直發覺他被人家玩弄於掌股之上，完全成了一個勢不均，力不敵的局面。

但目下情形，却又使得江玉南有着無法逃避的責任。

他心中很明白，如若他無法對付這位二教主，整個伍家堡中的人，都要毀在這次搏殺之中。

這一戰決不能敗，那不是他一個人的生死，而是關係着伍家堡所有的人。

至少，他要盡到最大的心力。

他伸手握住了魚腸劍柄，道：「在下很感激二教主的不殺之情，不過，在下也希望二教主能原諒在下的苦衷！」

頓一頓，江玉南道：「除非貴教能够放棄攻襲伍家堡的事，在下和二教主之間，很難兩立。」

二教主道：「我放了你三次不殺你，難道你還想殺我？」

江玉南道：「在下的生死事小，但伍家堡中幾百條人命的牽連很大。」

二教主道：「我如殺了你，你還能如何？」

江玉南道：「你如殺了我，那在下就管不得許多了。」

二教主笑一笑，道：「這就是縱虎歸山了。」

江玉南道：「二教主，在下只能說對不住了。」

刷的一聲，抽出了魚腸劍。

只見劍上閃動着寒芒。

二教主臉色一變，說道：「是一把寶劍？」

江玉南道：「傳流中原千餘年，七大名劍之一的魚腸劍。」

二教主說道：「江玉南，是不是因爲你有了這柄寶刄，所以，才有信心和我一拚？」

江玉南道：「二教主，就算在下手中是一片頑鐵，一段銹劍，也要放手和妳一拚。」

二教主道：「剛才，我可以一掌殺了你……」

江玉南道：「二教主第三度留下了在下的性命。」

二教主道：「唉！我的手太軟了，至少，應該先廢了你的武功。」

江玉南道：「二教主的作法，叫在下好生不解。」

二教主道：「不解什麼？」

江玉南說道：「照魔教的行事規章而言，二教主似乎是不應該對咱們如此仁慈的。」

二教主道：「仁慈？」

江玉南道：「對！二教主數度不肯傷害在下，豈不是很仁慈麼？」

二教主道：「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錯誤，我有着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數度沒有殺你，很可能將來會傷在你的手下。」

江玉南道：「對，如若我有殺死妳的機會，也許我不會放過。」

二教主道：「你們中原武林，講究的恕道，爲什麼還不及我們呢？」

江玉南說道：「因爲，咱們的目的不同。」

二教主道：「先說，你的目的。」

江玉南道：「爲了伍家堡千百條的人命，所以，我要殺妳。」

二教主道：「我的目的呢？」

江玉南道：「妳二度不殺在下，用心何在，我就不清楚了。」

二教主冷冷說道：「我不殺你的原因，總不會是想要你殺了我吧？」

江玉南說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

二教主道：「我清楚，我不殺你，只希望你受到感動，然後投入魔教。」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道：「但我錯了，你江玉南不是個可以感動的人。」

江玉南道：「二教主，我已再三說明，妳能殺我時，最好別放過我。」

二教主道：「我能製造出三個殺你的機會，就能製造出第四個殺你的機會。」

江玉南道：「但願二教主心願得償，在下死而無憾。」

二教主道：「江玉南，我不會再放過殺你的機會了。」

江玉南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我要出手了。」

江玉南右手執着魚腸寶劍，用作防敵，左手却拍出一掌。

這一掌，不但含蘊着強大的力道，而且，隱藏着很多的變化。

二教主一還手，江玉南的掌勢，即將跟着變化。

但二教主却站着未動。

眼看掌勢挾着強大的暗勁，迫近前胸時，二教主才一抬右手，迎了上去。

雙方掌勢還未接實，江玉南已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吸力，把自己的掌力引向一側。這一驚非同小可，急急一吸眞氣，硬把向前迫出的掌勢收住。

但他仍然被那股強大的吸引之力引得向前上了兩步，才算把身子穩住。

二教主笑一笑，說道：「江玉南，你該明白了吧！魔教武功，也有許多過人之處。」

江玉南心中暗道這四個怪異的女人，再加上這個武功高深，精通奇術的二教主，今日如想生離此地，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來，只有放手一拚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二教主果然高明，不過，江某人也未全力施展。」

二教主道：「江少俠可是準備情急拚了？」

江玉南道：「這句話雖然不太好聽，但却頗合眼前的形勢，在下如若打不出一條生路出來，那就唯死而已。」

二教主道：「除死之外，還有很多選擇，江兄，爲什麼如此固執呢？」

江玉南道：「選擇什麼？」

二教主道：「一，你可以投入魔教，二，你可以離開此地。拚命，該是最壞的一個選擇。」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可是在下覺得，這是唯一可行之路。」

右手的魚腸劍緩緩揚起。

看到江玉南擧劍的姿勢，二教主心頭

大震，一面連連揮動右手，一面口中發出怪異的低嘯聲，那低嘯聲有如說話一般，但江玉南却一句也聽不懂。

但他看到了行動。

四個幾乎全裸的長髮美女，却伸手撿起了地上的衫服退了出去。

二教主也同時由懷中摸出了一柄金劍，平胸而舉。

那金劍入手，她的神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似乎，這是一場生死決鬥。

四個魔女却都在二教主的命令下，退到了室外。

目下，室中，只剩下兩個握劍相對。

二教主巳經取下了蒙面的黑紗。

實在說，這位二教主，實在是一位相當美麗的女人。

四目相對，江玉南忍不住很仔細的打量了對方的兩眼。

只覺她眉目如畫，臉兒嫩紅，以及那端莊秀美的輪廓，每一處都是那麼動人。

江玉南心中暗自估計她的歲數。

但他立刻發覺了，那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她有着一種成熟的風韻，這就使人無法估計出她究竟有多大年紀。

二教主咦的一聲，道：「江玉南，你究竟是想和我作一場生死之戰呢？還是想和我談談？」

江玉南只覺臉上一熱，道：「在下只覺着奇怪。」

二教主道：「奇怪什麼？」

江玉南道：「妳不像是魔教中人。」

二教主道：「魔教中人，和一般人有什麼不同之處麼？」

江玉南道：「魔教來自西方，以教主之尊，總不該是中原人氏吧？」

二教主笑一笑，道：「你問這個麼？我是漢人，也是中原人氏，只不過，我生長在西域罷了。」

江玉南道：「唉！妳旣是中原人氏，難道就忍心看着魔教門徒肆虐中原麼？」

二教主道：「江玉南，別想說動我，別忘了我是魔教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

江玉南道：「撇開江湖上恩怨不談，難道妳就沒有是非之念麼？」

二教主道：「是非之分，要看每個人的看法，角度，我是魔教二教主的身份，看法自然和你有異了。」

江玉南心中暗道：看來，她入魔教不深，倒是可與之言的人，如能說得她心存是非之念，也算一大功德。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他不稱呼二教主，却以姑娘稱呼。

二教主道：「我覺得魔教武功，奇術，都巳足以君臨天下，妄圖抗拒者，那就是不識時務的人了。」

江玉南正容道：「撇開在下不說，中原道上很多的門戶，也不容許你們有此霸圖。」

二教主笑道：「你也許還不大清楚，中原道上大部份的門派，都早巳臣服在魔教之下了。」

江玉南道：「有這等事？」

二教主淡淡一笑，道：「江玉南，你好像一直不太信任我。」

江玉南道：「咱們敵對相處，在下自然是無法相信妳。」

二教主淡淡一笑，道：「江玉南，你出劍吧！看來，我如不在武功上勝了你，只怕你不會生出臣服之心。」

江玉南不再多言，魔教中表現出的詭異，巳經使他生出了極端的畏懼。

暗中一提眞氣，緩緩舉起了手中的魚腸劍。說道：「二教主，在下這把千古神物，有着削鐵如泥的鋒利，姑娘要請小心了。」

二教主道：「好！江玉南，你旣然說了，我也不能不告訴你，我手中這把金劍，是魔教中三柄神劍之一，它有着無窮的妙用。」

江玉南笑一笑道：「在下出劍了。」

右手揮動，一道寒芒，疾如流星般射了過去。

二教主金劍揮動，全身都被一片金光環繞。

江玉南直刺過去的魚腸劍，正撞在那一片金芒之上。

一聲很輕微相撞之後，江玉南由一側滑過。

兩個人換了方向。

二教主低頭一望手中的金劍，竟然有了一個黃豆大小的缺點，不禁臉色一變，道：「魚腸劍，果然不虛傳，你惹的禍大了。」

江玉南道：「我惹了什麼禍？」

二教主道：「你傷了魔教中三大神劍之一。」

江玉南說道：「二教主，彼此動手相搏，人也難免有傷亡了，何況是手中之劍呢？」

二教主神情肅然，冷冷的說道：「江玉南，你眞的要和我分個生死？」

江玉南說道：「二教主不用再手下留情。」

右手劃了一個半圓的圈子，雙目凝注在短劍之上。

突然間，一揚右手，短劍脫手而出。劍化一道寒芒，電射而至。

二教主也投出了手中的金劍。

兩柄劍在空中糾纏在一起。

二教主神情凝重的冷冷說道：「江玉南，你學會了馭劍手法。」

江玉南全力運氣馭劍，無暇答話。

江玉南自學得馭劍術之後，第一次施用出手，凝聚全身精力，精化氣、氣化精、神還虛，虛幻一股眞炁，貫注於魚腸劍上。

劍得一縷靈氣，騰飛於室空之中。

一尺多的劍，暴長了兩尺多的劍芒。

千里行程，瞬息而至，飛劍凌空，百里外取人首級的劍仙，是否可以練成，不在本書範圍之內，但眞氣馭劍，使一柄寶劍翻騰飛旋於空中，斬人於數丈之內的劍客，却是練劍人夢寐以求的成就。

不過，對一個練劍人而言，是一種機緣，這種機緣，自然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遇上的。

江玉南有幸，二教主也有幸，他們都練成了眞氣馭劍之術。

這是一場武林中罕見的搏鬥，雙方經過了足足一刻工夫的纏鬥，仍然保持了不

勝不敗之局。

江玉南巳然滿頭大汗滾滾而下。

二教主也是汗水濕透了羅衣。

她那美麗絕倫的臉上，也泛現出了一種惶急之色。

二教主輕輕吁一口氣，道：「江玉南，你還要打下去麼？」

江玉南道：「二教主，咱們如何能夠停下來？」

二教主道：「爲什麼不能停，打下去咱們是兩敗俱傷？」

江玉南道：「就算是兩敗俱傷吧！少你一個二教主，也減去了伍家堡不少的壓力。」

二教主呆了一呆道：「江玉南，你誠心要和我同歸於盡了。」

江玉南道：「不錯！」

二教主冷冷說道：「你這個無情無義的人，我幾次饒了你，但你却要和我同歸於盡。」

江玉南道：「情勢迫人，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二教主道：「好！你如此無情，就別怪我心狠手辣了。」

江玉南道：「二教主如若還有什麼厲害手段，盡管施展出來，在下只要盡了心力，那也就死而無憾了。」

二教主道：「江兄，我不願施用魔教中的手法對付你。」

江玉南道：「在下，倒是希望見識一下魔教的奇術。」

二教主道：「江兄，別逼我，別迫我，我幾次的不殺你，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用心麼？」

江玉南道：「用心，什麼用心？」

魚腸劍千古神器，經過了一番纏鬥之後，寒芒大盛。

相對的金劍的光芒減弱了不少。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眞力暗收，劍上的寒芒，減弱了不少。

二教主的壓力，也相對的減輕了不少，緩緩說道：「江玉南，我幾次不殺你，難道，你就沒有一點動心之處？」

江玉南道：「有！我很感激妳的不殺之情！不過，我們無法兩立，不是我江玉南一個人的生死，而是爲了伍家堡所有的人。」

二教主道：「收了你的魚腸劍我和你仔細的談談。」

江玉南道：「談談？」

二教主道：「對！四大魔女，在替我們守衞四週，百丈之內，別人無法接近，我們可以放心的談談。」

江玉南心中暗道：她似乎是巳經無法抗拒我這魚腸劍的壓力，所以，才想出這一個脫困之法。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二教主，妳該殺了我的……」

二教主怒道：「江玉南，你可是認爲我在向你求命麼？」

江玉南道：「我？」

二教主冷冷說道：「因爲，我現在還有殺你的能力。」

江玉南道：「哦！」

二教主道：「我知道，你心中還有些不信，現在，我就要證明給你看。」

江玉南說道：「好！在下再開一次眼界。」

二教主突然咬破舌尖，噴出了一口鮮血。

本是一口鮮血，但離口之後，却化成了一片濛濛的紅霧。

那片紅霧，愈散愈大，越來越濃，二教主整個人，都被包在了一片血霧之中。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二教主！」

他聽過，世間上有魔法這個傳說，也知道魔教中，有些不足爲外人道的奇術，但却想不到眞有這樣的事。

只聽那濃烈的血霧中，傳出來二教主的嬌美聲音，問道：「江玉南，你看到了麼？」

江玉南道：「看到了。」

二教主道：「借這片血霧隱身，我可以很輕易的取你的性命。」

江玉南道：「妳數度手下留情，是否別有內情？」

二教主道：「你終於想明白了。」

江玉南道：「在下初入江湖，很多事無法想通，還希望二教主能夠明言。」

二教主道：「收了你的魚腸劍，我們再仔細的談談。」

江玉南依言收回寶刃。

事實上，他這一陣以氣馭劍，人亦疲累不堪。

血霧由濃而淡，逐漸消散，緩緩行出來白衣如雪的二教主。

只見她頭髮散披，原本嫩紅的臉兒，也顯得有點蒼白。

江玉南道：「二教主……」

二教主舉手一拂披肩長髮，緩緩說道：「你不是魔教中人，用不着這樣的稱呼，我叫白玲，你叫名字吧！」

江玉南道：「哦！白姑娘。」

白玲道：「時間寶貴，我先說重要的事。」

江玉南糊塗了，呆了一呆，道：「妳說明白一些。」

白玲道：「好！我如要殺你，就算你有千條命，也巳經沒有了。」

江玉南道：「嗯！」

白玲道：「知不知道，我爲什麼不殺你麼？」

江玉南道：「不知道。」

白玲道：「也許，我對你有一點私人的好感，不過，這不是重要原因。」

江玉南道：「什麼才重要？」

白玲道：「對付魔教？」

江玉南道：「什麼？對付魔教？」

白玲頷首道：「不錯，你帮我對付魔教。」

江玉南道：「妳不是魔教中的二教主麼？」

白玲說道：「是啊！不過，你該明白，我只是二教主，在我的上面，還有大教主。」

江玉南道：「我明白了，妳要我和妳聯手，對付你們的大教主。」

白玲道：「他精通奇數、法術，合咱們兩人之力，也未必能夠勝他。」

江玉南道：「那樣厲害？」

白玲道：「我剛剛巳讓你看了一部份

，他是魔教中眞傳弟子，決非一般武林人物能够勝得過他。」

江玉南點點頭道：「所以，非要除去不可？」

白玲道：「他已練成了上乘內功，合咱們兩人之力，也不是他的敵手，更遑論殺他了。」

江玉南道：「魔教的可怕，是你們那些出於常人的奇術，老實說，如眞憑武功動手，我想貴教中人決不會強過中原的什麽人。」

白玲道：「唉！別低估大教主，他不但法術高強，而且馭劍之術，也到了相當的境界，至於眞正的武功如何，連我也沒有見識過，但他很高明，絕不會錯。」

江玉南道：「白姑娘，照妳這麽說法，就算是咱們兩人合手，也未必是他的敵手了？」

白玲道：「不錯。所以，咱們還得用一點手段。」

江玉南道：「什麽手段？」

白玲笑一笑，道：「你先答應了，我再告訴你辦法。」

江玉南道：「這個，白姑娘，在下有什麽好處。」

白玲道：「你的好處大了，……」

江玉南接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的意思，不是我江某人的利益。」

白玲道：「你的意思是？」

江玉南道：「是對中原整個武林的好處．你們來自西域，對付了大教主之後，你們是否撤離中原呢？」

白玲微微一笑，道：「江兄，你大概還不太瞭解，魔教在中原培養的實力，有多麽大了。」

江玉南道：「這個，江某很慚愧。」

白玲道：「你們中原幾個大的門派，都已爲魔教滲透了。」

江玉南心中暗道：「以丐帮而言，她的話並非虛言恫嚇。」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中原地方，賢者甚多，這些人，平常時日，都不喜歡捲入江湖是非之中，但如他眼見着整個中原就要淪入魔教控制之下，那就不同了。」

白玲說道：「江兄，你太低估我們大教主了，老實說，如若我們眞的全力爲他效命，不過一年，他就可以完全控制了武林。」

江玉南道：「哦！」

白玲道：「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你們雲頂神府中人出面干涉，不過，他好像已經有了對付之法。」

江玉南道：「白姑娘，在下冒昧請問一句，貴教主既是如此之能，爲什麽妳要背離他呢？」

白玲道：「他聰慧多智，身懷奇技，是武林中百年來很難見到的人才，不過，不是一個領袖人物。」

江玉南道：「既是千百年難得見到的人才，爲什麽又不是一個領袖人物呢？」

白玲道：「他具有的才慧，只是在學習上的聰明，別人十年難以練成的武功，他只要一年時間，就可以成就了。」

江玉南道：「哦！」

白玲道：「我想，其中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隱密，那是因爲他表現在統馭屬下的氣度上，方法上，和他的武功成就上，有着太大的距離。」

江玉南道：「這個，怎麽會呢？」

白玲道：「爲什麽不會？我已經等待了很多年，但結果，一直是很失望。」

江玉南雙目盯注在白玲的臉上瞧着，心中暗暗忖道：看上去，她的年紀並不大，但却竟然是二教主的身份，難道她十幾歲，就當了二教主不成？

白玲表現出了絕頂的聰慧，笑一笑，道：「江兄，你在懷疑什麽？」

江玉南道：「我？」

白玲道：「是不是覺得我的年齡太輕了一些？」

江玉南道：「嗯！」

白玲道：「魔教中有很多事，不能認眞，不要太用心去想。」

江玉南事實上還是不太瞭解，但他只好點點頭。

白玲笑一笑，道：「江兄，你對本教有多少瞭解？」

江玉南道：「不太多！但却有一宗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貴教中，似乎是有不少的教主。」

白玲道：「三個，除了我之外，還有大教主，三教主兩個人。」

江玉南說道：「那位三教主也到了中原？」

白玲道：「事實上是，大教主他來了，魔教強大的實力，很快就會在中原武林道上出現。」

江玉南道：「白姑娘，如若咱們聯手合作，仍然無法對付貴教的大教主時，我想不出，我對你們有什麽重大的價値。」

白玲道：「江兄，除了武功之外，這世界上，還是很多別的手段，只要你肯同意，……」

突然住口不言。

凝神靜聽了一陣，接道：「有人來了，走！我帶你去看看她們的威力？」

江玉南道：「來的什麽人？」

白玲道：「不知道。」

江玉南也聽到了有人入侵的動靜，心中一動，暗忖道：也許是高泰、田榮找來了。

心中念轉，急急說道：「白姑娘，不可輕易下令要四大天魔動手，我們要先看看來的什麽人。」

白玲道：「你怕是找你的人？」

江玉南道：「是！」

白玲呼的一聲，吹熄了燈火，低聲道：「跟我來。」

閃身而出。

對這座陰沉的宅院，白玲似是極爲熟悉，只見她幾個閃轉，人已經躲入了屋角一片暗影之中。

江玉南緊隨在白玲的身後。

就在這一陣工夫，白玲的一身白衣，已經變成一件黑衫。

江玉南心中暗暗驚奇，想不到她用的什麽辦法，在這極短的時間中，把衣服變了顏色。

這一段快速、短暫的過程中，江玉南一直緊隨在白玲的身後，這一段時間中，絕對沒有換衣服的可能。

但她竟然使衣服變了顏色。

白玲笑一笑，說道：「好像是你們的人。」

江玉南凝目望去，夜色中．隱隱可以認出來人正是高泰、田榮、伍明珠。

三個人舉止也極小心，緩緩向宅院中行來。

白玲低聲道：「江兄，要不要魔女出動，去攔截他們？」

江玉南心中忖道：聽她之言，好像那些魔女們，一個個都有着非常的武功，但不知她們的眞正武功如何？

以田榮和高泰的武功，至少可以和這些魔女們纏鬥一陣。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白姑娘，不妨讓她們出手試試，不過，最好不要鬧出流血慘劇。」

白玲點點頭，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要測驗一下這些魔女的武功，是麽？」

江玉南道：「一來，在下也是想開開眼界，二則希望那些魔女們憑武功能够勝了他們。」

白玲笑一笑，道：「好！我要她們立刻出手。」

江玉南點點頭，道：「要她們自制一些，別要鬧出傷亡。」

白玲笑了一笑，發出了一聲怪異的嘯聲。

忽然間，暗影中閃出了兩條人影。

田榮走在最前面，刷的一聲，抽出了金劍。

但看到閃出來的原來是兩個女人，不禁一呆。

除非你看到了四大魔女睡眠的形態，否則，任何人，都會爲她們的美麗陶醉。

兩個美艷絕世的女人，陡然在這等荒涼的地方出現，給人一種旣驚異，又奇怪的感覺。

輕呼一口氣，田榮把金劍平橫胸前，道：「兩位姑娘是……」

兩個人同時對田榮笑一笑。

那是一種很美的笑容，很動人，也很誘惑。

田榮感覺之中，那笑容有一種引人遐思味道。

吸一口氣，壓制下激動的心情，道：「我在問兩位姑娘。」

兩個魔女又是微微一笑，仍然沒有答覆。

田榮皺皺眉頭，道：「兩位姑娘是耳聾麽？」

兩個魔女，相互望了一眼，突然伸手去，抓向田榮的右腕之上。

田榮吃了一驚，疾疾的向後退了一步，才算把這一抓讓過。

但這一出手．使得田榮惶惑的心情．突然清醒了過來。

金劍忽然一揮，一道寒芒．直劃了過去。

兩個魔人一直未動，就未在出手．但田榮這一劍，却使得兩人立即展開了凌厲的反擊。

但見人影飛閃，帶動一股呼呼風聲，撲向了田榮。

田榮金劍輪轉，化成了一道金芒，兩個魔女逼在了金芒之外。

這時候，才看到了田榮快劍威力，只有幾招的工夫，一柄短劍，已在手中化成了一片金芒。

他整個的人，都在那一片金芒環繞之中。

兩個魔女的攻勢相當的凌厲，但仍然無法突短金芒，劍氣。

原本狂傲的田榮，但經歷幾番凶險之後，人已是了很大的改變。

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金劍不求攻破，先求自保。

兩女仍然未亮兵刄，但她們的掌劈指點，已具有了奪命追魂的威勢了。

三人動手十餘合，田榮的心頭更是震駭不已。

原來二女凌厲的攻勢，指風、掌力，有如水銀瀉地般，不留一點空隙，使田榮完全沒有反擊的機會，只能全力自保。

高泰沉聲說道：「田兄留一個給我如何？」

田榮道：「也許他們還有別的埋伏，目下兄弟還應付得了，等我應付不了時，你再出手不遲。」

高泰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白玲低聲問道：「江兄，你看到了什麽？」

江玉南頷首道：「看到了，她們的武功，確然很高明，不過，田榮的武功也不錯。」

白玲說道：「江兄，她們沒有用出全力。」

江玉南道：「事實上，田榮也沒有全力施展。」

白玲道：「就測驗雙方的武功而言，這已經是到了極限，再要他們打下去，那就是拚命了。」

江玉南說道：「拚命？這個不太妥當吧？」

白玲道：「我在下令給她們出手時，已經傳達了我的用心，我希望她們不要傷人，所以，她們有很多陰損的招術，都沒有用出來。」

江玉南心中暗道：不知道田兄是否用出了全力？

只聽白玲說道：「江兄，像這樣打下去，只怕很難分出一個勝負了。」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思是？——」

白玲接道：「總不能讓他們這樣不勝不敗的打下去啊！」

江玉南道：「白姑娘用什麽方法對付這件事？」

白玲道：「我想，他們也應該分個勝負出來了。」

江玉南道：「對啊！應該分個勝負出來。」

白玲道：「好！我立刻下令，要她們全力出手。不過，咱們先要把話說明白，萬一有了什麽傷亡，那可不能怪在我的身上了。」

江玉南道：「如是你們四大魔女有了傷亡呢？」

白玲道：「那就是他們命該如此了，小妹決不會怪到江兄的頭上。」

江玉南道：「但我很担心，她們會傷了我的朋友。」

白玲說道：「你有什麼兩全其兩美的辦法？」

江玉南道：「沒有。」

白玲道：「小妹倒有一個辦法。」

江玉南忙問道：「什麼辦法，願聞高見。」

白玲道：「你去，叫他們停下來，勸你的朋友同去，你告訴他們，你有事，暫時不能同去了。」

江玉南道：「白姑娘，就算我說了，他們也不必會答應。」

白玲淡淡一笑。「他們不答應，你也要想法子勸他們答應，否則：這件事就很難有一個圓滿的結果了。」

江玉南道：「姑娘，妳所謂的難圓滿結果，用意何在？」

白玲道。「我不能讓他們留下來，自然，你也不能和他們同去，餘下的辦法，就是殺了他們。」

江玉南淡淡道：「其實，白姑娘如若眞的需要我們協助，何不多找幾個人帮忙呢？」

白玲道：「這件事，必須要在極端隱密中行動，多一個人知道，就會多一份洩漏機密的危險。」

江玉南道：「姑娘，他們兩個人，都是武林中後起之秀，也是我的好朋友，白姑娘如是決心要殺他們，最好把在下也算進去。」

白玲霍然站起身子，在室中來回走動了一陣，道：「好吧，江玉南，我撤走魔女，你去見他們，不過，不用提咱們見面的事，你自己好好的想想，覺得應該和我合作時，再和我聯絡。」

江玉南一楞，道：「聯絡，如何聯絡之法？」

白玲道：「拿上這個，用火燃起來，耐心的等候着，我會趕去見你，也可能會有人帶你來見我。」

江玉南接過一瞧，發覺那只是鴿蛋大小一顆白丸，硬硬的像石頭，也不知是何物作成。」

白玲未再等他多問，已經戴上了面紗、穿窗而出。

只見人影一閃，消失在夜色中不見。

和田榮纏鬥的兩個魔女，忽然疾攻了兩掌，逸入夜暗中。

江玉南站起身子，迎了上去。

田榮正感奇怪，二女不但全無敗象，而且，穩穩還佔了一點上風。

但那兩個女人，却突然收掌退走。

就在田榮迷茫錯愕之間，江玉南已步行了上來。

伍明珠最先發覺，急道：「江兄，你果然在這裏。」

江玉布笑一笑道：「三位是……」

田榮道：「咱們專爲尋你而來，江兄，你沒有遇上什麼麻煩吧。」

江玉南道：「還好……」語聲一頓，道：「三位怎麼找到這個地方來呢？」

田榮道：「多虧了伍姑娘，她帶我們找來此地。」

江玉南目光轉注在伍明珠身上，道：「姑娘怎知此處？」

伍明珠道：「江兄，你別忘了，我是在這裏長大的人，這附近數里之內的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

江玉南點點頭，歎息一聲，道：「姑娘說的是。」

伍明珠四顧了一眼，道：「那位二敎主呢？」

江玉南道：「走啦。」

伍明珠道：「走啦，爲什麼，你們分出了勝負沒有。」

江玉南道：「還未分出勝負，諸位就找了來。」

伍明珠道：「她不會怕我們吧，爲什麼見了我們就跑呢？」

江玉南點點頭，道：「說來話長．走！咱們找個地方談談去！」

田榮突然插口，接問道：「江兄，剛才和兄弟動手的兩個女人，是不是魔敎中人？」

江玉南道：「是！」

田榮道：「她們的武功不錯，而且，剛才經一陣搏殺，還沒有分出勝敗，她們却突然落荒而去，那又是什麼意思？」

江玉南道：「田兄，如若你們打下去，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

田榮道：「兩個丫頭的武功不弱，老實說，打下去，我只怕不是她們敵手。」

江玉南道：「田兄，你是不是覺着她們很大的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

田榮道：「在下是有此感。」

江玉南道：「這麼說來，她沒有騙我們了。」

田榮道：「是，兄弟經過了不少的惡戰，但以這一仗打得最爲兇殘，也最爲過癱。」

江玉南道：「這個應該怎麼辦呢？」

田榮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唉！一言難盡，眞不知從何說起。」

田榮道：「爲什麼不能說。」

江玉南道：「因爲……」

伍明珠冷哼一聲，道：「因爲，你很難啓齒，是麼。」

江玉南道：「伍姑娘，我……」

伍明珠接道：「事無不可對人言，你如有事不能說出來，想來，那定然是見不得人的事了。」

江玉南道：「姑娘誤會了。」

伍明珠道：「誤會，誤會什麼？難道我說錯了？」

江玉南道：「田兄，高兄，這件事，兄弟本來不該對你們說的，不過……」

田榮接道：「江兄，如是眞有不便之處，那就不用說了！」

口中說話，人却望了伍明珠一眼。

這是欲蓋彌彰的辦法，伍明珠皺皺眉頭，道：「不能說出來的事，一定見不得人，江兄．你……？」

江玉南搖搖手，接道：「伍姑娘，在下正要說出來。」

放低了聲音，接道：「那位魔敎的二敎主，本來有很多可以殺死我的機會，但她只表現了出來，却沒有下手殺我。」

伍明珠接道：「那是很明顯的表達出來，她很喜歡你了。」

江玉南道：「不是不是，她要和我合作。」

（未完・卅六）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寧神
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